

貝助教清江集

姚江諸重光題籤

貝助教文集序



吾友貝廷臣先生有子曰翱以文



為

楚府紀善積其祿入之餘彙梓其父所
為詩著文為若干卷以余與其父友也
不遠四千里致書請余言以弁其首簡
先生辱與余交寡久雖不敢自謂知先
生而翱之意可尚何可以不敏辭哉晉

在元季文章鉅家如虞揭歐黃相繼物
故而宣城貢公泰甫河東張公仲舉臨
川危公太樸新安程公以文四三君子
者各以宏才碩學居朝廷製作之任
聯芳而繼響時會稽楊公廉夫以名進
士屏居吳淞江之上嘯傲烟月亦以詩
文自豪有凌轢古今磅礴宇宙之意殆
若不以臺閭為泰江湖為戚者一時及

門之士類皆英邁不羈而耻規規於繩墨之末先生蓋其傑然者焉先生天資夙出輩流其所居邑為剡以西望取科第領鄉薦者前後相繼邑之人父教其子兄授其弟惟塲屋之文是務先生獨曰此有式之文也為之不難乃取經史百氏暨大家集博覽強記漸漬儲蓄發而為文以追古作者其言引物連類奇

論層出濡筆伸紙千數百言立就每一篇出輒為楊公歎伏於是聲譽大起而貝氏之文章遂擅名於一時矣余評其文馳驟奇崛如長風駕濤銀山鐵壁澎湃疊至龜鼉蛟龍百怪出沒而金支翠旂焜耀前後何其才之贍而氣之雄也惜其盛年遭時不偶浮湛田里之間山林之下念有所屬六時吐出胸中之奇

以泄其無聊不平之思及值維新之
朝起自布衣預修元史預考鄉試旋擢
國子助教改助教

中稟章已嚮用會

國家方宵材興治第所居官以凱迪為
職業而長篇短章亦不過應四方知己
之請而所以敷張神藻潤飭鴻業以鳴
國家太平之盛者則亦未見其有數數

然者烏雖然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
余見前輩以著作名家焦心勞思於佔
畢之下其言未必不可傳也而卒至於
堙沒無聞者良以為之後者不能繼夫
前人之志故也先生之文固足傳諸遠
矣然亦幸甚有子故雖不獲收大用之
效於前亦奚憾哉先生諱瓊廷臣其字
也世居嘉興之崇德學者稱之曰清江

序
先生云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

清江貝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海昌集

土偶對

吳越兩山亭記

貞素堂記

迂隱菴記

乾坤清氣序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遊山記

方寸地記

遊山記

味菜窩記

卷之二

雲間集

設漁樵對

壺齋說

鐵崖先生傳

愚癡道人傳

林泉民傳

霜林說

謙恒二子說

古泉先生傳

樗隱先生傳

卷之三

雲間集

馬孝子傳

君子堂銘

跋蟬雀圖後

書擊壤生詩卷後

澹泊齋銘

用拙齋銘

跋胡季誠沂州事後

跋胡季誠南征詩後



書篋谷小像後

卷之四

雲間集

復姓解

辯鬼

三賢贊 并序

拱翠堂記

筆議軒記

性論

辯拙贈常景元

罵蚊

故訓藻胡先生畫像記

松江府儒學藏書記

卷之五

雲間集

水雲深處記

天香方丈記

清江集目錄

二

剪韭軒記

方壺記

白漚軒記

香影軒記

巖壑深居記

炙背軒記

蘭芳軒記

小蓬臺誌

綠陰亭記

卷之六

雲間集

古澗寒泉記

萬峰秋記

虛白室記

橘隱記

觀捕魚記

菊庄誌

蘭雪坡誌

卷之七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鄭本初詩集序

耽羅志略後序

遊仙詩序

灌園集序

用武提要序

瑞蓮詩序

偏旁辯証序

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送章起潜序

送方德王序

送王志善序

送王子淵序

贈醫師沈光明序

清江集目錄

三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郭處士壙誌

江山尉中玉先生黃公哀辭

卷之九

兩峰集

觀魚說

糜母張氏孝節傳

西郭生傳

鳴鶴軒記

一粟乾坤記

聽雪齋誌

水竹居記

恒齋記

東齋誌

卷之十

兩峰集

春暉堂記

清隱堂記

半間雲記

西翠樓記

處靜軒記

來青堂記

醫鏡密語序

玉泉隱居圖序

卷之十一

兩峰集

送王瑞菴序

贈星學梅生序

送嘉興知事雨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序

送材上人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清江集目錄

四

卷之十二

金陵集

蒙說

大魯生說

夢筆居士說

石田說

過孝子傳

貞節傳

賁鼓銘

存善堂銘

卷之十三

金陵集

思勤齋銘

跋趙文敏帖

跋王逸老書八仙歌後

致耕漁圖

書杏林生意圖後

跋馬文璧雲林隱居圖後

釋奠解

猫戒

卷之十四

金陵集

黃山書舍記

玩雲樓記

穀齋記

苕冶亭記

竹溪誌

北山書屋記

白賁軒記

竹深記

竹深處記

愛日軒記

卷之十五

金陵集

清江集目錄

五

尚友齋記

全清堂記

運甓齋記

擁翠樓記

存誠齋記

杏林小隱記

養志堂記

深悅齋記

如在堂記

約牖軒記

卷之十六

金陵集

九華精舍記

雲門精舍記

一梧軒記

留耕軒記

藥石窩記

瀟峰祠堂記

茶室記

追遠堂記

待月軒記

卷之十七

金陵集

復初齋記

宇定軒記

醒心軒記

映雪齋記

著存堂記

蒼葛堂記

遠清堂記

卷之十八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宋縣令謝公廟記

竹深處記

清泉書樓記

勤有堂記

體素齋記

卷之十九

金陵集

集效方序

冊太上皇帝儀注序

歐陽先生文衡序

橫塘農詩序

送衍上人序

送鄭士衡序

送蕭子所序

送國子學正趙伯庸赴永寧尹序

送胡虛白歸海昌序

卷之二十

金陵集

送陳復禮歸四明序

送顧伯載秀才歸四明序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送許清夫赴桂東序

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送危於懌赴安慶教授序

送鄭千之序
送顧貴和序

卷之二十一

清江集目錄

七

金陵集

送安止菴序
送安上人序

送楊文啓序
送朱昭大赴碁江丞序

贈醫師王德裕序

送葉孟梓秀才赴雅州序

送黃孟輔序
送閻炳文歸安陽序

送魏文芳序

故榮陽佚耕處士鄭公墓誌銘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碣銘

卷之二十二

中都藁

巢雲對

歲六說

神監說

敬說

說玉贈樂君三

黃國華傳

怡怡堂銘

誠敬謙謹四箴

跋陳白雲家乘後

卷之二十三

中都藁

書理齋卷後

書九歌圖後

跋彩煙楊氏家乘後

跋堅白先生傳後

中星解

卜洛辨

學校論

與楊乘哲書

清江集目錄

八

鑄鐘祝文

畚陳恭

卷之二十四

中都藁

蘆軒記

東軒記

薦福草堂記

杏田記

四清堂記

借陰軒記

雙井堂記

聽松樓記

晚翠堂記

白雲書舍記

卷之二十五

中都藁

歸耕處記

記思軒記

來鷗亭記

來德堂記

巢居記

翠屏軒記

風木亭記

居易齋記

瓜田卜隱記

慎獨齋記

桃花流水記

卷之二十六

中都稟

遊山詩序

滄洲一曲誌

葵軒記

具慶堂記

活水軒記

宜晚堂記

環碧堂記

一樂堂記

志古齋記

植勤堂記

卷之二十七

中都集

東白軒記

復古堂記

學古齋記

崇志齋記

望雲軒記

具慶堂記

旅軒記

卷之二十八

中都藁

唐宋六家文衡序

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扣角集記

東吳先生文集序

貝氏族譜序

穀江漁者詩序

瓊臺集序

胡氏復姓序

求我集序

卷之二十九

中都集

隴上白雲詩藁序

送褚德剛序

送吳義孚序

送錢子予序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送國子助教張思廣歸平陽序

卷之三十

中都集

清江集目錄

十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以道先生妻蔣氏碣銘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故韓處士碣銘
故徐處士碣銘

戴克敬妻吳氏墓碣

故貞孝處士周公墓誌銘

黃南岫先生墓誌銘

故處士溧水徒君彥和誄

歸田藁

慎齋記

復古堂記

雲林解

贈龜師朱子中序

同壽堂記

真率軒記

耕學齋記

溪雲草堂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目錄終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一

海昌集

土偶對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料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萋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恠夜見髮鬋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麇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于子何毀

貝先生文集卷一

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俵俵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臚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墓圯而殃穴鐵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禔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為

士木已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者之不悅也
故无

遊山記

距黃灣二十里山之特起而雄秀者曰鷹窠遊者病其邃而未
始一往焉季秋九日萬戶馬侯仲貞偕桓景故事以書招予遂
率其季仲新及赤城徐大章錢唐潘仲華全思立循溪而東過
葛家嶺鬢髮會稽道中獨無竦壁千仞爭雄天姥耳意荒林破
冢有古人秘器物文字可錄者輒引騎而入又東過談家嶺山
益奇路益峭棄乘而徒僕夫前導螳緣而上經無人之境獵者
縻組以識其出入因得支徑行犖确石中六七里日亭午至天
禾池池皆石深廣無尋丈春冬不涸歲有禾蘗而華華而實人
以為異復舉三百武始至所謂鷹窠者大山嶄然中高旁殺巨
海匯其陽秦柱亘其陰恠石虎搏樹皆合抱山產茶類武夷者
有沙門廬其顛因阻而為藩垣而為沼環以蒼篔之竹蓋其幽
絕處猶宜雪霽時而海濱之勝畢效於是矣是日也天高氣清
遠見百里之外沃州諸山如青芙蓉飛舞而前遂列坐石
上引觴滿酌一談一笑不啻杜少陵之在藍田崔氏莊余恨力
不足以得之為之剪荆棘伐菑翳抗風亭於竹外敞月榭於泉
上以為高人韻士之賞天豈有所待乎酌已復迂道東出前歌
後呼從者趙師善胡琴亟作數曲而林霏野色蒼蒼莫辯山趾
聞流水鳴暗谷中鏘然作珮玦聲客或俯而飲或濯于下求其
泓實出鷹窠而梗於亂石大木故其利不能遠及時大章以溪
山勝處良友分韻賦詩不成者舉以大白遂皆至於醉意使予
忘幽憂而輒去故土者非茲山也邪歸志其游之始至正二十
年也

吳越兩山亭記

蕭山嘗剗於兵吏于土者率無堅守意官舍民廬壞而弗治尹侯本中始至德刑並施安輯流亡歲登時和疆場既固乃築亭于北幹山顛以為泄煩宣滯之所題曰吳越兩山亭蓋自天目而來其支別為岸江之山凡屬於吳者飛舞欄楯之外自秦望而求其支別為岸海之山凡屬於越者環繞牕戶之間攢峰疊嶂重岡複嶺或起而伏或斷而續大者如宗卑者如介靡者如奔隆者如矗缺者如鑿銳者如削旋者如頷拱者如揖出奇巖秀不可具狀雲消雨止天宇廓清乃合僚屬領賓客凭高四顧延青攬翠蓋終日為一時善詩者咸賦詠之且馳介三百里謁余為之記余惟五嶽之外赤城鴈蕩匡廬羅浮見於圖志者非一而有好山之癖如謝公者屐齒不一經焉蓋限於勢而莫能周也願欲不出跬步而坐挹兩山之雄秀徵夸娥之神負而徙之一方惡可得哉吳越之境中介濤江亂流往來不終日可達

貝先生文集卷一

三

非若齊楚之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蕭山為瀕江之邑斯亭又據其要兩山之勝畢效於茲則凡限於勢而莫能周者得以兼有之矣攷之紀載越之始封北至禦兒則錢唐亦越也吳敗越而取之後吳為越禽越為楚禽皆不能有其地慨想夫大禹之勤大伯之讓高風偉績炳然在宇宙而不滅者如彼後之人顛覆而不祀者又如此不亦悲夫歷千餘載有元混一四海即錢唐置行省而浙東隸焉孰知其為吳為越也歟今侯以鳴琴之暇登斯亭也豈將覽兩山以寓懷古之思而已邪其亦觀山之不遷也思固其守觀山之峻而極于天也思崇其業觀其出雲而雨六合也思普其澤於民則庶幾乎故書以復之俾刻諸石不警於侯且以警其繼侯而來者云時至正二十二年秋

八月初三日記

方寸地記

兩浙轉運使司照磨童君伯英即錢唐所居西偏闢室為游息所題之曰方寸地來求文以記之予惟方寸地者心也固不容予訟而亦不勝其說焉漢高密侯鄧禹將百萬兵未始妄戮一人此方寸也而秦白起破趙阬降卒四十萬宋王晉公祐以百口保符彥鄉此方寸也而唐李林甫作相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之歐陽崇國公為推官時往往為囚求生此方寸也而王逵為使則欲置人於法彼小人一念之慘刻與君子相反若水火然豈非豺狼而冠弁也與予方疚是而代之為鄧禹王祐者恒鮮為白起李林甫王逵者恒多嗚呼其方寸已荒矣百畝之田陳其疆畝父菑於前子播於後器利而力齊故其地恒美而歲穫其入或者嘉穀之生不勝根莠之蕃雨露之滋不勝蟲賊之害是棄之也今夫利欲吾糧莠也聲色吾蠱賊也其為蠱者夜旦相尋於無窮而吾治之者益忘益忘是徒知百畝之不治為

具先生文集卷一

四

管利

憂不憂方寸之地日昏而莫之治昧於內外之辯抑何甚邪其沉為小人而不為君子無足恠者夫帝王之治聖賢之學豈外乎心哉歛而小之則四海一方寸也拓而廣之則方寸一四海也何有町畦之限乎脩禮以耕之陳誼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始終無餘事矣方寸既治所以立事建政咸自茲始至其慶流子孫如鄧禹王祐者有不足言焉伯英以右族之貴讀書吳山之麓十餘年有司嘗薦之春官未上以運饗功授今職大府之事多所贊決造其所居可以知其所存矣他日登于天朝益將推其方寸而及於邦家者寔有以望之

秋八月初吉記

貞素堂記

永康葛吉甫之妻節同里徐氏女也幼從兄袒授女箴內則即通大義及長而歸于葛事繼母尤謹而妯娌間藹然有雍睦之

風內外稱之吉甫蚤卒時年二十有七誓養舅姑弗再適於是
經營其家事俾二子從名師讀書歲時伏臘祭祀無違禮既老
乃築室大塘之文山顏之曰貞素其子秉仁述其事介岳公東
白求予文以記之予受而讀之為之歎曰婦德之著於禮也尚
矣夷攷古今不失其大節如衛共姜者抑何歎邪節夫沒四十
餘年兩守益固使見死者於九京心不慊而色不衄其視共姜
孰得而左右之宜表之貞素也嗚呼天下之物貞莫尚於石素
莫尚於雪克全其婦德者似之然石而可鏤則非貞也雪而可
溼則非素也節之行不虧於前心益白於後其貞素固有過於
石與雪者乎昔予在

京師預編元史采婦人女子之卓行較然可傳於後世若西江
之徐絲鸞輩百有餘人往往亂離之際蹈水火觸白刃論者謂
共有烈丈夫氣非獲盡天年於牖下者可及余輒辯其舍生於

貝先生文集卷一

五

倉卒者為難而終始一節與二曜齊明者亦未易至也惡得以
其所處之常變而有異同之議哉惜乎節之白素如此而不得
列絲鸞之編是蓋有司缺上其實節亦豈求人之知而為之邪
惟其不求人知而為之故其貞素愈久而愈明非徒勉之於暫
而已代之為人婦不幸如節者其亦有所興起夫是為記

道山記

禦兒地四平無山其東北六十里有山曰及山山由及道人
得名及山之東曰史山庚戌春清明陳君仲謀約不孝及山適
予被

召赴

京師而仲謀亦以雨止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
幸無一事撓乃相謂曰不可以不償兩願從酒肉飲食已
陳熊陳魯兩生泊予子朝由大溪北折而東度陌越阡至及山

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
巨族卜氏有家在山半冢後得支徑而上高下稚松萬株環合
無路俛首松下偃僕行而雲氣相盪不啻魚泳波濤中山回路
盡有石巖然壁立者即及道人口解處其顛有小石突慈土中
類迸筍者有盤互類木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昏然欲睡皆踞
石而坐松風謾謾吹人衣耳目為醒欲過山北陸生來青堂而
生以事出其子聞之為煮茶來獻乃啜二甌以沃燥吻已而復
東其塗漸夷有公墓云宋孝宗女葬于此又行至東山則所
謂史山者山視及山稍卑上建神官祠人至而禱者前後相屬
余亦倦而休焉兩山之中求其奇峰之環拱瀑布之噴薄如赤
城天姥無有也然予意在於一適耳意之所適亦何異夫赤城
天姥哉因觀祠旁古井井深二仞而泉瑩可鑑疑學僊者洗藥
於此或云山僧鑿石以濟三伏之渴者入獲汲以飲焉山之勝

殆盡於是矣日暮下山路益峭或有雞子石磊磊至不容足而
山陽王氏巨竹千挺暴天以非好事者不得造其所近山又有
三湖青停黛蓄與天一色錦鳧往來可畫從者艤舟以待輒輿
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余徒行歸翼日戊戌放舟自馬橋南行六
七里捨舟而塗至紫薇山之陰山緒無草木左右恠石縱橫錯
布類駝馬者類虎豹躡者類群羊之或寢或訛者細路出石間
如縈蛇蹒跚驚而上山顛亦有神官古祠祠之下為廣福寺寺
建於唐時而飛樓湧閣高下向背皆依山勢而成寺僧達公古
道延坐半間雲所同坐者曰蘭谷曰天然惜余所知梓南山者
不幸而夭為之愴然其東偏小樓曰覽遠遂與古道登樓望海
而弱水三萬里之廣宛在其下蓬萊雲氣隱隱接於欄楯也又
西過喬笑巖居中闢燕坐之室納湖光延野色即所謂天開圖
畫者信非夸言也時笑巖沒已久弟子道印具茗飲共讀童孝

標詩曰卓午返酌于半間雲所醺筍而食肉雖美不能過也與
仲謀各賦詩一解兒子朝復成五言長篇以紀其事既罷下至
半山有寺曰慧力蓋晉尚書張延光故第也視廣福尤極壯麗
旁僧尚書父子而祠之兵燹之餘仆者不復支蠹者不復易而
陶者舍其中搏土為瓦器然諸浮屠猶守其道不去曰於西廡
小殿禮古旃檀佛梵唄之聲襟於釋磬予嘉其信之篤而詩之
固且歎吾儒之不能及也其東廡飯僧之堂曰勝功德海宋張
即之所書四字在焉古道涼余觀碑問畫龍一驥首躍洪濤中
一既升而反顧恍惚有風雨隨之鱗甲飛動乃葉茂章元統甲
戌夏所作距今三十餘年矣其餘兩胡僧亦入妙品歎賞久之
寺南有勝果寺者不暇遊且轉而遊東山道遇才公大用泊桑
子才沈復東二生因與之俱東山與紫微夾水對峙相去可三
里許石磴猶峻余且賈勇先登古道則不及而後矣山之寺曰

貝先生文集卷一

七

崇福寺寺廢亦久徒見浩劫於荒煙野草間而審食其墓傾圮
讀書臺錢鏐洗劍池走馬塘舉無存者惟僊人葛洪井歷歲不
改其泉甚清汲者往往得丹砂或投石井中輒有聲如雷又有
慈烏泉者在山之東冬夏不竭余以道迂不及觀獨至俱胝喝
石岳岳深黑可坐三四人言舊多合抱大木三伏時如清秋
岳前土皆五色兒童拾之以為玩今大木盡伐棟宇亦撤矣下
有農圃數十家屋參差鱗比叢篠灌木交蔭其旁豈亦辟世之
人與回登絕頂東望海岸連山起伏者秦柱山也其北如獅子
騰舞者橫山也共憇東嶽行宮至是而遊者漸稀矣噫有其具
而無其時不樂也有其時而無其地亦不樂也今有其具有其
時又有其地此余所以遂登臨之樂也抑天也非人之所能必
也不可以不記

孔氏之後有散處東甌者其五十五世孫正夫以明經登元戊子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三遷至永嘉尹性剛而寡與人咸以迂目之正夫聞而喜曰是非吾之實邪乃築室崑山之麓題之曰迂隱遂老而不復仕矣

大明洪武五年秋會于錢唐獲以觚墨相周旋者累日因示所著迂隱生傳且屬予為之記辭不獲則起而復之曰迂者以其不知變而恒與時忤蓋非一人矣當七國時言縱橫者有蘇秦張儀言兵者有孫子皆中其君之所好而孟子皇皇齊梁之間獨以仁義勸之故為迂而不用大抵徇時為通徇道為迂通以同而進迂以異而黜此古今之所同也正夫必達於是矣嗚呼世皆尚圜而獨守吾方世皆尚巧而獨守吾拙世皆尚辯而獨守吾訥世皆尚銳而獨守吾鈍左次十年不得與通而善仕者相後先謂之迂非過也然方可刻而圜拙可改而巧訥可飾而

貝先生文集卷一

一八

管

辯鈍可削而銳則迂而通矣奚憚而弗為踴躍焉摧氣局志如此不知圜有時而枕巧有時而失辯或屈而銳或缺方也拙也訥也鈍也處之而無咎孰非以迂而全乎士固病於通而不得病於迂耳是故進退不失吾之迂惡能突梯滑稽以詭俗哉日放浪佳山水間鹿豕之與遊猿鶴之與儔是非兩忘寵辱一致其視天下之士豈不獨高也歟予亦迂之徒也盍將從之高蹈遠引觀乎赤城鴈蕩訪真隱於物外相與歌迂隱之歌以適吾之天邪姑書以志其心

味菜窩記

天下之味貴乎適口而止菜之美者稱春韭晚菘求其味之鮮不若魚之鮐求其味之白不若肉之太牢吾舍此而取彼豈以味菜之味愈於鮐之鮮太牢之旨邪鮐也吾懼其或戟吾咽太牢也吾懼其或毒吾腹則鮮且旨者誠非菜之止已吾味吾菜

蓋得於無味之味此天下之至味也何必鮮且旨者薦之金刀玉盤而後適口哉彼嗜鮮者而不知味菜之美者衆也味菜之美抑非知味之深而然乎曲阜孔士明氏讀書臨安山中朝夕飯一盃菜一盤名其室曰味菜而求余為之記遂書之

乾坤清氣亭

詩盛於唐尚矣盛唐之詩稱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乾坤清氣堂蘄於人二子得所蘄而形之詩瀟湘洞庭不足喻其廣龍門劍閣不足喻其峻西施南威不足喻其態千兵萬馬不足喻其氣若夜郎夔子諸篇天散其藻神泄其秘二子亦豈知其詩之至於如此哉予嘗讀二集而玩之其凡則約乎情而反之正表裏國風而薄乎雅頌代之作者咸嗜其味矣不過醞一於酢醞一於醎而忘其醇且和者長慶以降已不復論宋詩推蘇黃去李杜為近逮宋季而無詩矣非無詩也於二子之詩嗜而不知其

貝先生文集卷一

九

味故曰無詩豈乾坤清氣至是益蘄而得之者益寡歟有元混一天下一時鴻生碩士若劉揚真范出而鳴國家之盛而五峯鐵崖二公繼作瑰詭奇絕視有唐為無愧或曰劉揚而下善詩矣豈皆李杜乎則應之曰韶濩息而鼓吹作衮冕棄而南冠出固有非李杜而李杜者也前輩采而輯之曰皇元風雅亦既行之於世識者病其駁而未純錢唐金弘氏精選當代作者凡三十餘人題其集曰乾坤清氣一日抱其集見予黃灣之凰皇山下求序以冠篇端輒書其略如右後生新進法諸古叅諸今或有得焉則麗而不浮也奇而不僻也易而不俚也始可與言詩之味已是說也當與能詩者道之

送兩浙轉運司副使分司西路歸武林序

至正二十有一年上以兩浙轉運司官非其人綱紀大壞擇中外臣有能者任之乃以南臺御史鐵木兒不華為都運新昌州

達魯花赤信合世禮副之既至都運遂詣丞相曰瀕海之場九十
三十有四軍興以來其隸轉運司者仁和許村西路而已復經
寇掠人多流亡西路歲辦鹽八千引有奇十九年裁四千一百
十二引明年益至五千一十三引又明年益至七千八百一十
引益二場為下副使外嚴內寬宜徃督之丞相曰法弛久矣上
無以給經國之費下無以為業民之資徃懋哉乃孟春正月公
乘小舟至浹旬之間黜吏之罔上為蠹者復丁之庇於強家者
召父老立庭中申以三則奸者有罰禁其私販於是咸喻其意
小大競勸莫敢違教自六月至於秋八月功畢而不咎一人挿
煎仁和縣六百引補贖額一百九十引烏乎天下之利莫重於
鹽而病亦甚矣二人徒知其為利而不知病民徃徃肆虎狼
之毒嚴刑峻法以驅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公不臨以赫赫
之威而有煦煦之仁辟之冬日民愛之矣視唐之劉晏吾何左
右焉初公之來也以蒼頭自隨入視治所古槐秋屋日色旁射
四無周垣不以為陋遂命葺而居之坐無重席食具藜藿泊如
也視彼苟祿而為一身計擇高敞之第醃醢鮑鮮而於所當務
者一不經意寧無愧乎今都運尋拜治書之命公亦不久於此
矣於其還也因舉其略而書之復作詩繫其後以著民之思至
正二十有二年冬十一月望日攜李貝瓊序詩曰
東海水下枯黃蘆何日已丈夫行負薪婦女面如鬼所愁力已
窮鞭撻豈無耻欲食管豢肉富國那尚此朝廷擢老成撫我猶
赤子昔逢使者憂今識使者喜嗚呼凋瘵餘坐使謳歌起天門
有詔催振翼搏萬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

雲間集

設漁樵對

客有出雲間涉大江北之京師遇業漁者偕老樵伏于道意若有得者因詰之曰漁樵末事也方今明天子側席求士如不及盍舍爾漁與樵以圖富貴乎對曰客之謀已則善矣非吾所處也今公卿大夫以至齊民貴賤雖不倫其道一也彼漁于民吾魚于河彼樵于國吾樵于山吾何異彼哉且彼大宮室盛輿馬婦女不蠶而錦繡子弟不田而梁肉非民之鉤餌國之斧斤乎民日削國日壞彼猶未已也小覆家大赤族來者猶弗懲復襲為之嗚呼國卒不免於樵民卒不免於漁今吾薪給於爨未始褚山而樵也魚給於食未始絕河而漁也視彼不慮已乎一飽之餘息于樹忘吾柯矣濯于流忘吾筌矣無覆家赤族之憂所

貝先生文集卷二

獲多矣吾何易彼哉客慚而謝曰僕之昧于道也請從若游曰又有大者焉渤海之東其深無極曰有珠焉在大鯨之腹吾漁而有之可以光六合鄧林之西其廣萬里曰有材焉臨虎豹之穴吾伐而取之可以棟九廟此吾漁樵之所獲也大矣豈苟富貴而蹈禰者同轍哉客謝之曰大哉夫子之志乎願終身執御焉遂錄其對

霜林說

華亭丞會乂俞君仲猷以霜林自號間見予于清江一曲求其說辭不獲則為之言曰鄧林之木其高彙天其大蔽日翔鸞鶴而伏虎豹蓋不知其幾霜也天下之人徒觀雷風之所鼓動雨露之所沾洽朽者枿焉鬱者條焉而一氣酷烈施於既盛之餘莫不摧敗脫落若卷甲敗卒色灰而肉創四視春夏之交葱蒨蒼鬱青環翠合者已濯濯無餘而天地生生之機亦幾乎熄矣

然晚者非霜無以堅華者非霜無以實其至於參天蔽日者皆成於霜也惟士亦然蓋亢盛時志驕氣銳好前而無忌視天下舉莫吾若也及挫衄於世故進不得遂而退失所據窮乏頓踣然後知無窮之變以求已之不足智日明而業日崇是物必隕其去仕而家於九峯三泖也衆且以其壹鬱無聊若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為况則知動心忍性懲其所已悔而益其所不能矣嗚呼宮室舟車之材恒求之氣化推遷之後而任大事決大議者恒得之閱歷艱難之老成與余方以是自勗因仙巖而有所得焉故書

壺齋說

壺齋瓠而圜者也或剖於酒器而俗以壺齋目其人則尤其過圖猶壺之不瓠也曠溪夏生上文破方為圖遂號壺齋道人其

貝先生文集卷二

二

言曰壺之為器黃流臭腐無所擇吾實似之無盭之厲西子之姣不能瞽天下之目吾有目而不知為厲為姣咸韶之正鄭衛之淫不能簧天下之耳吾有耳而不知為正為淫彼曰可吾亦曰可彼曰否吾亦曰否吾何左右焉歲治田給貢賦外縣吏不至吾門日取壺中酒陶然獨酌與嵇阮為神交酒酣熟寢槐夢軒不知天壤間有蠻觸擾擾也人吾與者吾奚喜人吾仇者吾奚戚吾一壺齋耳是非得失又何較焉余聞而歎曰坐圜其外不病其內方其內不異於外其號壺齋非實也然皎皎者汚察察者誅此楊惲蕭望之不免於漢而司馬徽全軀濁世則言之無忤行之無窒非壺齋之圜不能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書以為說

謙恒二子說

廣陵王君至善官松江命其二子從余受尚書經長曰謙字伯

益次曰恒字仲常且求申其說余乃進而告之曰大而不居之謂謙在卦艮下坤上為地中有山之象日晦而光月朏而恒謙而益也禹之不矜不伐其合謙之道乎不謙則盈盈不可以受故汰而敗久而不變之謂恒在卦巽下震上為風雷之象夜鑿以晝暑禪以寒恒而無已也舜之弗迷其合恒之道乎不恒則息息不可以久故躁而無功君子之異於小人謙與恒耳謙故處尊而卑處尊而卑卑而尊矣非卑惡尊邪恒故由常而變由常而變變而常矣非常惡變邪苟觀天地之道而法之禹舜之德可以馴致也進於是克己而已人欲勝天理微其欲勉謙與恒又可得哉二子其無畫

鐵崖先生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蔗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十

貝先生文集卷二

三

言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顯易忘去梯輒轆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鍊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益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輿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辯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為之名而論之也尚矣

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
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
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
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
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
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
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
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
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
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脩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
與夫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
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
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

貝先生文集卷二

四

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
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
形戴猪豚豕荒唐恠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
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
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九九
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苴竊而
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轡中夏而石晉氏不
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
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
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
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
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
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

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
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
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
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
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
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
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
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
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
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
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
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
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

貝先生文集卷二

五

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
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
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
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
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
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文膺周禪之張
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
顧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
使之君王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
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
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
天猶不泯其社稷瓜分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
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

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
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
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
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
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
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
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履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
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
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為南史
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
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
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
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

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
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
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
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
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
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
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
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
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
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
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烏乎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
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九五
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

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
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
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
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
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
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
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
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
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
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
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
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

貝先生文集卷二

七

論定故前代之史必脩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
史脩於唐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
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
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為今日君子之痛惜
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
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
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
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靈臣親覽經史
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脩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
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
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
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
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

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曰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辯出見者贈之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游吳興遂至姑蘇而莖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首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片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

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括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况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如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雲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佞為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雲為廉良則臣有蹠躠者進有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

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巽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群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爲錢鏐大伯可以爲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爲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承相達識帖木兒爲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其文爲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十二年正月至

貞白先生文集卷二

九

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爲買地葬之先生爲人不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曰過其實士以此咸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賈游子既破產流落松上數踵其門竟持兩購兒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爲禮云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錢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挂頰樓其曰小蓬莖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墓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怨老懶見客不答禮怨老病客問事不對怨老默設言無所避怨老迂飲酒不輟樂怨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

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饒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厖文玩鍊崖務穡一代之陋上追秦
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
李祈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試而名益昌良
有以夫任止興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

哉

古泉先生傳

古泉先生者魏人也其先居河中府河東縣之歷山自魏而今
散處荆揚者非一有別族在莊山者尤為強宗堯時九州厄於
水禹采歷山之良用之人賴其利水平荆揚之產皆列於貢其
莊山之別族拔於商故人以歷莊並稱周之王以其有功於
天下始封諸泉而隸於外府太公立九府圖法而泉之子母大
顯俗訛泉為錢云泉之狀外雖內方能通有無凡國有大事必

貝先生文集卷二

十

資之泉而民間尤仰之子姓蟻聯並襲泉號秦并六國以泉亞
金鑑高帝滅秦更泉曰錢因賜姓孔氏孝文時乃去而如吳吳
王濞陰蓄異志見泉大說曰吾事濟矣用是國富兵彊其一歸
孝文之嬖鄧通武帝立怒其不佐縣官之急盡滅泉族用白撰
三族以天用莫如龍也故圓之為龜也用莫如馬也故方之為
馬人用莫如龜也故橢之為龜時吏民起而為奸法不能禁死
者數萬人自出者百餘萬人後廢白撰復泉職其品乃有三銖
五銖與赤側並行而屬於上林三官三者實精於五銖故特不
廢廢亦不久降於三國或耗或破宋魏之際其體益輕而無銖
之質矣其他若梁之東西泉不可悉攷唐武德中有元寶者得
上意銖遂闕而不出元寶至趙宋文葉益大盤錯根據中國四
夷皆知寶而尊之及有元混壹區宇楮被用事而元寶黜至正
中州郡兵起亟詔元寶用之泉亦復顯故號古泉獨銖無聞焉

初泉之生也其母見史占筮之曰吉其體上坤下乾是為泰之象繇曰質園函方有文不居利博而廣施本支繩繩惟公私是資卒信而不誣且其用也周單穆公有子母相權之說漢賈誼有七福之說光武之起馬援有富國之說晉議廢泉孔琳有救弊之說唐惡其濫宋璟有出穀之說是皆善於泉者宋之洪邁尤明其利害焉蓋自鴻荒以來珠玉至貴未有易於泉者以其前民用也雖附權黨勢不交庶介士此泉之恒態然得之則負可以富得可以尊死可以生窮可以通失之則智者愚勇者怯故泉未始求於人而人爭欲致之惟其廢天下之義敗天下之法君子深惡之而無道泉者云

太史公曰泉之利博矣不可一日絕者也能濟天下之患亦以起天下之奸故禁之嚴而死其甚焉蓄之固而攘者衆焉此後世之弊弗古若也三代之時非恃泉以理也恃權之以泉

貝先生文集卷二

十一

耳不為之禁而亦無死者不為之蓄而亦無攘者恃泉以為理則上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是泉之所以禍人也噫泉果利已乎泉果利已乎

愚癡道人傳

愚癡道人者隱于錢唐之東青門余一日遇于鳳皇山下據槁梧讀老子書與之語知士也因詰之曰名者實之賓乃以愚癡為號豈給我與曰愚若武子武子果愚乎癡若濟叔濟叔果癡乎吾之愚癡不可攻而遷明天子方有事四方賣漿贏叟哆然大言吾緩而莫宣吹簫市人瞿然疾馳吾錮而莫前是知鈍者非鈍之與伏者非翔之伍非愚癡之實乎然彼蹈險而踞者往往缺而思鈍頽而思伏吾以愚癡獨無恙故曰玉固璞而美全鈞闕匝而神存何以名為余乃為之歎曰辯矣守之以訥巧矣用之以拙聖者所以保身而濟大事由是道也彼所謂愚癡者亦

其類與昔李斯智於秦見欺於趙高而族晁錯智於漢見諛於袁絲而戮智固斯之賊錯之毒已使二子溷愚與廢不至血干市為天下笑彼夸智而蹈險如斯錯者誠愚廢也余固有取乎愚廢而羞道其智書之為傳且以自警云

樗隱先生傳

樗隱先生者高世之士也於書無不讀為文章有秦漢作者氣而不屑於仕或問其何取於樗也先生曰木之為人兩材者松也栢也楛也杞柳也梗楠也梧檟也松之直剗為舟為楫檀之堅揉為輪為輻梧檟之美削為琴瑟梗楠之大斲為梁棟若杞若柳屈為器斬為杖而樗之高且巨非不若衆木也無松栢之直無梧檟之美無梗楠之大以為舟楫則不勝萬鈞以為琴瑟則不中五音以為輪輻則脆而易敗以為梁棟則蝨而易腐以為器為杖則癰瘡而不任雕鏤是木之不材未有過於樗已吾

見先生文集卷二

十一

實似之然彼以其直也以其堅也以其大且美也不免於剗揉斲削斬屈而不得全其木之天全木之天而不賦於斧斤者樗也視今之所謂豪傑顯於時者或智或力或藝或果數年之間倏起忽仆銀黃之重而刀鋸隨之矣異衆木為人之所材者乎吾以齷齪獨存無榮也辱亦不及無得也禍亦不蹈幸而全吾之天非樗類邪終日杜門謝客坐木榻讀南華內外篇不知霄壤間孰貴孰賤孰泰孰約也人以是高之咸稱樗隱先生或又云先生錙姓嘗以兵略位適公善卿守會稽後以樗隱自盖云評曰樗之不為世所材也亦樗之幸也式之坐廟堂享五鼎而無益人之國獨非樗乎其不為樗者又往往不能終何者薰以召焚明以煤鑠求如樗之自全豈可得也故有道者時其用於不用寓其能於不能若先生者是矣豈真樗也哉豈真樗也哉

林泉民傳

林泉民者陳留張氏字夢臣居華亭之城東門日與子弟數十人講春秋經或勸之仕不應或又曰先生居空室食藜藿得無病於貧乎則曰吾病不能辭富貧矣吾病使金塢可守董卓不然臍也富翁可為曹葵不族也少障五十里珊瑚八九株石崇之阱也鍾乳千兩胡椒百斛元載之毒也是皆無德而富禍之招已原憲季次不以貧為病雖沒不朽以此校彼其得失榮辱相萬也吾病不能辭富貧矣吾病吾將翳茂林濯清泉與田夫野老游於無懷大庭氏之天足矣人以是高之云

評曰古以民稱者有曰天民伊摯是也有曰逸民伯夷柳下惠是也天民不可及已其有一節如逸民者尤歎林泉民讀書好古不幸時晦道否以屈為信以約為豐而無違中絕物之過其逸民之匹與代之食五鼎累鉅萬往往以太殺身沉族視林泉民為何如哉吁所謂龍蛇其身潛而勿用人莫之測斯為格品之第一者矣故錄而論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馬孝子傳

馬孝子者山東鄒縣人字伯傑父某拜南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鄒縣君張氏居盜起汝穎轉略齊魯境傑負母匿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斂取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剝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於榛莽中而故衣尚存始克遷而紶於祖塋側御史轉浙西僉憲留江南者八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錢唐人咸稱其純孝云

貝先生曰三綱人紀之大也臣必忠其所事子必孝其所出亦事之常爾而世以為卓行著之史為勸戒何邪蓋時不古若而盡忠孝者求之治安之日已為尠矧丁干戈格鬪之餘

貝先生文集卷三

一

乎為臣而死節者若張桓李黼李齊余闕楊文宰輩不數人伯傑之孝則又見之於所未見也夫海宇之大孝如伯傑者惡可遽數特處其常者不足稱處變而克盡其道與忠節並論誠無一二焉傑遇寇不死直幸耳其於是時知有母而不知有身所以守四尺之土而不去寇雖虎狼亦矜而釋之天理之在人心終莫之蔽也余因前進士潘天民言故錄之以備太史所采且著我朝忠孝之士有非五季所能班也

澹泊齋銘

建寧倅周侯克復玉坡參政周公之子也慷慨有氣節顏其所居之室曰澹泊齋取諸葛武侯戒子書語也攜李貝瓊為之銘曰

獲蔗肉麟齋脅戟咽不如雋吾之淳狐裘錦袂蹙宗珍家不如御吾之麤華棖藻枕吾懼鬼瞰而為尊鸛絃鳳笙吾懼天壅而

致盈百金雙躡之寵孰與窶而無恐朱輪駟馬之榮孰與徒而無傾意達而伊呂之業約而孔顏之樂世紛紛其溷濁吾將從汝之澹泊也

君子堂銘

猗歟君子止焉而安休焉而胖抱節不屈服素與純曷並其守彼竹之茂不附不傾負霜蓋秀水周其隩雲羃其雷我讀我書或酌之耐風旋雪霏玉鏘金奏玉鏘金奏其樂孔嘉君子之實君子之華

用拙齋銘

風溪王子道氏以用拙名其齋介邵君篔谷徵予文遂為之銘

曰

嗚呼渾沌既鑿絲是七竅始開而大樸已殘矧歷世滋偽機變百出又焉得擅垂之指輟班之削以反無為之先吾嘗悲夫金

貝先生文集卷三

二

而範玉而斲木而揉弗若闕之在礦固之在璞全之在山故特守吾之拙不強其所不能惡傷生而夭年柰何柳子病拙而外析藩生病拙而灌園所貴乎有道者恒樂於無用相與游於大庭非胥氏之天矣胥胥焉歎夫擯而不復仕而不遷試與汝汎觀乎宇宙之中萬物蠢蠢雖兩賊或殊莫不寓大巧於拙無俟規矩而方者自方圓者自圓蓋順性以始終又孰非自然而然者邪

跋蟬雀圖後

右宋徽宗蟬雀圖御史陸公景困購之越中而歸于及山陳仲謀者也觀其螳蟬後旁伺而欲前雀覷螳後反顧而將擊運思之巧殆非畫史所及而鴻生碩士歷舉吳王舍人諫伐荆事以為務前忘後之戒余竊有感焉夫自春秋之季楚方凌晉而吳乘其後吳方凌楚而越乘其後以至七國之交攻一螳雀也

漢之衰曹氏篡之而不知司馬氏踵其跡司馬氏篡之而不知劉氏踵其跡以至六朝之迭興一螻雀也由是以降紛紛不一何可勝數蓋亡仁義之道而惟利之趨則彼此之相乘不知務前忘後者豈一吳王邪

跋胡季誠沂州事後

予讀林元鼎叙胡季誠沂州事而知流離顛沛之際有烈丈夫如此王莽篡漢揚雄劇秦美新之論甚於蔡琰失身虜五代之時馮道朝受主託夕舉以與人曾不若王凝妻斷臂明節季誠不為山東藩臣所屈而區區為海外萬里之行舍立致之富貴而就一陽朔簿誠明於事君不貳之義而知所輕重矣元鼎之文直而信嚴而約若秋霜烈日尤能白其節於天下云

書擊壤生詩卷後

城西門沈雍氏號擊壤生者持卷求予言嗚呼時非堯而稱堯

貝先生文集卷三

八三

民當龍虎相啗之際而擊壤予竊有感焉堯民擊壤而嬉堯之德也不知堯之德堯亦不德焉今去堯四千餘年矣尚爭效而薄揖讓矣任慘刻而黜仁慈矣韶灌息而聲律變矣袞冕裂而等威失矣不勝其賦歛而甘蛇虎矣不勝其刑殺而為盜賊矣安得熙熙皞皞如堯民擊壤而嬉乎惟其不得如堯民而嬉而思反乎無為之治此生之志也故書此以明之云

跋胡季誠南征詩後

右胡季誠先生南征詩一卷自固安達吳門凡二十首跋沙千里朝煙暮雨邊情旅憤備見歌詠而含悽茹辛沈鬱頓挫一出性情而具經緯之體非徒摹擬少陵而作者也少陵自入夔州諸詩若輪扁之斲有不亂傳之妙山川之助亦不可誣者今季誠將杭海踰嶠度鬼門歷蒼梧南之陽朔益發瑰奇絕詩固丁止於是也惜乎干戈祿闕之時浪游南北不得鳴國家之盛

如虞揭歐馬之在中朝振大雅之音耳吁明天子方將復太平之業李誠豈果不及虞揭歐馬邪予竇有待焉

書篋谷小像後

右邵君篋谷小像一雲間張梅巖之所作也君體豐而氣清好服古人衣冠蓋有西晉之風流焉此尤得其似雖工之善如願長康者不復能過也初余識君於曠溪兒翁存氏座鬢髮白哲甚口固非一時綺統之士所能及遂結友而去時其曾大父翠巖先生卷卷訓飭諸孫以通經為務故君不遠數百里從蔣君子中於吳門者四三年繼從沈君東岡於金陵者二年歲大比同試于錢唐操紙風簷之下一揮成章不啻王良之騁於九達之衢而和鸞之音鏘然中節予知其冠四道士而薦于春官必矣既而為有司所黜又皆惜之君獨無怨色乃歸而益治其業予遂與二三子講學西湖之上不相知者十五年後予分教松

八貝先生文集卷三

八四

江獲相與握手道故舊而皆非昔時之狀惡得不慨然於中邪即其像而反復觀之少之時若朝日之出慶雲之交芙蓉之始花也十年之久則既壯而貌已改於前又十年之久則既老而貌口改於中矣惟心之所存則未始有老少之異焉夫以其貌之改於十年之後則不能不感其時之速若雷電之驚而激也以其心之不易於十年之前則知其學之進若流水之盈而達也予與君交踰三十年亦求其心而已而貌之改不改非所論者又孰知壯之異乎少而老之異乎壯歟蓋人壽百年而氣之盛衰猶旦之與暮此必然之理有不足惑者而進學之功由乎歲月之積智益明而道益崇所謂金之成於砥礪而木之堅於霜雪者乎視余之齒髮已變而索居無聞竊自愧焉故余書其後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四

復姓解

蒲溪王敏夫之曾祖蚤孤隨母適何氏蒙何姓者三世若干年
至敏夫始去何歸王或曰敏夫殆章其祖蒙何之非與余解之
曰王何之別不啻涇渭黑白非若閩之為郭吳之為嵇莘之為
辛籍之為席敏夫之歸王是舉三世之失而反之正也使卒無
以正之則王之世幾絕惡可辟章祖之名襲而冒之乎或又曰
古有夏侯養於孫而蒙孫者駱養於安而蒙安者今王寔養於
何其蒙何之姓亦若孫與安也予又解之曰孫為夏侯外家駱
為安養子蒙孫與安已証其族非夏侯駱之比尤不當蒙何
當如解子之歸嚴宗之歸范也何者姓以統同百世不變氏以
別異數世一變抑嘗觀夫水乎其絕也必梗之其續也必疏之
其派有萬而本之一者可泝而尋也人祖其所出亦若水焉王
氏不幸絕於前幸而續於後君子貴敏夫之知本矣以氏論之
其姓雖同而出太原者不冒東海之王出高平者不冒新野之
王歷千萬年而世守之況可以蒙何邪使何無後何固不得子
王王亦不得子於何此截然之義不待辯而後判又孰得而亂
也哉或又曰漢之婁劉唐之徐李當時莫議其非者何與余又
解之曰此受之天子者也古者天子賜姓命氏婁賜為劉徐賜
為李視得姓於黃帝堯舜之時不同亦為上者親之而為下者
尊之上無所賜下無所受其可以婁附劉以徐附李邪至有辟
禍而易姓者醜其惡而易姓者尤不一舉之以例王何失益遠
矣或者無以詰因為歎之曰代有私其德而蔽其姓豈一王氏
哉有如敏夫能知所出絕而復續蓋千百而十一非其天資過
人而有學問之功不能矣故為復姓解不獨嘉敏夫之為人且
以警天下後世之失而不正者也

性論

性之為性其本一而已矣。圍於氣者不同焉。曰剛與柔也。剛者恒躁而柔者恒緩。剛者恒勇而柔者恒怯。剛柔之中又有二焉。曰善與惡也。剛之善者義勝而過於嚴。惡者殘忍而已。柔之善者慈勝而過於異。惡者陰險而已。孟子曰：性善舉其本而言之也。荀子曰：性惡求反。孟子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揚子曰：性善惡混。求兼荀孟之說而不知性者也。漢之醇儒曰董子而謂性者生之質。唐之大儒曰韓子而謂性有三品亦何異於告子哉。至蘇氏則以初無善惡而聖人強名之為善。惡穎濱則以孟子言善為火之能熟。荀子言惡為火之能焚。其紛紜乖戾如此。而橫渠張氏之論則不然。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矣。荀揚之失於是始決而於孟子之言允備也。嗚呼！自性之不明。學者各務立言以相勝。

貝先生文集卷四

二

而天下不勝其異論。論愈高而失愈遠。韓子稱孔子之後學之醇者惟孟子一人而止。則有見其是非之的而言。非若冥行索途而不知所適者。故其說為近。惜其理有不合於孟子也。微張子之徒出而正之。學者將安所折衷邪。雖然。諸子之是非不足辯也。蓋亦求諸經乎。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思孟子之言性實祖於此。彼以文武之民好善幽厲之民好暴。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以堯而有朱。以瞽叟而有舜。以紂而有比干。是有性善。有性不善也。蓋皆告子之所與孟子言者。惡知性之本歟。性之本出於天。天之命於人者。果有不善歟。劉子謂之中。周子謂之太極名。雖殊而實則一。豈苟然哉。由此觀之。性者天下之所同。而不越乎仁義禮智信堯舜之善性也。幽厲之惡。非性也。固於氣而不得其中者也。然理也。氣也。生而俱生。而未嘗離者。猶水之於器也。故論性不論氣。不脩論氣不論。

性不明學者由張子之說沿其流而適其源則恒性可識矣或曰子之論詳矣其在於心而不在於書者雖無張子之說而其本之一又可得而終泯乎曰非也孟子沒降於漢唐窮理之精未有如張子者故其論出而天下攻之惟張子較氣質之性深有功於聖人之門卓乎其不可及已嗚呼聖門之教人莫先於性其蔽也必明之其失也必復之則可以治身而及乎天下國家此其為聖賢之大也學者務外而遺內則復性之功缺復性之功缺則見之所施者狹矣故述張子之說以啓之若夫性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與食色出於性之言蓋不考於經而蹈管子之非者則與蘇氏之所言相去無幾故不待申之而明矣

辯鬼

東萬竹林古宅數有妖白晝出於中櫛尾覆器人無敢居者一日過者寢於床以髮繫床足而僧古清居之其妖遂息咸以為有道之士妖不能奸也錢肅齋錄之為傳客持以問鬼之說於余余應之曰有二伯有為厲於國黎丘之鬼扶邑丈人而道者之謂之無鬼可乎子產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鬼而不知死生之理者也人始以為有也方疑而懼生目見人之所不見耳聞人之所不聞終以為無也既悟而疑釋真無所見聞矣惡知鬼之為鬼乎非宜原其理而告之使不惑於妖可也又傳以實之益滋其惑矣夫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散揚于上為昭昭君蒿悽悽七五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先王因而尊之為天下則無敢慢者後王猶以為未足也教之復古復始不忘其兩生焉此禮之由作而鬼神之義著矣由是推之神為氣之息而伸焉田為氣之性而屈以歲則有寒暑以日則有晝夜以人之在天地則有工而

其理一也而萬竹之效鬼之非常者及其久也滅而不存散而不復卒歸於常耳嘉既不攷於此且論清呪諸鬼而驅之其言不經如此而入猶信之乎不得不辯

辯拙贈常景元

錢唐常景元必有氣節通春秋大經五試于有司並一薦而年已老矣道雖高而無所容文雖奇而無所施蓋亦幾乎拙者人皆笑之余為辯之曰甚矣俗之恥於拙而不耻於巧也有稟賦之民拙矣而無拙之稱風氣開而天下不勝其巧於是始疑拙於古而巧於今苟有一謀之失者輒以拙自之吾嘗觀一世之人巧於仕者其祿倍巧於兵者其功大巧於說者其術中巧於賈者其利博而贏儒者區區獨守其拙且暮與殘經破瓦相伍以事千百年無補之編奚啻老農之於田寸寸而耕以冀程鄭之富其視巧者惡得而侔哉然巧拙之不齊性也拙固不能矯

貝先生文集卷四

八四

之而巧亦屬之於熾短之於長也使矯之而巧其病有大於拙焉雖然仕有時而蹶也兵有時而償也說有時而屈也賈有時而不售也其巧亦窮已是巧者非巧之為巧時然而巧也拙者非拙之為拙時然而拙也彼昧於道者以利不利為巧拙豈知夫巧拙繫於時邪故病於拙而尚乎巧不知孰甚焉潘岳柳宗元是已吾將安吾之拙相與遊乎太古之天泰焉無外患之入兩利不既多乎使窮於巧而欲反其拙慮弗可及也已故暢其義以質之景元且以自厲云

三賢贊并序

瓊嘗求天下士以文章名一世者古今不數人以事業著萬世者古今不數人若晉平原內史陸士衡及弟清河內史士龍此以文章名一世者乎唐平章事陸宣公此以事業著萬世者乎初士衡兄弟之歸晉也張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且中州非

無能言之士而弘麗漂逸殆不及焉史稱其遠超枚馬高躡王
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則其文章可知已宣公之佐唐也嘗曰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自居翰林至於相論諫數千百篇皆
本於仁義而所用裁十一先儒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
賈誼而術不疏則其事業可知已華亭舊有二俊祠至正二十
三年松江通守領侯遜教授馮恕拓地大成殿北講堂而遷之
并奉宣公焉明年春瓊承分教之命始獲拜其像按士衡吳縣
人宣公嘉興人居非同里也生非同時也其出處本末不類也
然上下千百年間而異之人才以文章事業稱者獨此三君焉
且不克盡其用以死孰非天乎何才之厚於三君者如此而功
之蓄於三君者如彼故天下莫不為二俊寬而尤為宣公惜也
鄉人思之深愛之至合而祠之宜矣瓊嘉興人也數往來華亭
幼讀三君之書未嘗不服其雄辭大節恨不得起於九原而忻
然執紼焉乃贊之曰

貝先生文集卷四

五

猗歟盛哉一門二俊龍翔鳳騫天運既移國鄙臣遷才高匪福
道否終愆蘭悲塗剪玉耻堞全謬誇宣公華峰一柱舉邪而傾
孤立無與炳炳萬言以藥人主功濟時屯謗由直賈有烈其芳
有燁真光近宗遠法豈惟一鄉九山峩峩與岳相望匪山之高
伊人之俊

罵蚊

吁嗟蚊兮爾生可矜爾毒可憎針喙踰薑繖翼方蟬晝伏如同
夕飛孰微明燭已撤空床始登既息而休爾胡見嗟且行且歌
什伍其匆經堂入與鞮鞻薨薨或刺予股或嚙予肱或集予背
或觸予膺倏前倏却攘之弗勝完膚盡瘡欲寐旋興吁嗟蚊兮
朕類寔繁小大非一尤忌高足豹章狸質結繞轉九熠耀借光
爾獨予仇而為猖狂蚋充共操蟬秉其潔爾獨予益而為發登

吐絲有蛛課蜜有蜂爾獨予病而為射工吁嗟蚊虻爾姓既育爾求何酷殘忍無行宜食其肉正直有道覆肆其毒潰腹誚貪爾奚不足露勳表節爾奚不惡申以詈之爾將何為

拱翠堂記

華亭之大澤東西五十里曰柳環柳而居者多巨族其能通經好古則有翠巖邵先生焉先生當宋季時嘗薦於有司代革勢殊遂不仕家卒先生之孫南仲號浦雲處士者闢室所居之東偏頗曰拱翠以示其尊也處士沒四年其子文博復治地東野揭舊扁於堂凡先生所藏經史子集及古琴鼎彝法書名畫列度其中登降出入恒若先生之存而一笑一談接乎耳目也且徵文以記之瓊昔講學雙瑣溪上距翠巖之居三里嘗從文博觀其與仇白二公唱和詩風流文采猶可想見閱二十年而所謂拱翠者不墮而又新之則浦雲之為孫文博之為子克承

見先生文集卷四

六

乎先矣瓊請以山喻之山之平衍者有未足觀而奇秀之聚必有嶄然如嵩華特起衆山之中而嶠者扈者端者峘者蜀者左右而顧焉隆者峯者墮者窟者如堂者如防者如重巖者前後為子為孫孫之子為曾為玄為來為暈為雲仍亦若衆山之於嵩華而無不拱者此天性之自然又非木石之無靈特出於勢者也使忘其本而自別之自絕之為醜為鮮則滅其天矣今翠巖公之樹立於前而浦雲父子之相繼於後如此可謂知所尊矣苟知所尊則於翠巖厚重不遷之德峻絕孤撐之標必將視而效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於鄉人猶然况為其子若孫者乎故不獨嘉文博之盡孝思而能尊乎翠巖又以品其後人盡所尊之義而致孝思於無窮云

故訓導胡先生畫像記

張士誠之入吳也江浙行省以參政楊公完者禦之入分兵擊
叛將王可權于松江兵遂大掠至夫子廟執訓導胡先生責其
金先生叱曰若不討賊而反為賊邪眾怒刃之尋死至正十有
六年三月也初部使者命先生來分教裁閱月而可權至二月
己巳夜內外舉火烈焰亘天先生亟命闔閉門防寇徒薪辟火
火且逼西北垣乃率諸生李復買蕪善吳克敏宋起潛尚德卿
升屋大呼注水沃之又令民撤草坊許新其居既而火乃反風
若有鬼神相之者故東西佛老之宮咸毀無存此獨巋然如靈
光寔先生力也方其變起倉卒在官之人莫不駭散奔走先生
會稽布衣耳不食其祿不任其事乃以身觸虎狼卒至見殺而
不悔嗚呼昔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子思居衛寇至則不去以
為君守蓋賓師之道與臣不同如此今先生當為曾子不得如
子思也而區區守此以死忠固不足班於孔父仇牧義固不足

貝先生文集卷四

七

班於王蠋斯亦傷於勇矣然先生之心以為平居無事則朝夕
游談其中一旦遇患則委之而去曾市人之弗若也推是心也
以為守令則能死城社以為將帥則必死邊疆惡至違義苟活
而失事君無貳之道哉是未可深議之也後三年太守王侯立
中因採教授馮恕言謂數百年先聖先師俎豆之區微先生之
守惡能免於焚燒也乎而今日學者幸有所庇以講詩書禮樂
之教者當知其有大功於此也前守既繪其像於東廡春秋祠
而報之今宜叙其顛末立石以風厲其為士者而知事吳陵徐
君克初贊而成之遂以命瓊然猶隱而不得詳也茲直書而正
之先生名存道字師善嘗以春秋經試於有司其來松江時亦
未有知者噫生不偶於時而卒能顯於後矣先死之一日有詩
書于壁示其必死之意并募刻于石云

瓊從鏡崖揚公在錢唐時公讀遼金宋三史慨然有志取朱子義例作宋史綱目且命瓊曰宋南北三百年間載籍視前代尤繁爾及諸門生當與吾共成之瓊因告曰孔子作春秋雖據舊史而十二公之事有得於見聞及傳聞之辭故筆削褒貶一斷於心而垂法萬世今生百年之後而欲竄定百年之前宜不易也昔歐陽子居史館嘗論本朝之史有可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史官務脩前事不及詳於見聞而趙元昊自僭叛至稱臣一事不書他可知矣由是觀之當時君臣善惡功過廢置百事關大體者舉不得直書為勸戒乃據以定褒貶惡敢犯天下不韙之罪哉公以為然且曰考之書質之人當必為之尋值兵變流離散亂閔十五年復會于雲間公又曰吾宋史綱目已有成書中又有可論者未敢出也嗚呼公之學下上古今貫穿百家其論事直而不詭足以追遠遷董而其慎重如此一日何溪

見先生文集卷四

八

彭宗璉氏過瓊清江讀書所求記所謂筆議軒者而公且以宋太祖之禍為趙普之罪高宗不復中原為張濬之罪以至韓通李筠李重進以下凡五十餘人悉授之俾有所論焉因觀所著則皆祖於龍川水心而其言鑿鑿合於人心天理之正使死者復生亦不為過可見其為有識之士而權衡素定於胸中故敢為予之所不敢為也龍川論唐己未庚申之變太宗恐於同氣此天實為之而非其過可謂曲文其短而乖於詎宗璉於建隆二年杜后疾革一事不特誅后私其所出且誅太祖不知公義趙普無忠告之言君子固無以易之俟其全書既出獲盡觀前古得失之大義豈非卓歟雖然天禍人刑亦作史者所畏蓋必有如歐陽子所陳者宗璉其戒之哉故樂為之記而首舉其與公前所言者云

士必本於學學必資於書然荒陬之地書有不能盡致而竄入
之子書有不得盡讀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盡天下之變一旦
欲推而措諸事業有弗病且饒乎故州郡通立學校又建藏書
之閣凡性命道德之文物制度之紀咸萃其中使來游來歌
之士不待觀於肆而得之吁其所以教之周而無缺者如此松
江夫子廟僅全於焚蕩之餘所儲經史子集散佚無一存者至
正二十三年冬西蜀王公立中來守是邦汲汲以興學校為首
務時則會稽馮君恕錢唐陶君植相繼掌教延五經師迪子弟
員月試季攷士習一新復以學廩若干碩購求十三經注疏等
書於中吳巨姓家積收庋列書閣之書粗備每帙印識其上戒
司籍慎於所守勿為鼠仇而歸蠹有欲假者許就觀焉以其得
之不易命瓊列叙目錄若干卷志其歲月于石庶明其用心之
勤則寶之於後非特一時而已其能繼而益之以至萬卷實有
望於來者固不止於此也烏乎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求道之
要舍書何以哉若其在於心而不在書者學者又當默識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五

水雲深處記



青林在華亭東南六十里地平衍無大山惟叢篠灌木蒼鬱蔽
虧蓋亦海隅之斗絕幽邃所也其民田牧于中者雖早夜作苦
足生胼脛無毛然皆樂其俗而安其業熙熙如太古時三吳之
變兵亦不及予嘗徑竹岡絕黃浦邪迤而南由橫溪至青林盤
回百折如帶舟礙石不可行抵暮候海潮而上四頃徘徊念可
築室讀書以佚吾老規欲留而未能也一日曹君士璜遣介持
圖示予其號水雲深處者即璜之所居寔據青林之勝且求文
以記之予惟淵之深魚之適也林之深鳥之歸也山之深虎豹
之伏也魚不深則鉤餌得以出之鳥不深則矰繳得以加之虎
豹不深則陷阱得以掩而斃之故士之辟地恒若其不深而鈞
餌也矰繳也陷阱也又有甚焉今青林有衆水之會可釣而游

貝先生文集卷五

也雲氣之出納可玩而悅也而橫之託於是亦既深而莫得蹤
跡也已世所謂秦人桃花源者又何以過之哉大抵天壤之間
百年之頃至樂莫大於適意能適其意者不在童叟而在於一
丘一壑昧者方且犇走通都大邑急於自售以徼利劫祿為事
趨死地如歸者亦悲夫璜能果於忘世蚤棄內外務日擇孤
舟與海父往來暮色蒼蒼星月上升則放乎中流舉酒相屬家
童取鍊笛作龍吟三弄以和巴歛之歌則其寄興豈非高且遠
乎余將去此而從之遊共相忘於水雲之外矣是為記

天香方丈記

天香方丈者靈鷲峰興聖教寺奎公方舟燕坐之所也東南之
勝萃於虎林而虎林之勝萃於靈鷲舊云八九月月有桂子落
其顛見於唐路賓王詩方舟由雲門來主其席境為之益勝房
之六變寺毀於火載經載營克復舊觀遂以天香名其室且訪

予九峯三泖間求文為之記而方舟之說則曰吾所謂天香者
非特桂也昔慧理弘大雄氏之法於東土建寺靈鷲為歷今千餘
年中紹理而興者有宋之行果輩每合諸大龍象講內外典天
輒雨曼陀羅諸花故有四花亭者紀其異也吾法無所不徧故
吾香亦無所不徧上徹渾淪下被磅礴微而無形廣而無際舉
不外吾之法則舉不外吾之香凡具乎質者有雜香固無雜也
限乎勢者有礙香固無礙也五音之奏可以悅耳香之所及不
假金石而塞者以聰五色之章可以悅目香之所入不假芻豢而
而瞽者以明五味之和可以悅口香之所入不假芻豢而虛者
以充非芷非蒞迷者觸之而覺窒者觸之而通躁者觸之而靜
忿者觸之而平褊者觸之而洪暴者觸之而仁惰者觸之而起
貪者觸之而戒威者觸之而欣疾者觸之而愈是吾香所以薰
衆惡而會於善即吾法所以趨衆妄而歸於真也豈獨桂也歟

貝先生文集卷五

八二

吾將廣其香於無外而延其法於無窮以是而為諸天樂以是
而為諸天膳以是而為諸天衣使大地物脫三毒八難十熱九
惱無施而不可也予聞而嘆曰方舟之所造詣如此則知香之
取於桂者淺矣予以事廢未能入名山覽靈鷲之秀一憇室中
共談第一義為快姑次第其言為記俾揭諸壁以示其後云

剪韭軒記

錫山華季充氏居笠澤之梅墟築草堂若干楹題曰剪韭軒志
懷友也介前進士澄江包叔蘊來謁記余惟韭特菜之辛者非
有太牢之美古之儉者多嗜之以其適口而易致耳而郭林宗
夜見故人剪韭為具此一時之真意也代之為友者相附以勢
相結以利相悅以飲食惡有剪韭之真意乎今季充取友天下
之士行倫志合而非勢利之相求也干戈格鬪之餘散于四方
耿耿如參辰相望數千里外少者壯壯者老顯晦存沒皆不可

知有過其軒而一接尊俎之驩雖太牢之美其有過於剪韭邪然會合之不常不能無憾於韭之剪者能幾焉尔吁天子庶人未有不須於友者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責人之弗鳥若也季克其求友生而不忘者乎至正二十四年秋九月既望鵠李貝瓊記

方壺記

華亭之鷺湖有大姓為宋子正氏即所居之西為闢室若干楹方踈四啓晝夜長明如洞天狀有石焉嶄然而獻秀有木焉鬱然而交蔭蓋不待馭冷風度弱水而坐致方壺之勝因揭二字以名之且介前進士澄江包君叔蘊來求余言為記余惟方壺為三神之一在瀚海東北五萬里外寔神仙之所宅也始皇帝嘗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颿而去則有無不可知而方士之說徃徃訖以惑世之人若子正之居地與人俱勝豈非

真目先生文集卷五

三

真方壺也歟而朝暮汨沒風埃中以閭利徹名者惡知有此也余雖未睹其彷彿竊有會於心者焉至正初客錢唐屬國家承平無事而池臺苑囿甲於三吳時與一二賓客往來湖山之間此一方壺也及來華亭也海內兵變西北州郡毒於侵暴屠燒而編民之死者十九吾幸安居暇食以談禮樂於干戈之表亦一方壺也是非神仙之所得專矣彼居方壺而不能有方壺之樂至越海以求之其愚亦甚矣使不擇地而有其樂則非方壺而方壺也奚必涓穆虛曠儼王侯之官而後為方壺哉今子正據鷺湖之要甲第連雲膏腴接壤兩欲既足而無求於外日坐方壺中或觴或奕又非若余之所稱而已異日放舟湖上一造方壺而息焉則不為生客也

白漚軒記

姑胥環城皆水也會稽陳君思可校書葑門外面水為軒有白

漚曰往來水上愛其潔素間暇遂願之曰白漚軒且徵余文以記之余惟鳥之族非一鳳也鶴也皆其超然出類者也翠也鶩也雉也鸚鵡也或以色珎或以味珎以色珎者人利其羽以味珎者人利其肉隼以善擊珎鸚鵡以能言珎亦不免為人羈惟漚水鳥也色不眩乎目孰得而賊之味不適乎口孰得而脂之音不悅乎耳孰得而畜之此漚與人相狎而相忘彼此一無機也故詩人恒以閒目之然三吳蔓條樹立勲勞者無白漚之閒奔走勢利者無白漚之閒相狎相忘又幾人哉若思可者其得閒之趣已乎漚不吾疑吾不漚執觀其滅沒浩蕩之波翔集洲渚之際漚之閒吾之閒也雖然世特以閒擬漚耳韓魏公相宋嘉祐間定大業都高位身歷兩朝夷險一節至陶萬物如造化天下仰之為泰山喬嶽乃以狎漚名亭則可見其一出一處之間舉無心也是足信於漚矣彼局於機事而汲汲朝暮無須史

吳先主文集卷五

八四

之間者白漚之弗若矣悲夫思可有道之士非久屈於下者余可不以魏公望之與異日於白漚尚無寒盟

香影軒記

雲間之汝門南山壽公樹梅揚溪燕坐之所日與之伍為清客題曰香影取林君復詩語也且徵余說以記之余時讀書三泖上數與南山相周旋方花盛開輒造其室中不啻在西湖之孤山坐放鶴亭夜觀雪舞百翁焉試嘗論其疎瘦竒古若龍之蛻鶴之峙皮皴而瘦縮梅之狀也先春而發首居萬物之上梅之時也託於深林大谷冒風寒犯霜雪傑然而獨存梅之操也至清而不涅至潔而不華梅之韻也其實醉而適口故以之和五味梅之用也是皆見於詞人墨客之所賦者不一而未有能寫暗香疏影於月昏水淺之際此君復為能冠於古今數代之評畫者謂其不難於位置之工而難於神氣之完若君復之詩可

謂得其神氣如善畫者而梅亦由是益見其高士無賢不肖莫
不愛其花而誦其詩猶口之嗜炙此南山所以揭之於所居也
雖然梅之香與影吾既不出一榻而得於梵唄之餘已抑亦即
物而觀天地之化乎當一氣蕭殺野草之茂者色變山水之榮
者葉脫如漢虜墜臯蘭之下僵仆枕藉無一存者惟梅於此爛
然照人則徃過求續之機未始有一息止者豈不得而見之哉
汲汲於道者宜反之於身無間於晝夜寒暑以法其純亦不已
香影之微又惡足玩者邪南山與其徒無方山棲谷汲以究苦
空之說餘三十年而其志益堅不怠必有契於余言者余亦因
以自警云

巖壑深居記

儂天然者玉山大姓劉氏子家素饒於貲悉棄弗有戒妻子事
其母去從沙門之有道者學寫行甚苦戒甚嚴五臺三竺之上

吳貞先生文集卷五

五

或以為不及數徃來雲間雲間人喜而爭致之築庵數區處其
徒而猶惡其囂也曰吾惡用是累人哉遂去之今年秋持張觀
畫一卷謁余秋溼觀其鞞然削而削者為峰呀然虛而與者為
谷雲氣晻靄林木蒼鬱不啻覽千巖萬壑之勝於香鑪玉笥間
也乃指而告曰吾將寄吾於此覆茆而休則華擡藻掄弗與也
躡屩而游則朱輪駟馬弗與也寓自有朝嵐夕翠之變則梵唄
衛頰弗與也傾耳有風篁瀑布之韻則哀絲豪竹弗與也木石
為伍虎豹為侶人孰得而吾即邪先生舉名而記之予聞而異
其人遂名曰巖壑深居而為之言曰大雄氏之教舉天地萬物
納諸無為其道者非舍吾大欲從彼之兩甚不堪鮮有能致之
者天然養於富貴之中而非素習寂滅苦空之說一旦悅而慕
之不可得獨覺之頃而能一生死齊得喪外榮辱惡能超然
無累如此然是道也所謂策千里陵巖巖使其不信則不可入

而蒙者恒蔽而不通情者恒畫而不進終不足以造其室以至
於沒其與物之無靈而老於空山大澤者相去何遠哉天然有
及於此則其性方啓而不蔽也志方銳而不畫也其至殆不為
難矣噫世之襲緇衣而自抵悟於道乃挾禍福之說以恐愚夫
愚婦汲汲徼利如賈之趨市又何衆與微若人之樹立則大雄
氏之教亦久熄而不振已他日當造所居與之反復極論其所
歸使無辱於巖壑也於是乎書

炙背軒記

龐右邪君仲又主華亭之邵氏義塾題所居之南榮曰炙背軒
以書抵瓊曰襲狐貉者不知有炙背之快有炙背之快者不知
狐貉之至美當窮陰苦寒吾身猶蛇之糾而不得伸也吾口猶
蟬之瘖而不得鳴也海日自東方出乃席而坐其隅光氣所及
倏焉外融而內鬯不啻醪之沃火之鑠温風之嘘耳聰目明百

貝先生文集卷五

一八六

體潛蘇欣然商歌作金石聲莫知其所以然者則天下有快於
此乎然大明無私吾惡得而私哉天下固同此快也彼襲狐貉
者惴惴不敢出闥閨假之醪而飲焉假之火而附焉曰是美至
足矣又惡知炙背之為快繇是宋人欲獻至尊而希其賞嵇康
乃云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迨宋之知也惟先生記之以成
吾懶余乃為之嘆曰嗟乎溺於物者有無窮之慾得於己者有
無窮之樂方海內兵爭智勇之士各欲自衛以徼一時之貴富
朝暮奔走於形勢之途觸風埃履冰雪而未暇炙背如田夫野
老者也仲又獨超然高蹈雖玉公之尊不能詘而致之且與田
夫野老以炙背自適則其不溺於物而有得於己可知矣昔杜
少陵在夔州西閣曝日見之於詩者可謂極其形容矣今仲又
之居亦少陵之西閣則炙背之快無適而不在焉余亦將從之
相與坐談茲軒之下而與天地間萬物同被愛日之光豈非幸

歟是為記仲又通經術善持論有司管蒞之今言賦詩清麗有
法世多傳誦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春二月既卯梅李
貝瓊記

蘭芳軒記

永嘉李至剛氏僑居錢唐城東闢室為游息之所樹蘭其前頗
曰蘭芳軒間求余為之記按蘭與澤蘭類紫莖赤節葉銳而長
古人恒刈而佩之劉次莊之注已詳而黃太史又以一餘一花
為蘭一幹數花為蕙朱子從而辯之且言今所見者花雖有香
而葉無氣非可刈而佩者然亦不知古人所指為何物也由是
觀之天下之物其芳至槁而不變者莫過於蘭而楚屈原著離
騷以見志舉而稱之者不一則原之守比蘭之芳已故其好脩
自潔而朝多不倦也則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及
時俗之好讒而惡直不能容也則曰戶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

見先生文集卷五

七

其不可佩夫蘭別於衆草故不與時俱化而獨芳君子別於小
人故不與俗俱遷而獨立使俱化而俱遷則芳委於臭腐而美
淪於淫僻矣至剛之託乎蘭其亦有原之志哉蘭之是非固弗
論也余聞至剛蓋五峰先生之從子第蚤有氣節嘗從武夷杜
君清碧游二十餘度江而北涉黃河覽太華窺京師落魄覘不
偶而南歸吳門一時將相皆欲屈而致之幕府至剛弗屑也然
不能不病蘭之弗艾若矣吁蘭之香小夫孺子能知之至剛能
不失其守如蘭芳之不變余知必擢於等夷而蜚聲天衢也於
是乎書

小蓬臺誌

按東方朔三島記蓬萊在東海東北周五千里禹乘躡車曾抵
其所秦皇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帆而返俗疑其妄
會稽為東南大郡舊稱小蓬萊則以其地擬之也鏡崖楊先生

族出會稽而老於淞上即七者寮之東偏葺樓一兩顏曰小蓬
臺示不忘越也臺俯大川川別二支其一南流其一北折而東
中匯為百花潭有三石梁跨川上南曰金鰲北曰鏡龍東曰玉
虹是淞之勝畢效於茲而為小蓬臺所有江雲海雨山紅野綠
舉在几席之下則視會乂之蓬萊小大不同其超乎埃壘不啻
真在三山雲氣中矣先生晨興披鶴氅冠鏡冠燕坐其上客至
不下臺好事者就見之相與高譚大噓或出桃核杯酌酒酒半
取鏡笛作長短弄旁若無人觀者以為謫仙人也夫道山四時
皆春而小蓬臺之春亦無盡小蓬臺之春無盡則先生之樂又
豈有盡邪於是命瓊誌之瓊惟先生早擢高第宰天台後去而
客錢唐姑蘇者久之州郡兵起往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敗
挈家東下淞之通守碩邀具舟楫迎之蓋去會稽三十年而息
於是非蓬萊而蓬萊也會稽受兵尤酷累骨如莽千里蕭條雖

貝先生文集卷五

八

蓬萊而非蓬萊矣昔杜少陵放浪梁宋吳越後仕玄宗肅宗官
至拾遺然流離頓踣之際由廊入蜀東屯瀼西九三築草堂少
陵沒而天下稱之先生之與少陵其跡同其趣同其文章之信
於時同異時小蓬臺將見撫於圖志杜少陵之草堂何足侈哉
於是乎書

綠陰亭記

過穀涉橋東履碕嶽南折而西抗飛莖萬竹間為綠陰亭中可
坐七客隱然有林谷趣方夏九州一火宅而亭之左右接葉雲
布日光亭午不到地可誦可弦可燕可奕羊角風至蹇青舞翠
雖崇樾眩晝積李鴛夜惡有茂密蒙翳如綠陰者哉予既登嵐
光清靈樓下憇是亭俯游儵仰飛翼徘徊久之足以祛其煩而
泄其憤願奔走勢利者不知有茲幽勝也因取至元間一時宗
工仇山村王甫存李質房曹梅南唱和綠陰詞俾刻之亭上使

游者覽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五

貝先生文集卷五

九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六

古澗寒泉記

泉出於山正出曰濫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決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漢泉此泉之大槩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鑪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余在錢唐時嘗遊西山之靈鷲有泉流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珞璜之相觸及楚春涼亭其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雖未及觀瀑布之崩騰雄悍是亦西山之一奇矣方五六月赤日正中入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喝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蕭然如清秋松風謾謾相和肌肉為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與客俯而掬卧而聽日入忘返翌日至南山白蓮峰觀水簾而寺僧病遊客之數塞以巨石而泉巖落崖間無復所謂鸞鶴喚而蛟龍涎者蓋不幸也後歸黃灣並海之山皆無泉惟東山有烏龍泉北山有靈泉泉小不足觀及來雲間九山之麓亦不知有泉而沙門澤公楚蘭者所居之室在釣灘之上泉灑灑出叢篁亂石中循除而流尤甚清冽可以析醇滌煩與春涼一矣因題曰古澗寒泉求予為之記遂舉昔遊之所見如此大泉蓄之有本則其流也必遠其及物也必廣君子之務實者似之傳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楚蘭之於學必能法之而不息其不至於極不止也余他日尚當一寄幽賞於泉上為楚蘭援筆賦之

萬峰秋記

法忍寺之沙門敬擇山開室為燕坐之所西江清涼尊者題曰萬峰秋蓋山之環其居者如青芙蓉萬朵而朝嵐多翠之變接乎起居飲食之間其地以虛其氣凜以勁其容慘以肅蓋不

貝先生文集卷六

八

待夫恢台既收白露先戒而山中之四時常秋也行人已去松聲不斷悲風生而猛虎嘯素月出而清猿哀則有默會於休而定定而悟者於是招虎溪而結社與鵲巢以為徒飲卓錫之飛泉分鳥殘之霜柿可以外榮辱而一死生矣且復徵余為之記無乃贅乎然余知擇山之所造已大雄氏之道本一而為其徒者岐而二之宗於禪者不假文字直以求心為要宗於教者以為行必先於知不然則造道之門孰從而入邪二家之相矛盾不啻水火而擇山始亦以禪之高虛為難因居船子覆舟之所而取藏室之書及止觀語錄盡讀之閉門謝客旁通博攷九十年及其老也一旦大契其旨於文字之外由是歛其華而反其本且病昔之纏於紛揉則其於道何如哉或乘小舟往來江上往往賦詩有貫休密殊之趣初非出於有意者後復置而不作人多邀而致之者輒辭不就其峻絕之行又如此予方囂囂然東西南北未知所屆又安得適于萬峰相與掃白石覽歸雲逍遙倘伴以成二老而忘世之風濤火宅邪姑舉其說俾刻諸石云

虛白室記

余聞金華多仙佛蓋其山川之雄深必有異人之所託不可誣也若黃公晉卿之門人繡湖沙門皞公虛白者其佛之徒歟虛白二十餘泝江而西覽臨早於尋陽訪道林於洞庭而公序以逸之且壯其觀乎博大之區而從有道者以證其真印之傳屬海內兵變遂留雲間久之與余往來巽壤溪上皎然如近冰雪莫得而挽也一日告余曰吾無一席之居隨所寓而居焉而室之名曰虛白或譏其無室而名之是強名也然吾之為吾亦強名耳又况寓吾之室邪且不徒寓吾之室吾亦無也以其有而觀之其在越則越為虛白之室其在吳則吳為虛白之室六合

之內孰非室之大者乎先生率記之余曰虛白既強名其室而
余又申之以說則亦累於有而攻之者益熾矣然有不可已者
夫白生於虛惟虛故白耳日月之明一照而四海白而坐闔室
者不覩其光故疑日月之所不及而不知其蔽於物也苟去其蔽
則八牕洞潔昏夜皆白如積雪之相射落月之相通不待燭之
以火而無不見焉豈非以其虛乎此一室也物之至虛者莫若
心存之而神觸之而通惟其珠玉文繡聲色狗馬之屬所以內
蠱而外蠱者非一至虛之體於是昧而失之類乎木石之無靈
而為昏為暴已必也去其內蠱而外蠱者如伐寇戎焉不使有
一物之能蔽則天下之理昭晰森布雖居閭室不啻日月之中
天虛而白也虛而白也者豈惟一室之近將充乎上下而俱白
矣故其虛如谷廓焉可蓄其白如玉粲焉可燭其虛白之室乎
抑亦虛白之心乎是為記

橘隱記

貝先生文集卷六

三

揚溪距華亭五十里地廣而夷水清而駛人之業廢居者至而
成聚蓋有橘洲之勝焉友人陸伯讓氏居之題其游息之所曰
橘隱且求予為之記予詰之曰太史公稱蜀漢江陵千樹橘與
安邑之棗渭川之竹並擬千戶侯然伯讓非事貨殖而資橘之
利也若巴人所傳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者則又恠而不經非伯
讓之所取也伯讓曰吾之托於橘者豈如彼之所謂哉吾遠祖
績六歲謁秦術以懷橘見稱遂貽口實於後則蚤有過人之識初
不在區區之橘而已故因以自侈且繫吾千載之思焉耳貨殖
之賤神仙之誕姑置而勿言余廼為之歎曰按陸為吳大族自
績至遜起為大帝相而能以弱制強盡復荊州之地破走昭
烈於夷陵遜沒而抗復將其眾出督西陵以拒羊祜者五年及
抗之子機雲又以文章名世至於今其故宅之在華亭者雖湮

沒無遺而所謂唳鶴灘黃耳塚猶可彷彿其所每欲訪遺蹟於
荒烟野草中求其子孫必有興者而伯讓其最乎使居其位行
其志亦一時之偉器也其父嘗徙於溪北越五十年卒伯讓遂
留其二子而自返其舊廬蓋將遺落世故與田夫野老退於三
邨之上顧謂昔時將相之功名事業不可復見於是治田築室
樹橘其旁以示不忘乎祖而素榮朱實見於夏兩秋霜之際者
可喜亦何待蜀漢江陵之產為富而橘中老人之樂殆不得如
吾之深根固蒂也然則伯讓不能隱而居其位行其志必竭其
心思勞其筋骨將終日汲汲之不暇雖欲有橘中之樂惡可得
耶以此方彼亦猶愈矣尚益封殖嘉樹俚過者拍而言曰此績
之後人也於是乎書

觀捕魚記

松江產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罩或以叉或以筍或以罾巨家則

吳先生文集卷六

四

斫大樹置水中為魚蓐魚大小畢赴之綴橫盤五人亦無敢輒
捕者故萃而不去天始寒大合漁者編竹斷東西津口以防其
佚乃徹樹兩涯鼓而毆之魚失其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戰
戢然已在釜中矣於是駕百斛之舟沉九囊之網掩其左右遮
其前後而盈車之族如針之屬脫此掛彼損鱗折尾無一縱者
予觀而歎曰魚之托於水也非無九州四海之可歸也而歸于
數畝之陂朽株之下以為至安無患若登龍門焉惡知誘之者
將以制之養之者將以殺之人之機亦巧且深矣子又傷其盡
而無遺何其不仁之甚邪嗚呼天下之死於盡取者豈獨魚已
乎豈獨魚已乎故書為記

菊莊誌

今年秋九月既望余出城北三里訪菊莊李君之居無五畝之
圃而左右種菊百本有瑪瑙盤者株高五尺開十花園徑二寸

強人以比西施中酒時狀元紅者株高四尺開十二花視瑪瑙
盤微劣金鳳毛者株高七尺開十花色純黃如金圍徑三寸繡
芙蓉者株高五尺強花如錯金間深赤色徑二寸強此為第一
品次小金蓮琥珀杯玉玲瓏賓州紅茉莉白株皆高三尺強花
小大疏密不一而鵝翎鶴頂亦繡芙蓉之亞也他不可名紀者
尤衆雖洛陽牡丹未有盛於此者可謂愛之深而培之厚矣君
遂置酒賓子坐日既夕剪瑪瑙盤一枝而去越翼日命其子馴
來求文以記之余惟菊為草木之一前乎陶靖節鮮有愛者而
陶亦託之菊以見其高然未始有所標榜也及宋周子目陶為
愛菊目菊為花之隱逸者後人遂取菊與陶並稱之朱子通鑑
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卒陶之高益著於百代菊亦與之俱高
矣吁一氣之烈草木摧敗無色若奔北將士蹂躪大荒之野而
菊挺然冒霜不凋宜為陶之所賞可謂絕類而傑出者乎君亦

貝先生文集卷六

五

慕陶之高而又色別類今如此其堅固同乎陶已余亦愛菊之
一也幸無官守言責之縻每歲携客過菊莊擬英沉酒和靖節
之詩而想其人於千載之上不可謂菊自陶之後愛者幾何人
也因書為菊莊記君亦城人字道原通尚書經嘗再試有司今
老於松上云至正二十年冬良月構李貝瓊誌

蘭雪坡誌

蘭雪坡者大名劉性初氏名其所居之地也性初幼有奇氣嘗
從宣城汪先生授春秋學讀書山中者五年後值兵變辟地錢
塘左轄張公才其人辟為賓客久之以疾辭無留祿意放浪九
峯三泖間而屬余記所謂蘭雪者至於三四無勸色予惟物之
至馨者莫如蘭而至潔者莫如雪李太白高魯仲連之節其詩
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可謂知連之深矣當戰國之時
七雄相傾權變之士教以攻戰怒勢好合聲震海內德無不報

怨無不酬然蘇秦殺於齊張儀囚於楚范雎辱於魏韓非死於秦蔡澤取相位裁數月魏冉廢商鞅車裂李斯族呂不韋斥回視一時富貴不啻糞壤之朝茵何餘落之景邪而仲連翺翔兵交之際排難解紛却千金之報折帝秦之請卒蹈東海而去名立而禍不逮身顯而利不污此戰國一人而已以蘭雪况之又何過哉方今豪傑虎爭習縱橫之學為蘇張范蔡者干之以祕策動之以飛辯竊高位私重祿與馬赫奕妻妾閒麗樂其成而不憂其敗也享其安而不計其危也性初獨懷仲連之志弗為人羈人亦不得而羈之又何辱於蘭雪邪吁蘭雪之至聲至潔非仲連不足以儼之固有非蘭而馨非雪而潔者性初亦將襲其馨而尚其潔也乎雖然以馨而焚以潔而巖者古今所病性初其慎之性初其慎之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七

雲間集

鐵崖先生大全集序

鐵崖先生大全集春秋大意若干卷史鉞若干卷君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若干卷志序碑銘贊引箴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總若干卷吁富矣哉古之人鮮有也先生族出會稽母夫人李生先生時夢金鉤墜月中其父山陰君摩其頂曰是兒必以文章顯吾門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先生讀書樓上去梯輾輻停食若是者五年遂以鐵崖自號嘗病國朝承宋以來政虐文抗而未有能振起之者務鏗一代之陋歸于渾厚雄健故其所著卓然成一家言李翰論文章之要如下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惟先生有焉蚤擢上第躋臚仕既為眾所忌又耻以妾婦之道媚於時多仇寡與而處之泊如也晚年放浪

貝先生文集卷七

八

雲門玉筍洞庭錢唐之間每酒酣興發輒自擊鐵如意歌哀三良弔望諸君辭識者以其天才以太白而學力過之不然何其正聲勁氣薄九霄空四海而凌轢一世哉至正初天子詔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乃著正統論凡二千六百餘言其言以為我朝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急於繼遼繼金正大剗切觀者躋之瓊早登先生之門今二十五年矣中罹兵燹不相知者久之及先生砥地九峯三泖而瓊亦自海昌至蒐輯手編於叢佚之餘幸不蠲朽始滅而大姓章琬欲銀諸梓以傳無窮俾瓊序之吁荆山之璞豐城之劍不待卞和之獻雷煥之發而光輝燭天蓋天下之至寶有終不得而閔者先生之文章雖欲不行於世不可也瓊又何足以知之深惟唐韓昌黎之集李漢序之李翱皇甫湜贊之故不讓而書諸篇端實有俟於代之知言者云至正二十有五年春二月既望門生貝瓊序

鄭本初詩集序

昔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矣公登虎
園之臺援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力逸勁猶
飲羽于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氏與賀吳北游賀使羿射雀志其
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發
之巧者功不及弓人則其器弗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
詩人之於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
務速者不暇工惰而不進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發
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其工余獨得之鄭君本初焉本初
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也有陰何之趣而不迫也駕物之妙
濃秀千態可謂工已非其功倍於人巧踰於人而能之乎自國
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鉅匠以詩名世者不少本初恒病
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
積思累月而後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
易不輟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之
勤不失為良弓羿懲一發之廢遂至於善射則本初之詩不以
遲為病在於遲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於易之而後進也余學
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間與至正二十二年始交本初於九
峯二洲間因得所著五言古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
術皆盡於此而中州之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鋟梓
以余知本初之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唐
人性坦夷與物無競蚤游四方九山川形勢欣戚感慨一於詩
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駝羅志略後序

駝羅距中國萬里而不載於史蓋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
年樞密院掾曹永嘉李至剛從副使帖木兒卜花公往守其地明

年奉詔還京師至剛以疾不得俱迺留松江因記所歷山川形
勢民風土產編而成集釐為三卷題曰鮑羅志略將銀梓鐵崖
楊公既為叙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讀之因撫卷歎曰炎漢
之興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留匈奴中十年後亡至大宛為發
導驛抵康居傳月氏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其要領歲餘歸漢
為天子言之未能有如鮑羅之為詳也司馬相如之通西南夷
至用兵而克之叩笏冉駹斯掄之君雖請內屬而長老且言其
不為用者由是觀之國朝受命百年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
之下雖遐陬僻壤窮山絕島亦不得而外焉故至剛得與大臣
涉海萬里而鎮撫其民未始頓一兵遣一鏃為國家病則視歷
代之盛寔有過之者而是編尤足補紀錄之缺使列之輿地中
國之士不待身經目識而已悉海外之境若過鴨綠窺搏桑也
於是乎書

仙詩序

貝先生文集卷七

三

遊仙詩何所始乎始於離騷遠遊之作也天下固無神仙之說
而屈子不答於君放乎湘潭蓋將隘六合陋薄俗排風御氣超
然物表與日月齊壽以盡無窮之變觀其託為王子之言曰道
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竟兮彼將自然
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
德之門則自廣成之告黃帝者莫之能過此真神仙之要不待
繪六氣飲沆瀣漱正陽食朝霞而後謂之神仙也後有何敬宗
郭景純者互為遊仙詩不過託安期羨門之高假蓬萊方丈之
勝而欲去此適彼其於屈子之言有得否乎惟其詩自成一家
飄飄然有凌高厲空之想詞人固多擬之而能與之頡頏後先
者甚寡錢唐陶菊莊氏蚤遊京師與一時薦紳相周旋已有能
詩聲籍籍在人耳及為松江文學掾出所著遊仙詩十篇示余

且以近體七言為之此尤古人之所未有也雖大篇長什不能盡觀是亦足以窺其高懷遠識要皆祖於離騷之言非特擬何郭而作者也余非善詩也而於詩尤好獲見菊莊之詩惡得不為之驚喜而賞激邪視區區凡近之語剽賊前古者真可盡廢矣當時與之遊者亦既和而成集兵變以來散佚不存獨菊莊之藁幸留故篋中且求余為之序因書以冠其篇端他日尚當演之於後云

灌園集序

灌園集者秦溪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遇佳山水必託之豪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余嘗講學雲間文璧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崗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棘意其

見先生文集卷上

四

涉艱蹈危壹鬱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受而且灌園三泖之上
一欣戚齊得喪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百餘首出以示余
誦之不啻鼓空桑以破瓦缶之音進大美玄酒而撤芻豢之味
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琢腎之為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自
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擷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英靈會昌
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徒以萬天下之目聒
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又璧脫去凡近雄詞驪句
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須嘯聽呻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役別
離燕游登眺之夕兩金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五茸獵場觸體烟
草傷心墮淚之地羈人之憤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摹
馮之妙婉而不迫奇而不僻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翱翔上
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盛
非復混壹之初而文章日趨於骀散獲見文璧之詩得不一擊

節乎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用武提要序

用武提要二十篇集古之成法也一曰立軍分職嚴部署也二曰建旗置鼓壹視聽也三曰選將存亡之繫也四曰簡士勝負之決也不教而戰棄士與敵故精教練申號令次之勸懲以礪用命不用命故明賞罰次之什仁相保故謹分塞次之至經卒以嚴進退用騎以知險易營壘以宿兵斥候以防寇行則設鄉導戰則分隊伍而坐作擊刺亦皆有法焉他如審地利之高下察敵勢之強弱論間之難候氣之審有不可廢者雖孫吳弗過是矣兩河首難豪桀並起名王重臣授鉞四出往往覆軍殺將不知用武之要故也嗚呼有國者不可黷武亦不可以玩武自七書之禁既嚴天下罕習之者雖武臣子弟亦莫之講此玩武之弊甚於黷武宜其一且潰裂弗文使吾民為虜者十九也方

貞先生文集卷七

八五

今張皇六師期復版圖之舊則是書又可闕而不出哉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余固不得窮其巧已然聞荀卿之論兵首及附民亦未始外吾儒仁義之說蓋結天下之本在是用武之要又可舍是邪錢唐俞在明氏將鉉梓以行世求余序冠篇端故特舉其九而復申管見於末如此任將帥者或有采焉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一助云

瑞蓮詩序

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十有三日璜溪夏士文氏有嘉蓮一開漪澗堂之前沼觀夫秀鍾一氣幻玉女之祥雲危拚雙葩洗仙人之夕露瑞方連理之木名表合歡之花淖約爭妍輕盈欲舉擢中流而儺彩扇回吹以激芳水閣霜韋識弄珠之漢女月明烟渚送弭節之湘君豈當世之文明以著家之新合雖荆袁田真之義既悴重榮杏符徐績之行始異卒合未若斯之參差疊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八

雲間集

送石仲明序

嘉興尹秦郵石侯仲明之代也三吳之士莫不悵然而憾與山壚海聚之氓雖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駭焉非特秀之一邑也及其守崑山也則其士又躍然而喜山壚海聚之氓不及識侯而一登其堂者咸信焉非特一州也吁仲明何以致是邪夫民之利病繫於守令之得失天下之廣環百里而為邑者非一求令之賢者不數人環千里而為郡者非一求守之賢者不數人令而賢則利及於百里守而賢則利及於千里故能安生樂業於遐陬僻壤大山長谷之中否則為病奚啻蝮蛇虎之毒哉守令之賢者不數人其得之難也如此故日夜冀其父母于我也若歲焉使一朝以無罪去則是終不得賢守令以父母于我而民之窮且死者欲其脫蛇虎之毒無時矣仲明之為人余雖不獲接而攻其所施即三吳之士與民稱之者若符之合其賢可知已嗟乎有國家務仁其民為簡守令而牧之恒病不得其人得其人而使不能行其志又豈務仁其民之心乎此余以踐譽進退數易不安為今日惜而幸仲明由秀而升崑山也秀為余鄉侯之均賦興學於數月間其父兄子弟蒙其利者深矣是行也必推其施於秀者施於崑山可知已然不能不為秀之父兄子弟惜焉王君弘道者與余言侯之賢且求文以道其行故書其說蓋不獨為天下守令之勸而為天下守令之警侯名光著錄寶泉庫提舉四轉而為今職云

送章起潛序

余病天下之士有其位而局於才不能有所施有其才而局於位不得有所施有其才有其位者宜也非幸也有其才無其位

者不幸也無其才無其位者亦宜也非不幸也無其才有其位者幸也然君子論其才而不論其位才浮其位雖卑冗而與之位浮其才雖尊顯而午之固異乎常人之所見已常人知有位而已惡計其才弗才邪甚矣後世之不古若也古者度才而官位必稱其才又何議乎後世官其所私而才不稱其位故不得其宜而有幸不幸存焉而為士者往往恥局於位而不得有所施不耻局於才而不能有所施何其才而黜不才而進者多也嗚呼其亦時之使然歟抑亦有國者不能求才以任之也松江儒學史華亭章起潛氏蚤歲力學不倦數遊搢紳間然不得奮於上其亦不幸而局於位者特干升斗祿為養余初未之知一日耳其議論下上古公心已異之及觀所為詩歌清麗有法能言人所不能言惜潛之有其才而無其位不啻冲霄之羽回翔蓬蒿之下也余又可以位之卑而易之哉故樂與之交久而益篤蓋亦與其才之有過於尊顯者也異日上之人求天下之才又可遺潛已乎盈考而去澄江包君叔蘊陳君履信禦溪張君稟臣荆溪蔣君以愚賦詩以贈之而求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送方德玉序

按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疾病死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事而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夫二氣錯行五為勝負而痾首痒疥瘡寒上氣之疾作苟失其養則大其天年有聖人者出交民不幸置醫以叅兩其變而眦劇易之徵自岐伯俞跗秦和扁鵲倉公克審其用以贊造化者也周以降醫無專官宋有郎大夫之職及翰林諸醫國朝因之內立醫院外立醫學尤重其任矣方君德玉者世業醫其尤由漢徙錢唐至君而名益顯暨仕永嘉天臨番陽平江今年復命櫛松江醫學教授

而學之諸賢來求余言以送之余雖交德王之日淺然聞其治人能察羸盈休王以盡攻之之術往往起人於阼死亦中吳之良醫也他日醫師考所入之狀必有十全之功豈不為王政之一助手乎

送王至善序

維揚東南一都會四方之所走集百貨之所墳委民生其間不務稼穡雖鬻鬣之童耳亂鄭衛而目蒿妖冶長則走狗飛隼擊丸蹋鞠窮日夜為樂蓋其風聲氣習之使然而詩書禮樂之教有不能入者其有趨於長厚力學好古而聲色狗馬不足以惑之則為豪傑之士出於風氣之外世又不恒見也王君至善者其在淮南幕府時已熟其名及為松江提控而余亦分教茲郡始獲與之相周旋聽其言考其行信其力學好古而不囿於風氣者也夫力學好古不囿於風氣余於揚之士誠百一而為收

具先生文集卷八

一八三

馬三年之中上佐一府之理下總六營之事糾其違而稽其怠由是上官多所倚辦而莫能干以私又可見其畜之火而應於時者有餘養之完而見於守者不變如此獨惜其局於位而不得盡究所蘊也今年春書滿而歸余不可以無言故特舉其人品之高不與俗遷者論之嗚呼今國家庶事方殷以至善之才非久於簿書者將見信於既屈之餘譬之萬折之水束於龍門呂梁而後達於海千尋之木厄於霜雪而後參于天爵祿之來惡可涯也哉

送王子淵序

余至淞之明年識澄江王子淵于類宮時家毀於兵落鬼無業太守王侯彥強以故人子遇之周之以粟既而去游吳門者久之今年冬返淞上無僦屋之資寄食龍門寺孱童弊衣泊如也方王氏盛時四方游士之無歸者三族之無養者必造焉子淵

不以疏戚而汎濟之家之有無弗較也故其仰於王氏者非一人矣海內兵變江南北鉅姓右族不死溝壑則奔竄散處豈一王氏哉其貧與賤所謂不以其道得之者也然子淵所嘗內交者反眼若不相識未有矜而振之又且肆其譏焉以王氏之施於昔而背於今如此况彼之吝於施者乎昔薛公之相也以取士傾六國而賓客趨之不啻朝於市及一旦失位則去之富貴多友貧賤寡交亦勢之使然也又何怪焉則子淵可以不足介於中矣然余於是悼時之不公而人情益偷抑利不足以結人也子淵通醫藥治疾多愈遠近稱之而利人之心不懲其前汲汲焉恐不及其天性之厚與衆人相去千萬矣余因書以道之云

贈醫師沈光明序

處暗室者具目之形而不能覩一室之中則必戚焉不樂思火

貝先生文集卷八

四

而燭穴而曠然後以為快矧瞽而不覩日月之光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如夜索途而莫知所從則衣之以文繡享之以五鼎勢與王公等亦必不樂也苟有能治之者使昭昭然見日月之明八荒之大泰山之高將不遠千里造之以求其大快於己夫有大快於己雖無文繡之衣五鼎之享王公孰加焉此皆樂之至矣雲間沈光明者其先世嘗受術於龍樹師內障九三十有六外障九三十有六悉能治而去之不啻金篦刮膜而始之無所覩者毫芒可辨也光明克世其學邑之大夫士咸稱之余始而疑終而信既而竊歎之曰天下之瞽於目者有良醫以治之瞽於心者獨無良醫乎瞽於目者什一而瞽於心者恒什九明於是非邪正之無別禍其身而蠹其國豈非瞽之深者歟心之瞽甚於目之瞽治其心者愈於治其目矣潤之以六藝廣之以道

德塞可通也蒙可啓也徹乎遠近視之而無不周也極乎小大測之而無不合也則其為快矣止於目之能覩邪余因彼而感於此矣今年秋賀璋者目病而視眊遂造光明治之既愈來求余言以贈之故為書其說且俾吾學者有所警焉

元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任公墓誌銘

公諱邦字子良姓任氏世為蜀綿竹人寔少師希夷之後九世祖嘗官四明因徙家奉化之崎山曾大父處恭大父果德宋進士迪功郎父士林字叔實湖州路安定書院山長一號松鄉先生公自為兒時如成人讀書一過輒記不忘既長肆意經史博通旁攷務極根柢嘗侍松鄉先生遊錢唐一時達官貴人皆折行輩與之交初辟松江府史歷江陰鉛山二州盈考疏于江浙行省板授橫浦場典史轉江陰鈔庫副使江浙理問所提控案牘轉海鹽州提控案牘陞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無敢發架

貝先生文集卷八

五

閣事上官以公老成習法事多倚辦至正十四年督課會稽四明中其三則民競勸無敢後朝廷兩遣使持御酒文繒贈之嘗道出曹娥廟下顧瞻咨嗟曰是女入江抱父屍出者釋老之宮巍然相望而此棟摧瓦腐不文風雨豈非有司所缺歟亟率其屬捐奉葺之蓋其行事尤先於風教所關者如此十五年繼分部永嘉天台及還民為刻石頌德十七年春告老歸華亭城北之別墅而間閱兵馬之間身已病矣明年春二月庚午卒得年七十有一公同生三人兄來字子駒蚤卒妹季環娶錢唐孔氏先聖五十八世孫郁之女先三十三年卒男二人長文虎江陰州佐史娶孫氏年三十九卒次嗣宗處州路鮑村務都監娶何氏女一人孟淑適浙東元帥府奏差鄒士庶孫男二人長繼祖娶沈氏次紹祖孫女一仲貞適鞠希魯曾孫男一公卒之年兵興不克歸柩松鄉先生兆次卜葬于松江華亭鄉蟠龍塘西馬

駝巷之墟子文虎附焉築茅堂若干楹顏曰敬思復置田七十畝有奇以給歲時之祭戒子孫毋侵其八公天姓孝謹初松翁先生沒撫柩哭幾絕既葬廬墓三年九家之所蓄一不經意惟取先生所著句章集藏之其在理問所時命儒師錄粹行于世嗚呼代之為人子者惟知寶其珠玉競取而有之鮮知前人翰墨之為寶者而公於片言隻字未嘗委棄而磨滅使松鄉先生之奇文章照耀後世不與草腐木斃其真能子哉既葬五年而墓銘猶缺其從弟來翁扶其族出行實携嗣宗來謁貝瓊于松之泮宮乞銘銘曰

任祖希夷本蜀綿竹建公之生遂大其族出而試吏孔仁且直百鷲一鶚孰與之匹不好而黨不惡而仇世莫寧警位局聲流三年海陳再膺帝寵既老而歸食無餘奉惟堂必基惟穀必蓄高封其積曷畜其施播龍之西馬駝之宅公行不泯視茲貞石

郭處士壙誌

貝元生文集卷八

六

先考諱士元字元之世居嘉興之北郭曾祖儀卿宋朝奉郎祖晦擢進士第授常州無錫尉七轉為都督府機宜文字官加贈朝散大夫父不妄元饒州路德興縣儒學教諭始生而穎悟既長力學通尚書經父沒時甫二十即教授華亭之楊溪以奉母趙氏陸氏瑩然子立備歷艱難常應進士舉再忤有司意遂隱不出自號溪南處士終楊溪之寓舍嗚呼痛哉其生以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沒以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春秋七十娶婁氏先十五年卒生子五人長仁娶陳氏次時娶宋氏繼娶張氏次禮娶周氏次哲娶吳氏次至未娶孫男三人本穎睿孫女一人寧如惟是藐諸孤既卒襄事屬軍興未克附錢唐法華山先塋之側乃歸骨于嘉興以婁氏合葬永樂鄉之原不用浮屠法遵治命也謹次其族出鄉里歲月刻石納諸壙仁等泣血謹識李黼

榜第二甲進士會稽楊維禎填諱

江山尉中玉先生黃公哀辭

雅李黃公中玉者平山先生之子比玉先生之弟也博學彊記東南之士咸推之以次蔭授江山縣尉時海內鼎沸詔徙行臺于紹興以控制閩越至正丁酉大夫擢公為參謀統鄉兵守衢婺越二年城陷遇害一門十三人俱沒長子孟輔出而僅免嗚呼先生之忠烈固無愧於古矣余於先生為鄉人且蚤從其叔又次山公將故述辭而哀之辭曰

惟上帝之孔神兮信禍福之異施何先生之不辜兮獨罹厥災豈其積之不厚兮又豈行之或虧鬱佐時之明略兮試一割於南境輪既摧於九折兮雖善御而過騁衆鳥紛其高厲兮鳳燭翼於湯池盍低回以遠戢兮俟有道而一來日慘慘而晝晦兮風蕭蕭而夜悲悼先生其不返兮邦亦傾而莫支嗚呼舉貪生而惡死兮匪伊人之攸異死固有重於生兮蹈白刃而弗貳苟吾義之既獲兮肉雖醢其奚傷與中原而為朋兮越千祀而齊光彼懷祿而有疵兮日幾何而不亡仰寥廓而此之兮流余淚之浪浪

員先生文集卷八

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九

兩峯集

觀魚說

余讀書朱氏西齋左苑而右渠書稍輟凭檻而注目焉方天不
雨水涸可越魚皆徙而去之其不及徙者戢戢沉沙中蹙鱗損
介曰就於殆將為烏鳶之所啄螻蝻之所噬孰有援而活之者
余觀之感焉以悲及春夏之交淫雨漲月不止百川暴溢浩乎
如雲不見涯涘渠亦豬而為大澤矣於是小大之魚畢萃洋洋
然而泳喁喁然而噏有戲而啜者有觸而躍者有驚而逝者往
來無時隱見無方余觀之又懼焉而悅乃為之歎曰噫嘻天下
之物各有所依而魚之所依者水也昔之局而戚者失所依也
今之縱而適者得所依也苟得其所依其樂如是矧遇風雷乘
洪濤而上龍門者當何如哉以魚之一物驗天下之物使各得
其所依相生相保其樂奚啻魚之縱於水也天下之物各得其
所依相生相保亦若魚焉則余之悅於心而無憾者亦不止於
觀此為足也所懼不得如魚之得所依嗷嗷焉有泥沙之困而
口就於殆烏得不重余之感乎故為之說

糜母張氏孝節傳

馮李之幽湖張氏女歸同是糜正生二子而寡時年二十有六
誓養舅姑不弄遠舅姑沒粥衣而葬二子既長告以父志俾從
師讀書遂以儒名於世咸稱張之教也至五十七終

貝先生曰婦之事夫猶臣之事君惟貞與信而已貞則不隲
其節信則不貳其心然上下數千載之間求之千萬人之中
如衛共姜者千百而什一也有元之興聞共姜之風奮於閭
閻克盡貞信者非一而余之所知者京口之王氏新之吳
氏尤皎然著明者也當是時朝廷清明方將以貞信之行厲

化率俗故有司特上其事咸旌其門斯為盛典已若山墟海
聚素無詩書之習而有貞信可稱者則姑胥王珩之母攜李
糜寔之母馬寔母於夫之沒也堅執婦德歷三十年之久凜
然如秋霜烈日使死者作於九京則見之而色不怛心不餒
其去自淪於禽獸者奚啻萬萬視共姜亦何遠邪屬四方有
戎馬之事不得上請而旌之以為天下勸然其貞信見於士
大夫之詠歌者又可得而掩之哉當與京口之三新安之吳
並立於天地爭光日月笑吁以一婦人之賢足以表之於世
不與草腐木斃矧烈丈夫不失事君之義者乎世降俗媮甚
者叛於利害之頃未有死生一節如婦人者抑可歎也夫抑
可歎也夫

西郭生傳

西郭生名士桂姓陳氏其先括蒼人五世祖宋少師退庵王秀

貞先生文集卷九

二

之崇德簿崇德地四平無山其俗質而尚文退庵樂之遂卜縣
西之南津居焉至子清毅公開府益大其門清毅公性剛介累
官至尚書通歷六部既老穆陵為書清節高風四字褒之因表
其閭曰清節里元李清節里第毀于兵後築月城其上生奉其
父螺室先生辟地於外者十年既定而歸結廬月城西謝客讀
書受業者恒數十人時螺室已沒生亦無任意或曰以爾之才
盍乘風雲翔天衢與一時翽者相頡頏顧推氣局志枯槁田畝中
無乃左乎則應之曰猩斃於醪蠅溺於汁魚觸於鉤蛾焚於燭
皆昧於所戒也吾可據非其所據禍其身以及其宗如猩如蠅
如魚如蛾為小夫孺子所笑邪唯曰營脩灑上給八十之母取
遺書以教子使不辱吾先至願足矣聞者高之

貝先生曰余少時嘗從螺室先生遊故知其世系為詳且獲
觀家藏宸翰龍盤鳳翥之勢雖歷時已久猶欲飛動為之歎

息當是時都高位柄大權或一再傳子孫已陵遲不振流為
阜隸回視熏天氣勢若可憑藉者忽焉斯盡而電滅陳氏先
後幾二百年而清毅公之澤存而不斬德厚者流光詎不信
歟西郭生既與時杌斲故不求用於時余觀其志亦宣時之
所能用哉

鳴鶴軒記

傳稱衛懿公好鶴余嘗為之解曰鶴誠有可好者夫巧於萬變
觸笙竽而鼓琴瑟不如百族之蠱人然潔而不可汚介而不可
狎類乎士之有道者當天寒夜半白露初降則引吭長鳴洪而
遠清而亮足以破啁啾之聲殆非百族之所及故詩曰鶴鳴于
九臯聲聞于天以其處乎近而達乎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以其出乎此而應乎彼也宜懿公之好之有乘軒者亦異
乎衆人之好已衆人之好鷗也翠也鸚鵡也惡知鶴之為可好

具先生文集卷九

三

然以鶴之異於百族至於乘軒則天下之士將慕而歸之可以
守其國而四隣懼寇至授甲而莫肯為之戰寔衛有可亡之道
鶴惡能亡之也哉使不好鶴其國有不亡者乎彼不是察而尤
其好鶴鶴豈不愈於蠱人之百族邪惟其由鶴而亡亦鶴之不
幸已故知衛之亡非好鶴之過也時未有發余之說者錫山楊
君德中嘗畜一鶴以鳴鶴顏其讀書之軒蓋將以鶴自况且求
余為之記余交德中三十年寔具之奇才也始繇州佐史擢于
風憲歷江東浙西二道不以好而同不以仇而異故一時上官
咸敬而憚之及張士誠入吳即引而去之隱于及山之陽義不
苟祿日與鳴鶴為伍抑無愧於鶴之潔而介者其視陸平原當
主昏國亂不能如季鷹之高及收而思聞華亭清唳何見幾之
不蚤邪故既辯非鶴之亡衛且美德中之獨高也是為記○

一粟乾坤記

一粟乾坤者沙門理公宗元燕坐之室也余一日與二客過焉
陸其名之侈而義之微也從容而詰之一客曰天地糟粕也人
於天地贅疣也蔽於小而不悟其性於虛空者見天地之大而
不見其有大於是者也故以天地視人則人為天地之一粟以
虛空而視天地則天地亦虛空之一粟耳曷為紛紛擾擾堯舜
以一粟相禪為讓湯武以一粟相攻為爭此有識所以旁立而
竊笑也一客曰嘻夫天穹然在上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高夫
地隤然在下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之廣而吾齊之以一粟惡乎
而齊哉然自其虛而觀之歛之至密不盈於一粟推而放之則
彌乎六合是一粟已具乎乾坤乾坤不間乎一粟也非盡參五
神易之道惡足以與之此堯舜湯武為能範圍其大用也二客
之論遙起而莫之能一余歸而思之由前之所言蓋病其有而
以一身之小等天地於小也由後之所言則崇其有而以一心

聽雪齋誌

凡物之聲通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電之激薄風雨
之回合使人通夕不寐雪也者微而不可聽者也於其不可聽
者而聽之此其善聽者乎故當一氣凝而為雪炤翩飛灑徘徊
委積固不解以為聲或著物而有聲發發然如詞春蠶以為有
而莫可尋以為無而若可察苟非心極其清耳從而清者惡能
聽其聲於無聲也哉是時也天晦無月夜坐一榻上類凍蠅之

待日及其既旦則連林俱縹大地盡白不啻海濤涌而雲氣合
坎者既夷突者既卑萬象畢入鴻濛中而反太素之天漁人樵
子弗辭往來之蹊莫不動色相顧以為異而君子聽之欣然以
為大快於己雖張鈞天廣樂於洞庭之野奏賓雲於幔亭之峯
又何以踰其樂邪夫衆人非不可聽也富貴者聳於五聲而不
及聽窮約者雖聽而不知其為樂惟君子會其聲之潛於空寂
者亦猶大羹玄酒得其味於無味歟得其味於無味為善嗜得
其聲於無聲為善聽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錢唐戴良佐由吳
門徙家足山之西謝客讀書遼大厓夜降殆有得於傾耳之時
遂以聽雪名其室而求余為之記因書其說他日雪夜操舟相
過尚能為君賦白雪之歌以狀聲之妙已是為誌

水竹居記

距禦兒東六十里曰澄林其地多蒼篔簹竹青環翠合不啻左泉

自先生文集卷九

五

而右淇也方學平時執家據沃饒地鑿池築園為觀遊之所計
澄林棄壤委之田夫野老莫有爭者及三吳兵變所至成墟荆
棘參天獨田夫野老無廢興相尋之感而水之瀏瀏竹之脩脩
誠可託而忘世昔此包生克恭厚直購之而居之外寬內密不
侈不陋當三伏之炎也千原火燎而天風時至其戶內淒淒然
如空山之秋大雪之晨琴瑟笙竽合奔湍而交作則所以安乎
體而適乎心者豈必高棟連雲周阿蔽景哉余嘗過之俯游籬
之出沒仰飛鳥之往來悠然與心相會眷眷不能去安得徙家
其傍為東西隣朝夕之間方舟上下豈非一快邪嗚呼地之勝
必待乎人人之高必因乎地錦江驪矣杜甫客馬愚溪僻矣柳
宗元宅焉今幸有其居以遊以釣以絃以誦是可樂已故記之

恒齋記

海昌鄒克讓學醫於戴德齋氏未幾通其術德齋且懼其易之

也戒以守之之難克讓乃題所居之室曰恒齋既揭師之戒於坐隅復徵余申恒之義余惟天地恒其位故高下不易日月恒其明故晝夜不息君子法之必恒其守焉而世之有恒者為甚也孔子誦南人之言且舉易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斷之曰不占而已矣警其人也及論聖人至於有恒則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傷其俗也嗚呼恒則誠不恒則為恒則敬不恒則怠聖人之不可及者豈果異乎人哉所以異乎人者亦恒而不變若天地日月而已故有恒之與聖人雖非其倫欲進聖人之室者恒其門乎銳乎前而退於後非恒也謹其一而謾其二非恒也農恒於農而不去乎野故其地日美工恒於工而不去乎肆故其器日精矧欲進乎聖人者惡可無恒邪克讓儒而醫者也其知主於恒已醫一技耳死生繫之必進乎俞跗扁鵲倉公之巧而為醫之聖九書之所論有淺深

貝先生文集卷九

六

以有恒之心求之則可以造理藥之所施有緩急以有恒之心察之則可以成功彼射利小夫又惡能及乎此而以恒為務歟由是觀之醫且不可以無恒斯足以應人之求為吾儒者其亦有所警也夫

東齋誌

錢唐沈復東氏幼穎悟好讀書既長授醫術於海昌慧力寺之志上人取黃帝岐伯所論及漢以來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家書窮日夜讀之遂造其間與忠亦無以過之者於是無貴賤貧富凡有疾者輒造復東請焉起人於死死者數矣然一以利天下為心其施甚博而取於人者甚廉故咸稱其有宋清之風無市井小夫之恒態焉從家紮微山之麓因顏其室曰東齋過余清江一曲求文以為記余惟東之為方震也日至夕而入度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復升於東而為旦則既晦而明光曜一新

寐者覺伏者翔是一日之所始也歲歷冬而終日周三百六十有五復旋於東而為春則既塞而通一氣旁達死者蘇蟄者伸是一歲之所始也嗚呼天地生生之道莫盛於東而為萬物之母焉故四方定位東為首南次之西又次之而終於北若生者其體生物之仁將以仁其人歟抑又即其勢論之岱居四岳之宗而海受百川之歸蓋山之時於東者莫高於岱水之會於東者莫廣於海生尚益進其術雖未達而仁天下尚足以仁一方一方之人仰之猶四岳之岱百川之海豈不獨雄於時而為其所宗且歸如仲景之徒歟亦在夫積之而已復東謝曰博哉東之說矣請揭諸壁朝夕覽之以自勗焉是為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九

貝先生文集卷九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

兩峯集

春暉堂記

余讀孟東野慈母吟未嘗不三復其辭為之慨然流涕也嗚呼論德莫大於父母故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以父母同乎天矣東野又以慈母之厚同乎四時之春焉自寸草之微觀之水雪之涸天風之烈莫不凋落腐敗如萬馬蹂躪無一存者及氣之閉者既通而物之殺者復蘇則蓼莪菴菴其生自有不可遏者當是時充塞六合之大一春暉耳而慈母之德似之拊我畜我長我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豈特壯而有事四方而憂其行之久哉此人子之春暉不可以不報者不報不子也然亦不知其所以報也何者其所施者無窮故其報也無窮五鼎之適口惡足以為養八音之悅心惡足以為樂乎或效於

貝先生文集卷十

一

事而不得報焉於是即一衣而有春暉之感如東野者至形之於詩歟然蓼莪之詩人無言父母而東野專以母言者豈以父母之愛雖同而慈母為尤甚或者其母獨存故不及於父也且自比於寸草者亦匪我伊蒿之意傷其不為天下之美材耳余蚤不天獨與母居貧無以為業二十餘汲汲東西南北以營衣食不及朝夕在其左右既老又不能行道於上身顯而名立以為親榮徒貽其憂而莫報其德固有愧於春暉也多矣岳君東伯者名臣之子孫也折節讀書以明經選于有司未上浙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板授傳貽書院山長其母春秋已高而康寧無恙遂以春暉名其所居之堂且求余為之記余知其與東野之所感者今昔不殊而克報人之所不得報非若余之徒懷區區之心如寸草者惡得不重有所愧乎噫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將見天下之人觀東伯名堂之義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而思

報春暉者非一余豈一書而已哉

清隱堂記

紫微為海昌第一峯而廣福寺者寔據紫微之勝宋慶曆間慧悟大師之所建也距今四百年矣慧悟之徒因公度地寺之東北剪茅築室題之曰宦軒後禮公又築清隱堂於宦軒之北為燕坐之所繼禮公而興者未暇詳其人而在元季則有進庵先公起山興公春山勝公珎山珎公大銘鑒公明遠昶公源委相承皆一時之傑然者也時清隱多歷年所棟摧瓦腐不支風雨勝公圖撤而新之首發私幣以倡其徒經始於至正十有二年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并葺堂之東西兩掖其制視前為加廣焉又以其美造用器備歲時之設無俟假於人矣十三年鑿公沒越明年珎公繼沒而興公嘯詠不事事庶務悉倚之勝公十年先公復沒則耆老凋落過半勝公亦孤立而無助矣矧歲

貝先生文集卷十

二

入不給賦歛日煩於是內管外應九十有五年雖震撼擊撞籃錯紛糾處之卓然不見跋扈之患奚啻砥柱屹立波濤中衆恃之以為安也今春秋已六十因命明遠代掌其事即退而休於清隱焉每一食之頃輒懇懇為言自少至老執勞不倦及兵交境內學佛之徒散于四方而守是區區不去者懼負先公之所託且欲遇變而益厲耳我後人其念之哉其念之哉明遠既服其訓且求余記其本末之詳俾來者知其所積非一世所成非一人觸於目而警於心也余乃為之歎曰天下之事必有所基以開其後必有所述以成乎前而代之忽堂構之寄者抑何衆也近而吳越之區自五山之盛至於山臺野邑炳馬金碧之交煥者忽已走狐兔而翔鷓鴣而一堂之小歸然如靈光獨存豈非善述之大效為能圖前人之所警者歟大雄氏以天地為幻若無待彼為損益而先後之樹立如此亦教之所關也嗚呼廢

與存亡相尋於無窮猶寒暑夜旦之必然寔繫於天而不繫於人也然天不可必也其可必者人而已故盡人道以聽天可也責諸天而遺乎人不可也是昔之繼進庵者在春山而今之繼春山者又宣不在於明遠邪將見慧悟之傳久而愈熾已故為書其說使揭諸壁且不特以勗明遠異時之後明遠者其亦鑒於茲乎明遠年甚少深於教乘至若讀書鼓琴工五七言詩皆其緒餘云洪武四年龍集辛亥夏五月初吉鵲李海鶴生貝瓊在又山草堂寫

半間雲記

海昌廣福寺之遠上人者鑿崖構屋高出飛鳥顏之曰半間雲且徵余為之記余乃詰之曰雲之狀何如也上人曰當清秋時天將雨初氤氳上升如蒸饋既而被覆罔巒又如玉女曝衣不見遠近及天風引之勃然入吾室中泛窓戶撲帷幔排之而不

貝先生文集卷十

三

能去攬之而不能執皜然如犯大雪山行覺有清氣淒淒逼人如泳秋濤中前開而隨合莫測其涯際也始吾甚厭之然一榻之外舉非吾有吾特寓焉而已矣雲之止邪吾不以為寤雲之去邪吾不以為泰中分吾室而居之夫豈不可乎復徐而思之達官巨姓築第綿里屹乎山迴翼乎鳥舉雖欲一與雲接而雲且不至焉不過畜聲伎蔽寶玉所以瞽目而簧耳者朝暮交於左右及元季兵變又皆效於武夫悍將汚於宿隼飼馬之所雖惡之若仇而卒莫敢訶奚若雲之在吾前也今一室之小幸而不為聲伎之居寶玉之府也又幸而不為武夫悍將之所效也為吾與者特雲耳故吾之視雲不啻故人嘉客相忘相狎惡知其孰主孰賓也哉先生試終言之余應之曰上人知雲之勝彼其論高矣猶泥於有跡未能會物我而一之也未能會物我而一之則亦同室而胡越耳嗚呼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以無心

相遭則吾之為雲邪雲之為吾邪其飛揚下上而彌乎六合其卷而斂乎至密孰得而囿之邪然非上人之造於道不足以及此已上人曰善遂書而為記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夏五月既望

西翠樓記

海昌郭子振氏葺居第之西偏小樓一所顏之曰西翠一時魁人碩士賦詠者多矣乃馳价求余為之記余觀岸海之山自鳳凰百丈而下皆卑不可見距邑西百里為吳興其七十二弁連延若海濤起伏湖上者舉在欄楯之外此闕於東而拱於西也然西不止於是焉撫其大者際之匡廬為九江之奇觀又放乎西則嶽之太華嶄然突起與天一色其翠當百於弁也又放乎西其去中國絕遠者則峨眉雪嶺其翠奄乎巴蜀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極於崑崙之墟所謂天柱者益峻而廣其翠奄乎康居

貝先生文集卷十

四

大夏吾又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大抵極西多山自開闢而勢已然故雄秀之所在禹載不得而至姬轍不得而窮近即七十二弁之翠其所不及者皆可按圖而歷攷之歟蓋人之器非可限也觀大四境之勝莫過弁之在西矧觀夫匡廬太華乎觀夫峨眉雪嶺與崑崙乎雖然山之小大萬有不齊而真賞之會于心則一耳當夫積雨新霽海日東出於是挹爽氣於拄頰之頃天空無雲倦翼盡歸於是宿素月於尊俎之間則其寄興之高為何如哉視彼屑屑焉溺於聲色狗馬珠玉錦繡者抑已陋矣子振尚覽山之翠蓄而為德則厚重而不遷散而為文則峻絕而不可踰斯反諸身者卓然有所樹立是亦崑華之拔乎衆山豈小夫孺子所得而企邪余固有望之非直為一樓狀其勝而已也故不辭而記之子振世業醫其先由汴徙南至祖君王公蓄善藥以應人之求往往不責其直而起人於阡死俞公伯貞

為書種德二字揭于堂及子文伯文叔克紹其傳而子振蓋文伯之子也有祖風尤工鍼砭為時所推云

處靜軒記

馮李張克成氏蚤從沙門珩公伯瑤於報忠以究大雄氏之法乃闢燕坐之室題曰處靜馳書質於余而請記焉余儒者也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之無乃悖乎辭不獲則復之曰人以一粟寓乎天地而百歲之中沒沒焉惟物之徇喜怒哀樂所以相感相仇者奚啻寇之乘隙交至禦於東而生於西苟無道以處之其不至於顛倒錯亂眩瞖迷惑者亦寡矣傳有之曰靜而後能安蓋靜則一一則已勝於物物不足以動之不靜則貳貳則物勝於己恒為所誘而俱往焉是知外物不待絕也惟處靜以御之耳學佛者亦然特以外物為外而惡其累己不擇義利一切欲絕而去之且必塞其聞見無思無為使同乎槁木死灰豈不過

貝先生文集卷十

八五

哉鏡之空也物至而鑒不能使之不鑒也鑒萬物而不為物昏也心之靈也事至而應不能使之不應也應萬事而不為事撓也君子之學如此而已彼亦不通於道而分內外為二本歟昔明道先生嘗告張子以性無內外之說與其是內而非外曷若內外之兩忘也程子之言可謂精矣惜乎學者不知攷徒悅荒唐恠誕以為高殆將絕聖棄智然後謂之靜又烏知靜必有覺初非一於靜邪克成求定於至靜其與徇物之徒相去萬萬余懼其不察於是故舉所聞而盡告之若處靜之要則在於誠與敬耳由是而進將見所謂定者不以動靜而定異日尚有以徵之矣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月既望貝瓊記

來青堂記

秀之隱君子陸景遠氏家於吳山兩山之下以來青願其堂取宋王文公詩語也謂余文以記之余惟邑居者恒病於秋隘雖

極天下之雄秀如天台鴈蕩不得覽寸碧於江雲海雨之外而
景遠據地之清曠不為崇墉所限飲食起居與山相接可以寓
吾目而快吾心奚必天台鴈蕩哉蓋真賞之所在不以一篋為
卑九重為高則天台鴈蕩不廣於吳史兩山而吳史兩山亦齊
乎天台鴈蕩之雄秀其真賞一也於是坐挹空翠於几席若賓
主然而雪霽之晨雲歸之夕尤宜也于以讀書于以鼓琴或命
客傾壺分曹對奕殆無邑居之囂不知文公之在金陵與是何
如邪故嘗論之文公之文章氣節表於一時又豈後人之可儼
而其相神宗也雍容廟堂之上以伊傅之業自期不得有兩山
之青以為玩卒行新法以亂天下取譏當世既罷而歸也來青
之語且見於閑居之頃豈不貽山之愧乎今景遠放浪田里三
十餘年以沮溺之志自適得喪不怵于內榮辱不加於外是無
文公之位亦無文公之誚兩山之青為吾之所專矣余亦有好
山之癖者觀秦望於越觀西山於錢唐觀洞庭於姑蘇既老而
息於茲將從之築室其旁當割山之半青矣故記之

醫鏡密語序

貝先生文集卷十

六

按晉王惟一銅人經督脈始於鬩交終於長強任脈始於承漿
終於會陰足太陽始於睛明終於至陰少陽始於瞳子膠終於
竅陰陽明始於頭維終於厲兌太陰始於太白終於大包厥陰
始於大敦終於期門少陰始於湧泉終於俞府手太陽始於少
澤終於聽宮少陽始於關衝終於耳門陽明始於商羊終於迎
香太陰始於少商終於中府厥陰始於中衝終於天池少陰始
於少衝終於極泉凡三百六十有五而十二經十五絡之表裏
可攷已然一膜之間死生之判不可以易語也代之醫者類曰
背脊之強者刺人中以寫之頭目之眩者刺風池以補之與問
使之治瘡後溪之治癩大敦之治疝三里之治五勞視之若甚

易者惡知九鍼補瀉之法不難於迎隨提按難於察周身之
而刺之適乎淺深與姑舉其九若鳩尾一穴直心庭之下鍼
二寸五分止中心者尋亡中肝者三日亡中肺者五日亡中胃
者七日亡中腫者一日亡中腎者不終日亡由是推之苟不知
淺深之宜輕於用鍼鮮有不悞中而殺人者故雖極其巧又可
以人而試吾之巧邪在皇元時竇文貞公得丘長生之傳大顯
于中朝而四方咸宗之且推其所得述標幽二賊行于世復注
銅人鍼經密語一卷未成而沒其徒有蘭溪王鏡潭及其子瑞
菴者增注而成之則三百六十五穴之分寸不可有一過不及
之差淵乎微哉一日瑞菴挾之訪余爰山求序以冠其端余讀
之累日為之歎曰嗟乎鍼為醫之一耳而書之浩繁有不可勝
窮者皆非所以為密也夫觀室而不覩其密則未造乎室遠道
而不求其密則未造乎道補注密語其用鍼之突窳乎然其書

見先生文集卷十

一八七

閱而未廣也鏡潭父子因文貞公之注復詳之於後則所謂密
語者既顯而不得閱矣學者獲從而攷之則知其所慎而見於
治人者足以冀夫十全之效而無悞也已故不辭而書其說云

玉泉隱居圖序

玉泉山距蘭溪三十里當五峯之北嶄然青芙蓉危插天半與
金華東西相望而半山石皆雪色類瑤琨者以其如束帶然故
一名玉帶其顛有峯特起曰露峯峯之下有泉正出曰鏡潭潭
通浙江而澄澈可鑒或疑神龍居之故又名玉泉山云山多合
抱之木與夫空青丹砂千歲之琥珀往往得之昔舒元輿金仁
山嘗隱其中非獨神仙釋子樵夫野老之所託也存皇元時則
有王氏者為蘭溪之巨姓蚤從竇文貞公學九鍼補瀉法客京
師二十餘年不樂仕而南歸營於鏡潭之上自號鏡潭先生左
右樹杏千株每花開時遠近爛然與日光霞氣相射望之不啻

董林焉其族人子弟從而從之者錯居其旁至數十家烟火之
相連雞犬之往來熙熙皞皞有太古之風世莫得而知也則玉
泉之境因人而益勝矣余不及識鏡潭先生獲與其子瑞菴交
瑞菴屢游三吳間一日持隱居圖示余且將老於是因求文以
志之余受而觀之乃為之言曰天下之名山非一而玉泉其東
南之雄秀者乎若鏡潭所據峰巒林壑之美殆與終南少室並
宜游而玩者所以長往而不來也然盧鴻李渤皆以隱為仕之
媒非若鏡潭之不仕而隱也嗚呼都高位享厚祿豈非人之所
榮而懷才不售絕物而獨處顧效龍蛇之屈蟠松栢之槁死沒
沒焉無稱於時又豈其情也哉特以勢崇則必殆不若去位而
圖其安利廣則必憂不若辭祿而求其樂此考槃之碩人永矢
弗過也余恨未能超然引去相與入山讀書決泉洗藥方曰汨
汨風埃中未知所屆回望丹崖翠壁邈在弱水三萬里外而不
得一至豈不貽愧於驚猿怨鶴邪姑書其說以識余之心他日
或能裹糧往候瑞菴庶不為玉泉之生客而為山靈之所拒也

夫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兩峯集

送王瑞菴序

余讀鍼經而知鍼之要不出於八穴曰公孫內關臨泣外關後溪中脘列缺照海八穴治證凡二百一十有三而九鍼補瀉之用由是行焉復參太乙飛騰之術其法有八曰迎之於前以殺其勢隨之於後以解其結提而升之以補其不足撻而抑之以損其有餘左之上引以導陽右之下引以通陰虛之於中以生其氣實之於內以散其血二家之說寔相表裏皆本於岐伯雷公與黃帝問荅之書攷之靈樞素問可見已通其術者金季則有全真趙麗哥皇元則有丘長生真人真人以授竇文貞公有所著標幽指迷二賦及玉龍歌龍髓經行于世而趙麗哥之徒則有洞玄李公高山陳公旌傳至於王通甫先生霍立李清隱

貝先生文集卷十一

八

然皆不若文貞公之際遇世祖而大顯于中朝也故四方學者咸稱北竇若蘭溪之鏡潭王公則出入其門二十餘年為得所傳之的在當時已有道南之歎逮鏡潭之子瑞菴益精於術往往治人之疾不啻大將統六師以剪小寇殆非一時衆工之所及於是南北之明鍼道克繼文貞者獨推王氏父子焉嗚呼人之死生制於天而鍼能通其逆順屈者信之危者安之虛者充之弱者強之寒者煖之則其死生之制於天者且制於醫矣抑非洞察脈絡之表而不差毫芒惡能求其十全之效哉宜斯術之傳千百而十一也瑞菴之術雖受於其父而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必有斲輪之巧者不可誣也今年春自越如吳王公貴人交謁於門者無虛日適大名劉性初病寒留馮李因迎瑞菴治之以俄頃之功起五年之疾故一方以為神人其從而執弟子禮者非一瑞菴亦不靳於傳蓋將廣北竇之學於無窮而利人



之心亦及於無窮也歲云莫矣浩然言歸因序以送之而能詩者咸繫于後云

贈星學梅生序

天下之士成於偶而敗於奇通於開而厄於塞故衛青才不過李廣拔於奴而侯公孫弘德不高揚雄去牧豕而相始之困而終之顯如此信其不繫於巧愚而繫於命也代之談命者不精於五行妄稱吉凶禍福以恐人心而徼其利以私一己甲曰某日利乙曰不利彼曰某人貴且富此曰貧而賤手得手失百不一中徒滋天下之惑已余來足山有梅君玉者踵門而求見蓋精五行之術者其告人言凶禍福咸可徵焉寔賢而隱於卜筮者也余雖不執於命益知其懸於天者不得而易也故序而送之系之以詩曰

我生之辰斗直於卯日直於巳太白一星獨守垣熒惑南流會

貝先生文集卷十一

二

鶉尾利不及升斗位不登三公唯有文章吐奇恠鏤冰琢雪慚無功結柳謾為車何以送汝窮請君推行年祝雞願學尸鄉翁

送嘉興知事雨齋徐公上淮安推官序

治天下之事非一而事莫重於司刑唐胡元禮為少卿欲殺一囚司丞李日知以為不可元禮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生理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必無死法當是時其事之曲直固不可辯而君子以為元禮之嚴不如日知之恕焉吾從而致之舜典自象刑至於流贖各有一定之法而繼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則司刑者當以恕為本不可以嚴為事蓋恕者德恒勝法嚴者法恒勝德德恒勝法則無心於用刑無心於用刑者惟聽人之所犯法從而輕重之雖殺之而無怨法恒勝德則有心於用刑有心於用刑者必以刑加人而不得其當者衆矣此胡李二公皆以至公行之而優劣之判不啻霄壤如此世之刑官宜

有所擇而處之乎洪武四年春正月三衢徐公雨齋絲嘉興府知事陞淮安推官寔材選也余聞之喜而不寐蓋雨齋讀書而通律其掌簿書四年上下稱其文而無害則今專用刑之寄必能有日知之恕而無元禮之嚴可以上副

明天子恤刑之意而淮安小大之獄知其無冤矣其行也邑之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屬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選材上人序

天下之道無窮而欲窮無窮者貴乎積而已水積而深山積而高人積而至於化是知學之不可苟也知學之不可苟斯又不足乎已不足乎已則愈至而愈未至愈精而愈未精闇者未睹一室之內泰然以為人之莫己若也畫而不復進盈而不復受其積小矣求至於道不亦遠乎此吾所以為學者之大病竊欲勉焉而氣質庸下方其盛時不能有為以至老而無及已悲夫

貝先生文集卷十一

八三

材公大用學佛者也堅強而不倦純一而不二初受易於宛平榮先生後去而從紫微山之忠公本心本心悉以所得於東湖定公者授之大用其所積於日月之久以窮性海之實實者何如哉後紫山齊公主杭之興福教寺即舉之俾主四方之賓客遂得汎交而博求九賢於己者必慕而師之而又欲然若不足將往參道公竺隱於苕霅之上來求一言以行烏得不重余之所感也乎抑嘗聞大雄氏之興其法廣被於中國而隋智者大師又闡四教以法華為宗於是其入有門其趨有徑所謂行必先於知者蓋儒佛道殊而功一如此反視坐而斂悟如瞽之於黑白聾之於清濁豈不易邪克知而行若吾竺隱者隱然東南之秀五山稱之誠百一而為收耳大用幸與之同時就而正其是非毋盈毋畫吾見其積知日明積行日成不極於化不止也而淺之為儒足乎已而狹乎人者尚亦因彼而有所厲也夫洪

武四年秋八月既望禱李貝瓊序

送劉性初歸雲間序

宋蘇文忠公序佛者惠勤詩且言歐陽子好士為天下第一而一時庸人技而顯於世者或負於旦夕之頃不待貴賤死生而然勤獨始終不忘歐陽子沒與人語及輒泣下故書以傳之嗚呼知人之難古今所同豈惟歐陽子哉而文忠公拳拳於勤言以報之者如此其薄特表勤之異於人人也今鐵崖先生楊公位雖不及歐陽子其好士之風則同嘗言方今人物宜拔十而得一繇是不擇其類苟有一才一藝者稱之不置士以此多出其門而忌前好勝之徒以怨報德者亦有之矣最後識劉性初於羈旅中即以遠器許之及其終也性初哭之甚哀既與諸生葬之復自松江走二百里求余為之傳以備太史氏所錄焉夫先生以文雄一代固不待傳而知余嘗先性初從於旣以觚墨相周旋者三十年義不可辭且嘉性初亦歐陽子之惠勤也視彼負公而變於未沒之前者何如哉故歷叙先生出處行事及所著關於世教者悉書以貽之將來於性初之別也復張之以序蓋亦表其為人勇於義者如此猶文忠公稱勤之意也性初大名入父兄嘗仕於元而能刮磨豪習從師讀書又事玉泉王公瑞菴學九鉞補瀉法後遇神師於海上盡授以立長生所傳之密語其術益精治人往往有十全之效三吳咸稱之云洪武五年歲在壬子冬十有一月初吉禱李貝瓊序

高麗宗主尚希古塔銘

嗚呼大雄氏之論性莫精於華嚴經八十一卷自晉又那尊者譯之至唐武后時再譯於賢首國師德宗龍飛三譯於清涼國師華嚴之教遂廣被中國然代之信而住住而行以至於悟者

歎矣九大地有生咸具是性謂之有而不囿於知覺謂之無而
不淪於空虛其妙孰得以為喻哉由信而悟者吾慈峰妙辯大
師高麗宗主希古尚公其人焉按狀師扶姓浦尚其名希古其
字携李人母嘗夢僧乘白馬入門遂娠師生有異質甫七歲母
授孝經一過即成誦不忘十歲好佛書十二歲見紫微山惠力
僧覺海白父母願從受業父母聽之祝髮為沙弥既長聞景岩
福公住崇德之常樂因往參焉晝夜究華嚴觀福公悅其穎悟
曰異日樹教東南者必尚也及侍福公於杭之高麗五年升座
說經吐音如雷龍象大駭僉舉為都講天曆戊辰辰辰領宣政院劄
住常樂常樂自福公之去寺廢已久遂葺而新之學徒不遠數
百里而至至元戊寅遷阜亭之崇先益闡其秘名聞于朝有旨
賜號慈峰妙辯大師閏七年退處禦溪別峰蘭若至正十年江
浙行省太尉丞相尊其道遣使延之高麗特授御製金襴袈裟

及張士誠據姑蘇累聘不應疾亟起索筆書偈曰七十三年住
世只為佛祖出氣今朝打箇散場驚得虛空落地擲筆而逝二
十二年秋九月乙卯也五山震悼冬十有一月辛酉茶毗于長
平鄉之石頭里異香載道會者二萬餘人既而捨舍利千數顯
齒古本泊所持珠百有二十堅踰金石悉不能燃石頭里池三
夕有神光射天人以為師淳行之符云師一號雜花道人嗣其
法者曰學字古海住崇先曰滋字澤翁住西湖之妙心曰慰字
安谷住秀之招提曰燈字無傳住青鎮之蓮堂曰謹字節菴住
魏鎮之華嚴曰明字月江住南山之法興曰澤字雲海住西湖
之精進曰仁字靜雲住澉川之禪悅曰相字無見住常樂孫曰
轍字萬里住范鎮之常樂曰梓字南山住嘉禾之楞嚴南山一
曰持狀傳太尉丞相命來乞銘諸塔故為次第其略如此師狀
偉器宏勇於進道日轉彌陀千聲客至處談抵暮無倦色探深

扶闕非得於言語文字之淺陋者銘曰

於維華嚴

經傳西國

毗盧性海

孰臻其極

如雲弥空

如月照川

菩薩脩羅

聲聞人天

一念內萌

十界尋見

不索窈冥

近而匪遠

匪遠曷求

惟信為門

克信而行

悟道之原

偉哉尚公

七齡有識

長參景岩

譬楞斯食

升堂說經

吐音雷震

龍象大駭

濟彼方淪

十霜常樂

棟宇輪奐

繼遷臯亭

卓錫籀澗

帝賜嘉號

朕聞日升

毒龍在鉢

魔女分燈

特立物表

王侯莫致

七袞星流

一夕雲逝

玉岑無色

獸號鳥悲

公教不泯

視吾銘詩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貝先生文集卷十一

六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金陵集

矇說

越有矇始好讀書不問寒暑一夕視字如螻蛄迫之愈紛遠之愈微旦起則目有翳而無所覩焉乃號于天曰吾何罪邪天奚暴而使我矇邪豈欲其為鶴鶴不察於物曷若不住我邪天既生我而施之兩目又降罰而矇吾不知司造化者何如也乃遜于野弟子往而弔之者皆哭客聞之獨進而賀焉怒曰吾既矇故不得與人頡頏於時竊病而號于天客奚為賀客曰若何病乎其尤天亦甚矣黑白易別也吾不知其孰孰黑孰白西施之姣無鹽之厲人皆見也吾不知其孰姣孰厲信其矇矣事固有大於是馬好利而慢卒沉其宗智伯之才而多殺也不察是非悅人贊已薄平侯之闇而自聖也利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

貝先生文集卷十二

一八

之怨商鞅之危而為安也彼皆目如明星微察秋毫而所為乃至於此則其瞽有過於矇者世復不懲其失為智伯為衛侯為齋君不亦悲乎若雖矇於外至論天下之道高極無窮大極無際及考古今事必原始要終而鏡其成敗是知矇於小而不矇於大若又何病乎黑白之不知由不睹乎黑白也彼能睹者且以白為黑以黑為白矣美惡之不辯由不睹乎美惡也彼能睹者且以美為惡以惡為美矣此病之不可攻而明也若之病可得攻而明吾將進金鉤施金篦除目之翳使若之視其統不翅太山視其小不翅八荒視其隱不翅日月之運乎晝夜以為何如雖然目不矇耳不塞足不兀手不攀人之大利也以矇廢視以塞廢聽以兀廢行以攀廢執固為不幸而有大利存焉此塞翁之子免於役而為福若之矇烏知非若之福乎乃起而謝曰至矣客之言吾終身無所尤矣矇為好古翁氏也洪武八年二



月初吉貝瓊造

大魯生說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游於楚朴愚子戚然不悅生曰吾從夫子久矣楚仕國也今將往焉而夫子不悅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才高則上入好辯則不屈禍之招也嘗觀之知者先覆巧者先辱惟匿知於愚而不伐其知天下不以吾為知寓巧於朴而不伐其巧天下不以吾為巧是莫與吾接者已故外患不至彼知者先覆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過在吾伐其知巧也荆山之璞閱其至美而未之知也混於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如虹霓卞和氏恠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十城不易也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再刖而死無足曷若混珞珞之石邪今若不能自閔如荆山之璞恃才與辯而求合於時器挾者不足與論海處閭室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容其禍甚於刖而至美不得全矣抑反諸大庭無為之天伏若形鈐若喙之愈乎昔孔子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枵然幾死太公任予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蓋技其得失焉生退而應於山澤數月曰吾幾喪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質易巧而拙推銳而鈍毀圓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凡而不知異乎人指是非絕毀譽以太

魯號之終身

慶筆居士說

濡湏洪秉彛寓龍河之天界寺夜夢朴授如椽筆旦起謁住山全室翁翁方書慶筆二字切驚而異焉蓋秉彛未嘗以語全室全室亦未嘗知秉彛之有夢也觀其所書而悟昔之所夢舉其所夢而比今之所書若出偶然信其非偶然也瓊因為之說曰昔江文通李太白嘗夢筆矣由是其文辭益工不知二子之天

才絕人得於氣之清而純者故其為詩萬象不足喻其富八音不足喻其和鬼神不足喻其變豈待於夢而至哉抑心志既專精神既一故形於夜寐之頃如此而人之好異者論之或過耳夜半輟書而卧忽有銳頭將軍狀甚黑而短排闥見余怒脫帽擲於地曰吾中山之族世號萬人敵然性不好武唯大人長者輒從之遊為之執役朝暮不憚煩蒙其技於後髮間與陶泓陳玄並列今得事先生風簷雨窓者五十年或知有所不能文有所不及吾皆助而成之心亦勞矣顧謂文通太白無藉於吾而黜其功豈不寃哉且六夢之占具於周官黃帝夢天風鼓塵及人持千鈞弩牧牛萬數而得風后力牧為相湯夢負鼎者而得伊尹高宗夢良弼而得說於傅岩晉重耳夢與楚子搏有城濮之捷魯襄公夢祖而如楚呂錡夢射月而中共王穆子夢人助己而得牛王濬夢三刀為益州陶侃夢登天門貴至八州督丁

固夢松後十八年為公皆吾所紀古今稱之而獨疑於吾邪乃叱之曰若秦虜也罪當族幸赦而全之復側媚求說不顧曲直是非惟人之徇摧類於案牘局促於篋笥李廣上功竟差六級殺浩復書不措一辭故累屈於孺子壯夫不汝喜也吾特取其強記一節引為上客名顯天下而一時新進疾而排之者日相踵尚何功之可伐而欲以是驕吾邪若以夢言益可論者黃帝之風后力牧湯之伊尹高宗之傳說國徵之夢矣堯之有舜舜之有禹又何如邪重耳之霸天寔啓之若小白之帖楚又豈寧監其腦邪魯之不競其君如大國者非一亦皆周公祖之邪呂錡之中特出於幸穆子之牛卒禍其室夢何與邪益州之遷蓋非 濬豈皆夢刀晉室名臣獨無天門之夢如侃公居五等之爵亦盡固之松邪若之所紀徒滋後世之感而已乃起而謝曰先生之論高矣然天下之言非吾不傳天下之事非吾不明自

班固揚雄而下莫不資之吾其有得有失寔系於人恒負吾
吾奚病乎遂無以詰翌日過東鼻曰夢邪非邪古人之事果不
可誣邪天固有所属於子同於晉之王珣者邪東鼻乃以夢筆
居士自號云

石田說

鶴李馬德遠氏以石田為號取左傳語也一日過成均見余求
申其義余惟而詰之則曰九州之田若雍之上上冀之中中揚
之下下青之上下徐之上中兗之中下以其地有肥磽之不齊
故其為田不一然有宜黍者有宜稻者有宜菽麥者有宜桑而
蠶者皆可耕而藝也不可耕而藝且弃於無用者其惟石田乎
吾寔以之吾長生四十餘年而不成一藝之名屬

大明洪武之盛黜吏用儒天下之士應

詔而起者俱收並錄至翔金門集熾垣者有之矣吾兩薦天官

貝先生文集卷十一

四

而不中六科之選子歸吾讀書之所非石田之謂乎余應之
曰噫子未通於道者也田之瘠者不得求其美人之拙者不得
求其巧然使石田如九州之田或乘或稻或菽麥或桑而蠶則
人朝暮其上以營無窮之利苟不得者必爭而訟訟而兵其禍
人也大矣此以利不足以及人獲棄於無用豈非幸歟今子病
其棄於時不為田之美者而為石田盍視彼之有智也有力也
為時之所用者勞其心思苦其筋骨至於斃而後已求為石田
又可得乎以是較之孰得孰失德遠起而謝曰此吾志也遂書
以貽之洪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携李貝瓊造

過孝子傳

過孝子宗一海鹽昭明里人蚤喪父獨與母居元至正十六年
春兵陵張士誠擁衆自白茅度江遂陷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
負母逃卒與寇遇欲殺之即以身蔽母中數創乃舍而去既返

盜困傭以給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苫服衰蔬食不變居憂時與人語輒泣下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皆為異云

貝先生曰人子事親始終盡道者不足書特於其遇變書之非必待有變而得失可觀也大其事也方寇之東略闔境奔竄遇孝子知有母而不知有身前冒白刃幸而獲全視彼失其天性委父母不顧自淪於梟獍者何如哉故不可不書觀其遇變一節則事親可知矣及母死弗克葬不易服不食肉人未有一動心者特區區感其燕之去來抑何感歟秦顏孝子葬親有群鳥為衛土成冢鳥吻皆傷因表其地彼燕於過氏何與哉并論而釋之

貞節傳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

貝先生文集卷十二

八五

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一人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曰吾不幸夫死吾忍死吾夫而事人乎且前吾三世皆守節以終不可至吾而變使吾不得從夫於地下非婦也父母乃止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始卒歿葬率如禮今年六十有二矣子四人長養才次養心次養吾次養賢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遇疾樓氏求善藥治之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八越今十四年所守如其姑云

貝先生曰余讀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乾坤為父母之道咸恒為夫婦之道也夫婦之道終身不可變者故以恒次咸不易之謂恒不已之謂恒此恒為能久也其五六之爻曰

恒其德貞婦人吉象復申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是知
恒主於貞貞固婦道之當然矣是以記禮者必始於謹夫婦
而二從之義備見於篇凡夫存而順其夫不幸夫沒而不甞
適者不足恠也三王以降陰教不行禮義隳廢有一人焉克
盡其道則皆以為卓行莫不動色書之蓋天下之守義者鮮
特舉此以為勸世變可知矣抑嘗上下數千年間自共姜以
下未及汎舉若白公之妻貞姬曰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
假人以色曹世叔之妻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
以存亡易心嗚呼若二人者其德可謂恒而貞者乎四明之
陳氏一門五世皆能不貳其守如砥柱壁立千仞為婦為母
何愧於貞姬令女邪雖其天性之美異夫閭閻習音樂工文
辭之女輕於失身者而家法相傳教之有素可見也其諸孫
協和為國子生能歷道其實因合而為傳使觀風者尚有以

采之而上於朝以旌其節豈不有補於名教哉

貝先生文集卷十二

六

國子學明德堂之東偏置賁鼓謹昕夕升降之節及有事
於學則鼓焉禮也乃為之銘曰

冒以緝密乎外而虛中汝之寂也與土矣擇其應神而遠通鼓
于戎而成列鼓于役而勸工惟賁徑四而脩八故在樂為大配
金鐘而西東有鎧其聲擊之途途冠帶如雲惟汝之從警昕夕
之二時嚴一陟而一降或蕪而壺或射而同勿爽其節敢告警
矚

存善堂錄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性善
蓋易原其流行之始故先言善後言性孟子即其賦予之同故
先言性後言善其理一而已矣笠澤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
知善之當存則知惡之當戒者乎西白金公來乞銘乃為之銘

曰
吾嘗觀場師之木也必封其本而上參乎天良農之治田也必
樹嘉穀去稂莠而至有年嗟善之在人者苟無場師農父之智
恒戕賊而弗全鄭衛之音簧吾耳燕趙之豔蒿吾前肆行無覺
既汰而顛故貴夫君子之學存乎中不為物遷我塗孔夷我宅
孔安是居是由無失其本然庶積之而後豐庸詎非後昆之慶
百世其延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金陵集

思勤齋銘

國子生來懋以思勤名齋求余一言申其義至於三四無倦色
 余惟唐韓子遊學解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所
 以誨夫人也其游箴曰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
 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所以懲諸己也懋尚以韓子之誨
 諸人者為勉以其懲諸己若為戒可與進學矣因為之銘曰
 木願為才人願為賢人胡不學以遊以盤譬彼立枯望其參天
 其學何如如行無退思故不昏勤故不怠惟思與勤進學之功
 業日以廣德日以崇在昔聖人純亦不已未得則憂既得而喜
 矧余小子弗聰弗明墨卿司訓用戒其荒

跋趙文敏帖

貝先生文集卷十三

吳興趙文敏公少學山谷書後學鍾繇又以古今莫過於二王
 遂極力攻之至其晚年所進駸駸龍跳虎躍之妙蓋得之心而
 應之手不待觀公孫劒器而至此也論者謂其集眾體之大成
 亦豈過歟此帖乃與其如某者時為儒學提舉猶未除山谷氣
 韻也吁公一代偉人博學字而多藝非特翰墨之放鍾王而已余
 素不善書獲觀真蹟於五十年後三復歛社

跋王逸之書八仙歌後

九藝始於學而卒於悟學而工不若悟之神此張旭觀公孫大
 娘舞劍器遂進於草書也宋王逸老亦以草書名世先人守中
 處士嘗藏二紙于家余少時尚及見之後為好事者持去今獲

宗儒來

宗師以所書杜少陵詩中八仙歌示余蓋尤豪宕有法真有旭
 之悟者乎李白詩稱素飄風驟雨落花飛絮之態雖非白作

亦曲盡懷素之變者余於逸老亦云

跋耕漁圖

右南溪耕漁圖刑曹郎中堵文明所作赤城吳仲謙之隱居也
築堂若干楹背陰而面陽有山北自鷓鴣之春蜿蜒南迤以屬
其居而三嶼平岡旁列左右鳳山龍山掖兩隅而特起女僕价
馬堂瞰大溪百頃可俯而鑑其南則紫凝翠屏危挿天半西距
寒明二巖三十里赤城桐栢皆在其東北起伏向背四顧類城
郭狀天台之勝殆盡於此樵李敷榮采竹交蔭不啻秦人之武
陵溪世莫得而知者圖之位置亦曲盡遠近之勢矣仲謙於是
治沃饒之地率童奴耕其中溪又多大魚時漁以給朝暮故以
耕漁自號復求余為之說余惟耕之與漁皆事之細者而豪傑
之士窮而在下者恒託之為名若伊摯之耕於莘野耕而顯也
遂開有高六百年之王業鹿門之龐德公則隱而耕矣呂尚釣

貝先生文集卷十三

八二

于璜溪漁而顯也為周之師而封東海若桐江之嚴光則隱於
漁矣或論其為伊呂者難為龐與嚴者易又惡知遇時而成功
者固非常人之所及而守節以抗世者孰能過於二人哉今仲
謙肆志佳山水間非求顯如伊呂蓋欲附鹿門之龐桐江之嚴
而同其高也余恐才名聞於時且將應聘而出不得遂溪南之
樂於異日而貽田翁溪友之所譏不若去耕與漁混乎田翁溪
友以泯其跡之愈焉因書其說以誌之仲謙必有會于心者矣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國子助教李貝瓊書于時習齋

書杏林生意圖後

右杏林生意圖錢顯為姑蘇陶友諒作也觀其依山屋數楹而
坡石之外樹數百株彷彿花開高下芳紅爛熳與日光霞氣參
錯不啻遊宦廬間過董仙人之所居也其生意油然可見矣然
生意歛之至密不盈一粟鬯而達之彌乎天地杏林特其一耳

蓋一元之氣流行四時則有無窮之生意而物之生者亦無窮焉人徒觀夫方春之時雨露所及者雖陰崖絕島或芽或耕或苞或萼以為否極而通而生意之充塞莫不發榮滋長如此又惡知冰雪之際苦寒折膠華者既歛實者既脫如千兵萬馬塵大漠之野而亦未嘗無生意焉此造化不已之機也今醫以生意屬之杏林者蓋舉小以著大且言其術足以利物充其虛而起其憊為能復天地之生意而死者以蘇功有補於造化之不及者歎吁董仙人之時食其杏而壽者幾千人矣後世之醫固未至於奉之神苟欲擬其治人而全乎天年其設心豈不仁矣哉此余深嘉友諒之為人而又喜命名之意深遠也故書以貽之

跋馬文璧雲林隱居圖後

昔余客雲間與今撫州太守秦溪馬侯文璧居相近志相合未始一日相違焉文璧工畫山水能兼董北苑米南宮筆法視令人蔑如也讀書之暇往往託興毫素三吳人以重價購之嘗為余作雲閣曉度彷彿游青城太白間而位置神氣若出造化不見其為巧而巧自形焉兵燹之餘東西散處洪武三年文璧以召至

月先生文集卷十二

八三

京師遂有撫州之命後二年余繼起為國子助教相望千有餘里六閱霜暑求如向之在雲間時窮日夜為樂何可得邪儒者啓明初自西江來文璧貽余近詩讀之恍然如夢明初且言其耳聰目明公退不輟筆但髮少白耳乃出隱居圖相示觀其山之若有若無而高下雲氣戎戎疑欲飛動如天之將雨玉女曝衣也下有伏流曲折小橋橫卧橋外人家皆草屋荆扉前後古木不根著者數十株殆無刻畫視南宮未可優劣已復題其左亦有歸老之志焉余久思林壑即其詩畫而益增感慨第竊祿於朝未能引疾而退耳然老不任事亦何能為邪徒使龍湫虎穴

之盟久寒而於他日云

釋奠解

或問余三皇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其為聖人也奈何曰庖犧氏闡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曰孔子之於三皇何如曰孔子不得如三皇脩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釐周易脩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以三皇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矣為不可也曰義各有所當也按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

貝先生子序卷十三

八四

若周公孔子其下云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合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再稽之史漢魏之王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唐武德間亦以孔子配周公至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言釋奠於學以孔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慶顯二

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嗚呼太古以來人若禽獸然寒無裘暑無葛飢而木食渴而谷飲無五穀以為養也疾病相仇無醫藥以濟其夭死也所處或巢或穴無上棟下宇之禦風雨川游陸走無用

車之安也其事簡其俗淳結繩而治無文字之可紀也三皇繼作而後人之為道始滿此衆人疑其不祀三皇者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惟孔子當問之不振憂道之失也與諸子講於洙泗之間以述三皇之所傳故宰我曰以余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冉有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孟子曰孔子之所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宜為百王之所宗萬世之所法所以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靡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而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攷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爵以文宣王門列二十四戟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巍然南面而坐祭則牲太牢樂大晟舞六佾於庭其所以尊孔子者又宜以是為加歟不知是不能稱其德周太祖屈萬乘

過闕里拜其像又拜其墓視漢之高帝明帝尤重其禮論者亦不以為過是貞觀之制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見閔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於萬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又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於夏學祀湯於穀學祀文王於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拘於貞觀之制邪曰周王天下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進曰先生之言詳矣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苦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於人與國且崇臺廣殿擬於王宮法亦弗之禁矧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不亦褻乎曰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聞有

以邪說言於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

猫戒

成均會食所猫有饜其棄肉者日至焉山東孔默讀書成均嘗
夜見一白衣好女子就寢以青荷裹飯食之默食而甘至八日
不飢且語同舍生鄒傑等咸曰千歲孽狐能化人人多惑而病
病而死諸生環守之默忽排衆躍池中若從女子狀衆挽而出
亟命醫往治乃握刃閉戶醫不得進藥越數日或見猫於堂謂
即狐也逐而擊之斃腹有四子未乳嗚呼猫為肉所餌乃以類
狐死於肉而狐之惑人者竟免天下之事多此類貪者可以猫
為戒矣然人不能辯猫與狐而誤矧辯人狐之難辯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金陵集

黃山書舍記

江陰舊為常屬邑大江自岷導之東流萬里至江陰達于海岸
江之山曰君山君山迤而東嶄然與由里秦望秀拔天半者曰
黃山蓋江陰以楚封春申君黃歇之地山繇是得名而君山則
歇之墓寔在焉若啓若啓若定若華向背起伏戟列屏峙皆境
內之勝惟黃山其尊且大者也邑之津南張先生仕元至江浙
行樞密院都事去之十有五年始歸而省其先壙於黃山乃剪
蓬藿藝松柏築別墅於山之陽以居朝嵐夕紫接於窓戶江濤
海雨撼乎几席此尤據其景勝處遂老而不復出矣先生之子
宣率其弟完歲治田為事上給滄瀾之奉暇則取群聖賢書讀
之世之紛華不接於耳目也因題其居曰黃山書舍且志又以

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記之余惟黃山在吳越諸山不啻邾莒之於齊魯特以春申而
名天下嗚呼春申亦七國之雄也方其明也說昭王出身徇主
遂相楚二十五年而與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以賓客
相傾至躡珠履者三千人可謂盛矣及考烈之薨猶欲保江東
之封而不聽朱英之言卒制於李園身死族赤為天下笑人何
老邪上下千歲之久黃山如故而一時之風流安在哉豈其徒
知徼無望之福不知戒無望之禍也今宣智非不周也才非不
優也舉方依乘風雲以取高位而退謀一立一壑與幽人隱士
之流甘於枯槁寂寞每天高氣晶覽蒲帽之飛雲延石室之秋
月考盤長歌超然放神埃壙之外視淮北十二縣之利殆不足
以易此樂也使春申而知此則引身功成之後孟嘗諸君何可
及哉惜余羈於世故汨汨東西南北未能相從卜居以耕學自
娛為憾他日尚當放舟過宣父子於黃山舉樽酒弔古人援筆

賦之未晚也姑書以為記

玩雲樓記

天台陳庭學客金陵儲小樓以居題曰玩雲而求余為之記余惟雲者山川之氣油然而上蒸者也有曰露雲曰洩雲曰同雲其卷舒無時曰閑雲散為五采曰商雲而雲之狀亦非一有如旂幟者有如車蓋者有類人者有類馬者有類魚龍草木者有類鷺之橫厲鶴之孤竇者有如涌濤者如連峰接岫層樓疊觀者是皆雲之可玩也然雲無情也惟幽人處士玩之以寓吾情異夫聲色狗馬之玩矣聲色狗馬亦雲之過吾前耳物於物者不以雲視之情或因而遷非若玩雲之忽往忽來乍起乍滅為高也至於庭學則其情之所寓又不繫於雲焉何也彼以雲為可玩而玩之也庭學從其父經歷公往于濠今自濠至京師受知尚書崔公遂辟禮部行人以不得朝夕奉其親飲焉

吳貞先生文集卷十四

常若不足者憑高眺望雲之所在即親之所在其觸於目感於心者何如哉豈若幽人處士玩其如旂幟車蓋如人如馬如魚龍草木鷺鶴鷹厲如涌濤如連峰列岫層樓疊觀之可娛可愕而已昔狄公仁傑出使并州北登太行之顛回望白雲曰吾親舍其下庭學之與狄公時越古今而玩雲之頃同一感也嗚呼君子委身而事君者義之公也墮物而思親者情之私也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狄公可謂兩盡其道已而忠以事君孝以事親者天下之所同仰豈一人而然乎此余深取乎庭學也庭學嘗言有田委羽山之麓而親戚墳墓皆在焉將奉其親南歸然後為至樂豈徒託於玩雲以寄吾千里之思邪惟未得遂其私也姑揭名於重屋固不繫於雲而繫於親者可知他日繇是而進於

朝將命四方歌陟岵之詩則玩雲之感不止於此而忠孝之譽

益著於時亦若狄公矣是為記

穀齋記

余少時學書汎取古人之斷碑朽描窮日夜而摹之六書之法非不通也而卒不能工遂輟而中止及嘗學為詩復取三百篇及漢魏唐宋詩窮日夜而讀之六詩之義非不繹也而卒不能進又輟而中止書也詩也特一藝耳余學焉而不能至豈非不以其法為穀歟古之善射者莫如羿欲射之善者從而學之羿亦惡能使天下之人皆羿哉惟志於穀而已是故正鵠既陳決拾既備引滿而後發至不至力也中不中巧也朴人之所能齊也所能齊者法也善學射者不失羿之法射亦羿矣此射者必以穀為法也學聖人者亦然中者聖人之穀也及聖人之門者其徒七十惟顏子見之明進之勇故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可謂善學聖人矣聖人豈私於顏子哉

貝先生文集卷十四

三

其教顏子者即所以教諸子之法也教無二法或過或不及此諸子之學聖人不若顏子之得其穀也顧欲聖人變其穀率曰盍少貶焉嗚呼其亦重於求人而輕於責己也已重於求人者恒急輕於責己者恒忽宜其不至於聖人也佛老之學荒唐誕幻非有法之可循可守為其徒者且冀其悟而入焉聖人豈若佛老哉而學之者恒急且忽則佛老之徒勝已蓋佛老之徒必求至於師學者必求至於聖人而所得之妙豈不在於所示之穀乎一竊謂六急忽之過期進於書與詩之一藝且不可得况望至於道之大者歟會稽唐生之淳穎悟好讀書不以風雨寒暑少間遂以穀名其齋不遠千里馳价金陵求余為之記余雖未識生嘗與其父處敬氏交又同考禮於南宮固不得以荒落辭而私喜生之年少氣銳能以聖人所示之穀而進於學非若余之衰老所至者而止也故書其說使益厲其志云

游冶亭記

君子不觀山川之勝無以廣其志宣其文金陵之山川不一而冶亭特據會通之地蓋有其勝者乎洪武三年春余客金陵思一至其所以求吳孫權之故蹟時預編纂元史蚤夜不得休及史成謁歸雖可游而不暇矣既抵舍親友相過者屢以冶亭為問而茫然莫知所對心亦竊悔之六年復徵為國子助教以為必償向之所願而日與諸生講肄安敢舍其所事以遂吾私哉五月朔有一日休沐之暇遂與二三子道出虹橋西過朝天宮而所謂冶亭者始獲登焉亭在宮中之土山上山有三亭由冶亭而東曰鍾英由鍾英北折而西曰飛龍飛龍者元文宗出居金陵時所構及嗣位道士陳玉林名亭以築之歲久與鍾英俱毀惟冶亭抗於古木叢篠間亦無黝堊丹漆之飾矣是日也夏雨初止四無留雲東望鍾山一掃天半而蟠龍之勢蜿蜒蜒

貝先生文集卷一

八四

欲挾雲而上下其西則大江隱隱然白引一絲依山而東江右諸山起伏向背者又若芙蓉萬朵歷歷可數而北山石皆瑪瑙色方旦時與日光霞氣相射蓋亦鍾山之傑介乎近有民廬萬區鱗次櫛比及南北二塔屹然對峙金陵之奇觀畢效於茲矣境與心會久而忘返不知沒沒埃壒中者知有此樂否也因為之歎曰昔六朝皆國金陵若鳳凰臺謝公墩已湮於荒煙野草而冶亭翼然尚存余幸得一寓目其上不可以無述乃各賦詩一首且志游之始

仙宮有山如虎蹲石古不洗泥沙痕山頭冶亭久寂寞日夜雲烟相吐吞我來登山恐無路雨過新綠如雲屯解衣亭上坐盤礴身同野鶴初離樊橫青壘翠起相向掃天喜有鍾山尊蟠龍之勢欲飛舞起伏高下何蜿蜒大江西來赴碧海腥風五月吹江豚東南形勝此第一擬問六代英雄魂珠簾羽帳俱已燼荒

萆草合鷓鴣鳥喧百年死樹剝鱗甲秋聲夜作波濤奔差我愛
北山秀霞氣曉射扶桑曦周顛何處草堂閉往往月落聞鶯狻
山窮水盡見平野人家彷彿淮南村莫愁艇子不復繫桃葉渡
口愁黃昏可憐今古竟何事區區王謝猶爭墩向來海內俱腥臊
聖主匹馬關中原黃旗紫蓋今始見青春一氣回乾坤重遊
京國非少壯蒼老如星今幾存金鞭走馬白下門胡姬坐調諧
玉孫一時光彩動左右豈意零落悲蓬根方今幸樂大平日衰
朽自倚皇天恩平生英氣獨未盡賦詩尚敵曹劉垣長干買酒
喚李白江風山月湏吾論

竹溪誌

昔李白居徂徠山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日酣飲為
事世號竹溪六逸故山不益其高水不益其深而竹溪著於古
今者因人而勝也吾嘗即六逸而上求伯夷叔齊虞仲夷仲朱

貝先生文集卷十四

五

張柳下惠少連之七人此稱逸之始乎孔子論其立心制行以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
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七人雖同為逸民而
其高下之殊懸乎聖人之權衡已接輿沮溺荷篠丈人亦皆高
世之人惜其違中言教異乎逸民之所為也歷漢魏至唐而得
六逸焉若六子信皆逸矣不知立心制行視彼七人為何如抑
流於沮溺荷篠丈人長往而不來者乎然以白之放浪金陵秋
浦匡廬五老間而風神蕭散鳳鸞千仞之表其發於文章豪宕
不拘而天機自協雖任玄宗朝未幾忤意而去亦猶下惠之三
黜而不失其逸欵巢父之東也杜甫以詩送之又見其肆志於
虛無澹泊駟馬高蓋視之不啻草露由二子而觀之六逸可得
而知矣吾又惜時無聖人如孔子者為之稱贊而品列之孰能
權衡其高下邪惟其清風偉節不與其身俱泯猶有慕之於數

百年之下以逸稱者非一而竹亦與之俱高焉或者病其固而斥之使果欲附於李白巢父必有大過人者亦未可深詆之也姚江之處去李德銘者家於太溪之上鉅竹千挺青環翠台上有飛鳥之往來下有游鱸之出沒彷彿徂徠之勝且為處士之所專矣遂以竹溪自號非慕六逸而擬之者歟命其子庸來求余為之誌乃舉逸民之論告之而竹溪風土人物之詳雲煙朝暮之變固未暇及也雖然所謂逸者不以其跡之同而在於趣之同苟知李白巢父之趣則其為逸一也庶不辱於竹溪矣是為誌

北山書屋記

北山書屋者慈溪陳守常氏讀書之所也慈溪之各山不一其回峯沓嶂戟列筆立爭雄而獻秀者莫過於北山書屋又據北山之勝朝嵐夕翠不起燕坐而盡在几席之間矣山之東去海

貝先生文集卷十四

六

為近波濤起伏浩汗弥漫或見蓬萊方丈於曉靄中而安翔羨門之跡彷彿可求西望姚江則邑居野墅井然葦布重華文命二聖人之德猶在於人而不忘者九耳目所接必有會於心焉噫松風蘿月正在高世之士相友於閒寂之地尚無舍之而去如金陵之周顒始隱卒任使鶴怨猿驚貽北山無窮之愧也譚李貝瓊記

白賁軒記

玉而琢木而髹絲而朱黃文之不可已也器非琢不二室非髹不華服非朱黃不備雖有物之至美其與石也薪也管闌也一而已矣嗚呼益亦反其本乎以其琢而玉喪其質以其髹而木喪其朴以其朱黃而綺喪其純吾惡得不為之戚邪故為玉不若闌於石也為木不若朽於薪也為絲不若棄於管闌也使作器而必工作室而必華作服而必備雖文曷愈哉是以寶吾質

弗願其珍寶吾材弗願其髹寶吾純弗願其朱黃豈非物之情也惟人亦然世恒病其不文固而飾之以華蘭而矯之以恭放而強繩之以節外若可觀矣不知始流於偽而其本已亡矣吾深悲世之所尚而不恤其所喪也安得復吾太古之天欤赤城迓雨氏好讀書工五七言詩清麗有法始吾見於雲間信奇士也後十年復會杭之上庠則貌已改於雲間之時詩亦盡歛其華而無雕肝琢腎之病焉且題其室曰白賁取易賁卦上九之爻辭蓋知物待於賁賁極而反本故以素為尚不務過飾而偽者雖未聞吾說而心已會於賁之君子矣來求一言衍其義遂舉以告之且吾之說亦惡其飾而不及乎文尚求至味於無味之表可也曰唯於是乎書

竹深記

會稽之地多竹蓋物有所宜猶衛之左泉右淇也上虞為會稽

貝先生文集卷十四

一八七

屬邑有大姓魏仲遠氏世居邑西北夏蓋湖上伏龍山之下環以巨竹千畝而棟宇弘麗與湖山相稱兄弟相愛薰然而和名其堂曰泳春又一家之人生風氣渾厚之時多至百歲名其中奧之堂曰壽樂東南諸峯旁列前起若金芙蓉萬朵而朝嵐夕翠可覽於江雲海雨之外名其樓曰見山至於游息之所則有齋曰養拙齋曰守約位置品列可弦可奕合而名之曰竹深夏蓋之勝專於魏氏矣當三伏時日光不到天風時來淒淒如清秋景而鷓鴣子規鷓黃翡翠之鳥相呼上下焉士之好竹者往往造其所仲遠必擊鮮置酒酣燕連日至平生不相友者未嘗拒也余在錢唐時聞而欲往輒以事輟今年秋識仲遠於金陵且錄一時知名士所為記示余曰諸君子至上虞者幸不鄙而侈之以文詞而竹深尚缺焉敢屬之於子余辭不獲則歷述其說而復之抑嘗聞宋文與可守洋州數游笱管谷中今仲遠之

竹深殆過於簣蓄谷矧其為人謙而好禮直而有文斯合德於竹者乎於是乎書

竹深處記

距吳興東九十里曰青鎮鎮有芙蓉浦則其境之尤勝者也有張宗儒者世居浦上鉅竹綿亘數畝鬱然如雲因名其室曰竹深處介余內弟徐真卿來求記余嘗識宗儒之祖及與其父思孝遊自少至老獲見其三世心竊美之而且有所感焉夫張氏自五代以來閱五百餘年矣當時強宗右族倏起倏仆不啻蟻蠆之一朝暮以業書存者惟宗儒一門而已亦猶竹之自祖而孫歷千霜百雪之餘蟠互交錯日蕃而日廣焉其本盛者文必衍亦自然之理也觀其竹者可知張氏之所積矣宗儒性好客凡遠近至者輒留不遣相與盤桓萬琅玕所挹天風而延海月世之所謂仙壇者殆無以過之客亦樂而忘歸以為吳下諸家不及也諸家之竹雖盛而其主無宗儒之風且不知有王徽之而拒之况他客乎余在鵝李時數欲訪梁昭明太子書園於青鎮尚求簡齋陳公讀書所遂過竹深極吟嘯之懽累以事輟今又來

貝先生文集卷十四

八

京師回望此君於芙蓉浦迥曠萬塵之表為之興慨姑因其請而記之異日東還以償平生之好又當授筆賦之未晚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良月十三日國子助教鵝李貞瓊書于成均時習齋

愛日軒記

余友王止善氏家姚江之上林襟山而負海讀書耕田足以自給而無求於時蓋自先世至其父東臯先生已四百餘年越之大姓久而不替者未有如王氏焉今年會

京師告曰吾父沒獨與母晏氏居寔元獻公之七世孫年今八

十有六未嘗敢違左右焉因名其室曰愛日取楊子雲語也幸
記而申其義余惟日之運而周天者朝於東而夕於西其度三
百六十有五而贏日之積而成歲者始於春而終於冬其數亦
三百六十有五而贏靜而觀之一歲之久不異一日之近若飛
鳥過吾前逐之而弗及若流水決而下注禦之而弗止故人之
迫於日者少而壯壯而老顏之溼者忽變而不復丹髮之鬢者
既蒼而不復玄是雖血氣之盛且莫可恃况其衰而待有盡之
日乎此孝子所以愛日者愛其親也楊子可謂善推聖人一喜
一懼之言已吁日無一息之停如此而人有一息之存如彼則
其所懼甚於所喜惡得不惜其已逝欲延其方來歎孰能乞吾
駐景之大藥後天而獨久也惟其憂之深故其愛之至雖有芻
豢之味懼親弗及享金石之音懼親弗及樂則此心為何如哉
余蚤失父母以抱終天之恨時誦蓼莪詩為之潸然泣下今止

善獲養其母於耆艾之時尤盡愛日之誠益重余之所感已書
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余固不能及詩曰為此春
酒以介眉壽敢以為止善祝是為記時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
十月七日國子助教李貝瓊在青溪讀書所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金陵集

尚友齋記

馮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予為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論取友之道不止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乎古人焉尚交乎古人則非止一世之士而為千百世之士矣泛而求之若夔若龍若伊呂者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遽環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廡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繡其在聖人之門則顏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之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尚神仙則有安期美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乎惟其不足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

貝先生文集卷十五

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上焉而為夔龍下焉而為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遠世之相後數千歲之久其人烏得而友哉所謂友者友其心耳人有古今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烏知不在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矧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違曠世而相親善於取友矣予以是勗諸己又以是勗諸人恐其事遼邈而忽於近也景文其志之洪武六年冬十月既望國子助教馮李貝瓊記

全清堂記

會稽婁可先之卒也其妻王氏守義不貳邑之聞人顏所居之堂曰全清高其節也初王氏歸可先生子叔仁及澄而可先邁疾不起叔仁纔七歲澄孩提耳舅姑閱其少欲嫁之哭曰吾不

幸夫死幸而有二子焉吾忍死吾夫而從人死何以見吾夫於九泉也舅姑乃止二子既長亦克樹立而澄至雲間從予游者二年值兵變散去越八年會于

京師持太史宋公景濂所為傳示予求記其所謂全清者乃為之言曰古今人以卓行見於霄壤間如詩錄恭姜春秋書叔姬史載夏侯令女及五代王凝妻李氏前後同一不朽者非其至清不可撓烏能以及之且恭姜叔姬令女李氏豈獨行人之所難行求異乎人哉不過為婦而盡婦道爾然上下數千年間其自淪於禽獸不耻為不善未有耻而格於善上與四人班者信其所行亦難而至清不可撓非可強而至也譬水之為涓豈無衝風之所激驚湍之所盪邪衝風之所激驚湍之所盪其清從之而汚者天下之水皆然也涓不失其清者性固異於天下之水歟使其可汚亦涇而已嗚呼教化之不行風俗之日媮義之

自先生文集卷十五

二

所在雖烈丈夫有不能盡矧責之婦人女子邪以婦人女子處變而盡道惡得不貴之而責其為丈夫者乎今澄母夫沒之初咸欲效其志而守之確絕之嚴如此蓋聞恭姜之風而興起於閭閻者謂之全清詐不信夫故論而白之亦詩春秋之意耳有司當上其實旌之以風厲天下可也於是乎書王氏可先同里人年今五十有六而叔仁與澄奉之尤謹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月初吉構李貝瓊記

車齋記

昔長沙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而南上下俱偷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時坐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荆湘等州檢攝軍府衆事未嘗少閒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

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聰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甍一事而已
吾意其擁強兵據重地畜威養銳之久當率諸郡請命比伐枝
黔首於羶腥以雪宗廟之耻而即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
日冒勞欲致力中原者直虛語耳且諸胡迭興未易剪也蘇峻
之變國破君辱正尸子交身之日大兵屯集乃欲違衆西還縱
虎自害亦獨何心哉周太叔帶之難齊小白有洮之會晉重耳
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
言如運甍時邪也且欲正下敷之罪敦固可誅矣侃之夷大
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輩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異同故僥倖石
頭之捷如其中為進退事幾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敢乎梅陶稱
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
而復安亡而復存寔資其力此為諸臣之寃而著之於史馬子
故反復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為萬世法何者人

梁先生文集卷十五

二六三

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甍之喻豈不
善邪剗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
既老不仕洪武四年

詔徵諸儒郡侯強起之既至

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湖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
施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千里外求文為記
故書以復之若侃之為政漢陽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陳敏於武
昌平杜瓌於湘州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擁翠樓記

四明之奉化依山為縣而處士汪公幼海繇城西徙家縣治東
三十武且朝暮與山相接也猶病其蔽於崇墉不能周遠近之
勢復即後圃建小樓為登眺之所焉於是大山橫亘於南者玉
几第一寶麓次之其西則為石棊盤而鯉湖在石棊盤西五里

絕頂有神龍居焉此山之二方者環拱几席之間矣東有長汀七十二曲如巴蛇赴壑東巖感節宛轉而不得肆世傳唐葉靖命龍所開以泄水於海也益東三十里有山曰金鵝又衆水匯於東南為龍潭龍潭之上峭壁千仞類屏風狀者曰南山又轉而北望則青錦嶺然與玉几對峙一名蓮花巖此山之在三方者錯出窓戶之外矣觀其或起伏或前或却爭奇獻秀不啻海濤湧而石筍列終日玩之有不厭者廣平舒汝臨為題曰擁翠而曹南吳王一書之乃馳書

京師求予為之記予惟普謝靈運好山日事游放至伐木開徑窮天下之奇觀是有山之癖而未得其趣者也今幼海據其要領而闔境之勝畢效於一樓不待陟鴈蕩放羅浮上匡廬游太華為足矣秋高木脫霜霽天空延朝景之飛雲送夕陽之歸鳥山之翠奄於甌越者無盡而吾之趣亦無盡焉噫有其地而無其人雖美弗居有其人而無其地雖居弗美此之遺於昔而見於今天固將待乎人也不可以不志於是乎書

貝先生文集卷十五

四

存誠齋記

昔熊渠子夜行遇寢石以為虎而射之飲金沒矢下視石也復射則矢躍無跡射一也貫於前而激於後奚有巧拙之不齊哉始之石而虎也不知虎之非虎信其為虎矣故志於虎而不志於石宜其射而入也後之虎而石也則知非虎之虎信其為石矣故志於石而不志於虎宜其射而躍也嗚呼石無情也誠之所在雖至堅而開矧於天下之有情者哉是以瞽瞍石也不能不化於子三苗石也且格舜於干羽之時舜亦盡其誠而已至於周公之風雷鉅衍之霜荆軻之虹亭廣利之泉與韓愈之徒鱷童恢之呪虎王祥之致雀是皆誠之所感非偶然矣豈獨熊渠子之射寢石歟至哉誠乎聖人天也誠無不存人而未至於

天必存之而誠焉存則積之久而驗之大又豈區區匹夫匹婦發於一念者可擬也此吾儒之教必本於誠而不違於動靜之頃或者誠有未至性性祈天而責人抑何恃歟宣城王德裕氏顏其齋牋之室曰存誠求予為之記故舉其誠以告之如此予聞德裕精於醫其持

京師也遠近謁之而著治之功非一則凡脩乎己以誠而其應乎人者固無不存其開金石如熊渠子也何有尚始終勉之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三月十有八日國子助教雋李貝瓊記

杏林小隱記

醫之稱於古者非一其論有過人者不可目之以醫晉侯有疾秦使醫和視之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夫以平公之靈於內不節不時其及宜矣此醫之所能言也以國之大臣任其大節而不能禦禍必受其咎則非醫之所能言

貝先生文集卷十五

一八五

也由是觀之和豈特工於醫人蓋工於治國者乎君子謂晉之求醫已公之疾而已政非醫之所及和不當舍所務而責其大臣其說似矣使趙孟有和之智以相平公烏有宮室滋侈女富溢尤晉遂至於卑邪趙孟不及此而和能因疾之不可為遂極言之若和之為醫相業在焉固不得復見其人矣後有神仙董奉治人疾不責其報小者使植杏三大者五歲久成林復以杏易穀振貧者此又有及人之功非射利庸夫可同日而語也予在戒均一日暉君克仁來言其里中之良醫周清遠著其論六氣尤能推和之說而一以利人為心疑其所居曰杏林小隱遠近聞之常著十全之效性性如奉之神非假杏林之名以自神也敢以記諸予知清遠非和之智則必為奉之神仙於克仁之言信而可徵矣於是乎書

養志堂記

行氏有堂曰養志求其說於余乃進而告曰人子之
具養而養志為大居有宮室之安出有游觀之適享
天燕有絲竹之娛而所志不存焉非養之至也務養
其志而不恤乎外孟子所以僅稱曾子而以魯元為戒乎景行
曰然曰未也此特事之一耳天下有不同之志士志於學農志
於稼賈志於貨彼積書不觀舍田不耘與盤游聚嬉而失其工
賈之業將貽父母之大戚可謂養志乎抑不止於是也志廣大
者或沮之以隘志清約者或矯之以汰志勤勵者或敗之以怠
矣其視魯元儉於一肉者又何如哉景行愀然動色久而始定
子遂終其辭曰世之不及魯元者亦人之通病無之怪也然君
子惡可例於常人邪必也其心同乎父母之心未發而先之既
發而從之母奪其所欲而違其所惡使志之所為無一不遂亦
庶幾乎可也乃起而謝曰盡之矣因書以為記言行器法有學

明倫先生文集卷十五

六

事親以孝稱至於既沒而不忘其心志者欲焉今受知大宗伯
擢為行人云

深悅齋記

鶴李徐孟權讀書南湖顏其室曰深悅謁予為之記予惟天下
之所悅者莫大乎聖人之道公於人者也而悅之勤
蓋一貫之旨惟曾子子貢聞之諸弟子弗與也況不及其門者
乎顏子由博約而進至於欲罷不能此悅之深者雖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焉冉求乃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則局於藝矣
子貢所造亞於顏子亦以貨殖為病而閔子騫原思季次不仕
於大夫要皆悅其道者歟嗚呼學之不至固不足以言悅悅之
不深亦不足以言學必也時有正業以專其習退有居學以一
其志安之而不厭為之而不退則其所至猶水之入於物其為
悅也深矣此君子始終之學成已而及人也苟未及此則所謂

朝聞夕死者何事不耻惡衣惡食者何道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孰知其與天為一逐於宋厄於陳圍于匡不合於齊楚汲汲焉遑遑焉無所容其迹吾又奚取而悅之也宜見於弟子之親炙者已鮮降于千數百年之後抑又甚矣使學而至於悅則天下之物舉不足以易之者豈暇悅衆人之所悅哉衆人之所悅居吾適乎體則思崇墓邃宇冬突夏寒而已食吾厭乎口則思肥牛之腍龍門之鯉而吳人烹之和酸若辛而已樂吾娛乎耳目則思吹竽戛瑟二八起舞陽阿結楚代奏錯陳而已是皆悅乎外者非在內也悅之深者體弗安乎居口弗饜乎味耳目弗役乎聲伎惟聖人之道為慊也朱紘而䟽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矣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餘味矣衆人惡得而至之哉孟權既學而悅信其辨於內外不至於交戰者雖然悅之深若顏子者未易及已學者必法乎顏子其庶幾乎是為記

如在堂記

天下之物有氣而無知有知而無情有情而無義此木石之所以為木石鳥獸之所以為鳥獸也其靈於木石鳥獸者有知而情必從之有情而義必從之是以莫貴乎人已故愛其類者恒厚矧父母之屬尤非同類之可班乎生吾致其養沒吾致其思顏色不得而睹也恒若接於目聲音不得而聽也恒若接於耳一出一入一升一降惡忍死其親哉世之人哀戚見於殯之日不能不殺於其終誠敬見於祭之時不能不哀於其久以宰殺之學於聖人且安於衣錦食稻烏乎是亦可忘邪記曰夫鳥獸失群喪匹越月踰時則必返迷過其故都迴翔馬號呼馬踳踳馬踳踳焉然後去之小而燕雀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則三年之喪聖人特為中制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而思親之心則無時而可已也四明陳思禮者生七歲

而父沒越二十年又喪其母煢然孑立而懷滄怵惻惻往往形於秋霜春雨復顏其堂曰如在可謂不死其親矣求予為之記遂舉其說以復之且警彼之朝死夕忘曾鳥獸之莫若者焉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四月初吉國子助教橋李貝瓊記

約牖軒記

余讀易至坎之六四與諸生論大臣上結於君之道而張繼善來謁且言其友宣城黃立本著好學工草書顏其游息之所曰約牖敢以記請余始恠之既而復曰坎自二至五似離中虛之象為室之牖焉牖者通也詩曰天之牖民毛公訓牖為道道亦通也嘗觀孟子一書告子學於孟子者也其論性也雖孟子正言折之卒不悟其非者非蔽之甚於齊梁之君乎而夷之墨者會一本之說由其明之可通也故在內者惟虛能受而不見其盈盈則不可強通之於外在外者惟虛能入而不見其阻阻則不可強通之於內此猶光耀之燭室不於戶而於牖牖非正也自牖而通則一室之暗洞然八荒矣聖人之施教亦然是以成德達才異術而同功今立本之取易是能虛以受人思通其蔽者予請盡言以告之可乎先師有曰約質言也牖牖下也納爵牖下而酌也一樽之酒一盞之食其樂用缶其告用約責乎質也嗚呼誠莫加於質故上林番夫之敏周勃張相如弗與也公孫弘之詐汲黯弗與也趙綰王臧之文石奮弗與也然文有餘而質不足曷若質有餘而文不足也代之悅春華而忘秋實者古今所同此浮華多合而恭謹之士恒屈矣立本信能守其質而一於誠可以履險而無咎是亦約牖之一說尚勗之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金陵集

九華精舍記

九華山在武陽熙山東十五里視武夷諸山秀拔於閩者奚啻邾莒之在齊魯其勢不得與之抗而名著古今者亦有其人焉宋之息菴居士葉公是也公幼讀書熙山及登進士第累官至寶護閣大學士出知處州有嘉禾瑞麥之應比三年又有芝生千庭人皆頌之既代而歸遂不樂於仕而所謂息菴者亦朱子所號而勸其上也穆陵思其為人三遣使徵不起命表其里為清節談者稱公有二疏之高而講學之功老而不倦則非廣受所及者及卒家無餘貲惟朱子翰墨及所叙世次與先後行事以遺其後且戒以存孝敬毋私蓄而已子弟遵公之教咸循循有退讓風至四世孫茂生官于建寧未幾納祿家居郡太守論及葉氏一門輒曰此孝廉家也後由熙山徙于九華地益斗絕而九峯列峙亭亭如青蓮九朶出煙雨外林木翳鬱澗流回繞因名其居曰九華精舍山與人俱高矣茂生之子士能質美而好學當

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一

國家肇興學校遂充弟子負於成均數見余請曰自吾祖息菴居熙山百有餘年蓄書萬卷中燬於兵惟朱子十梅詠尚存而相好之義猶可想也吾父卷卷寶之不棄蚤沒士能又子子來京師回望九華遠隔四千餘里而雲嵐翠黛恒若日接於前也河南程坦生既圖其大際章先生記之時予為國子助教義不得辭若息菴出處始終九華之因人而著與士能不忘其所自皆可書也洪武七年夏四月十日樵李貞瓊記

雲門精舍記

青州之鎮山曰雲門上有穴如門廣可以通方軌雲氣朝暮吐

納其中故以為名而起原張先生世居之先生一號古邨少學於天台孟長文而長文之學則出於金文安公蓋六經之道漢唐諸儒不能通而一之至宋朱文公集周程諸說而大明焉當是時受業其門者非一而高弟則有黃文肅公黃文肅公傳之何文定公何文定公傳之王文憲公王文憲公傳之文安先生私淑於百年之後可謂純正而無弊者歟繇是講道淮楚之間四方遠近翕然從之皆稱古邨先生任至衡州路照磨卒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其子紳克世其學嘗出游三吳即始蘇建塾誨其邑人子弟題曰雲門精舍示不忘其出且祠文肅以下五先生於中明其先後原委之的不倍於朱子者也嗚呼天下之才局於所見恒昧性之為性道之為道得此遺彼而異端之說益肆可勝歎哉朱子析而正之至精至密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旨若日月既食而復凡有

貝先生文集卷十六

二

目者莫不睹其光彩彼箬鼓一世以罔匹夫匹婦者不攻而破視昌黎韓子之排二家其功倍焉雖其紛紛起爭而求勝強附於道以參立天地間然真偽之分得失之歸焉可得而揜邪古邨不憚數千里涉江而南從長文學之師表於時及所著文集凡三十卷皆可傳也今紳繼述於後而又合父師而奉焉其守之固如此則所謂雲門者寔道之所在山將與之而益峻已是可以不書乎

一 梧軒記

無錫張止齋先生老於九隴也嘗植一梧于庭閱十年挺然秀聳而密葉雲布不知三伏酷烈之氣也先生曰徜徉其下酒酣興發輒倚而嘯歌同乎惠子之曠焉既沒其子今禮部尚書維中益封植以示不亡復願其室而屬余為之記余聞昔齊燕楚使於梧宮因問梧之大小一辭之失二國構兵然梧何與於人

使者獨以梧為問邪且不問梧之材異於楸木而及其先王之
事則兵禍不在梧已若所謂一梧歷止齋父子二世其年宜可
問而知之蓋欲因梧而考其人也夫連林之木如東如附如庇
如下其相輔為勢者非止一二而已風雷之所撼霜雪之所震
恒並存而後斃然未足以見其奇惟特立者無所束而直無所
附而起無所庇而固無所屈而下至仇於風雷霜雪剛姿勁氣
奚翅忠臣直士之寡與剪焉甚危而未嘗為之少變於是始奇
於衆木焉此余於一梧尤愛而譽之也嗚呼三吳之盛大家世
族甲第相望嘉花異卉數榮交蔭四時不絕及州縣兵起殆盡
於焚燒斬伐惟張氏之梧獨存輪囷離奇過於龍門之植是亦
繫乎數矣惟中當知樹於前而鬯於後如此惡可直視其為梧
也歟

留耕軒記

貞先生文集卷十六

三

秦王翦將兵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且言為王將有功不侯故及
向臣請之為子孫業翦之智如此其子孫有能耕者乎漢田蚡
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至請考工地益宅蚡之盛如此其子
孫有能耕者乎天下之人有無窮之心必有無窮之計及一再
傳而忽焉冰釋何其暴也若于定國之高門張安世之金貂七
葉繇於方寸所存世久而益昌非止一時而已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此理之自然不可誣者故舉其人以槩古今焉奈何
不務樹德往往咲刀腹劍陽予而陰中以快一己為事則非善
於為謀矣四明之何鈞王先生名其室曰留耕其千百而十一
歟先生有長者風里中爭者不白之官而白之先生性尤急於
義遇貧無養者輒周之或貧而不能償者悉焚其券縣東資國
閘數壞於水為築外防捍衝激之患一方受其利又長塘為四
明永嘉天台會稽之衝有水亭以休往來者後毀於兵人皆病

焉先生復新屋若干楹風雨有所庇矣蓋其忠厚仁恕出於天性以為利於己者挾不若利於人者廣雖九野之土阡連陌亘不足以喻其方寸而子孫耕於後者有餘奚必如王翦田蚡之所為屑屑以憂其貧也乎先生既没人猶稱之其子操好學力行洪武五年以明經薦于春官則樹德之效已見於今日是不祈禱於天而所以報之者不爽將使如于張之門繼繼繩繩歷數百世未艾也余雖不得造先生之居嘉其所積之厚而樂為其後人道之洪武七年夏五月既望構李貞瓊記

藥石窩記

士恒病於內之不足而必待攻於外暴者抑之而仁懦者激之而強固者道之而通辟者規之而正貪者矯之而廉蔽者發之而明隘者充之而廣所謂藥石之戒尤人之當寶者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弗與也故君子以藥石進其德小人以藥石損其

貝先生文集卷十六

四

過夷攷古今亡之所以存險之所以濟敗之所以成失之所以復豈非賢之人也哉或者好人之佞而惡其忤於己此藥石之言不至也藥石之言不至則病日深而身辱名滅嗚呼以藥石之可已病雖螫吻毒腸亦有所不恤至於正言之譏諤恒拒而不受方甘於有過之地是知愛其體之小者不知愛其體之大者可謂智乎余嘗以此自懲而雲間張拱辰頽其燕坐之室曰藥石窩取宋桐川簿丙公語將求益於大人先生而後儀趙公本初為之記復屬予申其說焉余謂丙公之見倪偁歷言馭吏撫民之道則既以為是備亦從而善之無一辭勗其未至烏在其為藥石邪拱辰兄弟四人讀書鳳凰山中二十年其於聖人之告弟子凡一病一藥皆用之而用功者余不暇瀆告之也抑聞魯大夫臧文仲善於季孫而孟孫惡之及孟孫死哭之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石

能生我疾能殺我是又以人為藥石者歟若文仲可與言智矣
尚求以為法於是乎書拱辰名奎橫浦先生六世孫通春秋大
經嘗試于有司今以才選主興國之通山簿云

瀟峯祠堂記

一氣既裂而有文其所以開物成務莫備於四聖人之易故為
五經之宗自孟子沒歷漢至魏講易如王輔嗣者固未盡其旨
宋周子得穆伯長之傳而太極圖通書作焉後二程泊邵子張
子繼興故有皇極經世與正蒙之書蓋皆本諸易而為之也然
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
正蒙十七篇首太和參兩以闡造化之微次天道神化以推聖
人之至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間
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之說相
為表裏而辯釋老之謬妄者此書為然考亭朱子於太極通書

貝先生文集卷十六

五

西銘有註其餘則未暇及也番陽沈毅齋先生因為正蒙解以
備朱子之未備而玉帟樂器乾稱猶缺元德興丞上饒鄭君復
初補其三篇新安胡公雲峯序之亦既行於世矣及聞南昌瀟
峯朱先生者深求邵子內聖外王之學既老著書凡易說禮說
皆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正蒙且病其難而釋之豈亦采毅齋所
註而損益之歟嘗欲購求定本以觀其異同得失時猶閱而未
出也洪武七年秋其子善來

京師試補南昌文學掾復見於成均因出所述瀟峯行實始末
示予復求記其瀟峯之祠焉按瀟峯為洞雲處士之子初洞雲
兄弟四人長雲澗次碧泉月澗而洞雲最少雲澗以文章顯于
時而洞雲與之齊名瀟峯又純正而弘博其著述也雖世無知
者將待子雲於他日矣嘗命善集其所纂而繼終其未成者善
亦克承其志且建祠奉之上推瀟峯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

與伯祖雪澗以明其傳之所自來可謂能子矣嗚呼易在造化固無言也而聖人言之逮世降俗媮人心益晦邪說曰滋林有卓然立言之君子會一心於古今則弘通易簡之法仁義中正之歸不亦隱乎此諸子之功為甚大余不得不歷稱之也抑張子既出正蒙以授門人且曰其觸類而長之吾固有望於後之學者毅齋為能發張子之蘊矣若瀟峯究先天之學而餘力及此益見理愈索而無窮所造何可及哉祠之於鄉既合於禮而善復不墜其業有光於雪澗洞雲尤足嘉者故為記俾刻諸壁云

茶屋記

馮李屠生兼善顏其游息之所曰茶屋蓋兼善嗜茶尤善烹茶之法凡茶之產于名山若吳之陽羨越之曰鑄閩之武夷者收而貯之屋中客至輒汲泉烹以奉客與之劇談終日不待知茗

貝先生文集卷十六

六

之會焉余因告之曰昔陸鴻漸著茶經三篇蔡君謨亦著茶經上下二篇而王川子則有答孟諫議惠茶詩兼善嘗取而讀之乎彼奴視茶者未若鴻漸之深於味惜計口腹之小而不免御史李季卿之辱君謨以宋之名臣乃進龍鳳團希寵一時如丁晉公所為不免歐陽永叔之譏若王川子洛陽布衣耳諫議餉以先春之品其於潤燥吻沃枯賜飲之不厭可謂好之至矣然不徒是一己之好為事且憂百萬億蒼生困於顛崖未獲其蘇息遂因以諷在位之君子是以天下為心者乎此三子皆知著茶鴻漸固不足言君謨烏能無愧於王川子也兼善必辯於是而有王川之心已亟起而求書為記余復笑謂之曰俟大雪之夜過茶屋聽松風洶洶作秋濤聲酒醒一書未晚也而請之益堅遂書之洪武五年冬十月初吉兩山老樵貝瓊記七年秋七月七日重書于成均東齋

追遠堂記

追遠堂者天台村氏奉先之所也按林氏之始祖十一府君諱
勳者五代時以蓋鐵使轉督台州諸軍事遂由閩之長溪徙家
于黃岩半嶺其後支葉益繁散處梅溪溪圃浦者特盛當宋設科
目一歲聯中有司者八人曰雪村曰勿齋曰曉菴皆以能文辭
稱故江以南衣冠大姓必推天台林氏焉至六一學正嘗言吾
宗族之大非一世一人之積於是築堂梅溪置主其中歲一祀
之且會族人子弟講尊卑長幼之序云遂割田若干畝給其費
有文以疾不嫁者益以田四百畝而器物無缺矣其孫今國子
生伯雲懼泯其實也求余為之記余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
自祖禰之近推而上之則有曾祖焉又推而上之則有高祖焉
然非止於是而已有高祖之祖焉譬之於水千盤百折以達于
海然河不始於龍門積石而出於昆侖江不始於漢而導之岷

具先生文集卷十六

七

山論者不徒考其脈絡必窮其源而後已人之報本可不求之
遠邪水未有無源而止者人未有無祖而生者惟屬之近而有
耶者其恩隆屬之遠而無服者其禮殺亦天下之同情也有能
追而祭之不以遠近為隆殺豈非厚之至乎特古者限於先王
之制大夫有廟無主士則祖禰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而鬼上下
之分截然不得踰而僭者故孔子曰祭之以禮曾子之言蓋為
有國者而發使施之所祭必盡吾之誠耳非謂庶士庶人得祭
祖禰以上而及於無窮為孝也君子於此制雖不得為而心實
不能已於是伊川先生以義起三祭之名而初祖先祖與禰各
有其類而得受祭焉林氏世次相傳越四百餘年源深流長如
此而子若孫又能令口雪村勿齋曉菴以及十一府君而伸其敬
可謂知報本之道也已曾謂公侯之貴或不及乎此庶士庶人乃
能之詩曰心乎愛公不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曰忘之是皆率性

之道篤於所親所尊者又豈強之而然哉故重其請而記之觀者亦有所警乎中尚革薄而之厚也夫

待月軒記

越胡子明氏築室舜江上顏之曰待月軒乃以書來言其地勢清曠與月為宜三五之夕六合無雲輒席其中以候焉湛然爛銀盤挾潮東升至明所及可見秋毫於海天百里外亦一時之奇觀也幸侈之以文辭余惟月之為象其行也有度其出也有時信可待而寘之其有不得待者二或阻於時焉或阻於事焉余往年客游三吳泊舟垂虹亭下中秋月盈起而四顧冰寒雪縞因舉酒相屬客為吹洞簫作水龍吟此一快也使遇盲風惟兩交至百恠夜出巨浪排山則無月可觀吾惡從而待乎去年過金陵鳳凰臺雖已湮為荒烟野草而山河不改景氣一新休沐之日與二三子乘月共登浩浩乎若起埃壒之表想見長庚

貝先生文集卷十六

八

風神於千載此又一快也使有薄言期會之煩朝暮不得休雖有月可觀吾惡從而待乎嗚呼月固可待以時而阻焉者天也以事而阻焉者人也二者未之能免則能待月如垂虹亭鳳凰臺者幾何人邪今子明無一事之撓當月之望待於茲軒以樂其樂誠不易矣且人有蓋而月無窮觀者恒有古今之感惜無視兔不死藥以延吾壽相與周旋太清又可弗之待而一玩哉然必其可待矣若無心於待而適與月會也天下之事多此類者非獨月而已子將老而東歸扁舟一過舜江試與極論之姑書此俾刻諸壁子明安定先生十九世孫好讀書事親尤謹內外稱其孝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金陵集

復初齋記

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荆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辟地永豐黃山者十年而去親戚遠墳墓中恒憮焉而不足洪武年始克歸治茅齋於室之東偏題曰復初介國子生謝煜來求記夫有失而後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失其肆回望鄉里皆狐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無一二咸謂不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者浚而復其清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敷榮壘避若冬而復春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穀之必然而人亦不以於蕩折如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使攻戰之未息疾疫之大年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余之由樵李而錢唐由錢唐而雲間由雲間而金陵未嘗一日復復先人之弊廬寧無愧乎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為大性固甚於物也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絕之其至清水也義吾由也必從之其至廣塗也殘暴險賊之不存而一於仁恕忠厚焉其生生之理奚翅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之教人復此而已而不達復者獨稱顏氏之子為近之此復其初之為近也如心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為事非徒區區故業矣予因而推之且以自警云

宇定軒記

古稱聞多秀士自宋朱子講學武夷而通經好古由科目進者不一余之分教國子生也識方仲文氏焉仲文家于閩之玉井距武夷五里題其游息之所曰宇定軒取莊周庚桑楚篇語也嘗求記於余至三四無倦色乃為之言曰一室之小吾之宇也



六合之大亦吾之宇也抑不知吾之宇在於德無小大之可言而德之為宇有天光焉定而已矣今吾旦而興外物之交至者滅於東而起於西排於前而襲於後中固不得有所定也中不得有所定則天光亦從之而晦昏替錯亂可勝言哉惟不撓於是非得喪喜怒哀樂其至虛至靈奚翅日月之昭晰定之所發如此周末能窮其理願欲身為槁木心為死灰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使如兒子然非吾之定也吾之所謂定者非若槁木死灰不知所為所之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定非一於定也特曰與物接而不為物所措猶鏡之鑒物而下為物所遷豈非定於此而應乎彼歟推其所以異者彼以定而定吾以定而敬定而定者寂而無感定而敬者感而未嘗不寂其得失相懸萬萬已仲文求周公孔子之道而取乎周者將惡物之膠膠擾擾必盡止而定之之功觀其言有默契於是非以老子之語南榮越為之也余懼其溺於高虛玄遠不悟其非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無以救其終也因反復所聞聖門教人之旨以辭之仲文尚有所擇云

醒心軒記

余嘗論天下之至樂不在於珠玉之玩狗馬之適而恒得於一山一水之間故歐陽永叔醒心於泉上黃魯直醒心於竹所豈特解其酒之沉酣也哉大抵日與事接耳塞其聰目蔽其明如蠱如寐顛倒錯亂所惡殆甚於酒已一脫蠱煩而即幽閭見夫天之高野之曠烟雲吐納禽魚上下於是易其視聽不翅蠱而愈寐而覺豈非境變於前而心悟於內哉嗚呼天地之大一亭之小舉不外吾之方寸使吾觸於境而昏又復儼於境而醒吾恐暫開而復合乍明而卒晦則其昏若未嘗醒醒者未嘗不昏也惟其神明之舍洞徹無累湛然止水皎然清秋海月而事

皆得其官又何待夫所謂醒心處也邪然歐黃二公皆一世豪傑之士其胸中灑落固非常人所易及抑榮辱得喪是非欣戚相為勝負者自壯而老不知其幾矣遂託之所遇以明其樂之在此焉彰上人洞然吉安之慈恩寺沙門也居其祖師明心燕坐之所寔嘗直所名者凡若干年今春來

京師天界住山全室翁愛其學優而行堅遂留之俾住蒙堂之別室乃欲揭醒心之名以示不忘而全室口以壽古作三大字以貽之何其前後之相符而會其意於不言也介春官行人王景行氏求余記故舉其說如此雖然洞然學佛者也究苦空寂滅之法超然物表心境兩忘其所以醒之者奚求一山一水之間當如余之所論矣其實之全室或有合焉尚有以告余也乎洪武七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初吉國子助教馮李貝瓊記

映雪齋記

貝先生文集卷十七

一八三

映雪齋者四明孫原仲讀書之所取其達祖康為法也大雪之夜人既休矣方執卷就其明以補日之不足則知其於書無時而去也不如是不能進乎學其志固異乎人哉嗚呼天地之理古今之變具載於書不可以不讀者董仲舒讀之為膠西相兒寬讀之為御史大夫匡衡讀之為太子太傅朱買臣讀之為會稽太守其讀書也必皆務於勤故有三年不窺園者有貧而穴壁者有庸耕不輟誦者有負薪行歌者而康之映雪其一也攷之於史仲舒兩事驕王正身率下所居而治而正誼明道之言合於春秋兒寬為左內史勸農理獄務得人心不求聲名吏民信愛之匡衡在成帝時因日食地震之異抗疏直攻其失後復論治亂安民之機以及治性正家鑿鑿萬言出入股盤周諮故又知其讀書者不徒謀祿釣名以榮一身顯一時而已宜非諸子之所及焉諸子之讀書不過悼其屈而求其通服其勞而必

其成志既遂矣或淫以取禍又不知其所讀何書也余之少也
氣質昏惰不能以古人自厲今老而無及而原仲法乎遠所以
尊其居壹其志專其習是可尚矣乎吁長梧封人謂子牢曰昔
而為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余芸而滅裂之其實亦
滅裂而報余余之謂矣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
疾則苦而不入得之於心而應於手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
亦不能受之於臣原仲其勉之是為記

著存堂記

余讀祭義而知人子之事親其有終乎死不異乎生亡不異乎
存惡忍忘之於朝夕也嗚呼世之私於淫昏之鬼非其族屬至
像而祠之若或覩其光恠之發見洋洋然鑿之在上臨之在前
莫敢有一毫之欺莫敢有一息之怠而於其親反踈焉甚矣其
蔽於愚也惟仁人孝子之心則不然霜露風雨之變既齊而祭

貞先生文集卷十七

四

所謂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入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亦豈出於偽哉死不
異乎生亡不異乎存而其精神之相感體魄之相接固有無間
於冥冥者君子記之於禮其義精矣殆非常人之所能知也余
故謂死其親而忘之者不仁感於神而昵之者不知孰余過邪
國子典簿裴季和氏蚤喪二親而有終身之憂願其堂曰著存
其所以致愛致慤合乎祭義之所言矣且求余為之記因著其
說以明之初季和之父曰童先生嘗以明經薦于有司余獲識
之錢唐奇偉磊落秀出等夷惜其不及顯融而沒季和尚克樹
立于後可謂有子矣則於是堂必曰居吾親之所安也食吾親
之所嗜也一升一降一出入恒視其所不及見聽其所不及
聞未嘗忘之於心為能嚴於所事不翅神明之尊非失於不仁
不知者盍舉以警夫人也歟

蒼菴堂記

天竺靈山教寺說法之所曰蒼菴堂。往山珩公伯瑀之所重建也。堂負蒼屏千仞，視昔為加雄麗焉。初晉咸和間，有僧竺惠理自西域至，抗以其小朶峯為自身毒飛來者，即其地置繡經院。隋真觀法師益廣其制，改院為天竺寺。至宋仁宗時，天台慈雲式法師來居於此，碩瞻棟宇，庠陋弗稱。大雄氏之教之尊，謀易而新之，而丞相王文穆公侍郎胡公則皆捐俸以相其役。由是伐材於山，陶甃於冶，工劾其藝，人昏其勞，倏焉而大殿中起。三門前開翼以左右，兩廡金碧炳煥，不翅雲黠濤涌。地因之而益勝，其後為堂，若干楹，則名蒼菴。菴云繼法師而葺於後者，代有其人。元季至元辛丑，寺燬于兵，而堂亦墮矣。

大明洪武五年，伯瑀之主天竺也，慨創始之不易，思圖終之為急，乃發其私橐，載經載管，仍揭舊名於中，蓋距慈雲三百餘年廢興，若出於穀寔教之所關也。且馳書

月先坐文集卷十七

五

京師抵余，求記其顛末，辭弗獲，則為之言曰：錢唐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而寶坊所居者十九，蓋自齊梁以來，益崇益侈矣。一旦變起州縣，割為狐兔之區，未有能作新者，所謂蒼菴堂，屹然焚蕩之餘，豈非資其荷負者歟？請得以繹其義物之有香者不一，而蒼菴香之烈人之有德者不一，而佛為至香之烈，則掩乎衆物德之至，則首乎衆人，故入蒼菴林者，不聞餘香入佛之室者，不知有聲聞碑支也。此天女詞，舍利佛所贊，而見諸經者如此。嗚呼！暗者不可攻，而慧暴者不可反，而慈菴者不可弘，而廣汙者不可遷，而潔滌者不可簡，而約甚矣。其局於一偏也。至聞佛之說，則皆深信而速化，殆過於教而行禁，而尼豈非薰其德如蒼菴之香，莫知其所以然乎？雖未足以為喻，然知香莫過蒼菴，即知道莫加於佛矣。異時退休湘江之上，尚伯瑀於天竺尋

丹井經墓陳跡登堂共論慈雲之事未晚也姑述其槩登載諸
石俾將來有所攷伯珺名楚珩族出雋李特深於教為五山所
推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有二月廿日國子助教雋李貝
瓊記

達清堂記

距昌國縣東三百武有洲曰芙蓉其水縈紆南流以入于海洲
之上皆蓮芙蓉其異名也當三伏時紅披翠掩雖鏡湖三百里
亦無以過於是焉隱者李文友所居既專其勝築堂若干楹因
額之曰達清命其子彥清來求記余嘗論詩人工於寫物凡狀
其形者遺其神而濂溪周子之於蓮求神於形之外詩固有所
不及也夫周子一代濂際之士其生也後聖人千有餘歲而學
之所造會聖人於一時殆非漢唐諸子所至其於一花一草疑
必畧而不顧乃有愛蓮之說何哉蓋其曾次洒落如光風霽月
則無一毫之累可知而蓮之至潔不伏可觀不可藝愛之以配
之故目為花之君子非徒玩物類衆人之牡丹已且歎時之愛
牡丹者衆愛蓮之同於己者寡也今文友有周子之愛取其語
以為名其亦異乎衆人歟抑聞環洲而居者多大族而中建夫
子廟久矣惜湮於荒陬僻壤人莫能知至文友始表四明之有
芙蓉焉雖然一物之微發之於周子獲列君子之品第亦流芳
於不朽矧為士者日聞絃歌之聲日觀揖讓之習惡可不勉而
至於君子甘於小人之歸乎宜即物以反諸己非特取香之達
而益清為人之所美尚蓄其至美使體夫達清也哉是為記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縣有譙門古也或以譙門為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亦施之縣乎後建重屋於其上故又稱譙樓蓋令丞所居必嚴內外之限辨上下之分非徒侈之以壯麗而已謝叔賓治武昌之三
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新而完之而譙樓未及建也父老有謁而為言者乃謀於衆即山伐材濱河陶甃因其舊址而經營越十月而功成飛甍巨棟高出雲雨無雕斲之費而弘敞於逾於前於是榘鼓角以謹晨昏之節可謂稱其嚴內外辯上下者矣惟工築之歲月不可不紀遂狀其顛末馳書

京師求予文以鑿諸石按志武昌在漢為江夏郡至吳改武昌晉庾亮陶侃嘗出鎮其地而環境之內層崖峭壁之竦峙者則

有鳳凰大洪驚濤悍流之扼束者則有江漢此非險固之當保者歟破壘已湮荒臺已夷而英雄像迹尚想見於千載之下矣今所轄七縣武昌其一也唐宋以來民之至而上着者曰益繁夥元季之變所至阻兵普於攻戰千里蕭條過者興慨

國朝混一區宇休養既久凋瘵始復流亡四歸而叔賓興壞起廢一新邑人之觀聽厥有次第哉登高望遠凡昔之荆棘叅天宅狝兔而盤蛇虺者今皆禾黍矣昔之白骨彌望嘯魃而號烏鳶者今皆宮室矣抑可以見

聖天子之深仁厚澤被乎南服之廣如此故茲役亦易而不煩也大抵時之不得為者春秋書新延廡是也制之不當為者春秋書新作南門是也譙樓既得其時制寔出政之所關雖重於用民非若延廡南門為春秋之所譏惡可後而不急邠凡吏之出入於門民之來往於道亦各有其時而不遺矣故詳書以著

更作之始俾來者有所考云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二月初吉
將仕佐郎國子助教李貞瓊記

宋縣令謝公廟記

皇帝肇造區夏所以懷柔百神之遺既周無缺洪武四年又更
定其封號若奉化之縣令謝公其一也有司祇奉

明詔惟謹而邑人為新其廟且以狀介國子生汪瓚求余記按
公姓謝名鳳宋臨川內史靈運之子晉康樂縣公車騎將軍謚
獻武玄之曾孫也元嘉中為鄞令鄞即今之奉化在縣未幾惠
政大孚乃於縣東二里造方勝碑以蓄水歲溉田五千餘畝碑
北阻大溪復架石為梁民不病涉因名謝鳳橋構亭其上宋政
和間改名豐樂紹興間又改名慶登云初鄞人於公之存德之
如父母建祠碑南像而事之及沒而其神益靈嘉定八年飛蝗
蔽天人走於廟禱之俄有暴風澍雨驅以出境紹定元年大水

貞先生文集卷十八

八二

又禱之一夕而退嘉熙三年旱又禱之而雨咸淳二年雨暘不
時禾且盡搗又禱之歲復大稔元大德十一年濱海之州大疫
獨不及鄞明年飢有巨艘自劔南運米至鮎亭聞有人招之者
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前進士陳觀為作記至正十九年寧海
賊馮輔卿帥衆寇境官軍逆戰于塢墟嶺仰見大旗飛揚彷彿
萬騎雲合而旗有謝字賊駭大奔斬獲無數二十七年正月己
卯火民廬燬者若干所且及夫子廟學正程式復禱於神風尋
反滅火嗚呼古者忠義士體魄雖死其英靈不俱為野土而顯
之一方者亦間稱一二事或者出於偶然非皆神之所為也孰
有公之庇民於冥冥所禱輒應而拯飢平寇尤彰彰於見聞而
不可掩者其烈為何如哉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勤死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則
公於禮宜祀先是程式洎父老江嘗以狀聞州州上之府府

上之省省上之朝封孚祐侯廟號資福盖有年矣

國朝復脩舊典雖未及加贈以寵神明於千載而知其不為淫昏之鬼明矣余因求之南北分裂之日符堅方熾且欲一舉而下江東徵康樂公禦之淝水覆百萬之師晉已不國故其功在社稷為甚大復有孫如令者既善其職興利無窮至廟食於郵百世之後凜焉若生則其大異於人人而精氣流行宇宙間惡得誣也故為書其實以登載諸石壺為作迎送神詞俾郵人歌之以慰憚其心焉辭曰蛟門兮巍巍朝出兮夕歸神之居兮寧止從續紛兮如水酌清醴兮羞文魚鼉鼓統兮吹笙竽利我民兮時暘時雨上無飛蝗兮下無鼠田每每兮多黍多稌萬歲兮千秋惟神是依兮孔樂且休

竹深處記

馮李董好問氏有耕讀所在城東之烏橋而鉅竹萬箇森布交

貝先生文集卷十八

三

錯題曰竹深處取杜甫遊丈八溝詩語也間因陸景宣來求文為記予按丈八溝在長安重開於唐大曆間其水通安福寺一時貴人莫不遊焉觀甫之詩則其地多竹可知今烏橋非丈八溝比亦以竹深名之者當三伏時蒼翠環合日光不到此焉盤礴奕翹氷厓靈谷而酷烈之氣不及也此亦馮李之勝雖丈八溝何以過哉嗟乎馮李介三吳之間號東南大郡強宗右族輦石為山鑿池引流羅植佳花異木車馬之至者朝夕相踵孰知竹深處之可游可燕乎兵戈格鬪之餘蕩為榛莽而向之壯麗無一存者何其倏起而遽仆也烏橋之幽僻斗絕且為好問之所專其竹久而益蕃固無昔人之誇亦無今日之感是豈不足善乎雖然竹特草木之一王子猷謂其一日不可無者惡其俗耳使有千畝之廣而未能知竹之趣焉者衆也若好問其有子猷之韻興觀其月出而林影散風回而水聲激必有與心會者

矣余愧竊祿

京師未遂老於田里一造其所為快徒重千里之思而已故復其說如此至於論竹之德則白樂天劉寬夫所述已詳茲可畧也

清泉書樓記

臨江合三色為郡有泉出郡西之山趾四時常清故以清泉名其里環泉而居者多巨族惟劉氏特盛寔原父貢父之裔也原父在宋時號稱博學所著春秋權衡意林尤足發揮聖人筆削之旨焉繼原父而舉者前後非一及時輩世殊而立愛先生遂不仕家卒人皆高之立愛生子齊卿齊卿生子季鵬亦清苦好學築萬卷書樓於泉上旁掖小樓二間左曰一經示所治也右曰獨樂示所存也日率族人子弟此焉講習殆非咲談風月酣樂絲竹之所已洪武五年季鵬以明經薦于春官奉

貝先生文集卷六

四

首入成均卒學時余為助教且累求為清泉書樓記余惟聖人既沒而道之行於書者益繁有終其身不能竟已齊卿父子竭資購之殆富於市人之肆嗚呼黃金珠玉無益於人往往觸龍蛇犯虎豹采於山海不測之境以為利有大於生者故雖貴富豪求之不厭蓄之甚固至戒子孫以守為寶其視六經百家之說知之者不能好好之者不能讀讀則於風雨齧食於蟲鼠是貴其所嗜時其所貴如此可謂至思也劉氏之於書矣翅黃金珠玉不惟好之又能讀之其藏於篋者不為風雨蟲鼠之所仇則賤於人何如哉宜其子吾弟知道者衆而二劉之緒久而弗墜也彼所居重貨壟數十年中忽焉變化矣太空浮雲無一存者此不足恃為利而恒為吾累矣故後之不振或流於皂隸亦無怪焉由是觀之以其所好之不同而得失相去萬萬也余所以樂為季鵬記之且使天下之士當以彼為戒而以此為法

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三月初吉在城南抱翠軒書

勤有堂記

窮天下之理監古今之變莫過書之所載矣唐以前經生學士傳寫而誦之故猶鮮而未徧至明宗長興三年始刻九經板給其所求正其所習焉嗚呼治本乎教教存乎書秦乃欲愚黔首投棄焚燒而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能知以是為先務可不謂之賢已乎其本雖可班而不可賣君子固無深議也自時厥後刊者相繼陸走川通四海九州之內致之既易而讀之者遂輕積之既多而通之者亦寡不亦悲夫金陵王舉直氏弼書于市復顏其堂曰勤有取昌黎韓子詩語也余嘗過而異之蓋一時善賈視時廢居惟珠玉錦繡為上而舉直以經史子集益於人者大多畜善本不翅珠玉錦繡非特儉十一之利且示人必盡其力又可知其賢也命其子良求求記余惟天祿石渠之藏其書至繁尚勤而有之則在我而不在書也不然其中枵然而餒雖富如天祿石渠亦奚為哉韓子之詩所以倦倦訓子務於勤而已夫事皆以勤而成矧學者惡可有一時之輟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則得失之判決於勤不勤耳舉直之示人如此抑病致之易而讀者輕積之多而通者寡其意切矣今良為國子生尤慕兒寬宦衡為人孜孜不怠月誡季攸恆中甲乙是由舉直示人之戒而自勵其勤且有譬稼而穀圃而蔬也故書其說云

體素齋記

體素齋者余交錢唐杜誼讀書之所取莊周刻意篇語也累記以暢其義余惟錢唐當吳越要衝左右江湖蠻獠海錯之所聚故其人尚利而輕揚視業儒者為左蓋風聲氣習自古而然誼知求道為心日從鴻生碩士游固足進而與之矣抑體素未

易言也素也者無所雜之謂太古之時人游於無為不知有忠信也不知有廉潔也不知有禮讓也不知有孝慈也素之純也鴻濛既裂偽而忠信崇汚而廉潔著僭而禮讓興暴而孝慈立質虧文勝喪其素矣求如真人之無所雜者不得見矣誼生今之世而欲復乎古豈非天性之美乎或病其野而不知吾素之不限於外也不假飾而為文有天下之至文不假脩而為行有天下之至行此真人寶其自然者雖非誼所及而欲求至於體素誠惡其假於外而忘於內也雖然孔子荅子夏之問有曰繪事後素聖人之論學恒先於質而未嘗去其文所貴適中而無偏勝焉使未至於自然者苟飾而為文脩而為行又奚害於素也哉尚以余言勗之乃起而歎俯而謝曰請書諸紳是為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金陵集

集效方序

金氏集效方一卷凡治風者其目若干居卷之首病莫重於風也治傷寒者其目若干次於風之下治襍證者其目又次于傷寒之下治婦人小兒者則繫其終焉金氏自宋之南由汴徙錢唐之東里世業暨至橘隱先生而其鑿大顯先生用藥損益古人之方治人奇證十不一失既沒其季子弘又取其方增而成編題曰集效方而不曰集古方變於古也按暨自秦越人死而方亦不傳漢張仲景始有方唐孫思邈以來又有所謂千金方而三因濟生及簡易方繼出世多至之嗚呼以天下有無窮之證應之以無窮之方古人仁人之心至矣然諸方豈無效之可稱而金氏所類獨以效言者何哉方雖各主於證膠而不通者

未足以言方蓋君臣之品性有寒溫不翅甘辛之辨其過也必有以制之其不及也必有以濟之一毫之悞而死生繫焉矧北方之病恒實而宜下南方之病恒虛而宜補苟以施之燕趙者施之吳越不亡必僊而南暨用於北亦無益也所以參之劉守真張潔古李東垣之論藥雖準乎古方必酌緩急之宜而去取之不盡執古人之方也執方而求效其效不可必而所類者皆效之已著可信而用焉譬之善兵者雖有孫吳之法而臨敵制勝其變不同殆有出於孫吳之外者奚獨暨之於方也乎橘隱父子本儒而通醫故能其巧如此非一時射利庸夫之所及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舍是方向以哉今年秋弘至京師見余成均出以相示且求為之序予以與之游不得而辭也因書以質之云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八月初吉國子助教

樵李貝瓊序

冊太上皇帝儀注序

稽古堯舜以天下禫未有尊號之稱也武王追稱文考文王則施之既沒之後漢高皇帝即位六年詔尊太公曰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矣厥後唐高祖傳位太宗尊為太上皇睿宗傳位玄宗自稱太上皇帝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為上皇天帝及復兩京迎上皇歸上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宋紹興三十二年高宗內禫加尊號為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先詔有司造玉冊玉璽祭告天神地祇社稷宗廟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設黃麾仗百官蒞事奏宮縣之樂行受賀之儀其禮始備乾道七年再加上尊號為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十二年加紹業興統明謨威烈八字蓋所以極其尊稱之美如此光宗即位亦尊孝宗為至尊壽聖皇帝寧宗即位亦尊光宗為太上皇慶元元年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夫以光堯享年之久四加冊寶其制特詳故淳熙之詔曰宜稽紹興乾道之已行補兩漢有唐之未備是以後代得攷而循焉

貞先生文集卷十九

二

歐陽先生文衡序

宋興五季之後文章視唐益下其能振而復古以繼昌黎韓子者則有一人焉曰歐陽文忠公故當時蘇文公極推尊之與孟子韓子並言文公非私於公也蓋公天下之言也天下之人亦不以文公之言為過吾嘗反覆讀之見公之大節在宋為名臣而文章特一事而已其居諫垣其居政府設施議論若三弊五事脩河利害及討趙元昊曠歲無功為陳三策何其剴切明白如此惜不得盡行其說至言石介亦事之小者杜范韓富四臣為小人所搆一旦同罷而無敢辯者乃上疏極論其忠而希文之出守饒州也復抵書高若訥責其不諫遂論夷陵始非不知忤若訥意必獲罪誠不暇為身計而惜朝廷去一正人甘與同

斥而不辭其忠君體國為何如哉顧以文章稱之者未足以盡其大也苟以文章為上下則秦誓論文王不當改元武王不當冒文王之元年破偽書之妄而詩譜國風先後世次猶有功聖人之刪述宜其與孟子韓子並言也嗚呼孟子沒千餘年而得韓子韓子沒二百餘年而得公其人物之高道德之盛發之於言奚啻一元之氣流行宇宙而賦於萬物不見雕琢之巧而至巧寓焉故為學者所宗雖有負竒好勝欲進於先秦兩漢者亦無以過之矣金華馮忠者學精而志堅洪武五年薦于春官以少不更事俾居成均卒業而余亦被召為助教邊從余學古文時

天朝方鏗特之陋習將一變而至於古則不可不取法文忠公矣忠肆業之暇錄其文之粹者凡一百七十二篇類為六卷題曰文衡謂法之所在也可謂有志之士由是而進去古何遠邪

見先生文集卷十九

三

既成示予故為序以志忠之勤且使觀其文而想其人也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二十日雋李後學貝瓊序

橫塘農詩序

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恒足焉其屬邑嘉定之橫塘有秦君文剛隱於農者也自號橫塘農而農之言曰服天下之至勞莫如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農也不業於農則為游民而游民不容於三王之世後世游民多而為農之大蠹矣吾生長田間自吾祖至於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方農祥司春父子畢出耕之欲勤播之欲時懼稂莠之害也芟夷之懼蝨賊之食也扞除之時至而熟則其入必倍苟力之不齊而責其報之豐治之不早而冀其成之速惡可得邪故吾之知農為深而人之不為農者亦莫知吾之知農也又曰吾視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徒無一存者吾

以業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鮮釀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
榮辱得喪舉不得撓吾中矣或勸之曰伊擊為有莘之農起而
南商六百之業諸葛孔明為南陽之農出而匡漢於三分之時
今農治田之暇卧牛背讀古人書嘗慕其為人且將羽儀

天朝以治田之事推之治國又可卒於橫塘也虜輒浮以太白
瞪而視曰吾寧以彼之憂易吾之樂也頽然而卧聞者高農之
所為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為序

送衍上人序

予客雲間時聞吳中衍斯道者工於詩而未得交其人也今年
暮來

京師識斯道於王君常宗坐時方與諸儒編纂元史朝而出暮
而休亦未暇讀其詩也六月八日斯道復見予曰衍留龍河第
一禪林五月矣既倦而歸先生可無一言邪予因求其所著獨

貝先生文集卷十九

四

菴集讀之凡千餘篇皆無剽拾腐熟語其大篇之雄健如秋濤
破山鼓千軍而奔萬馬浩乎莫之遏其短章之清麗如幽蘭初
花淨含風露洒然無塵土氣蓋駸駸乎貫休之間與琴聰蜜殊
不能及焉噫詩變而至中洲詩之義已泯焉不存工於詩者非
一未見其能復古者幸於不可見之時獲見斯道之詩所謂夷
昧雜陳忽聞大雅之奏惡得不為之驚喜邪方將與之上下漢
魏晉宋之變以泝古人經緯之體惜其別之遽而不可止也予
聞斯道上穹窅觀洞庭過天目往來浙西東凡十餘年歷覽山
川之雄秀固以資其賦詠而詩與境俱化矣矧交一時名卿才
大夫所以得於討論何如哉然斯道之所悟則在於道而不在
於詩也其出也不必於所往其歸也不滯於所留奚啻太空之
雲遼海之鷗孰得而繫之行矣或見奎公方舟本公立中於東
南為予謝曰龍湫虎穴當歸而尋盟矣

送鄭士衡序

吾嘗論學矣學必求其至而止孔子以天為至者也顏子孟子以聖人為至者也天不可至而孔子至之聖人不可至而顏子孟子至之彼奚異於吾也自孔子而下求其至者亦學顏子孟子而已彼至焉吾不至焉豈不病且耻乎或曰顏子去聖人一問孟子亞於聖人吾惡從而至嗚呼信不可至矣苟知病且耻必以二子自厲其身所以急於學也然有本有末詞章之工也訓詁之習也非二子之學聖人者也詞章訓詁之學漸入其門登其堂者吾恐旁立而竊笑者必衆卒亦莫能至也孔子沒其道託之經者亘古今猶一日孔子之道蓋傳堯舜文武之傳天下之共由也其傳及於孟子孟子之後周子之太極圖通書張子之正蒙皆推聖人之經而衍其道朱子又類其切於己者為近思錄此學而求其至之塗蓋亦攷之以正其所趨發其所蔽而措之於事業與舍此而攻彼則本棄末務孰甚於是邪自朱子迄今百有餘年教者既昧於上學者復怠於下經之所載視為空言未有病且耻而求至其所至者不亦悲夫吾少也無勇坐此而失之及知而欲進則其齒已老而衰矣莆田鄭士衡者洪武五年試于有司遂薦于春官明年授惠安之儒學教諭以歸因舉而告之欲其率諸人者務崇其本焉非重於責人也不敢以吾之不至且又阻人之至也矧朱子之化行於閩中人物之盛尤非東南諸郡比吾可不望於惠安之子弟哉

送蕭子沂序

洪武六年春余被

召至

京師始為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與學錄西江蕭子所交間與予言竊祿三年矣而吾父年今七十餘遠隔湖江千里之外

灑之奉缺焉夫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如哉且誦詩至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乃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口子所走告余曰孰得請于

朝歸有日矣先生可無言乎又曰孰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樓岡築草堂讀書而連山之環時前後者歲業如屏焉澄溪之分流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鉅竹千箇不翅秦人之桃花源而風土朴厚猶存太古時因買鍾畝之田一區與田夫野老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贏供伏臘之費舉無俟於外求也又即甘竹里築養志亭時迎吾父宴于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為驪俾諸子歌而和之此天壤間之至樂也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俾吾父益壽而康強方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往來甘竹武山之境則

貞先生文集卷下九

六

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樂哉予聞之而喜遂載酒于龍江之澗且為歌以華其歸歌曰

汝馬之騁兮孰予能羈汝舟之迅兮孰予能維大江孔安兮山無岐送汝于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兮有黍有稌漁彼溪兮有魴與鱖醱黍為醴兮魚升于俎燕且歌兮以樂吾父六月十二日構李貝瓊序

送國子學正趙伯庸赴永寧尹序

太史公作循吏傳自黃霸而下五六人而止嗚呼以西漢之盛何更之循者若是之勤邪以吾所見聞者而論之尤信古今人材之難也夫剛者過於殘察者過於急和者過於縱方者過於固迂者過於踈通者過於同厚者過於鈍華者過於文而貪者可餌昧者可罔懦者可脅也民之利病繫於吏使貪也昧也懦也固不足論至剛而殘察而急和而縱方而固迂而踈通而同

厚而鈍華而又惡能盡其撫綏和集之道如循吏之為哉故天下之為郡不一而稱治一郡者未見也天下之為邑者不一而稱治一邑者未見也宜史之所載不過霸之徒而已後世求至於霸者益又虧焉

國家既一海宇汲汲於附民於是大用諸儒叅錯布列於中外凡武健善用法者弗與也洪武六年夏三山趙伯庸由國子正遷知河南之永寧予竊為之喜者累日何也伯庸天資過人而濟之以問學殆無予所見聞之過者則其為吏也不赫赫然使民之畏不煦煦然求民之悅正心以守法其有霸之風可知矣且霸在潁川數有鳳凰之集當時以為異今伯庸之性永寧盡其撫綏和集之道勸農興學而皆有孝弟之行矣必鳳皇之異見於境也他日稱今之循吏者其在伯庸乎其在伯庸乎

送胡虛白歸海昌序

貝先生文集卷十九

予客海昌時嘗謁民曹尚書貢公玩齋於北郭坐有胡虛白者公極稱其好學工文辭遂納交焉未幾公如閩予亦挈家過雲間不相知者十餘年既老而講學樵李之友史兩山下數得虛白詩讀之嗚呼尚書公已沒及門之士皆散四方惟予與虛白尚存耿耿殘月太白之相配能無今昔之感邪初虛白從公學詩公為指授三經三緯法及論漢魏以下之變富若曹劉精若鮑謝淡若陶靖節玄若陰常侍至於李杜之壯麗王岑之和平長吉之奇東野之僻必出入數家中而益其意象焉故虛白未三十已進於詩凡觸物而成者粲然春翹之擢頰翕然天籟之投曲殆非一時學者之所及也此予喜讀其詩且恨不及尚書公見之而世亦無大雅之徒能知作者之得失矣昔郢人墮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墜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召試之對曰臣則能斲之矣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

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其為詩也亦然又安
得起公九京如劉人聽匠石之斲哉是以益重予之悲也予病
且廢學方將與虛白逍遙東阡西陌為驪今年春又有國子勅
教之

命遂來

京師何其相遇之難歟會徵天下諸儒海昌亦以虛白應
詔至則以母老求歸執政許之亟走橋門見予而別因歷叙其
始終如此而君子樂道人之善且及於師友者亦厚之至也洪
武六年秋七月二十六日構李貝瓊序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金陵集

送陳復禮歸四明序

天下諸儒應

明詔來

京師者咸噐而官之以親老辭歸者若干人四明陳復禮與焉或謂復禮既學而仕又奚辭則曰非不仕也吾母恃吾以老猶吾之少而恃吾母也揚子曰孝子愛日吾讀而悲之大抵人壽百歲為日率六百甲子天於疾病者弗論也不夭於疾病由壯而老者幾人歟由老而耄者又幾人歟今吾親幸而至於老則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七其餘已少矣此吾之可知者也又幸而至於耄則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九其所餘益少矣此吾之不可必者也吾之於母欲致無窮之心而迫於有盡之景則其所懼甚於所喜惡凡一日違其左右哉所以無所顧而請之而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

一

天朝致理尤本於孝若親之老且耄者歸之使終養是以獲遂吾烏鳥之私也若又責吾之辭無乃過乎雋李貝瓊聞而嘉之於其行遂述而為序諸生之工詩者詠歌以繫於後云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八月書于甯監之西齋

送顧伯載秀才歸四明序

四明顧伯載少有奇氣與弟厯讀書南山中十年厯試于有司一蹴至給事中伯載獨耻習舉子業曰是不足為吾之學亦不足為吾之文學必如古人文必如古人可也既而去從鴻生碩士游益廣見聞之所未至者而赤城鴈蕩不過仙佛之所託亦既數往而厭觀矣乃泝姚江探禹穴如杭覽西湖之勝春粧秋抹互出朝煙暮雨之外者其變不一而海門潮汐雷奔雪涌仿

佛激萬弩而西也於是知宋之南百五十年間安其樂而忘其
憂棄中原而不復矣及抵姑蘇見穹窿之高不踰孟門洞庭之
險不過彭蠡而嘆區區之吳保之以爭伯宜為人禽而泰伯不
祀矣且聞博大爽塏則金陵為東南第一四方人物莫不奔走
會同焉遂至

京師睹龍踞虎踞之勢而知天地之所載蓄山川之所控帶宜
乎六朝定都以臨南比而

聖天子又當王氣於今日撫安億兆殆過五馬一龍之應焉宿
留久之將歸名卿才大夫欲留而不可強也咸賦詩以道其行
而求予序於首予惟局於方者不可與論天下之大以其所見
者小也若伯載游歷之廣雖未盡禹迹之所至亦必有以充其
學而發於文其於古人可幾矣雖然今四夷咸賓中國無警言方
興文學以崇太平之盛伯載尚于予而來羽儀於

吳貞先生文集卷二十

卷二十

天朝其能枯槁窮山絕谷挹寒泉而弄明月以終年歲者乎予
將望之矣洪武六年秋九月既望國子助教馮李貞瓊序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右秋江送別圖慶士陶九成東歸左司郎中堵文明作而贈之
也慶士始居赤城值天下兵變遂蹈海入吳隱雲間之鳳凰山
後又徙山陽之南村

皇明洪武六年或以慶士之名薦者松江守廉公即隱所起之
至

京師

以疾辭許之或疑其上下相比之時獨隱而

不仕何也蓋高者恒不屑於事雖萬鍾千駟有弗顧者非薄萬
鍾千駟也違己而徇物非其志也此慶士終於隱 亦遂其
志而不屈焉

京師之士喜其歸而惜其別追而祖之龍江之上而文明工繪

事因篤而為圖觀其艤舟於岸者行人欲發而未發也引騎或前或卻者賓客之咸集也波濤海湧雲山慘淡相與置酒勞勞亭上俯仰金陵之景無窮而古今之離思亦無窮也凡能詩者咸繫於後而國子助教構李貝瓊既賦十四韻復序以冠其首云詩曰

秋色來淮南火雲猶崢兀迢迢白門道雞鳴動車轍憶昨雲間時龍潭共看月賦詩淡不枯喜君如靖節高情天姥雲清氣蛾眉雪飄零十年後相見俱白髮鍾山風雨夜辛苦那忍說向來歌舞地野草纏白骨獵場猶種黍馳道今生蔽天寒老鶴歸日落孤鴻滅草堂何時築慚綴橋門列有道終布衣無才亦朱紱且持一盃酒慰此十里別待我三泖邊蚤晚辭

鳳闌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貞先生文集卷二十

八三

今年春予與會稽趙倣錢宰金華鄭濤同被

召至

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

奉天殿

詔臣倣等至

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錡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

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驚翰而鳳音也

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蝨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橫為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說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為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破前

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可勝歎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秦儀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正者故識於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學孔子則進而為信為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杭之涉遠也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為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

上之命臣倣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河南周遊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而有學搢紳咸器之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攷其行遂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偃華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凡藝優而德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則遜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華之且求余叙其首因舉以告遜學宜訓長洲之子一於正而無

貞先生文集卷二十

八四

感秦儀之邪說可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初吉檇李貝瓊序

送許清夫赴桂東序

華亭許清夫起為桂東尹也來別余成均求一言以行予為之戒焉不悅曰

聖天子以天下久苦於兵思得循吏撫而安之則其往治百里邑宜不易也然清夫常知華陰矣華陰當潼關之險為陝右河南要衝洪武二年始入版圖時國家命將出定巴蜀洪億既繁器械芻糧之輸於軍者日夜相繼而車牛取具邑之四驛至越境不得易者其民益困或竄山谷間乃度田而賦計丁而役繼上封事疏其利病

上嘉其請以同州朝邑助之為益邏卒十傳卒十禁過賓迎勞之費於是上下獲安又白之府若省俾韓城白水郃陽澄城出

車以給運者築室以庇米者而華陰得以少休也流亡四歸初
裁二百戶後至一千三百戶則撫民之道可知矣未幾以憂去
民猶歌舞其德焉今桂東為郴之屬邑其俗愿而勁其事簡而
易治苟以施之彼者施於此則無難者是余之所悅也嗚呼善
治人者猶醫之於疾也方六氣之相仇必攻以惡石毒草期於
已疾而已及夫既復則時之飲食輔其元氣而強其四支所謂
異術而同功也俗吏類不知大體以治寇治人慘急如東濕故
不得其所者衆矣清夫由儒而進其効已著於華陰必有以惠
乎桂東而邁古之循吏乎予與清夫有瓜葛敢以是勛之尚無
視為老生之常談也是為序

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皇帝定天下之初急於興學九州縣咸置弟子員使廩於學官
擇經明行飭者為之師而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

五

中京所轄九州二十四縣缺而未舉重其選也洪武六年用御
史張度言乃以吳烈等十有九人充之若羅山縣教諭徐真卿
其一也將行且求言於余余惟詩書禮樂之教廢無以淑人心
而明王道李遼所謂事有賒而實急者是也漢承秦未暇攷求
三代之法而文景復尚黃老越七十餘年而學校始興若尊師
重傳則見於明帝之時唐承隋亦苦兵爭經生學士皆散越七
年而學校復置詔明一經者上聞及太宗增廣生員遂有貞觀
之盛焉五季陵遲不足言者宋太平興國間肇置四書院而已
仁宗命藩輔立學旁郡欲立者聽之繇是學徧於天下矣然漢
以文翁治蜀遣民就學以變蠻夷之陋而博士弟子之設遂遠
之諸郡宋以胡瑗教授蘇湖二州其徒見之施政者若老於吏
事後取其法行之太學皆因已著之效而知儒術之不可廢也
大朝不待投戈息馬即崇教化為先務齊魯之風聲氣習無間

荒陬僻壤殆過於前矣大抵道之升降繫學之廢興學之廢興關時之理亂則今日太平之原君子可不於此卜之乎真卿蚤從陳公于山游復受業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經既明矣行既飭矣推之以教羅山之子弟至於成就而備

國家之選又豈非砥礪之功邪蓋見其賢於人人不久一邑也予固以是望之洪武六年冬國子助教樵李貝瓊序

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今年秋湖南李敏卿謁予成均蓋崇邑丞中卿之弟也貌甚偉言甚文予禮之如其兄焉初予與中卿預編纂元史者五月而中卿之學極博凡三十六年君臣行事予每咨之而中卿亦稱予之叙事直而不詭故其論無異同史成予歸携李且三年又徵為國子助教相望四千里外不得一見為快及見敏卿道其出處則知老於衡山之下挹湍瀨玩雲月固非予之所能及也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

八六

未幾敏卿授桂陽教授而歸來求一言增蓋其所未至予惟湖南人物過於中州而敏卿之講於家者有素奚待予之言也哉抑聞李氏之先為姑臧大族唐太宗以兵取天下跋野仙與同羅鐵勒應募以功賜姓蓋親之也德宗時徵仲公以明經登進士第仕至連州刺史卒子弟遂家耒陽焉及宋設科目自芮而下擢於朝者非一而芮亦為安撫官至中卿兄弟則十有九世矣嗚呼公侯之貴金貂赫奕曾不一二傳而流為皁隸者何可勝數獨李氏一門之盛如此豈非積之也厚而發之也遠乎且敏卿位雖卑而道寔尊視州縣簿書期會之煩亦已優矣尚推所學以淑桂陽之子弟使彬彬然有齊魯之風上副

國朝建立學官之意可也枉道過家拜伯氏於堂其致予之耿耿焉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昔洛陽賈誼為漢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雖謙讓未遑且議任公卿之位諫大臣忌而短之出為長沙傅夫高皇帝之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作不可以不定者絳灌之徒智弗及誼而帝又不能用此余深為在上者惜也今

國朝偃革方文方復三王之治凡誼之言於漢者不待請而皆行矣處士開先生者亦起於洛陽為國子助教嘗自比於誼人亦以誼期之時大臣無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未幾以病謁告留

京師治之六月病久不愈迺遣歸此余又為在下者惜也嗚呼山川神靈降生奇偉磊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固將使之有為於時也然遇時之可為而皆不得有所為不知其為天道何如邪初余與生同在成均資其講習之益一旦離散各處不能不為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

八七

憫矣矧以衰老之餘擢官承乏與四方雋秀相周旋而回於嵩印灑穀間追逐雲月為事如誼所謂鳳凰自引而去麒麟莫可係而羈者竊有愧焉士大夫咸賦詩以送之屬余為之序於是乎書復繫之詩曰

同客

帝王都暫聚傷遠別人先春鴈去興豈秋萼發朝着少室雲夜對嵩丘月龍門且復游鳳吹今已歇有使或南來題詩寄吳越送危於懔赴安慶教授序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文定公為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岳水之於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曆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魯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大朴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游江海也文靖公序以

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人矣及仕於朝為中書參知政事為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政決大議中外倚之為重其所施又有過於諸臣者豈徒文章而已哉余少時心識其名

皇明洪武三年始識于

京師則既矣然耳聰自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余預編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年復見其子於幃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短章合於經世者徧觀為快而於幃司教安慶之命求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繼又萃於危氏一門如此然安慶苦於格閤之餘詩書之習久廢聞於幃之至必將仰其流餘韻而幸子弟之有師余固無可言者嗚呼匠之制器也圓者必從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方圓不出乎規矩焉為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予敢不以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幃邪於是乎書

送鄭千之序

皇明洪武三年始識于

卷二十

四明鄭千之之往中立也國子諸生與之游者載酒祖于江之游行二日抵書貝瓊曰真幸預門生之列今典教百里邑且居國都之內可無一言贈真邪辭不獲已乃復曰盍亦觀於水乎海門之濤一晝夜凡再以驗天地之大信者子既得以見之矣道出姑蘇又見震澤之蓄矣既而絕江沂淮即魚龍之窟互鳧之飛集而其深且廣者可知彼溪澗澗澗澗澗之小朝盈夕涸不可以投芥者奚足睹哉然猶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者莫過於河蓋自昆侖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而落徑山破間千數百里而巨石之所盤東梗於前而薄於後不得紆徐漫衍而行

也故其暴怒喧豗非江淮衆流可敵及其山窮岸闕豁然奔放
繞華陰歷砥柱下孟津道洛汭注大伾達枯澤北折而南南折
而東一日千里夷然至大陸而趨於海矣惟其勢之悍也遏之
而愈起聲之洪也撓之而益震涌若雲翻怒若雷奔觸者無不
崩而當者無不敗此河之奇觀見於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
見河之浩浩湯湯也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渙而為文盪
而為聲惡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之韓
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
之士亦皆起於困踣顛頓則揭陽柳州夜郎夔子夷陵儋耳其
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彰文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
之也由其所蓄類於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常謂物之出於
尋常者不抑則不振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後日之
伸今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於是察之而反諸身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九

焉千之之試藝有司遂冠四十人之選其上春官也咸謂必顯
於時而位不稱其才能無戚戚於中邪殊不知進之之基寔在
於是此天所以成其大者使動其心志充其所未至非止於第
子師已尚益勵無怠予雖老當拭目俟之

送顧貴和序

瓊嘗論孔子在春秋時汲汲焉歷聘諸侯之國晨門荷蕢接輿
沮溺輦皆譏其不能隱而其言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至於顏子閔子學於孔子
者孔子使顏子仕顏子曰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
自樂回不願仕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曰善為我辭焉夫以孔
子之求仕如此顏閔二子之不欲仕又如此豈其道有不同而
出處特異歟孔子聖人也當周之既東急於行道二子之賢不
及孔子固知時之不可仕耶如冉有季路之為矣是孔子期於

化人顏子閔子懼其制於人非以徇物為通而自污絕物為高而自縻也今天下既一非春秋列國之比大召諸儒用之雖有一藝不遺焉樵李顧貴和者喪其才不足以有為乃辭於執政求歸養其八十之母許而遣之予知其非辟世之倫而違中宮義者也故舉聖門師弟子而論之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金陵集

送安止菴序

崇安丞眞定安公止菴之行也貝瓊載酒白門以送之曰何以贈我遂酌而告以止之說夫疑結至堅者莫如山卑而培塿嘗而五嶽連峰沓嶂之環拱其體恒止而不遷也雲氣出焉草木生焉山一於靜乎流行不滯者莫如水小而為溪為澗大而江河衝波駭浪之起伏其體恒震而不止也坎而陷焉魚龍宅焉水一於動乎古之君子其止同乎山而未嘗不行其行同乎水亦未嘗不止非有心於止也其止以時非有心於行也其行以時孔子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世之拘於一曲不明夫出處者止而不行故功不及乎物行而不止故物或亂其心惡足以論止哉若

之託於田里且二十年日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與田夫野老為伍視一時之聲利泊如也可謂止矣既而起佐一邑之政非止而行歟亦由時而已吾無與乎其間也止固為止行亦為止此固合乎易矣子以為何如曰至矣復進而申之曰時止而止時行而行止之小者也大象之傳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則父子之為父子君臣之為君臣莫不有所止聖人應萬變而不窮使天下順治者豈過於此邪必如所言不獲其身則內不知有己不見其人則外不知有人內外兩忘而止之道可得矣若知行止之在人者無六二之艮其腓六四之艮其身久而於所止尤不可不求焉尚無以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乃起而謝曰敢不以其規自勗遂書而為贈

送安上人序

大雄氏西方之豪傑乎塵芥六合夢幻人世蓋將窮神知化而



惡物之爲累也嗚呼神化豈外乎物哉然人之昧者恒以其所甚苦爲至樂以其所甚憂爲大利朝夕病於風輪火宅而莫之悟焉苟以其言覺之矣不可也彼遇堯舜禹湯文武一之以大中至正之道亦必折而後之惜其後聖人而出溺於空虛而不返規區區事業之卑文章之陋孰得以此而勝彼乎其教之行爛漫於中國又賴其徒扶樹而弘大之當南北分裂之日則有達磨在梁鳩摩羅什在秦佛圖澄在趙考其所歸鳩摩羅什佛圖澄不過假神通以惑世得其心印之正法雖立而未嘗有法相雖形而未嘗有相則達磨一人而已武帝最爲好佛亦未能悟其旨方且求之文字之末繇是不合而去一葉渡江特顯其跡道固不在於是也予在雲間時嘗與學佛者極論其得失有天宰靈廬獨主神通爲說強附於窮神知化之事故斥其不求諸心則去佛已遠謂之知道可乎及官

京師獲接四方有道之士而百丈座元安公雪心者臨川之秀克究心印者也游方至金陵留天界寺六年爲校藏室諸品經五千四十八卷今年冬以諸山之請歸而主其永安禪寺泐公季潭復公見心皆贈之以言復介儒者魯公旦初求序其首闕遂舉所聞以質焉噫道之大未易盡也然久而不墜者亦繫乎人余固望之雪心且感吾儒之不振也

送楊文啓序

國子生天台林伯雲來言其鄉先生楊文啓者隱黃岩之大閭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於外恒言天下之至貴無以加吾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爲貴天下之大利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知利之爲利不知貴之爲貴貴有尊於人者也不知利之爲利利有重於人者也吾何慕彼哉於是衣褐衣飯腓粟鼓琴而歌先王之風衆莫知其底蘊時出游佳山水間過四明上天姥汎

鏡湖觀禹穴將終其身與流遁忘返者爲徒洪武七年
朝廷用薦者言徵至

京師欲命以官復辭不就廼授荊州儒學教授欣然而往幸先生贈之言遂起而復曰予雖未識文啓蓋亦一世之高士審於出處而不苟者又何待於贈邪抑聞天台默齋王公以正學爲東南師表而文啓獲登其門則源委又可知已雖然令

國家方興學校而典教之職甚重而不輕也橫經正席以同公孔子之道誨荊州之子弟所以美其俗而成其才者不在茲乎振鐸之暇覽江漢之同流仰衡巫之聯綿而弔三國戰爭陳跡以發之文辭其爲適固不異於大問也

送朱昭文赴碁江丞序

天下之物非一莫不因而器之故崇溪之金鑄而爲兵干闥之玉琢而爲圭爲璧泗濱之石錯而爲磬龍門之桐削而爲琴雲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三

無一之棄於工焉而

國家之用人亦然閭外之寄必求山西之剽悍論道講議必求齊魯之君子守一郡長一邑必待龔黃守法之吏謀謨廟堂之上又在有莘之伊摯版築之傅說是物各成其器人各任其職豈二理哉然古今取士之途雖廣未若

天朝合而用之雖伏於窮山絕島凡攻一藝者咸獲與四科之選由是講李朱昭文以文詞高等擢碁江丞俾持印往撫其境而寧國汪太玄爲簿佐之且求言於予予惟碁江爲重慶之屬邑居川江之南距府三百餘里重山環列人民鮮少舊置巡檢以守之蜀明氏以地廣置縣及附版圖因而不革然其人未洽於政化所宜宣達

聖天子德意雖在萬里之外蹈義泳仁不異於中國則自昭文

惟也因紀其說

神監說

市有瞽者河南董敬精術數人從而質其禍福者滿戶遂以神監為號衆亦信之無疑或曰人之神寓於目惡有離目而神哉是又瞽之甚矣廼為之辭曰楛於形者目瞽而神從之妙乎物者神存而廢目可也且目能監物不能不蔽於物察乎小而不周乎大明乎近而不通乎遠惟神則無不照焉故莫得而蔽之者此人之所以聖也又奚待於物邪是知神之所監奚翹目之所監曰之所監監於有也神之所監監於無也有者天下之所同見而無者非天下之所同見也見天下之同見者不足以為明况一蔽於物則吾之目已死矣能見天下之所不見然後為至也嗚呼神豈易言乎今敬必掖之而舉足終日若處暗室中天地吾不知其廣也日月吾不知其明也太山吾不知其高也

貧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四

王雪吾不知其白也南威白台吾不知其姣也由弗善於監也而洞究四聖人書以人生年月日時手布策衍先後天之數凡大官小吏或通或塞或壽或夭極論於未至之前而悉徵於歲月之後非神之通於造化者乎然敬豈靈於通塞壽夭為神也神固在於一而不戾乎數也噫瞽而至明雖不見其所同見而見天下之所不見如此彼有目而昧於見者何其多也吾因之而有感焉故書以贈之

敬說

抑嘗觀夫操舟者乎其器既備其一既習以運萬斛之舟濟天下之險若可恃也而有不可恃者焉蓋險不在於險畏險之匿於無形也汭洞庭上三峽出龍門過灩澦卒遇洪濤震蕩日晦無光又束於亂石利侔白刃苟失毫釐輒從而溺於是志必壹力必齊復號呼神明以求其庇幸而獲所止薄焉則推牲醴酒

來歸劔門如昔亦莫得恃之爲險者豈非天威所加殆過於前代也歟故既命官鎮撫其人民土地而蕃夷錯出百貨所居又設市官以征之焉繇是華亭葉蒸爲雅州天全六番稅課司副使予以其釋書山房而有萬三千里之役經白帝泝三峽上瞿唐出龍門過石龕歷五盤鹿頭以窮巴閬之奇觀發之文辭固在此行矣雖然位卑而責至重尚慎之哉尚慎之哉

送黃孟輔序

易之爲道大矣周子程子去聖人千歲之久所以發揮其奧者非秦漢士所及而朱子又擴程子未及之義而方元之盛時先師次山黃公與其兄午山先生講易於鄉會程朱而一之而中至父者又次山之弟能日記數千言講李號易之淵海獨推黃氏一門爲盛延祐間午山先生與子玘同登進士第後中玉亦仕至江山尉卒有子棊克世其學尤專撰著求卦定事之吉凶

員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五

百不一失人咸以爲季主不能過且譏其不習舉子業如前八趨場屋一日之和嗚呼易固主於卜筮而祐夫神也世知卜筮爲一事例於日家之小數又惡足以知易哉初棊從親于江山丁元季之禍兄弟皆死于兵獨間關千里轉客雲間洪武五年始歸石門年已五十有八而宗族凋落殆盡矣今年秋朝廷用薦者言召至

京師因過成均見予乃舉所得於先師之緒餘與之極談累日而天地無窮之理古今無窮之變莫不貫通又非區區局於卜筮可至也既而以疾求歸執政許而遣之士大夫各賦詩道其志予故序學之源委而稱其父子兄弟焉

送閩炳文歸安陽序

國子生河南閩炳文爲童子時父母先後沒殯于道次越十有九年阻兵未及附安陽之祖塋迺謁大臣求歸而改葬焉大臣

許之戒塗有日助教貝瓊為之序復繫以詩曰

河內昔喪亂遠近俱騷然操兵起殺吏夜探赤白丸健者方出走父子焉能全遂令半為鬼暴骨滿道間閭生當此時幸脫豺虎患二親不及葬有淚空流泉荒阡翳荆棘魂魄驚未安飄飄來

南都太學留經年安陽右太行所悲家室殘堂封已當營何日歸青山松栢久化石蕭蕭風雨寒永慚反哺烏無目視蒼天魏魏天祿閣蕩蕩金馬門敢私一身樂莫報三年恩上謂二大夫吐詞亦何酸往求狐兔區重卜棲鳳原五月南風生獨上龍江船白雲暮悠悠送汝千里還

送魏文芳序

昔蘇文忠公與弟黃門會于彭城之逍遙堂夜忘聽雨賦詩唱和奚翅頃篋之迭奏也大抵天下之情聚而樂別而悲見之朋友且然况於兄弟之親而厚者哉余每讀其詩以為有常棣之遺意能使人益重同氣之恩其視相仇相怨待之為塗人如鄭伯者用心何如也國子生上黨魏翰在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六

京師二年而其兄文芳不遠數千里訪之既見之頃怡然如文忠公兄弟之在彭城又孰知山川之阻霜露之慘乎發春當歸且戀戀不相捨而勢有不得留也於是一時與翰游者咸嘉其義發之詠歌復求余序其首蘭嗚呼親吾所當親固本於天理之自然有不待強而後能者亦何假余言以為勸邪特閱夫失其本而不及是究是圖惡可不因文芳而推古人之所重也

故棗陽佚耕處士鄭公墓誌銘

佚耕處士鄭公卒無後洪武三年冬十有二月

外孫王友

龍穿窰松陽旌義鄉之雲岩山陽吳工原以其配東海徐氏合塋焉越二年壬子子友龍擢進士第授池州貴池縣簿復狀其系

出行事請銘於國子助教貝瓊圖鏡石墓側迺次第而銘之處
士諱天覺字佚耕桂之松陽人始唐鄭餘慶嘗總宗憲守官至
同平章事餘慶之後有如岳家三衢昆弟五人如岳繇繼括
支葉益繁散居麗水松陽平昌間而松陽之族特盛在宋時師
尹克寬祖孫以明經及第克寬寔處士之從大父也曾大父某
大父某皆隱不仕父某為元某提領母劉氏生五子其長為處
士少負奇好學工詞賦宋亡遂不從進士試賦詩有金鼎無鹽
味更濃之語讀者悲之其先有銀鉛坑侵於執家提領公弟為
理處士時年十八奮然往白之官勢家迺屈復語曰若所專者
利也吾所爭者義也今吾事已直使盡有為快曲直何遠哉割
而予之提領公沒事母劉氏益謹劉一日疾革刲股糜而進既
啖尋已人皆稱其孝至遇宗族疏戚盡禮故內外無絲髮間晚
好浮屠法數會父老以講佛書為事後至元五年遇疾不治曰

貞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四七

吾春秋已七十三復何求邪處士身長七尺餘貌甚偉美髯過
腹好善嫉惡剛而不暴初同里徐梅魁女如珪通論語孝經大
義工書亦有法梅魁為擇配三十不嫁及見處士曰可矣即以
妻之生子一人夭女二人曰錫曰鍾鍾亦夭錫適王彬宋司農
唐珪曾孫也其妾周氏生二女曰鈿曰鉉鉉適葉氏徐後十年
卒年八十三錫之歸于王也生文虎友龍而寡葉氏再適二子
方幼皆養於母家而徐氏親誨之處士曰出飲酒歸命讀出師
陳情二表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報
泣下不止嗚呼其為人如此宜其世繼繩繩不絕天之所施
又奚相戾邪友龍欲厚其報喪以被其服義也銘曰

惟括之鄭繇繼始遷訖宋歷元本固而綿烈烈處士長身玉顏
闕而不施豹伏鴻鵠世以盈顛孰與約全得喪兩遺洞參六觀
仁必有後厥施曷徧雲岩之陽吳工之原我銘于墓百世孔安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銘

洪武六年秋七月十三日華亭拙齋處士張公卒予繫官京師不得奔走以撫其柩臨其窆越明年六月其子鼎走入百里見予而請曰鼎不幸夫怙而痛吾父生既悔而無所見況又泯而無所述其為不孝大矣將與諸弟謀立石墓左幸銘以垂無窮嗚呼子忍銘處士邪初子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又登紳先生俞公易齋之門處士不遠二百里來謁因獲叙外姻之好焉蓋予娶葛氏處士內子之始女也處士先受易俞公在弟子中特穎悟故能盡究其根柢雖科舉已廢而講學于家者不輟予客泖南持嘗一過之以質性命之原連晝累夜劇談忘疲故知時雖否而其道未嘗否也及至正初復科舉處士累戰累比且不罪有司益發書讀之期必得而後已而病足不能行者二十餘年雲間之俊秀及門者恒數百予分教泮宮時復過之以

自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八

論文章之妙而反復古今得失益知身雖病而其神未嘗病也處士貌若玉雪可畫而有古豪俠氣急人患難家無留金有亦不能蓄也善飲酒至百盞不醉與人交貴賤無失有一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口而不言予與處士尤為莫逆有所蒙滯數引物開喻為之釋然氷解而性顛多忤物處士必直攻其矢矧則已矣惡得不為深悼而慟邪故視鼎所叙狀不容不銘也按處士姓張氏諱仁近字如心華亭人拙齋其號以世之皆巧而獨病其拙也魯祖諱鈞曾祖妣余氏祖雲潭祖妣金氏考諱儀字景雲妣蘇氏生二子長文甫次即處士先是景雲之弟吉甫後許氏無子復以處士為子晚有子復命處士子之既長乃悉以許氏田宅歸復去家上洋之蕭溪因復姓焉娶俞氏易齋先生女也有賢行生子四人升鼎節履升娶陳氏先卒鼎娶郁氏節娶朱氏履娶鍾氏孫男六人淵源浩溥淵澤女一人壽奴淵

娶陳氏餘皆幼四子異室而處士往來其家至則留經月而去
一曰至鼎家而疾作遂不起享年七十鼎與諸弟奉柩葬莆溪
之東原寔是月日也銘曰
驥曰千里而蹶於坦途木不中梁與柱而棄於立枯命固繫於
天又孰智而孰愚處約而豐名與德符鶴砂之西有溪曰莆玄
宅孔安庶厚其諸孤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中都黨

巢雲對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崖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氣出入乎
戶牖與野馬絪縕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
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檣梧讀老子書因介而
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
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蓋假也吾嘗病世
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為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
病也抑顯晦之跡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
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厲群山
宛宛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椽之約之如跂如騫
文牕洞開朱拱鈎連盤盤困困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一

不火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揚子有言曰高明
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
卒蹈大禍魯不及覆茨之為貴也吾惡為哉曰下隰高原戎圃
戒樊輦石其間可游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冢錯落星布嵌岩
雲滃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駝馬交踵神侔華絜方
巖隴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異丹駢生脩條上竦回飈激芳紅褰
翠涌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金谷既虛而二十四友為禽宜來
者之所戒復忍襲其轍乎曰高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
乎八垠洞庭為池浩浩云霓往來倏應千石霜降之秋雷
奮之春以宣其壑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為
何如對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氣稷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
勞民為之而勢危累棊者君子不于也矧其下者罄千金以奉
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張乍抑乍揚移

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鸞停鷓翔揚蛾聯娟吐
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縷繼懽炳燭傳觴其視巢雲為
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自吳之越自越之楚
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世俗之好
以喪吾真邪曰結交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熾熏灼取事
佔畢擊丸六籍遨遊狹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割鮮野酌杯觀
五湖垤視四嶽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鄙哉貴游子弟席奕葉
之寵矜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於一旦不亦
悲六曰入黃閣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令出如流執尊如山門
列霜戟堂垂曲旃魚輪初啓鶴蓋雲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
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
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絜知校能奚翅鵬鷖之相
萬又可以妄顛之邪苟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卷舒一
壑一丘擲秀汲清變化而休非幾於潔身亂倫之流歟對曰生
覩於彼而不覩乎此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雲之為物囿於
天地而有時不足囿也蔽於山澤而有時不足蔽也汎溢如濤
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雪浪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內外為吾
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為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
而昵吾之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
是拉弘景拍太白小匡廬早少室逍遙倘佯以求朝夕視彼壯
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閉曠之囿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
聲伎非吾之所感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
其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失迺為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於天
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惡覩物之過乎前
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秦府奉祠天台王文中題其室曰葳六客位而問之曰抑聞北方之有玄夫乎玄夫泝淮絕江造龍伯於珠宮龍伯見之甚悅遂引之同載逍遙蓬萊之墟因語曰若雖身被重鎧其中實怯蹢躅而行不能與尋尺波濤而與蛙黽錯居何其志之卑而行之汙也吾常乘雲往來挾雷雨騁天衢呼吸之間平陸成浸豈不壯哉始居龍門積石幽絕險阻以為弗稱徙之洞庭又以洞庭為隘徙之大瀛海在赤縣神州之外三韓以東百越以南廣袤三萬里皆吾藪也若一觀而願之乎玄夫仰而嘆俯而謝曰吾安敢同於伯邪或小或大乍顯乍晦上極無窮旁周八荒所以佐造化澤萬物此神而不物者吾猶不離乎物也安敢同邪然吾之先當神禹時獻書於洛之內禹取之則為九疇以傳萬世循之則治易之則亂又九江之族能逆未至定吉凶三王以來俾守宗桃世掌其職其後有為清江使止於豫且遂見慶宋

貞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三

元王以求脫元王信衛平讒不遣卒為所刳至今為大恥吾懲吾祖故逃之無人之境或伏千仞厓下或游泥塗之中存一氣出入息之間久亦不死且至千歲固未嘗有求於人人亦不吾求也庶幾免矣龍伯曰不然翼者能飛足者能馳喙者能鳴角者能觝若所言必當所戰必克苟見辱於文牀孰與為國大寶復前業何為覲覲如此玄夫蹙然而却曰斯言過矣為國大寶適喪吾寶也使喪吾寶又何可寶邪抑又聞古有秦龍氏有擾龍氏龍非人之所能測亦非人之所能制也以其有欲遂得飲食之吾恐龍之大欲為劉累之豢且擾反教吾出而為寶昌若逃厓下游泥塗默焉而不言伏焉而不前以全其天故曰深葳若虛龍伯曰嘻智士也可謂善於謀己者也世之銜智而好禍者多矣幸聞其言盍以玄夫為法宋蘇文忠公涉蹙患難之餘故有隱若龜葳六之語豈悼所行之非而始悔於後歟客母

始尚勉之哉故爲之序而能詩者咸繫其後云

贈醫師王德裕序

方伎之見於史者扁鵲倉公二人耳傳紀鵲受長桑君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切脉爲名豈不怪已哉鵲固醫之良也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不出千里而決者至衆雖古之俞跗不能過矣太史公好竒之過欲神其事故假之爲說歟倉公之傳實祖於鵲然所治自齊侍御史成以下凡二十餘人皆以切脉求之而鵲於桓侯號太子望色聽聲能必其生死又可不謂之神也嗚呼二人者不可得而見矣代之爲醫者遇疾之所在不及察其陰陽誤而致夭不亦悲夫友人王景王氏數與余言寧國王德裕之醫其驗不一今年秋應

楚府紀善之辟屬有腹疾謁告三月衆醫皆視而走而德裕能

貞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四

起於阡死是亦精於方伎者歟余以景玉之言爲信及會于成均相與上下極論黃帝岐伯之書喜其獲見於所未見其必遇異人如鵲之於長桑君倉公之於陽慶者惜予不能張之法太史公之竒也姑舉其略爲贈尚從而錄其先後治病之功云

送葉孟梓秀才赴雅州叙

蜀去中國爲絕遠秦始通之而劔門之險守之有餘攻之不足者也劉備嘗資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孟知祥皆乘天下亂而竊據焉光武討述四年而始平魏伐劉禪若易於光武亦出危道而僅勝之考之於史漢入成都則自高平第一屯于津鄉會于荆門入于平曲戰于廣都而將士之死者非一魏自斜谷駱谷趨漢中又自陰平達于江油而鍾會鄧艾皆不返今其兵交之蹟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也若宋洎元吾弗暇論至國朝以平吳餘力翦僭號之明氏不賴一兵不遺一鏃而全蜀

更賀大噓以為脫命於沉冢之鬼已然其所以能濟者知險之當戒雖洞庭之廣三峽之怒龍門之峻滯瀨之深若履薄聞之近歟及其既出而放乎平波細流天風不作可以一日千里奚待夫善操者而後能也或覆而不救肉饜黿鼉魚鯨者器非不備也工非不習也病於玩肆縱佚不知遇險於至安也使如向之所經凜乎若險之在前而無時不戒焉又焉及於是哉由是觀之敬與怠之分而得失之形如此天下莫不知之矣惟人之常情慎於險阻不通之際而怠於尋常無事之時明於憂患困辱之中而昧於得志安樂之日故無以善始而善終者非止一事而已此予歷考古今而深悼之也四明胡莊字敬德求予說至六七而不勸夫敬者德之聚求諸經可見予何說以復吾子也嗟乎事無巨細一以敬為主不徒謹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其有不濟者乎敬德在刑曹三年為太學典膳二年日觀禮儀之講法度之施敬可知矣尚毋蹈操舟之過吾知其處高位享厚祿無疑也其勗之哉

負先生文集卷三十二

五

說玉贈樂君王

論天下之物莫上於玉眾皆知而好之而聖人亦不廢也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苟有其一莫不以為異矧兼眾美如此而魏文帝區區以色差上下惡知玉哉古者朝聘用玉祭祀用玉至於無故玉不去身使白如截肪黃如蒸栗而其德不足稱且同乎珞珞之石棄於抵鵠而已君子奚取哉文帝於玉蓋有所未盡也然予又有說焉仁也智也義也禮也樂也忠信也皆德之在哉廓之而配天地者所以可尊可貴也豈玉之一物所

能上而同之邪玉帛是德故貴於天下之物人或病焉仁者類
溫潤而澤也知弗類續密以栗也義弗類廉而不劓也禮弗類
如墜也樂弗類其聲也忠弗類瑕瑜不掩也信弗類孚尹也惡
得為君子則可尊可貴者在玉而我朽然不及一物已其天之
鑄於人者畜而不足抑物之無知而全其質人或攸於外而不
能全也乎嗚呼彼產於荒遠之地深山亂石之中翳而弗齒閱
而弗發而萬金十城之賈定於未遇之先矧絕倫技類之才為
人所求者殆過縣黎結綠矣徒知好玉而不知自反孰非感歎
余觀孔子之言竊行其義以自厲臨淮知縣事樂侯君王粹然
玉也擢于紫垣烏府無施而不可也洪武八年春秩終朝

京師考其績為諸邑最

上復命還撫其邑人遠近悅之余辱與之交迺書此為伏厲庶
知已至而愈不至其進何可量哉

黃國華傳

貝先生文集卷之二

六

黃國華字叔文處州麗水人性方嚴好禮終日衣冠危坐而施
舍無倦宗族賴焉歲歉必賤直糶粟以活民或大雪有不舉火
者輒遺之里中爭者多從直其辭宋德祐間惡少年群聚為盜
包氏族最彊號包家洞林某能搏虎號林大將劫掠旁郡吏莫
能制惟憚叔文不犯境一日殺牲盟里橋圖為變叔文適過之
眾驚散曰長者得無聞之乎叔文知之迺召與飲喻以禍福因
出金帛于庭曰汝以貧為不義以此助汝眾慚弗敢取而去迺
追與之元兵下處州諸為暴者率改行老子田里歲時相率詣
門羅拜曰向非長者吾屬且盡夷寧復有今日邪所居之地曰
弱溪初大家右族爭辟患其中重貨山積及聞兵猝至委之而
走居人欲乘時略所有叔文叱止之命左右收貯一室事定召
其主悉歸無遺有何通判者其裝無筭子孫至今猶德之數與

人道其事後年八十六終

貝先生曰昔余預編元史凡朝廷大臣下至巖穴隱逸無不備錄為傳一言一行雖小必見若叔文者仁以周約義以卓暴方亂離中屹然為一境所恃豈不足方古之王彥方乎時有司弗能訪其事上之使紀載有闕惜哉後七年其五世孫

慶池擢

秦府紀善見余成均言其始末故私筆于冊庶備異時太史氏采擇云

怡怡堂銘

廬陵郭惟琛氏唐汾陽忠武王後也與其弟獻琛同居共事和奏墳笈名其堂曰怡怡乃為之銘曰

翼翼高堂兄弟居之兄弟孔宣穆乎春熙有酒在壺有琴可鼓靡朝靡夕唱余和汝惟花有跗鮮鮮敷祭其俯若覆其仰若承

貝先生文集卷十二

七

惟木有枝鬱鬱交布或屈而辟或拱而附我有兄弟寔類於斯哉奚弗如感彼無知弗恭厥兄弟念厥父俾親作仇曷異豺虎嗟郭琛氏忠武之孫上下怡怡餘慶猶存勿問於外勿惑於內彼之聽讒德由而敗我作銘詩匪夸以言爰繼鵲鷦薄者宜敦吾友會稽樓文淵常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內外如一吾又何為

右誠箴

知伯五賢寔禍之基藍臺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為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為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奚補亦

有冀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畝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
一出入勉哉無悔

右敬箴

凌人者恒為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
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悅噫盈必招損惟卑益尊大易
之言守而勿諉

右謙箴

陔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騁而
馳車慎馬驚吾傷亦宜嗚呼禍恒伏於至微必致謹其所事匪
險之為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斯箴永為人規式戒其怠長樂
公是師

右謹箴

跋陳白雲家乘後

貞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八

漢王恢議擊匈奴韓安國謂不如和親便時附安國者衆帝遂
從之宋紹興間秦檜議與金平而胡銓上疏請擊之後敷文閣
直學士陳憲庸公良翰懇懇論其失策以漢之強而言擊者不
便以宋之弱而言和者為失余切感焉蓋匈奴之為邊患久矣
高皇帝嘗困於平城終不與較至武帝慨然有開拓四夷之志
遂與之絕中國之民始騷然不得休息矣安國之議豈不以固
本為事而合王道之正哉若契冊之於宋造其國虜其主以肆
虎狼之毒神人共憤非若匈奴之寇掠而已也為人臣者當練
卒選將誓雪大恥以慰天下不得偷生於朝夕也銓良翰之議
為得春秋之義矣故漢用兵而海內凋耗幾至於危上和者豈
不喻於貪功之筭乎宋既通好納幣徒下穹廬之拜而二帝之
梓宮不返疆土日削委靡不振遂訖於亡則檜之賣國事雖人
類咸為禽獸可勝誅邪嗚呼胡銓欲斬檜既斥於前而良翰劾

湯思退等復不容於後子故以為宋之人物殆過於漢特屈於
大奸而智略不伸耳朱子狀其行而極稱之公論之不可泯如
此及來

中都識其五世孫公完一日抱家乘見予求志於後因得以論
之云公完兄弟八人以先府君命舉命後同里之王氏且不忘
所出而詳其世次藏之於家以示子孫其賢於人何如邪君子
於此尚有所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書理齋卷後

百年之木震於雷霆厄於霜雪而盤根錯節狀若龍虎宜不易攻也必有理焉苟得其理則斷之削之剝之剝之剛者失其剛堅者失其堅或者弗察縱橫而欲以力勝焉至缺折其器而終亦不能克也由是觀之天下之事未有出於理之外者矣待私見妄為反其所當然而強其所不順也哉大抵因於天者易出於人者難為其易者成事其難者敝奈何代之曲士魯弗若梓人之智也余方惜此而

燕府長史理齋朱公其能以是為的乎公之為人自少至老得喪一致平居無事則取中庸大易二書讀之恒語學者吾無大過人者惟一主於誠而已非所造之精而能之乎初公以事至崇德余嘗遇之於途及余為國子助教始獲數見之

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京師則相距已四年矣今年公扈從

親王度江而余亦分教中都生相與盍簪累日且八年之中所與持者十無一二惟公歸然獨存尤足感者一日持卷求理齋之說故舉其所見如此嗚呼是理也塞天地亘古今泥物而求之不知先乎物也舍事而言之不知貫乎事也余特以一端論之若夫極其無形以合中庸大易者亦無假於余言也尚從公而質之

書九歌圖後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掖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旌一執篋東皇太乙也其次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纛飛揚啞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羨而后歸飄飄若驚鴻欲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班班者湘君

其後風裳月珮貌甚閒雅嚴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叟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表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鼉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鐵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恠可怖者有創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翅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

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為天之貴神司命為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為朝日之義亦豈間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為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糅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徼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為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鬱無勞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今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薦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

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
携李貝賈序繫之以歌曰

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為樂且康豐隆儻
忽周八荒鬼塞大轟蛟螭黃上台司命中文昌斟酌元氣調陰
陽福我以德淫必殃下招帝子隔瀟湘蒼梧九點山蒼蒼踰烏
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神人瞠目鬚髯張長弓白羽射
天狼水仙胡為宅龍堂九河既阻不可方鼉鼉出沒波湧湯山
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濕啼幽篁兜鍪戰士身盡創魂魄欲歸
道路長吹簫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棗神來不來何渺茫
跋彩煙楊氏家乘後

士知重其宗者必有譜而屬之遠近咸得通而維之其廢也恒
由于孫日降而卑遂至忘其所出無足恠者間有修之散佚之
餘近及三四世而止或五六世而止彼崛起閭閻間者又遠求
從古不別其類而強附之豈非誣且僭乎隋之苗裔有越彩烟
楊氏止攷文帝之前下推榮王之後允若干世錄其可知而缺
其不可知者既不失於忘亦不失於誣且僭矣楊太史既為之
序因書其後云

跋堅白先生傳後

台堅白先生傳番易周公伯溫所自作而其高風峻節略見之
於此蓋公博學工文尤善篆隸初入太學月試季考恒出諸生
上以蔭授南海簿四轉至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升崇文
監丞出僉廣東福建二道廉訪司事尋除翰林待制崇文少監
又陞翰林直學士轉兵部侍郎至正十二年除監察御史扈駕
灤陽二年多所建白聲名益起再除崇文大監以母憂去官起
復為江東道廉訪司使歷兵部尚書由兵部為浙西道廉訪司
復十七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時淮寇張士誠轉掠江南遂

據姑蘇其勢尤威累征不下公單騎而往直抵城中喻以逆順禍福士誠大悟即稱臣入貢繼除太常禮儀院同知未上改江湖行省左丞又改南臺侍御遂升中丞而年已七十矣以榮祿大夫集賢院大學士致仕公始與宣城貢公泰甫同時而才名亦相伯仲自元有天下南士之居臺諫者實繇二公始海內翕然望其有為而二公亦以正君自任特遭時之變不得究其所施使前十年用之則其事業章章又何如哉伏觀辭翰歎息久之謹識于後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云

中星解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蓋南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武

貝先生文集卷十二

四

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夫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之事析凶夷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璧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

乃甚踈邪吁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洛辨

余讀洛誥周公獻卜之辭曰余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
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
陳氏釋之曰卜乃召公而周公曰我卜者召公之卜即周公之
卜也學者皆喜其說遂至舍經用注以為周公未嘗再卜也何
其惑歟按召誥召公三月戊申卜宅乙卯周公至洛蘇氏曰是
日再卜其言是矣蓋作邑大事也所當詳考夫天而定鼎土中
豈以召公既卜而遂不卜乎且召公卜以戊申周公卜以乙卯
相距七日惡有周公不卜而言我卜以欺其君哉忽大事而欺
其君吾知聖人決不如是也由是觀之謂二公之心既一故二
公之卜亦一則可謂二公不卜而遂用其卜則不可陳氏務為
好竒之論不知何以必其不再卜邪其誤學者深矣或曰董鼎

集諸家之說以附蔡傳必以陳氏合於經而取之曰鼎於蘇氏

陳氏二家無所折衷前錄其再卜之說後錄其不卜之說以待

學者審而擇之今當直據經文豈不白乎而二家之異同不必
論者然蘇氏猶本之洛誥直而不謬陳氏則曲而費辭矣使主
陳氏而斥蘇氏豈其喪心瞽目而弗之察歟大抵陳氏於書固
多乖戾而此章雖非大義所關亦不可不辯

學校論

學校合子弟而教之折其氣而約於禮收其心而進於道剛者
矯而巽邪者正而中鈍者攻而銳昏者發而明慙者變而通入
焉有孝之行出焉有忠信之言豈非由於教而然邪然所以教
人者非強之以其所無也因其性而為教也性之出於天者本
一則無不可學而至惡有過不及之相遠哉苟棄而不教則剛
也邪也鈍也昏也慙也固於氣質之偏一定而不移也此聖人

之所深憂而學校之設其亦有所不能已豈非為政之急且童者乎故天子之都則有辟雍諸侯之國則有泮宮下至一鄉一遂莫不有庠序之制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其導之也有方其選之也有序可謂至精至密矣漢之學校興於孝武唐之學校盛於太宗雖未及乎三代而一時之效有可論者奈何後世視為弁髦勢恒屈於有司遂岐政教為二人才風俗益不逮古嗚呼制乎外曷若全乎內治其末曷若求其本而有國者或未之思歟洪惟

國朝混一之初首及學校府置教授弟子四十員縣置教諭弟子二十員兩京之地則立國子學有官有師教之既勤稟之既豐將陶一世之人復於虞夏商周之盛非徒苟且以徇名也然或懼而不樂何邪蓋天下兵爭久矣禮樂廢而弗講中原數千里無弦歌聲而耳目濡染不過操弓矢事鋤耰而已夫安肆放

逸之餘一旦束之使誦詩讀書往來有禁出入有時此仁之以

六

為禍之勸之以為強之亦其情也雖然吾既因其性而為教肆之於水導之則行不患其塞而為害既之則下不憂其激而反流亦惟寬以俟其成和以使之復耳而復誘其勤以懲其怠進其能以恥其愚則皆奮然用力而不懈矣抑聞之子弟之趨向在於師師不尊則教不行教不行則道不明必擇博學縉脩之士以為儀表焉余承乏助教五年睹其得失故為說以責其下而重於得師如此作而新之正在於今日

與楊秉哲書

奉書秉哲錄事坐右相去只尺久病不得數見前幸火間輒造幕府獲觀史約序文甚奇義甚正方厭今人之文腐熟無足觀者忽遇班固馬遷之在前如寐而覺如醒而醒何其快也然尚有所論者欲再往而不果敢以書布之左右焉古之史官據事

直書而已可焉文正公約舊史之文作通鑑一書而其義則大
正於朱子之綱目焉上下數千年間未嘗不為之歎口同之有
秦漢之有魏晉之有宋周之有隋唐之有梁何前後之相襲同
一轍也且彼不顧而為之者莫不以為歷數之當然所賴秉筆
君子明大義於後世使監者知力可逞於一時而不容於百代
如此苟曲筆以徇其所為亦豈畏之而然邪將為當然而然也
考之朱全忠事至今五尺童子皆知為唐之大盜甚於漢之曹
操操不急於受漢禪全忠敢於受唐禪朱子書曰梁王朱全忠
更名晃稱皇帝猶書魏王曹丕稱皇帝之例惡之已甚斥之已
明而與上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下書漢中王即皇帝位者萬
萬不同矣且當是時王建稱帝於蜀契丹稱帝於幽州王延鈞
稱帝於閩紛紛僭竊朱子皆存而書之書晃稱皇帝以見朱氏
之篡唐書閩蜀稱帝以見四方之幅裂其傷中國之無主為何

百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八七

如也若其細注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與後注蜀高祖王
建武成元年亦同終晃之弑至後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及友
貞為庶人脩錄而不殺著其始終之實如此今因通鑑之疵并
責朱子失予奪之權衡則過矣更裁之矧將發乎前而傳于
後不可有一毫之戾者敢進其瞽說病愈當與商榷之

鑄鐘祝文

曰惟

皇帝受命于天既廣幅員乃建中郛地大物覈鼓鐘之設政令
攸存必審其音匪華以文警彼遐邇以覺晨昏範金在冶切同
大鈞爰告明神歷千萬春敢告

畚陳茶

友人陳恭告余曰吳門金生以聲年總二十有四而穎悟絕人
遇人輒舉濂洛之學眾皆非之甚者怒而訛之而先生獨與之

者何也余曰余之所與者與其能舉濂洛之學也彼非之訕之者恥其不知而忌人之知也嗚呼欲求聖人之道者必自濂洛始然在當時有斥程子偏而不正者有斥朱子迂而不通者使二子生於今亦必非之訕之矧於生邪生之言固衆人之所驚而恠矣衆人之所驚而恠由其不知也君子篤於求道奚人言之恤乎生之至否余固不可必而獨與其能舉濂洛之學耳毋多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蘆軒記

天台李廷鉉之詩穎上也曰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木異卉出門四顧際天連海悉彌亘以蘆而不可限也故以名吾室客又何怪乎客曰嘻江圖紀蘆洲至樊口三十里大抵綠江之地宜蘆未聞穎產之饒也且河南諸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內宋歐陽文忠公誠樂其勝槩即老于穎而不復時蘇黃門嘗從公游銀缸畫燭之詩至于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富庶甲第相望連檣巨艦與波上下者槩可想已今既剝于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已欲求如公擅西湖之風月惡乎而可邪嗚呼東西都之壯麗計相萬於穎也紫淵丹水奄為狐兔之區而金城五千步與連昌繡嶺之相蔽虧亦墮而不存此古今盛衰之變奚獨興歎於穎之蘆也哉然蘆為物之微者薪之而不惜伐之而不禁使有嘉木異卉如向之可玩又孰取之表其陋乎其取之者以時之所見特此耳抑觀夫既苞既體至霜乾雨折之餘散花如雪障紛糝交錯沙鷗落鴈莫辨其所止固有無窮秋思不翅在瀟湘洞庭間也視彼爭榮於春騰芳交蔭曾不及乎一瞬何以過吾之所謂蘆歟廷鉉必有得諸心矣因以其說來告余深善客之知道遂書以為蘆軒記

東軒記

淮之南居人咸築土為垣覆茨為屋無高甍巨棟丹塗黝壁之飾非惟凋瘵而然蓋其風土俗尚猶古也方文敏者作東軒於所居之偏亦未始求侈於人客至輒席其中行酒賦詩連書累夜至忘羈旅憂間嘗求記於余余觀一時鴻生碩士之所述發其義者殆無餘蘊矣然方氏越大姓也在元季時有捍海功優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一

以名爵一門金紫氣焰赫然文敏在群從兄弟中謙冲自厲莫不賢之

國朝革命徙諸豪於濠上遂由海濱來受一廛之地即其所名蓋求趣之所在乎嘗讀陶靖節詩有嘯傲東軒復得此生之語竊為之嘆曰江左人物其能知道而超然物外者靖節一人而已夫治百里邑固愈乎南村之宅食五斗固愈乎溪下之田顧東帶之煩甘心荷鋤至乞食至止酒初無一毫休於中者豈不以此生為至樂邪苟以此生為至樂孰可以易吾東軒之所處哉由是夷攷晉宋諸臣度江之初王導庾亮以區區一方經緯天下未暇論也謝安夷大難樹大功而讒毀隨之報浩卒廢而書空又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生已病矣劉穆之佐武帝崛起於後任兼內外不足論也王弘欲辟盈居損何尚之既老復起用智將迎烏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

貞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二

高乎其於生亦病矣今文敏去富貴而安貧賤樂焉而將疲焉而休外無所求內無所尤可謂獲全吾天於干戈格鬪之餘且將靖節於千載視冒進不已之徒違已役人汲汲營營以至於敗而後止者相去何如也予故推而為之說如此異時尚當徑造東軒迎海月之宵升覽雲霞之朝鮮酒酣興發援筆為賦云

薦福草堂記

吳門秦彥昭氏既葬其親郡西十五里之薦福山又築室以奉其主而題之曰薦福草堂因其地也間求記於余乃為之歎曰自中古以來人之死者有墓以藏其體魄固異乎不葬者矣然數十年後草樹已深蛇虺之所蟠狐兔之所殘或惘然莫之一顧則亦委之鬼而已夫孝子仁人有所不忍於其親而忍委之鬼可乎於是建祠其旁四時朝暮謹而守之庶幾慰夫冥冥者

豈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乎其於古制合否弗暇論也且薦福之在姑蘇尤特奇峭狀類虎踞一名踞湖山五代時錢氏有國嘗建薦福寺於上中有五塢宋皇祐間節度推官馬雲求其林壑之美因別以名曰芳塢曰飛泉曰脩竹曰丹霞曰白雲歷今五百年而絕境猶可想見於寒烟白草之外也彥昭用陰陽家言得其葬地遂剪荆棘而立棟宇其南則上方穹窿其西則為天平又西則天池環拱旋顧如戟列屏峙而穹窿之南則太湖三萬六千頃皆在指顧之中是知薦福盡姑蘇之形勝草堂復據茲山之勝矣雖廢興之跡相尋於無窮此理數之當然吾能有之一時之境因人而益勝焉初秦氏之先居淮東之高郵業醫非一世矣後徙於蘇而彥昭之先君子明德處士尤深於黃帝雷公問荅之書參以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論切脉用藥徃徃起人於死而多不責其報由是蘇人之有疾者咸走其門而謂之處士不以貧富貴賤悉應其才可謂樹德於無窮者至彥昭克守其業弗墜秦氏之名由是益大逮國朝平吳遷民五百家於臨濠而彥昭亦與焉時處士已沒越七年始克歸葬斯堂之作可見悽愴沐陽之心不待春雨秋霜之降而發已故不辭而記之俾刻諸石以示來者尚嗣之而弗忽可也

杏田記

吳門陳敬夫客隱濠泗間闢室若干楹廣不踰尋丈深與之等中可坐客五六人予嘗造焉因觴其所而請名於予按臨濠古鍾離國而晉董奉嘗居之奉有神仙術托於醫以治人病不責其報惟令種杏一株及成林又令以穀一器易杏食之而積穀施貧無食者今敬夫蓄善藥應人之求抑亦有奉之風乎請以杏田名之然不謂之林而謂之田者蓋祖於李長庚之詩余固

有其說矣凡人所依以為養者莫過於田上者畝一鐘此秦陽
遂雄蓋一州而久耕水耨終歲不得休其為勞苦何如也使不
業田而有其地利者惟醫近之醫必宗於奉故目杏為田奚不
可也嗚呼奉之為神仙若淪於荒唐詭誕儒者所不取而特取
其有及人之仁焉夫享厚祿柄大權視人之轉徙溝壑不翅秦
越人之不相恤區區窮山絕谷之士無民社之責乃能恤人之
瀕死不救而有術以濟之全而活者不知其幾千百矣可謂失
之此而得之彼宜其沒已久而人猶稱之也世之庸醫又特假
其名而漁利一時曰吾奉也人亦信其皆奉也烏有奉之治人
且不有其利也哉敬夫雖無神仙之術如奉疾病者仰其藥而
不夫其天年則其施也博與奉之杏何異邪德之所積殆不可
以町畦而有杏田之實奉不足以專美於前矣是為記復繫之
以詩詩曰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四

田彼夕陽時耕時藝庶竭吾力以私其利猗與董奉樹杏千
株地無肥磽有花紛敷既花而實又易以穀猛虎守之盜者
斯逐唯敬夫氏蓄藥滿家烏喙昌陽空青丹砂取直孔廉厥
施孔博何殊杏田不稼而穫我作我詩爰揭座隅益封殖之
孰匪菑畬

四清堂記

鳳陽單公寧山之居

京師也築室若干楹既茨而墁中寘竹床一楮帷葯枕以時沐
息焉蓋豐而能約約而能安者合而名之曰四清見於鴻生碩
士之詠歌亦既富矣復徵記於貝瓊至於三四而不倦瓊因論元
之季華靡無節而在位貪墨民窮怨積胥起為仇訖亡天下當
是時人主非不圖治中外之臣苟有一節之清者旌而厲之使
皆有所勸而守令得以貨之邊將得以貨之六察得以貨之宰

相任天下之重者得以貨之苞苴盛行曲直弗當法從而敗理
從而墮矣彼且為虎狼為淘河累貲鉅萬猶不饜其求孰計國
家之安危也哉公自以砥礪名節為郡功曹人莫敢干以私可
謂絕無而僅有已遭時之變嘗率鄉兵保境濠泗之間衆恃以
安及歸

皇明遂見知於

上為按察使歷工部兵部尚書位尊而祿厚被服必錦繡也玩
好必珠玉也娛樂必聲伎婦女也有不足恠者乃斥而不近而
以四清為尚等於儒者信其中無一物之累介然表乎波流風
靡之餘者歟昔齊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以為儉漢公孫弘
脫粟布被而汲黯以為詐夫弘之曲學阿世其偽可知而晏子
雖不合於禮抑亦病其奢而矯之者或者猶稱其為知禮也若
公之四清故近於晏之儉的非公孫之詐矣區區舉物為言而
不求其心又惡知所存有大於是者向使人人為其所為則身
名俱榮以及於後世何其愚闇不知如此而公所以獨高也故
樂道其善而書之覽者尚懲彼之失而監此為法云

惜陰軒記

會稽翁昌齡氏寓金陵之青溪性不悅於紛華益窮六籍之說
顏其室曰惜陰其言以為禹惜寸陰而陶士行謂衆人當惜分
陰禹勤於治士行勤於事吾取以為法云乃馳書三百里求余
為之記然余之荒落尚可以言此乎辭弗獲則復之曰日之經
天而西也分積而寸寸積而尋丈以周所歷之度疑若可久矣
方出為旦而夕已及之既進為暑而寒復襲之射之發而不返
丸之轉而下走曷足以喻其疾邪君子苦其學之難成而懼其
時之易失必務於勤如禹如士行可也傳曰學如不及猶恐失
之孔子聖人也好古敏以求之顏子學聖人者也語之而不惰

矧以闇劣之資而自畫自怠歟余為童子時不知進學為事飽而嬉倦而休智弗加益而年寢長矣及困厄不振涉一湖出五茸將觀天下之會以自壯復宿留三吳日從游盤燕樂之適卒無所得而貌亦改矣中夜思之惕焉內慚謝其所與往來者盡發篋中書讀之其未見者則假諸人庶日有所進歲有不同塞者以通而虛者以充也屬海內兵爭遠近騷然於是辟亂山谷中又十有五年則既老而耄執卷竟日旋復忘之嗚呼少而壯杜而老坐於不動如此雖病而悔又何及矣故常舉以告人使毋蹈其轍彼一時新進或未成而遽足或既仕而尋棄不亦悲夫今昌齡由國子生擢為

吳府伴讀退

朝而歸未嘗與書稍輟且以惜陰自警孳孳汲汲恒若不足是能觀夫天有不息之機以致吾不息之功則其於學不極其至不止也非徒余之所愧寔有望於若人焉姑書以勗其志

雙井堂記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六

按志雙井在寧州之脩江中江深不可見至秋冬水落始出而釣臺石明月灣咸在其上蓋亦西江之一奇觀也宋黃太史山谷家焉公時與賓客來游輒取水烹茶清冽異乎他泉且賦詩有十里秋風香之語雙井之名繇是益顯距今三百餘年而祠堂猶存不廢則一時之風流槩可想已後盤谷先生居東甌之平陽者亦其苗裔歟嘗登咸淳進士第及宋社既虛遂隱不仕乃即居第前鑿二沼種蓮于中復以雙井名堂特示不忘其先之意雖其地與脩江不同寔有太史之趣云三世孫言甫七皇朝征商鳳陽者五年于茲間過橋門見余求記所謂雙井堂者至於三四無倦色以為非鉅手筆不以屬也遂復之曰予嘗讀易井之為卦曰改邑不改井况脩江之井又非穴地而為者

終天地未嘗改也而此特放而名之耳然名之所在君子得以
改其事而論其人焉初山谷以詩鳴熙寧元豐間與蘇文忠公
馳騁上下文忠公極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混涵停蓄如唐
杜甫者或未之及焉惟公盡古今之變深而不僻奇而有法在
諸家為第一惜其與時又牙放浪雙井不得久於朝廷之上使
歌頌有宋之功德上軼三代徒發之游歷所見凡風雲雷電苑
囿臺榭禽魚草木悉寓於辭以洩其奇氣歐陽子謂詩人多窮
余於山谷尤信之予孫綿延至盤谷僅一中科目又當草命之
際弗及究其所施以終今吉甫博學工文亦區區授一典市官
何其豐於才而嗇於位邪此天也非人之所與也然自山谷而
盤谷自盤谷而吉甫歷若下世而流澤之深厚與雙井同一不
竭視彼暴盈遽替者得失何如哉高堂巋然俯臨水鏡過者寧
無反復思慕而不改之常德尤可見也故因其請而極言之尚

益昌其詩以衍西江之派者不在其後乎不在其後乎是為記

聽松樓記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七

平陽縣治南出為嶺門嶺門之西有大山特起曰九皇嶄然與
東山相雄長巨族林敬伯氏擇其勝處而居焉山多千歲古松
拱者偃者樛者直者鬱然盤錯雷霆霜雪之餘不見遠近於是
抗層櫺於蒼翠間題曰聽松樓謁余為記起問其狀則曰吾嘗
讀書其上有聲騶騶然課課然經于周阿達于重簷若縵而不
絕若合而不散雖朱絲之清汎鳳匏之啾發曷足以喻之邪此
吾聽之而樂也或天風夜作飛雨驟至激啣嘈殷空同又若海
濤之破山而西瀑布自天而落此吾聽之而駭也莊周所謂天
籟者非歟辛先生卒言之余因論人之所同聽者莫過於樂而
聽古樂者惟恐其臥聽新樂者至不知倦則雲門咸池不足以
悅天下之耳矧松之為聲非有六律七均之和以合乎黃鐘大

呂者孰能聽之聽之而悅不知槩於古今之樂何如也其殆真樂所在得於自然異於人之所聽矣抑聞之善聽者不以耳聽而以心聽而以神聽以神聽者上也以心聽者中也以耳聽者下也假於耳曷若會之心會之心曷若極乎神歟聽松之頃信其不徒以耳也余將起周而質之敬伯曰至矣遂書其說俾歸刻諸石雋李貝瓊記

晚翠堂記

物有同類而絕異者余於草木觀之矣風雷之所鼓動雨露之所發生枿而枝枝而幹綿山亘谷如青雲被覆遠近一色松栢蒲柳孰辨其勝負也及一氣之烈蒼然而不悴鬱然而益蕃回視向之衆木何其暴榮遽落魯弗及乎旦暮之近况能與之偃蹇於氷雪之中也哉蓋衆木榮於一時時之變也不能不變而松栢貫四時歷千歲其大百圍其高參天不以時而盛衰也然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八

後別其高直秀竦之姿而先後遲速有弗足論者此君子取之以此德乎大抵士之特立不回者非若新進之易合人方以為榮而不足為吾榮人方以為辱而不足為吾辱阨於前也既久則伸於後也必大畜於內也既足則發於外也必周此馬援卒厥其大器揚震亦起於五七奚胡松栢之在衆木歟然余之所見者亦歎也臨沅軍守道者元中大夫湖南廉訪司副使明卿之孫政議大夫同知通政院事仁美之子也乃能刮磨豪習折節讀書雖間關兵馬間亦不似輟嘗失其母走三千里訪於金陵得之縉紳咸稱其孝焉

國朝置國子學聚四方之學者遂由諸生升上舍未幾衆皆起遷為美官橫金躍馬驚駭閭里守道方從余來

中都多教諸子弟乃以晚翠名其游息之所以自厲而無一毫嫌疑意信其落落如松栢之翠而非暴榮遽落者比矣嗚呼松

栢之於衆木類也其材恒見於晚士之與常人類也其志亦成於晚事固不貴乎早也余知守道將有為於久屈之餘而發其所蓄無疑矣因其求文以記之故申其說如此而復戒其守云

白雲書舍記

雲之為物不一而白雲則水土清明之氣上升於天幽人處士恒玩而樂之然其去留無跡卷舒無時所謂雲之閒者非若雨雲雪雲之能澤物也會稽褚君德剛讀書蟠龍山下每清秋雨止牕戶皆雲也几席皆雲也被覆左右彌亘前後其居也以雲為賓客其出也以雲為車徒其限也以雲為藩籬其飾也以雲為采色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日相接而相忘焉題曰白雲書舍蓋據一方之勝而香爐玉筍聯綿於雲間鴻禧之觀龍瑞之宮蔽虧於雲外城郭之埃塵迥隔而不及也鋤雲而耕披雲而薪既足以自給而太夫人又壽考康寧歲時稱壽洩洩融融此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八九

亦有天下之至樂萬鍾千駟孰加于是哉使有萬鍾千駟之榮或不及養其親而反貽親憂得失抑何如邪書暇輒絃琴而歌歌曰山出白雲兮既不以雨白雲浮浮兮又翳余户余退無營兮朝耕夜書卒歲有褐兮食且有蔬覽彼白雲兮惟潔時懋載酌清醕兮為母之壽繇是一時談者莫不樂道其美焉逮洪武之起為中書掾轉青州都指揮使司經歷尋升鳳陽大都督經歷乃不遠千里迎其母涉江道淮來

王都亦無異在蟠龍時蓋所居之境不同而同其樂也故復揭白雲之名於寓所親之所在即雲之所在有不待儼於雲者視唐狄文忠公北登太行而興望雲之歎固不得全其私如德剛矣因詳其出處而著恩義之兼盡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中都蒙

歸耕處記

夫大姓謝伯禮氏繇雲間徙臨淮之東園築室若干楹題曰歸耕處志其出而復歸而所歸非一故以處言之云初余遊九峯三泖間嘗愛其俗務本而好學故無不耕之民無不食之地而諸謝雄蓋一邑比古之秦陽時伯禮自松江別駕歸亦耦田夫野老於隴上不以為恥焉蓋耕而仕也進而行吾道仕而耕也退而求吾志出處一致也元季之變大發州郡丁操兵以從征伐遠近騷然雖欲耕而不可得者非獨三吳為然已今

天子受命削平宇內卒復于伍民復于廬農復于田工復于肆皆歸之道也乃越在二千里外積十年之久出入東園不啻九峰三泖時遂將老焉出而歸歸而耕又奚局於一方也一日會于

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中者屬記於余且言向之功而爵者不得曰吾田爵而醜者不得曰吾田獲田吾田而不失為農者五十年固無功而爵之榮幸而免於爵而醜之禍天之厚於吾者多矣輟耕之頃談話東阡西陌之上以為鹿門之龐德公柴桑之陶靖節庶幾尚友於千載歟或者方病其勞苦而祁寒暑雨之弗堪也舍耒耜去南畝汲汲焉營斗筲之祿摩肩疊跡於朝曾不監其得失宜乎長往不來者所以深詆之則為吾東園之歸者幾何人也歲既登矣吾亦可休矣於是釀酒擊鮮合族人父老酌以相勞酒酣輒起而為歌歌曰有田膾膾干淮之潄既罄既播復膏以雨稼稼之芄芄兮庶無食于螽兮于以樂歲之屢豐兮眾皆擊器和其樂為何如哉余聞而壯之雖未能遂其歸如伯禮喜見若人於下起萬城中可謂為農之久知農之深而超然獨高已姑序其事并錄其言為歸耕處記

此思軒記

余之分教

中都也

詔選國子生十人副之行而首選永嘉王廷采焉廷采母在久矣一日讀詩至魏風陟岵之二章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為之潸然泣下曰吾又何望乎雖然人之於親至死不窮乃以思名其室而上加岵者義繫於岵也義繫於岵而其思有二余從而論之夫父子兄弟處乎一室其入也相守其出也相從豈非天下之至樂而一旦有事於四方自燕而南自越而北跋履山川之險蒙犯風露之久其有不思者乎此離而思也離而思者猶望其歸而不至於長思也或不幸而有故焉則又何如邪此沒而思也沒而思者終其身而已矣廷采之於母沒而思者也莫親於父母惡忍忘於既沒哉惟其生甫十月而鞠於姑宜不知

自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八二

有母也及長而好學其季父子之宜不知有父也年幾三十而始克復正且以喪母之為悲其心同乎陟岵之孝子而事則不倫矣陟岵之孝子見於詩者自父而母自母而兄又設為父母之辭欲其無已無寐雖思而不過於傷也若廷采者以其有父焉吾尚及事之而不及見吾母矣吾寧不悲乎於是掇取二章以表其志思尤切於陟岵之時也嗚呼風氣日漓教化不行朝死而夕忘之者汨其天而不復曾弗若鳥獸之有知矣余幸見若人於所不得見故因其出於一本而不可已者反復為之說如此非以其多乎道之為異也抑豈以是為多乎道哉觀者尚興起於孝使不渝於薄余固有錫類之望矣於是乎書

來鷗亭記

震澤而下其水匯於華亭為三泖民多環泖而居有姚宗文氏結亭一所以據其勝下俯平波萬頃而白鷗千百為群題曰來

鷗亭繪而為圖述而為文者亦既侈矣復求記於余余觀飛動之族不一而鳳為鳥之靈者也鶴為鳥之儂者也鷗為鳥之閒者也鳳一出千歲其來以德鶴一飛萬里其來以類若鷗者無鳳之文采無鶴之音聲出沒波濤之中下上洲渚之間未始為人畜人所畜人亦弗之畜焉惟江海之士日從之遊以其無心也不然則不來已大抵天下之物以無心而相感天下之事以無心而相成海翁之鷗不足言者必若宋之魏公韓忠獻歟海翁無爵祿之慕無聲譽之求而狎鷗於渺茫者宜也公歷事三朝出受經略之寄入居匡輔之職前後五十餘年至陶萬物於太和措宗社於盤石雖占卑陶穰契無以過之顧以狎鷗為號又豈矯情而誣俗邪蓋其卷舒進退舉任於道非有一毫與乎其間所以樹大功定大事皆出於無心而已使如患得患失之徒挾數以為能矜功而自許惡知鷗之可狎也此吾高魏公之為人不起海翁忘爵祿聲譽之累而與鷗相忘者鷗寧滅沒而不為之來乎今宗文閔而不試放於閒適亦有鷗之逸者其為海翁為名臣魏公未可知也燕坐之頃四顧無雲九山前起遙見雪影翩翩於空青之外悠然自適殆非海翁之所知已余將老而東歸道出雲間艤舟亭下尚當尋盟於未寒云

采德堂記

平陽林與直既葬其大父文御於縣治南九十里之茅竹里築亭若干楹於墓側歲時既祭而燕合族人於此焉間請名於余按其先世為泉南人在唐有福唐尉攢母死廬墓致白鶴甘露之應事聞詔立二闕於墓前號闕下林氏五季之亂舉宗七人徙平陽而散居焉四溪其一也由四溪而下嶺又析為二族居嶺門者有宋參議公某則與直之始祖也參議公之後為大諫公某大諫公之後有知道州望之望之生太玉元初為建寧教

授歷官至建德推官而文卿則太王之季子重然諾寡言笑以與時父牙不仕而隱工鼓琴暇則抱琴往長林曲水間作秋鴻操一曲觀者以為神仙中人年六十有五終與直之少也其父彥暉出游吳越故常依之以居而朝夕有戒出入有節既長從師講學通春秋大經洪武八年至

京師補國子生遂升上舍皆文卿之教也志曰百歲之計來之以德攷其前後而知善於計者請以來德名之乃進而告曰東南之強宗大姓位非不尊而畜非不厚也或三四傳而覆而逝者一再傳而已其能綿延五六百年歷十有餘世者豈非繫於人物歟譬之場師之木尺寸而長至於參天蔽日豈一朝夕之所致哉其風雷之所排霜雪之所虐吾不知其幾矣惟封之固而溉之勤其本既強而不為摧敗偃仆如此君子之於德也亦若是焉存於方寸之中而施之天下之廣積於數百年之久而發於一旦之間視彼區區祈天而不獲則怨天責人而不報則尤人何異不賈而求贏不稼而求穫者哉若福唐至大諫公而始大大諫至道州而益顯文卿又能不廢前人之德而及乎與宜故知向之有位者不能世其官厚畜者不能享其利而積德之效出於理之必然焉可誣也則後百歲而為計者又在彥暉之父子益厚其積亦若爾相爾父焉人物之盛當不止於此而林氏之福其來烏可涯也哉既名其堂復為記以勗之

巢居記

隱者巢居子築室城東門外廣容一席客至輒促膝而坐且率於客曰鳥巢於木而吾之室寔類之其下平而不焚其蓋朴而不斲踈之以來清風密之以禦天雨前有玉山旁紆大江挹朝光於東隅納星月於夜牕此吾之所居奚翹一巢也於是而偃休於是而肅歌泰然自足不知其為陋也復仰而思之彼富貴

家崇墉屹屹焉廣廈渠渠焉其與吾之巢又何大相百邪且厚積以為寇之招外健而為鬼之嗽曾弗若吾為巢之固而安也客乃驟尔而笑曰彼徇於物者也子亦未能忘乎物也子以其奢為病惡知不以吾之陋為病歟子以其陋為樂惡知不以彼之奢為樂歟其趣既殊而是非豈起曷若忘彼此而一之也忘彼此而一之則孰為巢也孰為非巢也渾渾乎太古之天熙熙乎太古之人也子以為何如遂起而謝曰吾之所求及也請書為記巢居子者番禺周克復氏客為攜李貝瓊也

翠屏軒記

睦大族葉明遠氏居壽昌之茗塘群山旁圍一水中亘而東止一山却立千仞者曰屏風山乃築室其下為游息之所題曰翠屏嘗命其季國子生焱求余為之記未暇復也及余來

中郁焱亦與諸生奉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八五

旨分教州縣之子弟遂至臨佳復申其請焉則為之說曰山之類屏者非一若二華之在關右羅浮九嶷之在湖外赤城天姥四明鴈蕩之在海隅連峰香嶂上接霄漢然皆不以屏目之惟九江匡廬則有屏風九疊與壽昌之山亦名屏風焉彼固不可槩以一物者或斷或連或起或伏有上銳如劍戟之列者有突怒如蛟龍屈盤者有效竒獻秀如青蓮萬朵鳳飛而獸舞者又可專以屏言之乎惟屏風九疊出於千岩萬壑間與香鑪五老相參其曲折之狀可想已壽昌之屏風山闕於僻壤雖不得爭雄匡廬而游人寓公亦無至而玩之發於文辭以表其靈異豈非造物者將待其人也乎大抵天下之奇觀未必專於一方一華羅浮九嶷赤城天姥四明鴈蕩之外其扶輿蜿蜒之所鍾者惡可限乎南北邪苟得其趣於烟雲吐納之時春嵐秋色之變瑰艷禽鳥之情卉木葩艷之發固不待窮周王之轍跡道秦隴

上天台浮瀟湘洞庭而覽其勝則翠屏不異匡廬之九疊已吾
何為之左右焉然明遠父子託於林樾之久宜其出入上下屢
見猷聞而且好之不已傳曰仁者樂山斯可謂之仁矣柳子記
馬退山之亭有曰以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則其儉亦可知矣
雖然君子之於物豈徒為耳目之玩哉焱嘗講易於家而求聖
人畫卦假象之意抑觀地中有山之象則知曠多益寡稱物平
施之道乎觀天在山中之象則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
至如虛以受人懲忿窒欲何莫不取乎山澤也由是而進學焉
將與翠屏拔於丘垤之卑而山亦因之益勝視境中所謂錦峰
繡嶺者何如邪余老而縻於官未得如明遠放浪物外一登翠
屏之顛招安期挹廬敷而徒彷彿其寸碧於天際慨然遐思而
已尚懼辱於山靈而勒移謝客也於是乎書

風木亭記

《目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六

國子生平陽董璫蚤孤既葬父伯高築亭于墓左題之曰風木
取韓詩外傳記臯魚之語云初伯高撫璫甚勤而教之有法時
年甫十二猶未知也既長而有知思報無窮之德而抱無窮之
戚矣此亭之所作因求記其所謂風木者久未復也洪武八年
春余分教

中都復與璫俱且申其請乃為之說曰木之性恒撓於風子之
心恒棄於天此古今之所悲而臯魚至於哭而死也然余不足
於魚焉漢毛義捧檄而喜義豈喜得一州縣哉蓋為親屈也苟
知為親屈則不暇於擇祿而魚去親之久事主之難既困而歸
自稱其失有三又何及邪孔子門人聞而歸者三十餘人則以
魚激之且懲其過也雖然莫尊於親莫大於養親顧菽水之薄
或缺於前而三牲之具不必享於後所謂事有不可全人有不
可強者風木之感為何如邪非特一魚而已今璫志同於魚而

無其三失惟以死而厚於祭也孰與生而養之薄死而致其哀也孰與生而樂之深故假其言表吾之思耳歲時展歌墓下登斯亭也俯金洲而仰靈鷲徘徊四顧又安得起吾親於九京歟此尤足閔之也嗚呼彼一時富貴者居有華構出有輿馬壓梁肉而襲綺紈者皆不肖之子弟曾弗悼其親於既沒不及事之為戚如璫者此又魚之罪人而世亦莫之恠已豈不重有所感夫

居易齋記

學必志於君子而君子之事居易而已吾未暇極論古今之人姑舉其所可知者捉衿而肘見納履而後缺非曾氏之居易乎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非孟氏之居易乎彼二子者惡知貧賤之為約富貴之為泰也處約必餒而不知其為約則約而泰矣處泰必盈而不知其為泰則泰亦何愈於約哉分定故也而

目先生文集卷十五

七

世之常人苦其貧賤而欲去之則不能安吾之分矣終亦莫之去也羨其富貴而欲求之則將踰彼之分矣終亦莫之得也鮮知居易之為事而為君子之所為者然亦不可責其為君子也三衢魯濬文氏乃及於此蓋亦千百而十一歟一室蕭然日讀書其中而無一毫外慕意余固嘉之且求為之記故告之如此抑求之中庸子思既言居易行險為君子小人之辯矣復引孔子之說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蓋必由是而進焉不然吾恐未免於苦貧賤而羨富貴姑假之以文其懋悔而於自反之功未至也苟知自反則無往而非居易易知是區區者邪濬文尚勗之

小田小隱記

昔東陸侯邵平當秦既亡遂去之青門老於種瓜吾嘗論高帝入關切秦人迎而降者已知有漢而不知有秦矣至天下大定

則相率為臣如張蒼之徒亦何恠哉平獨不忍背君而汙其身
夫東陵之封如脫屣而甘心瓜田之中是知有秦而不知有漢
也宜歷千百世之久風節凜然與西山餓夫同一高已談者且
以前之侯也其富貴如此後之種瓜也其貧賤又如此為平一
身之榮辱得喪惡知平者乎雲間邵子振氏平之後也徙居臨
淮之東屯扁其所曰瓜田小隱豈其風流猶有存者歟余與子
振為師友故知之為詳邵氏自翠岩至於雪溪自雪溪至於浦
雲而及子振之父質谷一門四世其盛何如邪及運草事殊破
萬金之產乃從農夫於隴畝可謂有平之氣象固知貴賤無恒
猶天之寒暑不足為吾之戚欣而泰然自足歟是可嘉已故為
之記

慎獨齋記

昔人有鼓琴者坐客聞而去之以琴有殺聲也時見螳鼓臂搏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五

八

蟬其心一動使純古淡泊忽變為殺伐而人已知之則雖至密
之地可以欺人乎人不可欺由吾之情有不可隱也或者肆其
巧詐欲欺天下之人以為不吾知也豈不悖哉是亦昧於君子
慎獨之戒矣嗚呼日月之明未有過於獨者故君子恒察乎方
起未形之機儼乎若神明之臨也禦乎若師傅之在前也其慎
之如此惟求至於不欺而已余之鹵莽滅裂何足以及此而國
子生建德王以寧氏顏其讀書之所曰慎獨數求余為記因與
所聞而論之抑朱子示學者体道之功莫切於慎獨及其告君
也復卷卷進其說焉誠以應事接物本乎一心使公私邪正交
戰於中互為勝負則施之家國天下必有不得其當者惡可忽
於不見不聞而弗之察歟魯子子思以是相傳而發於先儒者
亦既詳矣竊閔夫僅知用力者不勇其朝暮之為不善者人雖
知而無忌矧望其能慎於所不知乎此余所以益歎世道之衰

心術之壞而嘉以寧知為學之要也以寧苟於獨而慎之善吾守而不失惡吾制而不行庶無一事之不慎所至又可量哉尚以余言勗之繫之以詩曰

吾處暗室孰謂無人人雖不知敢忘事天至隱而見至微而著奚翅十手神明是懼惟操則存惟舍則亡奚翅六馬奔逸是防所以君子察其所發苟不自欺善惡攸決嗟以寧氏必慎於斯仁義之充寔繇是基我作我詩匪偽之飾朝夕監之尚勗無斃

桃花源水記

桃花源水非出武陵之桃源者國子博士會稽錢公子子築室蟠龍山下有水盤回曲折遂以其地擬之桃源也按桃源為天壤間絕境宜高人韻士聞而慕之今桃源州桃川宮南一里是也定武陵八景之一陶淵明記蓋特指秦人避地居此不與世通後好事者輒言其為神仙詩人從而附會之豈不恠哉然自

貞先生文集卷十五

九

秦以降更王迭伯攻戰不息天下之人不死於兵則死於賦者十六七而山谷之中老子長孫至歷六百年之久理亂不及於耳榮辱不加於身以神仙目之亦非過矣及晋太康中漁者既至而出其道卒莫之塞則人民始病而風土亦壞今且同於他境長荆棘而伏狐兔惡有昔之種桃者乎或能自遠於城郭置埃之外如王維之輞川李白之庄山杜甫之錦江孰非桃源之勝而白之見於詩者亦有桃花源水之語奚必桃源之為桃源也子子之意殆與此同已當其暇時徘徊水曲或坐石而釣或倚樹而歌其景無窮其趣亦無窮也則以林壑未有過於桃源而桃源不待往求而在是矣彼汲汲於貨利之途而栖栖於權勢之門者惡足以知其超然物外為高邪初子子在

京師時嘗屬余記之余因告曰公由布衣徵為國子助教方朝而入暮而出未宜戀僚寬閒寂寞之濱也姑俟其歸越四年為

洪武十年乃獲請老於
朝而旒纒流水果為其所私矣不可以不復者故書其說以寄
之異時將躡屩而徃候公香爐玉筍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中都藁

遊山詩序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季秋月朔予休暇無事與典簿永嘉裴中國子生陳芳林與直王董璠林岳洎余季子羽出甲第坊迤邐北趨四五里地勢隱然而隆岡連嶺屬實萬巖山麓之旁殺者置關於上所謂東市之咽喉也予嘗往來而未暇出入上下以窮其勝是日也天風颼颼雲氣行空中類方騎而驅乍疏乍密日光吐而復翳始懼其將雨條排而去之萬里無滓端倪呈露行者欣然皆喜乃升高而望之連山拱其南長淮亘其北蓋其地即春秋之徐漢為鍾離隋置濠州建

上之龍飛改名鳳陽而都焉其東則獨山屹然一柱孤撐上為司曆者觀天之所距獨山東十五里為臨淮崇墉峨峨車馬旁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午人之豐樂可想也其西八十里曰荆山與塗山對峙天外志稱山產美玉卞和以獻楚王今王坑尚存荆山之南則為魯山金碧起伏若走海濤而至于

皇陵信神氣所鍾誕生

聖人為中國人民主非偶然矣蓋自開闢距今越千萬年而豪傑起淮泗間如王霸之輔漢魯肅之相吳固不足方今日之盛而肇大業於東南也時宮闕未營朝市之位已定四十八衛列營左右統以大都督府為牛馬徧野禾黍絲數億歲天下之壯觀矣又行山北二里許過雙井黃先生先生東甌大族守官鳳陽者五年聞余至遂延於退休之所地閑寂無市聲少焉設芳醴薦嘉肴衆亦懼然而留更起步爵劇飲無筭遂至大醉而罷乃循果山歸路尤峻絕在石虎距離雜樹茂蔭於是列坐石上者久之惟緩臥不能起膳奴掖之而行因顧謂諸君曰余自六年

春分教

中都生未嘗一日舍所事而出游或出游輒以風雨止令幸償
於願而天復假余之美景如此覽山川之勝盡客主之歡使尺
鄉土之思不可以無述也蓋以溪山勝處良友分韻賦詩規重
遊於異日歟眾曰唯越翼日詩既成什余為之序且錄寄雙弁
云

滄洲一曲志

華亭大姓邵文博氏治圃陽溪居第之東偏垣而環之鑿方池
廣一畝錯置巨石相為經緯類十洲三島之狀而奇峰峯然特
起如神人出珠宮疑有雲氣昏旦上升焉觀者以為成於造化
也乃度地相方構堂若干楹坐挹其勝循池而北則因高為亭
風櫺月檻尤極宏麗老檜參天脩揚夾道不知有三伏時由亭
左行百武又為小亭可坐五六客以待游觀而憩者小亭之西

只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二

五十武亦如之中闕塗属于北垣有軒在萬竹間曰綠陰軒之
下聿以通泉水之來鏘鏘有聲曰流月其西軒曰樂琴書合而
名之曰滄洲一曲以記稱滄洲在瀚海中周四五萬里其人千
歲不死有飛樓涌閣皆金銀氣有琅玕之產紅鱗白鳳所集中
國之人莫能至者此雖廣袤不同而外旋大澤中俯平野彷彿
其一曲已尸者謹扃輪非魁人碩士鮮克造是且不遠二百里
招徠余誨其子麟書暇輒往時十月始寒風高氣烈而海棠數
本花爛熳如春於是置酒命客共酌於下自晝抵夜團圓中天
微雲盡歛二小姬出彈箏歌以和之極驩而罷恍然出埃壘而
超鴻濛也後值兵變余挈家南還樵李回思其所猶歷歷在目
每稱東南之雄於質者非一而能有林壑之趣莫若文博焉洪
武六年余起為國子助教越二年又奉

命分教中都生涉江沂淮遇麟於道從而訊之則文博已沒且

徙家臨淮之東屯而圃復湮為荒烟野草矣為之潸然涕下後數訪余成均因言去鄉里七年固不得守丘墓為戚近築室平岡之下獨與母居藝其地有秀可樸漁於川有鮮可食其適無異昔之滄洲一曲故揭舊名於楣先生幸志之余惟隨遇而安者必有會於心而不繫於境也若文博之居雲間也以其地為滄洲則山川是乎否邪今麟之居濠上也亦以其地為滄洲則池臺是乎否邪人之常情恒由境而變苟會於心齊之為一致孰非神仙之所居邪然文博當全盛時極耳目之玩視滄洲之樂不啻也麟方辱於流離轉徙而不易其樂非讀書求道而幾乎達者能之邪故詳錄以記之且富感今思昔之意允廢興之跡尚有徵於斯云

葵軒記

歐陽文忠公記洛陽風土稱其花宜五千雖出於越者不能與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八三

之角蓋昆侖磅礴鍾其妖於中國使人狂走爭觀其美不足稱也有可稱之美者葵乎葵易生而不以其地後開而不以其時無一本五千之直人皆棄而弗視一至於傾陽以庇其本皆未有及之者故余好之甚於洛陽風土所以尚不知者非其味高下之辯所謂黜西子而尊無鹽其亦弗之察耳既而思之葵猶傾陽人有君而可忘哉唐杜甫落落不俚間關兵馬之間至奉先所述引葵自沈人之葵已計當時勢位之尊顯融一時者何可勝數祿山破關中忍忘所事而北面臣虜則如葵之傾陽抑何甚邪嗚呼物有不可棄之性所以異於物人有不可回之心所以異於人然貴非所貴而賤其所可貴寔天下古今之同病非獨葵也可不重有所感乎吳門儒者余德璉氏讀書之所左右種葵百本不雜衆卉題曰葵軒寄意深矣累求余為記故論之如此雖然余與德璉同為國子助教五年下託於

清光之下尤為葵之幸者視杜甫比匹懷耿耿而不自於世以終
蓋相萬也尚益厲其如葵者母慕彼區區以色悅人為妖者

具慶堂記

禮部尚書毘陵張公惟中有先府一石錫山之居第而顏其堂曰
具慶記未有所屬也乃馳書

中都為請余辱交十五年而知之為深其居錫山也與弟安所
奉府君止齋先生於既休之日府君神完而氣充以享滑甘之
養此其可慶者一也及惟中以明經選遂首東南計偕之士而
遠近以為榮此其可慶者二也至於元季兵變州郡咸苦於殺
戮焚燒而毘陵當南北必爭之地人民幸而免者總十一父子
兄弟固不能保其俱存也惟張公不及此又可為慶者三也嘗
讀楚茨之詩其曰莫怨具慶不過述公卿有田者既祭而燕之
一節耳然同姓之親所以交相愛而更相頌者豈果在於牛羊

貝先生集卷十二

八四

歟豈果在於鐘鼓之奏歟蓋有足於內而發於外者也較茲三
者其小大何如哉特取其語以明之而已止齋既沒兄弟之友
愛尤篤具慶之樂先後猶一日焉大抵人之恒情莫不以富貴
為事惡知有重於富貴者使惟中不得事府君而骨肉離散死
三雖今起為侍從官高居駟馬赫然一時亦豈其所樂乎斯足
驗其種德之符若有神明庇於冥冥已故邑中為之歌曰積之
既厚慶必從之翁壽且康鶴髮龐眉讀書有子亦既先登如稼
而穫如賈而贏三吳繹騷兵聞于疆內人火居號呼出亡嗟公
一門克完以安歲時伏臘更賀交懽吹塤吹篴如春之和鄉人
之榮鄉人是歌余聞而歎曰此天下之所同欲而有不可同者
繇其出於天而非人之能致也止齋有其福而慶之於前惟中
又能迨其福而慶之於後繼繩繩將有所勸而不替矣因叙
其事并錄其詩為具慶堂記

活水軒記

活水軒者山陰儒者張德麟氏游息之所也德麟蚤歲負奇氣以與時又牙遂去講學鑑湖之上十有餘年所蓄益大所造益精矣又取乎水者示其不息之義也翰林承旨金華宗公景瀛為作古篆三大字以貽之且求余為記辭弗獲乃復之曰天下之水不一而谿谷之所洩池沼之所蓄乍盈乍涸曾不及乎朝暮未足以為觀也必觀水之大者乎水之大者其出有源江出于岷河出于崑崙漾出于嶠冢濟出于王屋淮出于桐栢其本既盛則前之往者不止而後之來者不已故狂瀾巨浪日益月高浩浩云云破山走海孰得而禦之苟為無繼惡能盡其奇觀而亘古亘今若是邪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學者宜求其道矣嗚呼道之廣大淵深非一曲之能盡亦非一物之能喻而可見者莫過於水焉然言者或昧其大經大本此百家之說雖多而皆不及孔子孟子唐宋之文雖盛而皆不及程子朱子以其如江河者茫然未睹所睹者特谿谷池沼而已也不亦悲夫顧余之淺陋何足以及此邪姑因而發之耳雖然梗於木石汨於泥沙水從之而壅矣決之而流亂於術數軋於功利道從之而隱矣絕之而明是不可不致力於正學而無惑於彼焉使處膠膠擾擾之中沉溺以沒身者固未能至而德麟有志於道殆過尋常萬萬必將浚其源而達其流庶幾不局乎小而有以充之至乎大豈徒資其文辭以極波瀾百態夸耀於世為工哉此余之所深望也是為記

宜晚堂記

越大姓江濬遠氏世居奉化之黃甘里地勢斗絕四山環拱而南屏一峰嶄然特起狀類玉几上可坐數百人下有東西兩溪合流至長溪折而入于鄞江又有日峰峙其左剡水紆其右蓋

四明形勝之一濬遠又據其隈

向六世祖某宋保義郎子怡齋

由太學上舍試補臨安教授

濬遠克世其學蚤受知中朝士

大夫舉秀才歷官至福建行

出照磨尋升檢校官以憂家居而

代草勢殊矣因葺舊廬中與之堂題曰空晚日肆意圖書而不

復出矣介趙公木仲來求記乃為之說曰山之秀也宜日之晚

木之茂也宜歲之晚人之守也宜時之晚日之晚固異乎旦矣

歲之晚固異乎春矣時之晚固異乎少壯矣而以為宜者何也

山晚而益佳木晚而益堅人亦晚而益智豈不宜乎初濬遠汲

汲於一試涉大江走長淮上太行觀黃河風波之險阻冰雪之

慘栗未嘗憚其勞苦焉是亦宜也二十年中變故多而形貌改

思慮深而血氣衰回視向之銳於進者孰與鈍之久榮於前者

孰與困之全於是盤桓林壑之間嘯傲風埃之表尤為宜也夫

退休之跡見於春秋方盛之時則急而馳騁四方之志施於既

老欲與新進爭前則暗濬遠者視彼溺於利祿顛仆不止之徒

相去奚翅千萬乎由是觀之山也木也與乎人也不病乎晚而

尤宜乎晚如此使其悼懸車之景促痛凋落之將及以為非人

之所宜者惡知進退存亡之道哉此予嘉其為人樂書而記之

環碧堂記

構李南五十里為幽湖巨族朱顯道氏世家於此築堂若干楹

而水周其下題之曰環碧前御史中丞番禺周公伯温以大篆

體為書三大字復馳書鐵陽屬記於余初余主顯道嘗愛幽湖

之奇勝蓋脉絡自南湖木洳而為狀旋而為渦至是左右回抱

青黛黛蓄尤形勝之所卒焉使其奔放莫遏則悍而可懼渙散

旁流則弱而易狎又何足以為奇勝也觀其方春雨止波瀾浩

浩與天相涵不見洲渚而王睢翠碧往來其中景之觸於前者

何如也及清秋之夕魚龍在壑衝風不起顛倒星月而舟人漁

子擊榜歌呼景之會于心者又何如也方全盛時並湖而居者非一飛樓湧閣雖南湖不足侔其壯麗而堂據一湖之要蓋有無窮之趣焉時方廢於

王事遂舍之而去客

京師者二年久教

中都者三年汨沒埃壙之中未能有其一曲以從耕釣而徒懷想於二千里外今為顯道之所專也按朱氏世為鵠李人其始祖某宗文林郎侍郎院官其子思明仕元為進義縣尉轉嘉興縣錄事司判官思明之子青陽教諭仁甫先後相繼速顯道已四世矣今一境既剝於此堂復葺而新之挹空翠於几席之間來清飈於嘯歌之頃固可以盡四時之樂益見文獻之家與幽湖同一悠久也顯道善攻醫得九鍼補瀉法於金華王瑞菴寔出竇文貞公之傳故非一時庸工所及性尤急於治人而人賴以全者甚衆則天之報施又可必者矧諸子若孫讀書好古余知後益隆不替非止於口是而已異日解組南歸鱗舟幽湖重登環碧之堂又當述而賦之云

一樂堂記

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八七

華亭夏盟氏有二親年俱七十而兄莊亦五十餘因顏所居之堂曰一樂取孟子車之語也介前松江通守謝伯禮來謁余為記嘗論樂之為事非一又孰與乎父母兄弟相從一室之中哉大抵天之數恒不齊人之心恒不愜使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天下之至樂亦天下之至難也夫求至樂於至難誠千日而十耳然則珠玉不足以為侈聲伎不足以為悅輿馬不足以為盛惟幸父母兄弟之全者豈非彼之所樂在於人為小吾之所樂出於天為大乎盟之得此蓋一門所積既厚故多壽考而無疾病夭傷之患又處斗絕不爭之地雖海內連兵累年亦免於

離散之憂不然何其致人於所不能致享人之所不能享邪殆非偶然而已自今以往奉脩勸於朝暮相倡和以為驩矣翅春臺之熙熙也嗚呼蓼莪常棣之詩極推天倫之所當重反復讀之特病榮然子立無以遂吾一樂之私奈何禮衰事親忍於骨肉者常接跡於世人心風俗之壞至於如此不亦悲夫故於盟尤有所不能已且重余之哀傷感慕也惡可以無言乎初盟之父原甫從天台李東阜先生游莊復受經於同里錢公伯全薦紳之士咸稱之產雖終及中人而聲譽籍籍布於遠近盟又能厚其所親不致於外物固賢於衆人已雖然孟氏之言三樂惟仲不愧俯不忤為君子之當自盡者苟不至乎不愧不忤雖處父子兄弟之間亦未能樂其所樂也尚勗之哉

志古齋記

志古齋者天台王蘊德氏藏脩之所也蘊德嘗受詩評可立先

員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八

生科舉廢遂一意於古文求進於先秦兩漢故取昌黎韓文公之語自厲云番禺周伯溫為書三大字復求余記之乃為說曰射莫善於羿而天下不能皆羿也工莫巧於般而天下不必皆般也唐宋諸家通習六經出入諸子亦皆志於古而恒苦其難者時既不同才復懸絕惡得強之以力哉蘇黃門曰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至是氣也塞乎上下騰而為河漢旋而為風雨薄而為雷雨列而為五岳激而為海濤人得之發於文章所謂氣盛則言與之俱盛也諸家惟能善養吾氣所著不期於古而古雖有高下輕重遂與六經諸子並行不朽豈非一代之豪傑乎往往取其書熟讀詳玩大抵立言不在於蘄絕刻峭而平衍為可觀不在於荒唐險怪而豐腴為可樂此古人不可至也古之人不可至苟有至焉亦猶射之必為羿工之必為般庶乎其不遠矣若蘊德者其志如此宜將高視無前而不足於今歟

雖然高臺遠宇孰與古之櫓巢齊欂楚練孰與古之羽衣玉佩
象笏孰與古之河尊杯飲袞絲縠竹孰與古之士鼓柰何浮華
之習崇敦朴之風壞或有語伊耆之茅茨則陋而不合於制尚
有虞之瓦器則朴而不適於時悅周文之卑服則儉而不盡乎
飾奏軒轅之雲門則淡而不諧於音矧文之變而下也使班馬
馳騁其間則必驚且駭矣非班馬之罪也所見者異也若奚志
於古邪懼其合於古而病於時也嗚呼初余坐是蘊德復蹈而
為之不以舉世非之而變斯能古矣因其請而極論之第愧於
古人者海之一螺未及盡夫道之無窮也其尚擇之

植勤堂記

余嘗論宋三百年間有大德而享其報者晉國公王祐也符彥
卿與太祖外有君臣之分在周則為比肩同事之人而握兵居
重地一旦疑其為變命祐往察動靜之跡且欲因而翦之使小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九

人苟利富貴必希旨附和以誣其罪惡計吾之得失哉乃以百
口保之坐是失官既而其子文正公相真宗十有八年孫懿敏
公在仁宗朝復出入將相三十餘年植槐之應捷若桴鼓當是
時祐非私於彥卿實所以忠於太祖者也使太祖無誅滅大臣
之過而彥卿免諛構之寃此固有純臣之義矣若秦檜當國忌
賢嫉功盡斥異已至殺岳飛殺趙鼎而張浚胡寅亦幾不免其
陰賊慘酷何如邪迺嘆其子不足相副當燕而罷魯不反求諸
已其後卒禡爵廢棄秦氏遂衰嗚呼善惡之積如此天之報施
又如此可為百世之龜監已故君子莫不稱祐不徹近功至禮
則皆怒罵欲食其肉然如祐之所存者恒寡而放檜之所為者
往往有之豈其性甘為豺虎哉將以天之冥冥為不足信也不
智甚矣撫之金谿有王熙謙和氏以晉公為法顏其所居之堂
曰植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賦詠以美之復介工部上事彭

德脩來謁記故特舉二者論之大抵為善無應則輟而不進此
固人之常情動則始終無間焉以水觀之封其本而枝益蕃去
其蝨而實可冀蓋有出於自然者孰與快意一時以稔其毒肉
未寒而名滅哉覽者宜有所勸是為記熙荆國文公十世孫瀆
書好古有長者風為鄉里所推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中都集

東白軒記

昔余僑居海昌之黃鸞嘗遊百丈山將循龍湫而歸天黑失道
宛轉深林亂石間逐螢光而前足為之兀目為之瞽遂抵野人
之廬宿焉既而天雞三啼日車自海濤中出起而覽之六合之
內可見豪髮蓋豈而東夕而西西則淪於地而萬象俱晦既東
則白矣古人從時作止則向之所苦委身無人之境以觸膚豹
蓋侯天之方旦邪於是與客酌酒相慶且論世之否泰亦日之
夜旦宜即一日之近以求一世之遠乎自周之遷歷春秋戰國
則既昏而白於漢自漢之亡歷南北六朝則既昏而白於唐五
季大亂已極至宋始白而禮樂文物為近於古宋訖而中國復
淪於夷狄君子於此蓋深傷之必有繼宋之白於百年之後者

越二十年而

大明肇興四方萬里莫不瞻其景氣之新農夫野老相與謳謌
田里以為一時之快焉余既喜其言之符嘗欲為說以著其無
往不復之理有不能已者屬病未果而姚江虞玄佐氏有讀書
之所題曰東白命其從子今監察御史魯瞻來謁記乃書以復
之異時尚當相從江上觀瀚海扶桑之勝猶能為東白之賦是
為記

復古堂記

梅川為餘姚之勝處士虞玄佐氏居焉凡自邑而往者逆折行
數十里而山石林木皆古人民棊布星錯務本而不爭多至百
歲朝莫往來東阡西陌間熙熙然如無懷葛天氏之徒則風俗
古矣玄佐繇遠祖永興公以來歷三十七世而嶼山之南猶踞
虞家城其室廬古衣服古器皆古鼎匱無新制客有過其門者



病其習之過於野居之過於常竊非咲之以為不古於時也獨
樂之不厭且名其堂曰復古曰讀古書其中鴻生碩士咸為賦
詠而又徵記於余乃告之曰孔子生春秋特性性傷今之不如
古則春秋已非古矣矧距孔子二千餘年中國胥淪於夷至變
其習好變其語言賤樸素而尚奢靡先王之法蕩然無復存者可
勝歎哉有能以復古為事豈非性之獨異乎人出於氣質薰陶
之外也然古今人不相遠以今觀之則古之為古矣惡知古之
不為今乎以古觀之則今之為今矣惡知今之不為古乎吾將
通古今而一之非有古也亦非有今也求其道而已矣道越萬
古猶一曰使吾之所言皆古人之言使吾之所行皆古人之行
衣不必逢袂也冠不必章甫也其人猶古也徒泥其往而詭於
今忘其內而飾乎外曰是能好古而不徇時者也余未之信焉
嗚呼方俗之益偷益偽尚幸見若人於所不獲見是知古之可
復誓將往而從之以詠有虞之音其為適何如邪姚江之上必
有和余者於是乎書洪武一年歲在丁巳冬十月初古舊李貞
瓊在東軒寫

學古齋記

貞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二

國子生桐川郭審言分教臨淮也頗其讀書之所曰學古間過
中都見余求文以記之余時承乏助教義不獲辭迺復之曰時
非古而必學於古豈非有可因而不可變歟周官曰學古入官
是周不自為古也說命曰學於古訓是商不自為古也以今觀
之商周非不古蓋創於前者有堯舜焉有伏羲神農黃帝焉所
謂開物成務者也降於秦漢及唐恒以古之為匡而病其難行
繇是日趨於便亦勢之使然耳苟求其中正無弊惡可不以古
人為法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矣其道則備於六經故知
幾莫過於易辨事莫過於書理性莫過於詩正行莫過於禮褒

善敗惡莫過於春秋此皆發於古人之蘊孔子定之為萬世法
炳焉與二曜齊明則學古者盡力於此非若莊周虛無之宗中
韓刻峭之習蘇張縱衡之辨孫吳權變之術司馬遷揚雄塊臞
之辭舉不足以為學者也余之昏愚怠惰既失於蚤歲今雖欲
進則既老而莫能及焉審言入官有日將以成諸己而施之人
必習於一出入之間上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相傳無汨
於諸說之爛熳庶幾不壞其心術而徇乎一時之好焉雖然聖
人之學古也必本於信而敏以求之信之不深求之不敏又何
以知古之可學而極其所至乎故反覆論之終舉其要如此尚
勗之哉是為記審言生九歲喪父大父仲銘鞠之既長好學克
自樹立為能守其業云洪武十年歲在丁巳秋九月既望禡李
貝瓊記

崇志齋記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六三

王公之尊貴育之猛李孫之富舉不足以掩吾中者蓋有不隨
氣而乘不與時而寧達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而樂其天此志
之為大與天地相配欤孟子持其志易曰高尚其志孔子曰匹
夫不可奪志也而世之有志者恒歎所見者小而不可見乎大所
務者近而不務乎遠奚翅蝮蟪自足於蹄涔孰知鯢鯨之縱於
海鷗斯不出於蓬蒿惡觀鴻鵠之翔乎大哉惟豪傑之士立乎
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進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銳聖賢事業
莫不在茲矣由是觀之人品不同而所志亦異如此然學者又
可甘心卑污苟賤之域而忽於高且遠邪志伊尹之所志則恥
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若棧於市亦伊尹也學顏子之所學
則無伐善無施勞亦顏子也君子豈強人之不能乎亦在為之
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厲者至一時好高而行或
遠之又無足材焉今兵部尚書陳公彥銘顏其讀書之所曰崇

志不遠三百里求余記故舉其說以復之且公由幕府一蹶至夏官其位既崇矣位之崇者寔由崇志而致若余之所以告公者不在於位而在於道德焉苟志於道德推之所為將見事業無窮非顯於一時而及乎百世非榮乎一鄉而施之天下此蓋公之素志亦人之所深望也於是乎書

望雲軒記

唐司空狄公仁傑方為并州法曹也北登太行回望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徘徊久之而去國史遂書之以傳于今余嘗論之雲之為物或性或來固無方也或起或滅固無時也又奚待託之以寓吾思親之意邪蓋以去親數千里外欲見之而不得得見者雲耳雲之所在親之所在乎是其眷眷不忘於旦莫即所見而發之殆非因雲而思也求之於詩見於風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人子勞于行役而思其

負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四

父母也見於雅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此先王遣使于外閔其情而代之言也由是觀之有事君之公義有在己之私恩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二者雖不能無而不可以相廢者此狄公望雲之感寔同於陟岵之詩人抑在上者亦能閔之也乎後多興起而慕效者又足以見千萬人同一心千萬世同一時也永嘉鮑佑彥倍洪武八年繇國子生分教河南之湯陰者三年而遠離色養之久遂題其所寓之室曰望雲比過中都求余記以申其志故為之說如此雖然彥信方奉

詔回京師將見其為

天子使持節玉門之西天山之北乘時樹功如狄公之顯于天下後世庶幾盡乎公義私恩忠孝於是而著矣余當一書再書非止於如此而已尚勗之哉

具慶堂記

國子生四明之定海戴習者宋朝奉大夫埴之六世孫也見余
中都而告曰吾父年今四十有九母亦五十矣耳聰目明過於
少壯者而吾兄第二人又同室而居如春之和其心樂焉因名
其堂曰具慶取楚茨詩人之語也敢以記請余嘗論天下之樂
繫乎人者可以而出於天者不可必可以必者世之所恒有不可
必者世之所不恒有也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非樂之出
於天而不可必者乎當四方無事之時求之於人而能有之者
已歎况乎兵變之後方數千里或墮於矢石或夭於疾疫飢餓
父母俱存而無故益又鮮也習之處山海斗絕之地不為矢石
之所墮不為疾疫飢餓之所厄一門克享耆艾以睹洪武太平
之盛是符詩人之所謂具慶者矣嗚呼君子三樂之一尤人情
之同欲使有父而不及事其母有母而不及事其父有父母而
兄弟或離散分處是皆不足於心又烏得而為樂也若習之具
慶則既足於心矣今分教相臺三年將上京師受官而歸也春
朝月夕奉其二親恭謁鞠臆稱觴為壽其樂又何如哉此天也
非人之所能致也余因而推其本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
初埴之事理宗也為將有仁義之稱而無庸暴狼殘之添好讀
書嘗著六經講義而鼠璞論深刺時之不辨名實者後忤丞相
賈似道意遂斥之於外以終然其所積者已厚而天之報之也
亦必厚矣故習有人所不可必之福豈不知其所自哉尚益綿
延其慶於無窮而大朝奉之世可也於是乎書習字原學通敏
好學蚤從吾友桂公彥良胡公舜咨游而人多推許云

旅軒記

余嘗觀乎逆旅之舍矣朝而至者夕往而更其次夕而至者朝
往而更其次以其特走東西商北之塗求庇於信宿之頃雖毀

而莫之完缺而莫之補其勢然也及觀巨家右族治第相高至
費千金而風臺月榭各據形勢宜若可久而不易者越數十年
間或死或徙已非一姓孰非逆旅邪凡居於是者奚翅朝夕之
忽來忽往邪不獨是也天地亦大逆旅也萬物之託於中其生
也必有盡其成也必有敗或近而一時焉或遠而一歲焉又其
遠而一世焉由是論之皆旅而已有通其道者其幾於達欤友
人陳生原秉謫居臨淮五年以旅名其室且求予為記遂進而
告之果以今為旅邪惡知向之非旅也苟知向亦旅也則今可
以忘吾旅矣其在楚也楚吾鄉也其在越也越吾鄉也馬往而
非主亦馬往而非旅雖然原秉生於雲間長於雲間有戀戀不
能忘者是固天下之同情盍視古今之星馳蹶起斲而不常如
此則視臨淮猶雲間耳又焉能必於一方而不為旅哉尚因吾
言以廣其志是為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中都燕

唐宋六家文衡序

唐宋文衡總三百三十篇天台朱伯賢氏之所選也文不止於此而特約之為學文之法如物平於衡有不得而高下云嗚呼形氣相軋而有聲而聲出於人者為言雷霆之擊非不烈也海濤之升非不大也笙竽琴瑟之奏非不和也皆莫過於人之純聖人之經又純之至也故歷千萬世之久雖善於言者惡能擬而為之哉戰國以來孟軻楊雄氏發揮大道以左右六經然雄之去孟軻其純已不及矣降於六朝之浮華不論也昌黎韓子倡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救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魯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魯之嚴王之潔蘇之博各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一

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予嘗讀之若原道原毀由孟軻之後諸子未之能及至宗元守原議桐葉封弟辯鑿鑿乎是非之公使聖人復作無以易之其他馳騁上下先後相發誠樂之而不厭信言之異乎雷霆海濤笙竽琴瑟氣與形之相軋相成者矣世之狃於所習苟趨一時之好者既不足以語此或知師古為事者又梏於昏愚怠惰而不暇進其闢奧焉此予之所深痛也伯賢工文三十餘年寔倍於予其定六家文衡因損益東萊呂氏之選將刻諸梓使子弟讀之而曾曲阜所作四篇則采前人所遺以附商豐之後其用心可謂勤矣間嘗挾之過予戒均與之商確累日且俾序其首予何敢為之妄議邪抑嘗聞儒先君子之論文者務合於道非徒以其詞高一世為工也若六家者雖於道有淺深皆本諸經為說鏗駁而復純於此求之其至於古無難者是伯賢之志也若夫振起於下不為蹈襲

固有望於絕人之豪傑豈專取乎文衡也哉洪武九年歲在丙辰春正月七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樵李貞瓊序

潛溪先生宋公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中國四夷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為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釐為前後續別四集云子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

貞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二

極論縱橫無窮其氣譎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隘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闕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為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抗不亦慙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悉鏗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

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九大制作大號今脩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為易今

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為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

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惡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總脩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孰其議論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為深而望公為重輒為之說如此尚俟知言於後而非諛其所好云

扣角集記

扣角集者前翰林脩撰姑蘇申屠仲權之所著也仲權與予同學於鐵厓楊公門再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子業洪武三年徵至

京師草諭蜀書稱

旨擢為侍從官未幾病免歲餘復謫濠上治田之暇輒肆意文辭前後凡若干卷酒酣誦之扣角以為節云八年春予分教中都生手其編來見且言土鼓之音不諧於匏竹藜藿之味孰與於太牢顏欲希一世之所好而莫恤一世之所病可謂至愚雖

自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三

然惟子知吾久子盍序吾集乎予愛而閱之累日乃為之歎曰何其富也抑嘗論文之升降不繫乎時而繫乎其人方仲權奮於布衣進退人主之前人皆以為寵也而無異洞庭林屋之時至不合而斥混於田夫野老人又以為辱也亦無異玉堂天上之貴視彼之驕盈於既達沮喪於困阨者相去奚翅萬萬哉故見之大篇短章和平古淡無哀傷怨對之辭如此繇是反復古今而辯之寤戚當東周之衰齊小白以諸侯伯中國不得與一時賢智之士如夷吾者同升而柶柶牛下悼堯舜不逢長夜之未旦悲歌慷慨未能安於貧賤而失之溲矣既舉於齊亦不見輔主之功如夷吾焉仲權之居田里豈將竊比於戚而一談一詠莫非真樂之所在則其跡雖同而心寔異也嗚呼戚之託於音也幸而有知之者傳之數千載之下不與風花霜葉俱腐惜無知仲權於今日而至音至味孰有以察之士鼓藜美歟然仲

權未始求人之知類戚之於齊也予故發其意以冠于首云

東吳先生文集序

古昔君子之立言其亦有不得已者乎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則其為書者莫非憂世而作若諸子好為異同祈勝於人者言雖繁而道益晦固不足貴矣余讀東吳先生五論得失辯邪正論而深取之焉世之講春秋者非一胡文定公謂聖人以典禮命討之權任諸已而於諸侯或進或退示一王之法樸鄉呂氏則以聖人作春秋以尊王豈專進退諸侯哉二家各伸所見而有不同如此而先生盡發胡氏之說以斥呂氏之非亦豈有所左右邪孔子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范甯亦以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榮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則聖人進退諸侯無疑顧一時窮經之士弗之攷耳至於佛氏倡禍福以恐人而天下靡然向之唐宋諸儒攻之不能勝降於元季而其徒尤熾矣先生極論邪正於風從瀾倒之餘其為扶樹世道何如也蓋所謂不得已而言者使春秋之大義既明中國之人心無惑吾可以忘言矣嗚呼抑豈淺之為儒者所及哉余來

貝先生文集卷下

一八四

中都數從其子禮部員外伯宗游獲見所編遺藁無慮數百篇喜其無險恠之病而有紆徐曲折之勢而二論尤可觀也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轆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若先生之文非載道者歟庶傳之天下後世不為朽蠹滅必矣故序以冠其首先生名儀字明善姓吳氏嘗薦於有司性不樂仕自號東吳子其卒也翰林承旨金華宋公景濂為志其墓云

貝氏族譜序

貝之得姓莫詳其所始惟唐杜荀鶴有贈貝處士詩而不紀其名以時考之大率十有餘世矣魯大父珪在宋理宗時由蘇徙

秀樂崇德之高壤遂占藉為崇德人至大父謙少遊太學補上舍及歸元曰吾不能事二姓矣即浮沉鄉里中生子卒瓊十四五時獲聞諸先人而識之既長規錄而為譜越四十年宗族無可問者蓋大江以南為清河之貝纔一二而已懼其益久益忘乃自魯大父而書之云嗚呼天下之士恒病代無顯者譜從而廢以為不必為譜也然譜以著其所出詳其所繼而綴骨肉之恩非徒夸耀爵位為人之美觀也且或盛或微或絕或續此固勢之使然尚可言哉吾幸蒙先人教託名士籍苟徇世俗所病而不為則終無為之者故自大父之前遠而不能知者不必求以實之大父之後近而不得畧者必將舉而書之蘇文公曰觀吾譜者易直子良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是心也天下古今所同非一人之私也故以為言是知蘇氏之譜豈佚於前而始於此歟此吾敢於文公殆非過也惟伯父二子曰仲禮仲美

句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五

於次為長而仲禮早卒一子璫去依外家居吳江慶弔不通娶其氏生子某亦莫知之而仲美二子紫田以衣食復遷於石門西五十里為吾後者溯流徂原不昧其始庶幾瓜瓞葛藟之意得以續而無廢焉有從大吾宗者當存而為勸或污吾宗者必削而為戒

穀江漁者詩序

大末之徐蓋出於偃王歷秦漢至今若干世九數千年或仕或隱皆有稱於時初徐在春秋國於淮北後為吳所滅而章禹奔楚越之有徐者豈宗族散居其地為立廟龍丘以祠偃王歟事見昌黎韓文公記由是知其雖失地與民而子姓蕃衍如此吳卒以兵剪喪如子西其終不遠之言使太伯之祀遂絕則一時強弱無足計者而得失較然可考焉其為天下後世監亦明已余嘗聞三衢人言有復禮者敦朴有學自託為穀江漁者欲見

之未果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復禮亦迫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以明經預四十人之選故益異之及為國子助教始識於

京師時穎上方立學官遂用為博士員或者惜其蓄而不施猶千里於鼓車也今年春來謁余成均且求言以申其業漁之志既重寢玉之後多賢才復禮又傑然特出將與前後相望乃眷眷不忘山水之樂殆非世俗之所可及者苟反乎漁亦當從之穀江尚友子陵志和之徒一卒吾天年又奚慕彼之寵榮聲利哉然未有能知復禮者故書以贈之復為詩四韻系其後云詩曰

大魚重千金小魚細於針小魚不可食大魚亦復深扁舟隨海翁朝暮殺江潯區區豈在魚庶以適吾心

瓊臺集序

皇先生文集卷十八

六

滄海之涯赤城之麓有學道者嘗製瓊臺法曲十年而始成其音律之和可以合於鈞天九奏乃率弟子按之玉霄峰頂出神魚下玄鵲鬼神恍惚而至也信非人間世俗之樂所能作者焉欲往而求之其人已化千有餘年而其詞亦已佚不存矣又安得天才雋拔如長庚仙人者起而補之乎且將訪之四方冀其有遇也適來

中者會李廷鉉氏因出其所著蘆軒藁語奇而意深大抵出入法曲之遺將續其響於既絕誠不易得也余聞廷鉉以彭城郡侯桂巖之孫謫善處士君敬之子而嘗受業於森碧先生孟公之門一時薦紳多歸之近謫居穎上棄其山水之樂土而置之孤免之墟矣其綺紈之貴將而混於樵牧之賤宜其壹鬱無聊不能一朝居也乃能肆意於詩籠絡萬象入於肺腑可謂不以貧賤撓其中者歟熟玩是編無慮數十百篇其五言七言近體

必擬杜甫其歌謠樂府必擬李白嗚呼志亦勤矣余嘗謂詩至中州弊乎無足論者而乾坤清氣恒斲於人如此苟得之則發為麗藻使千萬人攻之而不足吾獨從容為之而有餘抑可畏已夫越二年復見余求書其首既喜而不厭遂復題之曰瓊臺集俾覽者知東南猶有若人而無誚山中之寂寥云

胡氏復姓序

復姓正也而胡士安氏越三世而始復焉初士安始祖昌翼實唐僖宗之子朱溫篡唐去而避居徽州之婺源考水因別姓為胡至後唐以明經舉人號明經公沒而建祠於鄉心迺祐間賜額為明經書院云七世祖諱衛字元忠為宗國子助教距明經公九世矣六世祖諱民獻號瑤碧居士五世祖諱次夔字舜彰高祖諱楫字用之娶壇上張氏楫蚤卒張氏依其弟通判某居宜黃卒葬于宜黃有一子諱權字茂叔則曾祖也以幼孤落魄

見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七

寓錢唐者久之二十餘歸婺源依大族王氏居遂冒姓為王茂叔生子炤字英之有子五人長諱坊字元禮以文章氣節重於東南鄉人往往猶能誦其詩次諱堦字仲肅條分葉布號雲崖先生仕元官至台州路府判實生士安焉將終呼士安而囑之曰胡氏自明經公以來綿綿延延歷世二十為徽之望族吾祖以迄于今始紊其姓而吾籍在天官難於變更此其怏怏不足者故嘗自著譜系其始終可考也吾死汝亟復之士安泣受命惟謹至

大明洪武七年起為定遠教諭明年余分教

中都遂來求書而為之序余乃歎曰古之復姓者非一若范文正公之去朱歸范是也然其初從母適朱氏故其冒朱猶有可言者今胡之為王則無所因也又不得與文正比其失在於茂叔而仲肅襲而不易也今士安之復于胡庶幾不昧水木本原

之義哉然文正身請於朝而復之為易而士安復於三世之後
為難人亦以此疑之嗚呼氏族必本其所出有不可得而亂者
義苟當復孰計其遠近邪此固無足疑者矣於是乎書

求我集序

故越州路儒學教授四明鄭公覺民所著求我集人皆稱之久
闕不出余間得於其子臨淮教諭千實乃為之歎曰何其富邪
豈天既畱其位使獨豐於文也代之工文章家非一矣高者好
新其說泛取戰國策莊老之書論高遠而欲窮乎神論詭誕而
不根于經以是為古固不合也下者不出尋常之見蹈襲唐宋
諸家支離以為博骫骳而無氣讀之使人欲臥以是為古又未
至也公既蓄於中而發於外理明辭達若川之紆餘曲折而驚
濤駭浪忽激而橫驅若山之平行四出而層巒疊嶂却立以爭
雄且無所論二者之失玩之益久益奇斯為文之古者歟公生

元大德迤祐間時方以科舉取士嘗一試有司不中即棄去舉
子業搢紳之士累薦於大府僅授一郡博士亦不赴而家卒其
清苦之節尤人所難及者至正中太守王元常議行鄉飲酒禮
公與同里王叔載共定其儀習而行之觀者歎息謂復覩紹興
之舊蓋其學極該博自表揚而下皆推公一人而文特緒餘而
已雖然達而在上以行道為心窮而在下以立言為事觀其言
可以知其道也孰得以優劣論之哉千實既類而成編凡志序
碑銘書跋若干卷古體歌行五七言詩若干卷懼其磨滅晦蝕
於後也將錄諸梓求余序以冠其篇端於是乎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中都集

龐上白雲詩藁序

余在錢唐時與二三子錄中州詩總若干首成編題曰乾坤清氣蓋元初文治方興而吳興趙公子昂浦城揚公仲弘清江范公德機務鐘宋之陳腐以復於唐其相繼起於朝者有蜀虞公伯生西域馬公伯庸江右揭公曼碩蒲岡陳公衆仲在外則永嘉李公五峯會稽揚公鐵崖錢唐張公向曲而河東張公仲舉亦留三兵以樂府唱酬金春玉應駸駸然有李杜之氣骨而熙寧元豐諸家為不足法矣下至四明黃公伯成曲江錢公思復亦皆卓然可觀者若天台林顯之所著龐上白雲藁則未及見也且欲徧采四方之遺兵變而輟越今三十年當大明洪武之十年以助教來

中都分教諸生而顯之子太原倅惟德道出淮西劈其集示余快讀數篇因撫卷而歎曰詩固未易知也三經三緯之體已備於三百篇中然當時自朝廷公卿大夫以及閭巷匹夫匹婦因時之治亂政之得失蓄于中而洩于外如天風之振不能不為之聲而不知聲之所出海濤之涌不能不為之文而不知文之所成於是叶而歌之用於閨門鄉黨邦國而興起人心使有勸懲矣漢魏以降變而為五言七言又變而為律則有聲律體製之拘作者祈強合於古人雖一辭一句壯麗奇絕既不本於自然而性情之正亦莫得而見之也抑一代之詩有不可廢嘗擬取揚葩而下三十餘家及覽顯之藁則尤窮日力於雕鏤言人所未至為工凡景物之遇發於大篇短章者寄興高遠工而不僻清而不俚可以附於中州舊集而備清氣之一矣故書其首而歸之

送褚德剛序

洪武十年夏大都督府衛事官缺

上難其人咨之在庭以行府經歷會稽褚為之

命既下即治裝戒行賓客咸祖於東門外或告之曰子其慎哉
治兵與治民異民牛羊也叱之前而前麾之却而却而慄悍之
士如擾龍攪虎急則忿怒而無以服其心緩則玩肆而無以折
其氣其勢豈不難哉余曰不然莫重於法法一定而人從之齊
今國家重兵分為四十八衛有裨有長悉稽諸古自罷戰而歸
離其鳴弓拔劍之態不除斬將塞旗之功可恃至懸法以示之
使知所守則暴者為之戢貪者為之肅怠者為之奮驕者為之
懲一出一入莫敢或越其防由是觀之治兵亦治民耳昔公之
在青州也火伍無聞爭及來鳳陽也部校無滯縱夫以區區一
文人充幕府之選非素有威嚴敢擊斷為其所憚何以使之禁
其一切之欲惴惴焉聽約束於朝暮如此邪盖有其法而行之
以公無私孰得而干政犯令也則今之往也位雖下而勢寔尊
名雖小而事益專以其已著而卜其所行余知其易易然矣於
是客皆善其說遂與之劇飲而別因書為送行序而工詩者系
其後云

清江文集卷二十九

一八二

送吳義孚序

聞去中國萬里而人物多同於中國或言其山川之秀風氣之
和人生其間者內魯而外文余獨以為不然在乎作之於上習
之於下耳齊魯習於禮故揖遜不爭而周公孔子之教可見也
秦人習於戰攻勇悍好前而商君之法猶在也瀕海之地歷三
代以來棄於蠻夷素不知學常袞風厲其民歐陽詹始見於唐
然後黜者稍出及揚時李侗至考亭朱子大闡周程之學化行
遠近窮經好古之士不可一二數故非作之於上習之於下邪

大抵所習之異性從而移則天下可使為齊魯豈特閩與中國
齒哉惟其俗之一變綿延數百年間無一室不悅於絃歌無一
人不通於道術雖兵戈格鬪之餘內外所置學官弟子員散去
而從他道惟閩不廢由是觀之在於習而不在其地也豈不信
乎故尊觀東西所歷恒病其不及輒舉以告人欲其有所慕而
為之及來

中都獲見吳烈義孚者粹然而不矜確乎其有守余甚嘉之問
考其先由固始遷閩居興化之莆田九十二世皆擢進士第為
太守者五人時比漢之萬石君表其里曰桂籍則前從人物莆
田為盛而且萃於吳氏一門焉其倅潮州死事者蓋義孚之曾
大父也義孚蚤孤克守其業弗墜長從鄉先生獻可鄭公學矩
林公游其學既成其文既工一時薦紳咸推重之性不樂仕乃
去之桃溪之上築卧雲精舍讀書其中而先坐之在黃石者又

貞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八三

遷之壺山凌雲巖東題曰小盤谷且將老焉洪武五年部使者
強起之遂來

京師授鳳陽府學教授年今五十有七矣以其去鄉之久將暫
歸而復來求余一言以行余既喜其有尚文之習故歷論之為
閩人榮并以勸其來者云洪武十年三月甲申携李貝瓊叙系
之以詩曰

蒼蒼壺公山紫紆小盤谷青看榕葉老紅分荔支熟言歸知物
改惜別悲景促焉能有翅翎東南附黃鵠

送錢子予序

洪武六年春

上以國子學聚四方俊秀宜簡明經之士誨之

命公御史大夫陳公董其事上下抵若悉舉所知時余與會稽
趙公本初錢公子予吳興馬公新仲至

京師遂承之助教既而山西張公思廣斬公用中江西魯公旦初劉公子憲先後至皆一時選也八年余復分教

中都九年思廣用中皆病免而本初以年滿七十為請授翰林待制致仕十年予亦授國子博士而老焉余既廢於官不得與祖道都門外竊聞其去時

詔賜內府新褚以示恩數之隆在

朝公卿大夫莫不以為榮嘖嘖歎息咸謂武肅文穆二王功德在吳越人宜其子孫久而益蕃當時若淮南之揚行密荆南之高季興湖南之馬殷蜀之王建閩之王審知與武肅比肩而起者後皆剪於大國豈若錢氏一門之盛與宋始終至都高位享厚祿鐵券猶存四五百年之故物而子予繼顯於今日也乎方仕而遽止可謂決去就於一旦而優游千岩萬壑間與唐少尹楊公巨源古今同一轍矣子予乃馳書來告曰與子相知於二

魏同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四

十年之前始獲相遇於二十年之後可無一言贈我邪余方以勢之合離為戚復何可言者惟當乞身於

朝以從之遊耳姑書以復子予或遇本初於東西兩阨幸為余道問訊云

送樓文淵歸會稽序

余講學雲間時四方之受業者非一而會稽樓澄持故人曹新民書見余歛焉若虛默焉若愚知其可與共學也遂進而與之每讀書至夜分止雖風雨寒暑無少間二年之間而虛者以盈愚者以明知其可與適道也方將致聖人之經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屬兵興散去不相知者十年及萬方既壹大用諸儒余亦起為國子助教還乃不遠千里徒步訪余

京師今年余留

中都復因蘇人致書焉嗚呼及門之士或擢

朝廷之上或居蕃翰之重或放江湖之遠或陸沉田里之中未
有澄之不負於始終如惠勤之於歐陽子也然歐陽子不以實
客倍之遂悔於後益論薦不已余敢因澄而尤諸子邪特表其
情之厚而義之盡耳初澄之父嘗仕三吳遂以家從不幸父沒
已矣而慨然遐想山陰之居有山竒而峭有水清而駛有雲霞
朝暮之變而竹樹之葱蒨可悅也將奉其母以歸求余一言為
華余聞而嘉之大抵士之輕去親戚墳墓者非效於王事而有
大不得已者弗忍也故雖富貴之極而有首丘之思奚啻池魚
羈鳥之戀淵藪也澄之行也益重余之感焉尚問東南有昔之
處士戴逵者乎幸為謝之將掛冠東門往而從之矣於是乎書
送國子助教張思廣歸平陽序

國子助教張思廣先生謁告歸平陽道出濠泗間杖策見余且
曰吾將老於姑射山中矣余既無力以留之乃起而告曰嘗攷

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五

諸易泰之為卦六往居四九來居二內君子外小人之時也初
九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之為卦九往居四六來居三
內小人外君子之時也初六之爻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是
知進退之道繫於時之否泰而已今否極而泰正君子小人消
長之會莫不彈冠相慶先生中州之碩果也當行其道於天下
惡可超然而肥遯也哉曰吾非不知也然吾之當去者有三耄
也迂也疾病也其能進而成治泰之功乎宜進而退詭也宜退
而進辱也余聞而嘉之可謂見幾之決已嗚呼見幾者君子之
獨見衆人之所疑也衆人之所疑故有當去而不去者矧於不
當去而去乎若思廣之去孰得而非之也初余至太學時浚儀
趙公本初錢唐錢公子予而思廣繼自河南至學足以相資言
足以相發暇則與之出白下門登鳳凰臺覽河山之險固宮闕
之壯麗慨想古人於千載之上唱和成什皆推思廣為冠焉蓋

其養於中者既充則發於文者益肆一時從而學者雖衆而亦未知其所至也越二年余分教中都求其向之所與如思廣者益歎惜其不得備待從於金門至堂而遽高蹈遠引於上下相交之日也於是載酒東門酌以送之復序其交游之梗槩如此善詩者咸系其後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中都集

故孫正甫先生墓誌銘

四明孫正甫先生以累世家學之懿起於百有餘年之後雖不及顯融而望重一時年八十有五卒既葬其子弘以鄉貢進士臨淮縣儒學教諭鄭真狀來謁銘刻諸石按狀先生諱元榮字正甫姓孫氏系出河朔有名全照者立功澶州仲子當補牙校以其其季而南遊吳越間遂家于鄞詳見元翰林待制柳貫所志臨海君墓碣曾祖願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侍郎祖諱璫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將仕郎曾祖妣黃氏祖妣莊氏妣周氏嗣明三子長元厚次元佐先生其季也外密內明異於常兒年十八父母相繼沒相其二兄自卒至葬無違禮服闋益肆志讀書不間風雨寒暑有司選故家俊秀補學官弟子員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

一

遂請往時鄉先生魯公月卿杜公孟傳居上庠以先世嘗同官于朝有通家之好喜曰文獻之傳固自有大乎因受詩魯公出入諸家之說訛者正之疑者辯之一時同門皆出其下既歸陵陽牟公景陽官四明為遣二子從之而紹興葉公敬常倅餘姓走書百里延之館下同知劉公文大字文公子貞方行鄉飲酒禮先生為定揖讓進退之儀觀首以為合於古後歸杜洲書院申明朱子月試李攷法朔望讀呂氏鄉約書善紀過以示勸懲遠近粟糧而至者數百人至正八年有寇自徽逼杭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董公孟起總兵守三關辟為餘杭儒學教諭先是孟起僉浙東宣慰司都元帥府事下交布衣之士謂先生有古人風而其子亦師而受業焉故先生以孟起為知己檄至丞就道孟起云郡侯字顏平章左達失里繼至數訪以世務畫一以對切中利病二公聽之而不及用然皆知有經世大畧信非章句

儒矣闕二考調松江清忠書院山長則年已七十遂老不赴越
十餘年病風痺猶日夙興盥櫛有造者必束帶見之前死之
一日始就枕翼日四鼓卒神色不變生於有元至元二十八年
辛卯十二月六日卒於

大明洪武八年乙卯五月二十五日娶莊氏與先生協德勤於
治家先卒年七十有五子男三人弘章傳章為河南府永城縣
稅課局副使女一人適金華義烏縣儒學教諭同郡鄭駒孫男
六人復生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
明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閏九月初三日葬於勤之豐樂鄉黃
山之原以莊氏合屯蓋先生所自辨定云先生性坦夷不尚異
同而介然有守初為四明儒學訓導或一言少忤遽引去太守
丁床謝而留之不能得年公景陽俾攝勤學事而食其廩祿亦
辭不受其見於氣節如此先生之產悉讓二兄其質而用資復

具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八二

之者亦不預也儼屋城中居講學自給二兄年幾八十數致於
家奉之如父焉疾病必親嘗藥既愈乃喜沒復治其葬又篤於
倫理如此與人交久而益敬有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之而
不言歲時謹於祭祀而不惑鬼神勿子傳遇疾或勸其禱者曰
夭壽命也烏可黷祀徼福哉傳竟差咸服其明平生於書無不
讀為文婉而有法嘗舉有司不售遂不復踐場屋盡出所業以
授學者戒之曰學在我爵祿系之天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危公
太朴尤推重之浙東僉憲史公季衡亦以其才可登諸閣欲薦
弗果早號映雪子有映雪景若干卷藏于家初

國家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

詔謂之曰吾賴女等以終餘日今與女訣矣獨念女未知從政
也或以吾老丐歸幸矣脫不女聽其以清白自持因嗚咽泣下
由是得疾臨沒呼弘等戒曰吾自河朔府君以來傳十二世歷

四百年幸不墜遺緒今死矣尔尚勉之哉嗚呼宋之南度衣冠大族萃於東南及乎草命而凋落殆盡求其益遠益振如先生幾何人耶是宜銘銘曰

稼也不必其有秋學也匪祿之是謀出處以時奚悔奚尤高履千仞田擗泉流黃山之原有封一丘石泐泉涸清風莫儔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以道先生妻蔣氏碣銘

故處州路儒學教授鄭先生覺民字以道妻蔣氏卒既葬於令當用碣而未能表其德於不朽其子駒以狀授弟真走見余泣曰惟先生哀而銘之按狀蔣氏世居淮之光州光山有諱光者徙居毗陵以董昌亂徙于鄞因家焉曾祖嶸祖遜父善孫自號處士母趙氏宋宗室秦王伯升之後夫人蓋處士之季女特鍾愛而以道蔣出也弱冠好學績文處士遂以歸之屬姑目眚不能視日侍左右不少懈而以道每旦往省必以舌舐之遂明姑没舅

見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八三

慶元學錄芳叔癘累年不起奉之益謹學錄公因曰新婦孝敬如此異日當使有子若孫以祚吾門學錄公既沒以道服闋講學于旁邑久之去游金陵而達官貴人咸異而薦之起為文掾清苦之節晚而益厲夫人勞不辭於體愠不見於色可謂能安其分者在婦人尤難也歲時佐祭祀必以禮遇宗族鄉黨必以恩夫之次第田起氏者父病風問候無缺其死也出首飾為治棺衾及一子繼亡歛之如其母焉且為嫁女一人後以道疾革夫人以憂成疾殆者數四既愈葬祭之事悉親蒞之嘗欲結廬墓側以居而不克就俄一日天大風日晦無色晨起盥櫛如常時至午不疾而卒年六十有九生於有元大德五年辛丑六月二十六日卒於

大明洪武三年十月十九日明年十月附葬鄭之西鰥山與夫合塋子男三人長駒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次真洪武五年

秋應有司舉以春秋經冠東南九府之士今為鳳陽府臨淮縣
儒學教諭次鳳平涼會寧州莊浪縣簿女二人長適同里劉濬
次適天台葉亮孫男五翁升同升東升允升復升孫女三長適
王公權餘俱幼鳴呼蔣氏為四明大族在宋時則有浚明贈金
紫光祿大夫浚明次子璿與弟琬繼登紹聖崇寧進士第其師
陳忠肅公璿為扁其堂曰聯桂璿贈中大夫琬梗生南昌通
夫人之六世祖也琬生台州通判贈中奉大夫梗梗生南昌通
判贈太中大夫如愚則其高祖也如愚生峴中慶元丙辰第歷
侍御史諫議大夫刑部尚書以寶章閣學士奉王隆觀致仕官
正奉大夫於夫人為曾伯祖其世次有可考者如此故生令女
以嬪名門婦道母儀為鄉里法而又通詩書大義當以道啓殯
而雨泣曰古者雨不克葬為無備也故在廡未發時得為雨止
今若之何遂行觀者以為知禮云銘曰

首先生文集卷三十

四

婉婉淑姿毓于名門如玉不琢中含粹温為婦可儀為母可師
實生三鳳亦顯於時西畧之山玄堂孔安有碣崔嵬世久不刊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志銘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焉蓋
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今粹
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嘗讀臨
濠教諭鄭真所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鑿鑿可考遂初者叔載
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遂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陞謀
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瓊
乃授狀并書於使者來

中都為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經中不得匍匐走謁詎
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
辭不獲遂次第而為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琅耶

人至中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
度始家于鄆曾祖為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
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
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黃文憲公為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
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
記數百口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
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僉判叔蘇趙太社孟何戴教授表元
聞而異之因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
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原委久益充積
博洽允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胄譜牒鄉里多咨
問之袁文清公楠自翰林歸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瀛洛關
輔建安西蜀諸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行義正宗意有所得以
其明潔鎮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

數書輒詆淳熙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
踐為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窠陋高談闊
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
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
名百有編年司馬氏為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
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叙事貴詳不為繁脩
詞有要不為簡彼說聞寡見雜出衆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
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備文清大喜復閱其文
作而嘆曰先師之道茲不隊矣嘗為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
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
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為之直說抑揚反復聞者竦然
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為古文本之三代
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

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牟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為己之學也迺就職塗田畝岸先侵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盈考宣慰司板授象山教諭考覈田租侵漁者不復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略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郟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為儒學副提舉皆不赴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富於著述玉海最為詳洽未脫藁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次請于閩帥綬梓并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清公所撰四明志或有誤于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以進僉事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為成績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

具先生文集卷三十

六

守用程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為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浸感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賢否不以勢位高下為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為是非送死厚於奉生恤小薦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疊疊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為釐正尤極論奉化陳桎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藁三十卷藏于家戒其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矯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

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陞次鶩鶩為弟寧孫後寧孫
通春秋詩二經蚤卒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戎某孫男一初
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于勤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地嗚呼
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
非衣揚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
也故特掇其大槩而事之具于傳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瑯琊再徙于鄞絲儒起家逮尚書公耀其光彩
所蓄之富活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為異同倡而正之畔者斯從
偉哉叔載克紹于後遺編佚藁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
不襲以爵道寔惟尊紛紛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鍵
三年象山近是咨大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宜退奚久
日遊以好說意詩酒慨彼里豪貪縱鷓鴣張盈必易覆烟消雨茫
惟吾遂初初豈不善年踰七袞雖梅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

武衍餘慶以利後昆

貝先生文集卷三

七

故韓處七碣銘

處上諱性字可善姓韓氏世居明之定海後徙于鄞遂為鄞人
父某一號妙心居士母陸氏祖某祖妣某氏曾祖某曾祖妣某
氏處士天性重厚遇物以誠不欺人雖薄而同窮恤匱
婚無以為資喪無以為禮必謂其門人不能通不能償為
代輸之卒竟不責其歸歲大疫比閭中戒相過輒率醫往視或
與致于家既愈而遣之未嘗有矜色於是皆稱曰長者長者又
規置田若干畝為義莊以收族人建義塾以教子弟會兵興弗
果成所父多鴻生碩士少踰不學而喜聞論史監至行事得失
則領其要初妙心居士娶陸氏生兄某又娶樓氏生處士而兄
以塗人遇之稍長即異居家素饒於貲十載有其一二人病不
均曰吾豈憂吾貧邪顧所以處之何如耳既而克自樹立遂與

軒輊上下而好義勝之居家時嘗於隱處獲盜遺美珠弁悉還其兄忝索無私嗚呼利者人之所必爭也故在人者且將攫而攘之雖湯火在前亦不能止乃推吾所當得以與人真知其所輕重哉處士在外允若干年而事親敬長之禮朝夕無缺浙西廉訪司僉事浦江鄭公浚嘗抵其家喜其為人因遺以麇溪篋遂取為子孫法蓋鄭氏兄弟爭死十世不分處士感而慕之使其兄能推其心則一門孝友見於風俗既壞之餘卓然為東南望不知反此而求諸彼悲夫有別墅在城東羅植衆卉數游其中決旬忘返一日道逢金華故老相携度東津至所居譚噓通昔黎明呼從者治具從者請沃盥弗應視之則已逝矣生於元迄祐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

大明洪武八年六月十日享年五十有七善菴其號云娶陳氏生子三人長英次章次圭女二人一適楊恒一適應彌通孫男

八

八

一人本孫女四人英將以十年某月某日葬于鄞之某原祖塋之側里人蔣朴為次第其行實來請銘勒諸石銘曰

孰不積校忝索利之盈滋禍媒嗟處士無留貲急人患猶渴飢全吾天誠無欺力樹德百世儀鄞之阡石巍巍俾來者觀銘詩

故徐居士碣銘

上海徐居士卒若干年其子廬走二千里見余太學泣且拜曰先人葬於某年某月某日而墓碣之辭猶缺是沒先人之善無以白之於不朽其罪重矣惟先生直筆信於天下敢以銘請乃受其狀讀之則前進士華亭黃瑱所述又足信者遂為之次第其行事而銘之按居士諱誠字信之姓徐氏世居松江之上海曾大父某大父某父金玉局大使妣褚氏居士以節儉起家銖積絲黍至有田二萬畝他貨無筭遂雄一鄉性至孝局使府君嘗遇疾醫禱無應乃刲服膈藥以進府君尋愈嚴於治家具有

儀法既富益自貶所奉如初未嘗過豐惟樂賑施周三族之貧者會鄉里之不能婚嫁者字其幼而孤者病予之藥死給之棺汲汲如不及庚午辛未歲大侵為饘粥以食飢者活萬餘人由是以積善聞州府皆稱居士而不字焉年四十有六即屏妻妾斷葷肉以內外事屬二子曰轉法華經積至萬卷復鑿梓印施四方築菴居學佛之徒松江俗多事佛而居士尤信之深常持五戒不衰益以慈愛為主時出見漁獵所獲輒售而縱之大溪長林間所居之地多重洲復浦為梁水以通往來人不為病嗚呼三吳之大姓非一莫不剝下而自封黨權而樹威勢知推一毫為利人事居士能仁其族以及人而羽毛鱗介且不忍其死視彼之暴豈直相萬哉年既耄幅巾杖藜逍遙果林花園子孫歲時奉觴為壽必戒以務本好學云及卒稚荳無親踈奔走號慟曰善人亡已生於元

年戊寅閏十二月二日卒於至

九

正二十二年壬寅三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六其葬在上海之長人鄉莆達涇之原娶王氏姜氏皆先卒子男堅王出也庶姜出也女一婿王顯孫男三人明發卒麟震孫女三人淑宜妙德妙貞曾孫男三弘正炳文曾孫女二人壽奴妙正銘曰

川積而盈山積而雄必有其漸迄於成功居士之生服勞無倦始大其家歲儲億萬億萬則有以及飢寒苟私一身哉德曷延堅持五戒法華日轉匪福之徵求善斯善或暴而爭或淫而傾不暴不淫慈儉是程莆涇之原永安體魄有刻不磨過者宜式

戴克敬妻吳氏墓碣

安人諱恕姓吳氏世居四明之奉化祖某父清之母朱氏年十九歸于同里戴克敬氏剡源先生之孫壽卿處士之子也體素羸弱多病而善事舅姑不怠舅姑既沒自殯至葬事必親之歲時祭祀尤盡其敬後病為少衰以為獲神之庇克敬為貧而仕

歷廉訪司海道府旦出夜歸必以其事語之善則勸之行而止其不可行者為助亦多性好節儉祿之所入為益置田宅宗族鄉黨恒給其困乏不計有無或貨粟不能償者未嘗為言訓諸子尤嚴無姑息意婦道母道殆無愧焉洪武五年六月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五子五人長濟次澹次漢次溥次海濟娶吳氏澹娶陳氏漢娶毛氏女二人長浣適鄞縣儒學教諭毛衷次詠適沈亶亦儒家子孫男四人宗權宗柱宗樞宗程初克敬卜葬龍潭山以附祖塋又卜他穴皆不叶一夕夢僧指葬地曰此張山主張氏方立券歸徐某既覺頗恠其異後果遇二人因購而得之山拱水趨精地理者極稱生氣之所鍾聚豈造物待其人乎七年九月丙午穿窬將葬是夕宿山上復夢一老人大呼曰酒燥宜浸即從之及閱書與所言合乃名其山曰符寔山云銘曰

月先生文集卷三十

十

名都姝麗不善績木偶巧以珠玉飾四明吳氏崇儉德為婦為母行靡忒義周困之無踈戚男誦女絲各有職年胡不遐踰五袞寔符之山兆既食神人所告此為宅哉作銘詩刻堅石子孫其昌永千億

故長孝處士周公墓誌銘

公諱天祐字思順姓周氏其先汴人五世祖燧宗機察官靖康末扈從高宗南度占籍于枚魯祖淳一曾祖妣某氏祖道誠祖妣某氏父公羨妣姚氏初公羨年既高無子禱于山川之神一夕夢神人賜以白石而姚氏娠公閱十四月生公幼穎悟異常兒稍長好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後受易於吳興字文子貞以三舉有司輒斥其不如已者往往皆先登因嘆曰科舉之得失豈足以榮辱吾邪學至而得之者宜也非幸也其失之者命也學不至而失之者亦宜也非不幸也其得之者命也即棄所業文

不復為居家以孝聞父母有疾晝夜侍左右不去寤禱諸祠乞
以身代死親沒哀毀踰禮其產頗饒又推恩宗族殯無歸者五
喪嫁甥女之孤貧者監察御史李完者薦于朝授嘉興路崇德
州卒不赴築室漁溪之上耕釣自適搢紳士多造其門歲時會
稚釐置酒酣宴放而不越於禮或里中有爭者輒喻而解之人
為無訟洪武四年七月十七日以疾終生於元癸亥歲七月十
八日以是月三十日葬茅家山祖塋之側享年四十有九娶朱
氏子二人長惟敬次惟謙女三人長適孫景義次適季景忠其
一未行孫男一孟珍孫女二人嗚呼以公之學行過人而與時
忤如雲雷之蓄不獲一施又竟奪其年而止於是何天之報施
恒畜於善人也與之游者私為之謚曰貞孝處士以著其實云
銘曰

嗚呼處士其才孔有而時之不偶也其積既厚而年復不久也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

十一

穀隕于畝而殖此稂莠也天默默以黜吾將安咎也刻石墓道
庶存而不朽也

黃南岫先生墓誌銘

在昔元之季世國家日就陵夷紀綱不振方遣大臣宣撫各道
時括倉奇士黃南岫先生以策謁見其目有十曰嚴選舉草貪
行除吏弊抑兼并省冗官汰僧道覈田賦興武舉作士氣結人
心磊落數千言明白剴切可以救亂於未形興治於將來而大
臣瞞不能用及豪傑並起海內分裂中書省參知政事普顏帖
木爾希古內臺治書侍御史李國鳳景儀奉詔經略江南得先
生十策觀之歎曰世未嘗無經濟才上之人顧棄而弗求耳欲
薦而起之則已病矣初先生與懷玉鄭原善同里葉峴林定老
相為師友三先生皆擢進士第而先生性剛直不可犯疾惡如
讎見善輒稱之不已故與時落落不合獨隱居教授老老僉浙

東廉訪司事時舉為麗水儒學教諭不就中州李方持部使者節至郡因見先生儀觀甚偉美髯過膝議論慷慨自謂行天下未見有如此輩人竟不仕家卒識者恨之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壬寅四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以丁未歲某月某日葬於宅東之葉衙閔十二年其孫全秦府紀善慶池來

中都求國子助教貝瓊為銘勒諸墓石按狀先生諱許字與可先由閩徙處州之麗水九世祖某宋承直郎大理評事評事生禪迪功郎南康司理司理生師恩師恩生某某生某大父諱國華以好義稱父諱昶先生生而穎悟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所著有四書聚要讀易大意詩書類編要語天文地志官制皆有關要及古今人詩文四六駢儷類選先居先府君墓側石壁山下有石壁晚簦若干卷為文一本於理不事華靡前沒之時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

十二

擬陶靖節作挽詩二解娶魏氏魯氏皆先卒子二人長文彬次文奎孫男四人慶池慶康慶裴慶某慶池好學工古文孫女一曾孫四綸維綱某所居弱溪又曰南原讀書之堂前直南山因稱南岫先生而不字也嗚呼王業之衰也必有知微之君子先事而憂此先生當至正間將獻大計使能行之則可中興以復至元之盛而莫之察焉訖至於亡豈非天邪銘曰

御之善也王良是求奕之工也必師夫秋舍之而敗吾將安尤方亂之初生先生獨見於未形而弗容弗謀豈人之惡直而悅彼佞柔抑廢興有時將壞爛而莫收葉衙之原有土一丘惟積之既封子孫百世式迺其休

故處士漂水徒君齊辭誄

夫行莫尊於孝友而詩稱張仲於周節莫近於廉退而史錄讓真於漢卓乎特詩百代有光然皆出於所稟信非勉而後至也

若深水徒處士盥者其殆庶幾乎按徒氏一門四世好如琴瑟
及盥有弟鑿病瘠不起而盥與同飲食起居者三年非其孝友
之可見者歟其在鄉里中號稱長者至歸太守李行之招止御
史彭叔儀李孝文之薦非其廉退之可見者歟其行足以儀於
人其節可以高於世而閨壻之兄弟盍為之戒繼踵之士必敦
其所薄也以某年某月卒某月某日葬于荆唐阡蘭權玉碎豈
不痛哉余懼綴文之士舉其一而遺其二也私為之誄用著厥
美辭曰

邈矣先民出處有時豈其好逸違中立奇惟徒處士曠世相襲
居約志伸卓焉靡及蠅溺于汁猩斃于醪人胡弗懲以質爭豪
一室蕭然翳于蓬蒿有琴有書咏歌以陶州伯臨門中谷深逃
匪招焉往彌敦所操寧為人羈落其羽毛鴻翔千仞方夷並高
處士得姓古司徒氏惟祖惟父歛華不仕植木既滋條敷葉散

一門四世總府同爨伯叔雖異寔同一人呻吟不寧通于我身
如何相仇殘忍無親乃私其室蔑我天倫我撫其家其施既鈞
或倡而和熙熙如春有弟邁疾屢頓弗起晝接几筵夕同羹被
三稔于茲活于阡死天壽雖命微君其鬼群雄虎爭下室亦顛
大江東西遠近兵連電激雷奔孰遏其前僵屍膏野百里無煙
去而辟之雲鶴之巔擲秀陽岡濯足寒泉積已豐奚奪其年
天豈余欺禍福斯響嗚呼哀哉昔君之存孔直且和閉關留客
縱以酣歌君寔有言貴賤同波不樂徒憂白日已俄神仙有無
世踵其謠疾而弗治良醫奈何靈輻發軌封于山阿素旗揚揚
悲風折柯行道興嗟兩泣滂沱回視一世所存孰多道雖未馳
名終不磨嗚呼哀哉

歸田藁

慎齋記

君子之所以至於無過者其惟慎乎馮道戒唐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路遂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道之更歷五朝八姓無人臣之大節因為天下後世之所譏其言則不可廢也余故取之訓人當知所慎焉大抵國之理亂身之榮辱事之成敗法之脩否皆繫於慎不慎之分著於經見於傳記非一矣使古今之人苟知所戒守於此而應於彼何險之不濟何否之不通乎奈何縱肆無防往往蹈危而莫之悔也予方疇是而秦溪馮彥中氏闢室為讀書之所顏之曰慎齋日延鳴生碩士反復考亭朱子之說以泝中庸大學之要自一念之發充之無一不致其所慎用功之密殆過於常人如此復求余記以申其說姑舉所聞以瀆告之嗚呼有所畏而慎之者慎於已然無所畏而慎之者慎於未形慎於已然者不過一時之近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十四

一事之小慎於未形者斯能一始終表裏而無間矣茲於彥中特嘉而與之尚勉而無畫可也是為記彥中少孤好學長克樹立上奉八十之母咸稱其孝至於中年即以內外事屬其二子而以琴樽壺矢自樂云

復古堂記

秦溪儒者馮彥章氏深病時俗惑於浮屠而喪祭之禮俱廢由是獨違衆行之而盡革其所為顏其堂曰復古遂以書來質於貝瓊且求文以為記余嘗讀李翱去佛論欲申其義以正是非得失久未克就今其言適契於中乃不辭而復之曰古者父母死送往而返不可得而見之矣居於倚廬寢吾枕塊其疾痛之情為何如哉所謂喪則觀其哀也至其祭也合諸天地不過數而失於煩不過疏而失於怠而齋以致其嚴肅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入而聽飄然必

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其於思慕又何如哉所謂祭則觀其敬與時也斯為孝子之實去古既遠王教不明風俗大壞自斂至殯必主浮屠之法至有七七齋以徼福淫昏之鬼而小祥大祥設道場越宿以薦之雖破產不吝冀誠免於輪迴吾不知其何說也嗚呼氣之方聚則神形之既滅則鬼是理之常無足怪者而彼謂死者得以復生惡有已熄之火而復燃已仆之木而復起邪然其言之行於世也已久而病之蠱於人也已深使中國晉淪於戎狄使聖人出而治之亦未能回其陷溺之心况區區舉吾儒教以與之爭必不勝矣故伊川在洛僅化其一二則其不信而化者固衆也豈不悲乎彥章思復古之不易復也專取考亭朱子所定家禮為矯數千百年之非正之於一旦可謂豪傑之士愈於俗儒舍此而附彼者非見之明信之篤得於天資學力之至弗能及矣而鄉黨冒俗之弊或議而非之者抑豈少乎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 八十五

予幸見若人於所未見之時烏得不喜談而樂道哉庶幾聞其風而有所感慕興起焉先王之制為可復戎狄之禮為可去也於是乎書

雲林解

客有問於余曰跡雲林而心市朝其隱而媒仕者乎曰道不可以獨善必將推以及乎人故隱非君子之所欲也曰跡市朝而志雲林其仕而求隱者乎曰功不可以久尸必將斂而法乎天故仕尤君子之所懼也苟必於雲林以絕物為高性而不及面非義矣必於市朝以殉物為通進而不止又豈足與邪曰若李侯致和者何如哉或疑其號之弗稱也曰致和家廬江之上有大小蜀山之秀輔以雞鳴龍穴於是讀書其中若干年而意之所適奚翅廬鴻之在終南李渤之在少室司空圖之在王官谷李白之在匡廬司馬承禎之在天台也遂以雲林自號且將抗

志風塵之表而萬鍾不足以累焉洪武初當

天子偃草修文乃翻然而起上下推之由簿書至嘉興郡幕長亦其時也夫時隱而隱未始忘乎仕時仕而仕未始忘乎隱卷舒進退合乎道之當然毋足怪者若泥其迹而論之不若求其心而舍其迹之愈也客之疑遂釋起而謝曰先生之言至矣因書為雲林解以貽之

贈龜師朱子中序

決天下之大疑定天下之大事必取於卜焉見於經著於傳聖人豈以人為不足信而信區區歲久之伏龜邪抑龜之靈殆過於人人固弗靈於龜也蓋龜至公合天之至公既謀之人復參之龜天人相協疑可得而決事可得而定已晉獻公不能從而禍其國楚靈王不能從而辱其身是皆違天之過也然則龜可廢哉惜其龜書不傳而僅存三易於世故孔子特詳於蓍而不及龜耳今之卜者亦能即其兆而觀之吉凶定於前而徵於後非精其術而能之乎樵李朱子中氏世業卜居於城南凡仕者必往而卜賈而求贏者必卜疾疫者必卜利弗利多奇中遠近稱之初余赴

京師子中為卜之曰吉久鬱而方施乃耀其奇無翼而飛無足而馳五稔其來歸余雖未信竊識之於中既而為國子助教一年分教

中都生三年四方學者悅其名而不攷其實咸推尊而師之洪武十一年春果以免病獲託田里與農夫野老逍遙東阡西陌之上則其言為不誣矣因為論以張之嗟乎龜之可信如此能傳龜之意者亦在乎人而已疇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記曰人而無怕不可以作龜卜夫怕則業必專若子中者豈非上怕而專異夫市井尋常之夫歟於是乎書

同壽堂記

崇德之鳳鳴里有蔡公惠氏業鑿五世矣凡疾病者無貴賤必造焉其樹德也厚其取利也廉嘗名其堂曰同壽或詠歌以侈之而記未有所屬也及余自

京師歸遂來為請余聞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而夭傷弗論馬人之常情孰不欲上壽也不可必得至於中壽斯足矣孰不欲中壽也不可必得至於下壽斯足矣蓋分之一定暴如踰躄惡乎而效之仁如顏子惡乎而與之是出於天者已皆不同鑿者顧欲使之同壽何哉豈天有不及而猶待於人也然可以觀其仁矣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若鑿之為術為能全吾之仁歟嗚呼全吾之仁亦在乎術之精而已故自黃帝雷公問荅之書以至張仲景劉守真諸家之論參攷旁通而疾之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十一

淺深治之緩急無一毫之偏於是虛者使之充弱者使之強屈者使之伸危者使之安舉不厄於天殤則造化在我而壽之不同者獲登於期艾豈不有功於天邪不然徃徃反其所用欲求不死而速其死此鑿之拙者也公惠自其曾伯祖梅反在宗中鑿科仕至防禦使其父又君實克繼其學因集心法所傳釐為若干卷曰同壽秘寶方至公惠而聲譽益著其傳為可知矣古人云不為良相必為良醫夫良相位尊勢之所及者廣苟施仁政足以活天下之人良醫位卑勢之所及者近苟施仁術足以活一方之人故相之與醫雖非等倫其心則一耳吾於公惠原其心而卜其術所謂同壽者又豈夸言也哉是為記

耕學齋記

友人戴禮嘗從余遊

京而久而不樂乃歸攜李之西陵治磽瘠地數畝以自給暇則

閉戶讀書殆與田若相忘者遂謂其室曰耕學來求其說予嘗
攷之古者井田之法固無不耕之民而黨庠術序又申孝悌之
教則其子弟亦未嘗不學焉所以士之升於公者往往多出於
農非若後世坐談禮樂不知樹藝之勞而緣南畝者其於飲射
讀法至老而無聞也蓋自秦以來始變先王之舊繇是事岐而
二矣可勝嘆邪其或忘富貴者學而必耕若貧賤者耕而必學
故衣闕以司徒四世之孫方諸兄紹術各據數州之地乃退子
田里豈其才之有弗逮邪此忘富貴而然也然二家志雖大而
無遠畧力雖強而無成功千載之下論者不高紹術之所為獨
高闕之所守則其得失為何如哉若兒寬未達而儒也帶經挈
鋤朝暮不廢此若貧賤而然也卒顯於漢位至御史大夫回視
向之為伍者邈乎燕雀之在下則其榮辱為何如哉苟有志於
此進則如寬之仕退則如闕之隱庶乎其知道矣惜予又未見

貝先生文集卷三

十八

之也今禮當

皇朝革命之初俊造競進超然遠引孰測底蘊之淺深歟故歷
舉古今言之予雖老矣尚能相從東阡西陌之上共樂其樂云

真率軒記

凡禮有以厚為貴者有以簡為貴者以厚為貴必過於文則
偽以簡為貴必過於質質則野較二者之弊使文而為孰與質
而野哉觀夫田夫野老相餉茂林之下一談一咲驩然無忤蓋
其真意所存器不假於鼎匱俎豆也樂不假於金絲鞞竹也儀
不假於揖讓進退也豈非合於古歟宋司馬溫公與文潞公言
鄭公輦在洛時忘其宰相之尊而等於田夫野老嘗為真率之
會危酒壹肉得盡其歡雖若簡而禮實未嘗簡也雖若薄而意
實未嘗薄也其相與一本於誠而已苟推是道無往而不真率
也欺詐之習亡矣今天官史錢唐葉時中者取法先正以真率

名軒求予為之記故舉其說如此嗚呼天下之喪其真也久矣
在上者或尊嚴以為威在下者恒卑屈以為恭而欲真率處之
人將拂然不悅吾懼其獲謗一時也而時中殆將復古為事尚
質而不尚文茲可嘉已於是乎書

溪雲草堂記

溪雲草堂者海昌郭子方氏之新居也海昌在崇德南禦溪則
崇德之水而介乎二境之間其旁流又折而南迤行六七里上
有桑稻之村居人星散雞犬相聞彷彿絕境之在物外者子方
擇其勝處構堂若干楹左為讀書之室右為煉藥之房遂題之
以今名云予嘗放舟過之道狹而迂僅一帶耳魚鼈之所居科
斗之所儲疑其不能為雲類山川之有神靈者方時之將雨勃
勃然上蒸如煙如霧如海濤被覆兩厓不見林木而漁蓬野艇
或隱或見於空濛中此其第一曲也及沿流以窮其所至則雲

貝先生文集卷三十

十九

之見於朝暮者尤翳鬱非一狀執之而不可玩之而不得排於
前而後復合斷於上而下復繼九幽人處士之廬蓬籬甘雲也
窻戶皆雲也雖出於山騰於川者殆無以過是休坐之頃引為
賓客而塵埃野馬弗至吾前矣並溪之人未有知者子方乃專
而有之喜余之至因觴於堂上求文為記遂書其所見如此復
徐思之天下之物本於無而形於有有者卒歸於無矧雲之忽
起忽滅忽來忽往哉彼既既強名之余復強言以實之非通於理
矣惟其隨時而莫知其神澤物而莫知其德君子宜取之以書
卷舒之道焉則與雲為一矣子方尚勉之





清江貝先生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雜詩七首

真真曲

飲酒

烏龍井

十月既望鳳凰山晚歸

白水村

九日遊鷹窠山

民部尚書曹德基出使

三吳回紀其事

送金子厚歸杭

贈迓元霖

耕樂軒

泮池荷花

戲贈李煥章

食糟彭蚖

乙巳除夕

題尚北海聽雨軒

玉鴈圖

次韻張希載雨中書懷

凌霄花

丙午七夕

讀書堆

登積慶寺閣

名都篇

蘭

對月懷邵箕谷

懷夏士文

郊居

送潘時雍歸錢塘

題誠道原瀟湘八景

辟亂

出璜溪

歸崇德西曹村

遷居

立秋日

夏夜

丁未重午

荅客一首

題綠綺軒

仲冬秋涇客舍

皂林驛

春日宴滄洲詩一首

遊仙詩三首

丁一鶴詩

采芝生詩三首

題夏頤貞西疇草堂

卷之二

五言古詩

讀史五首

己酉歲初度日書懷

初夏郊居二首

述懷

晨興在尺山作

錢彥彬抄詩為賦一首

對酒懷邵文博擬東野一首

清江集目錄

早春

擬出塞曲

赴召留別諸友

送吳濬仲

六月十五日夜坐明德堂一首

出都門一首寄張孟兼主事

辛亥初度偶成

題威蒼崖鴈

獨酌

初冬一首

孤松

擬蘇州一首

擬東野一首

送錢公擇還象山

題聽雪齋

夢遊澄林

楊真婦王氏詩

送王公勉赴沁水教諭

題金德俊葵軒

和張惟中員外

秋懷

題畫竹

送黃仲篋上官檣李

次韻張師廣助教登雨花臺一首

題朱孟辯層巒圖 送盛孔昭赴淄川丞

題上虞柳機仲朝暉軒

雨中漫興 杏庭

擬古 晚眺

古意三首 宿方丈敏東軒

送張思廣歸平陽 分題送友得忠孝廟

池河驛 大槍嶺

徐陽驛 猛虎行

清江集目錄

三

李氏三節婦行 并序

述懷

卷之三

七言古詩

夢遊秦望山歌送客歸越中

雪蓬小朶歌送奎方舟還靈鷲

遊菩提山值雨宿存思菴

鳳凰山歌 京口王節婦歌

玉山窟儒歌 題子昂松樹障子歌

題王立本山水圖

甲辰七月十三日書所見

題趙仲穆畫馬 送王好問赴春官

送浙省都事曹德輔運糧北上

送文從周入京師 鄧法師禱雨歌

張靜婉采蓮曲 出塞曲

野中吟 田家行

送李志剛 白茅歌

送天台吳蟾友主桐栢觀

題子昂秋林早行圖 題子昂秋江漁艇圖

小蓬壺歌 醉芙蓉歎

題趙處仁竹泉所 次韻鐵崖先生醉歌

用東坡先生韻賦竹軒

孫孝子歌 白苧詞

清江集目錄

四

行路難

團扇詞

題兒雲林畫 折楊柳曲

題王叔明茅山圖 秋夜長

遠別離 白雪歌

董逃行 雨中

正月二十九日楊鳴鶴席上分韻得幾字

丁一鶴以疾止酒詩以誚之

穆陵行

送定南宗住四明大慈寺

卷之四

青蘿山房歌

題火龍烹茶圖

已酉清明

蓋甕吟

耕樂吟二首

遊史兩山詩

海翁謠

重遊史山

題徐復初叅政駱馬圖

吳山人詩

胡虔雪獵齋

過梧桐涇

雙節堂

郭忠恕出峽圖

送廷士霖歸天台

送車定人赴萊蕪簿

徐給事山水歌

精衛憤

秋露軒為馬本道賦

鴈聲樓辭并引

桃源圖

鳳凰臺懷古

雲中烈婦行

清江雜用錄

五

題兒雲林水石

毛女辭二解

題山水四景

分發中都七首

桃核杯歌

題華山圖

贈乘槎客

李將軍歌

題董源寒林重汀圖

題子昂松石脩篁圖

太行山謠送靳用中歸潞州

次韻荅王蘊德紀善雨中見寄

日苦短辭九章

題海山秋曉便面

孤松圖

卷之五

言律詩

送襲封行聖公孔希學還關里

送愚上人歸越中并柬奎方舟長老

觀海與鮑仲孚同賦 送王克讓貧外赴陝西

送戶部尚書貢泰甫開司閩中權鹽易米給

京師 題徐大章白鶴山居

三月晦日 寄內弟陸熙之

寄潘時雍 送翁鎮方歸天台

題雲溪耕隱 題丁成之清樾軒

鄭憲卿省郎織毯松江還詩以送之

雲間見李克敏將歸吳陵作詩為別

賦小瀛洲 題苧溪漁友宅

清江集目錄

六

十月聞雷 靈鷲觀燈

謝買齊臣惠碧盃 題靜天鏡碧水亭軒

送興福寺長老鎮靜菴

六月三日汎舟 七夕

十一月廿三日夜集次韻盧廷舉一首

前韭軒 題王士亨看山處

元夕次韻鐵崖楊先生

二月十六日雨中遣興

清明日陪楊鐵崖飲城東門是日風雨

送凌彥冲歸杭 寄林村大

槐陰亭 即事

經故內

立夏日

題雲深處

題夏士文園亭

重午

瑞蓮

題淵明像

題松鶴山居圖

寄奎方舟俊用章二上人

白蓮

中秋

錢塘秋夕

奉寄崔伯恭左丞

無題

夜坐

立春日宴西清高士滄洲一曲

別呂德常

姑蘇

瑞梧詩

錢塘春日

清江集目錄

七

遣興

奉和鐵崖先生水仙詩

宴夏士文漪瀾堂

觀潮

嘉禾道中

荅馬文壁見寄

支子

綠陰軒夏日書懷

客居

風溼荷花

題周伯昂水村圖

題劉商觀奕圖

初冬口號

荅宇文仲美

冬日漫興

己酉立春日

正月二日偕邵箕谷過呂德常留飲

聞夏士文南歸喜而有作特先寄之

寄陳性天

三月五日飲于性天所見牡丹有作
雨中書懷
過滄洲有感

讀胡銘曲

雨夜獨坐

秋思

紅菊

雨夜

至日

送棗子村歸廢塘

雪中次韻陳仲謀

蔡尉庸至剪燭聽雨一首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元夕

郊居

紅棋

蜀山圖

清江集目錄

八

庚戌中秋

歸及山一首

庚戌九日

木芙蓉

寒夜憶梅擬西崑一首

次韻陳仲謀

次韻楊鳴鶴

發曾試筆一首

訪逵上人

再用韻畱古道一首

送王熙易奉使安南

京師雨夜一首呈宋景濂學士王子充待制

張孟兼主事

丁一鶴病愈見寄然且戒酒次韻答之

送楊鳴鶴還鴻山

題材上人退觀樓

鶴山親舍詩

龍江道中

送韓伯時歸山陰

贈王廷威

奉寄一鶴子材諸文洎古道明遠諸方外交

寄歷孝子

寓幽湘客舍

送朱顯道赴濠上

試院中和常景元

中秋試院和馬新仲一首

別僧覺原

癸丑元日

寄材大用言默菴暢明遠

臨平道中

寄一鶴道人

送谷克讓歸湖南侍親并柬李中卿縣丞

望青溪白蓮為賦一首 送趙澤民歸越中

送江西僉憲趙宗移守合州

清江集目錄

九

送朱伯良赴隴西縣丞

送莫彥英赴賓州上林丞

送醫師張仁齋

贈龍虎山鄧子方鍊師

二月一日病中口號

送馬本道赴潁上

送楊九思赴廣西都尉經歷

新晴

送朱質夫赴寧遠知縣

梅泉處士虞長卿挽詩

送詹同文承旨還鄉

贈韓友中

和張思廣九日韻

鳳凰臺

秦淮對月

送呂元振歸四明

乙卯清明日飲劉志遠宅賦詩一首

次韻夏士文

題王顯宗地歷圖

分教中都一首

苦雨懷劉子憲

次韻方文敏秋興五首

丙辰元日時在鳳陽趙穆仲諸友在騎相過

題洪大隱傳後

賦晚菊黃白二本

秋日漫興

次韻楊秉哲見寄

病中一首寄方文敏

早曾寄黃仲真

鳳陽晚春

送馬伯溫之廣西

送王用中歸金陵

賦西山爽氣亭

送王以寧歸建德并柬魯道原

方文敏惠二白瓶及新茶土鐵

清江集目錄

十

聽松樓

留別陳敬夫

寄燕府錄事楊秉哲兼簡新民蘊德二紀善

題梅軒

洪武六年五月一日早朝一首

及山隱居夏日

卷之七

五言律詩

臨平道中

夜坐

壬寅夏五月廿四日對雨

題映雪齋

魏塘夜泊

過竹岡

橫港

靈鷲十景

人日

送王宗成歸越

冬夜

亭林漫興

守歲

寓翠岩菴

三月晦日

歸石門

晚眺

過王景脩

荅郭宗夏

題盛子昭畫

觀水

秋溼雨後二首

甲辰元旦

初度一首

寒食三首

五月十六夜獨坐

登雲間驛樓

青林道中

夜泊

清溪集目錄

十一

重過亭林

戊申九日

懷語溪舊業

夜飲南山所用篋谷韻

挽溪南慶士

寒夜

巳酉元旦

次韻篋谷千山夜泊

暮春雜詩

寄翰古清

遇妓

舊宅

寺居

溪上

荅楊鳴鶴

題山陰讀書處

遊及山

澄林客居

題紫微山巖上人壁

排闥

雨中寄九龍山人

次韻楊德中見寄

次韻楊鳴鶴遊紫微山用章孝標韻

贈醫者徐仲純
壬子至日過來青堂

送陳楚賓赴泗州學正

題蘇明遠畫
病中次韻張思廣見寄

雲卧
次韻管鄭州玄澤

題葉經厯水北山居
送曹季材赴京師

詠炭
題馬文璧畫

題王白雲畫
戊午早秋漫興二首

卷之八

五言長律

書事二十韻
李子庚挽詩

清江集目錄

上

黃灣述懷二十二韻
題空翠軒

丁未除夕
擬香奩八詠

對雨
辛亥元夕

述舊三十四韻
丙辰立春日大雪

曉菴山水小幅
題畫

卷之九

七言絕句

寄陳文舉四首
雨後偶書

陳進善見過
對菊

別侯春燕
勝南洲紅楸

西湖竹枝
贈小南枝

城南絕句

清明日

枯棘雙禽

道中見梅

東村漫興

贈陸文寶

立春後五日

次韻質谷暮春三首

題紅梅

漫成

別徐楚芳

兒雲林小景

聞箏

己酉重午

歸東郊偶成

客及山偶成

過無錫

土橋

丹陽得風

題杏花

夜發

三月廿五日夜口號

清江集目錄

七三

辛亥重午

辛亥七夕五首

澄林冬日

贈別

八仙花

過永昌寺訪照覺原

春情

西湖竹枝

題松下丈人圖

題扇

題紅梅二首

早秋

題溪山春曉圖

山家

題馬文璧畫

題凌波仙

送成德琦兄北歸

墨梅

宿王繼遠白雲半間

題徐雪舟墨菊

題雙陸士女

題虞魯瞻山水

題東坡戴笠圖

朱實送桂花

題竹間桃花

卷之十

賦

鶴賦

懷舊賦

大韶賦

不礙雲山樓賦

玉笙賦

灌園賦

鍊硯賦

醉賦

石經賦

春雨賦

白鳩賦

金鑑錄賦

詩餘

十五

漢宮曲

瑞鷓鴣

應天長

玉蝴蝶

玲瓏四犯

鎖窗寒

八六子

南浦

漁家傲

西江月

風入松

鳳棲梧

風入松

水龍吟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

雜詩

我聞度朔山蟠桃何鬱鬱千歲纔一花結子復何日食
之云不死敷腴反枯質跨鶴凌九天將期五龍匹諒非
廣成子欲待安可必

龍帝六合不暇談黃虞且復求神仙入海窺方壺置
酒阜鄉亭超然忘故都空留赤玉舄安期今有無

種桑飼春蠶桑葉何沃若種瓜待秋摘瓜蔓何漠漠春
秋各有獲在野猶可樂君看金張館草深狐兔宅勿較
是與非看雲倚高閣

大哉龍門樹鬱鬱上參天根株豈不固小草還相纏葦
收行素秋淒其風露寒病葉危欲墮翔禽亦已遷朝華
痛夕隕掩淚復何言

結束將何之龍門訪陳迹戒途及良辰置酒別親戚迢
迢越千里人馬疲登陟大江不可濟天方限南北悵然
廻吾駕去從山林適

春山一雨過百草皆縱橫百草不出山山中人遠行懷
金別妻子殉祿辭父兄寒暑忽已易燕趙千里程龍門
能碎舟風浪安可爭性命輕鴻毛苦為朝暮營愧此山
中草萋萋林下生

薛公未罷相賓客競相傾一朝偶失意門無珠履聲貴

賤已如此何論死與生秋燕辭空室春蝶抱畱英盈虛
信物理聚散亦人情達士甘寂寞力耕謝華纓道尊豈
戀祿心遠孰希名腐鼠非吾餌朱鳳以時鳴悠然動避
想五鼎益為輕

真真曲

姚文公為承旨時一日玉堂燕集聲伎畢奏
有真真者操南音公疑而問之泣對曰妾建
寧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于濟寧坐盜
用縣官財賣妾以償遂流落倡家公憫之遣
使白丞相三寶奴為落籍且謂翰林屬官王
棟曰汝無妻以此姬配汝吾即其父也皆裝
皆出於公棟字棟華後官至翰林待制噫以
西山之賢子孫陵遲疑不至於此然辱於始
而正於終是亦天也簞谷筆談記其事予乃
賦四十二韻而沉鬱悽婉亦足以盡其大畧
矣

清江詩卷一

一

斷絲棄道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請
君且勿飲聽我歌懊懷在昔全盛時冠蓋紛相從盤游
易水上意氣天山雄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
枝春秀色不可雙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髻金雀
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
姓字初未通問之慙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

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
窺簾櫳迢迢官朔方南歸山水重侵貸國有刑桎梏加
父躬粥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娘教歌舞聲價傾新
豐未為倡家婦遂屬梨園工覽鏡拂新翠吹簫和小紅
身居十二樓屢入明光宮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自
傷妾薄命失路隨秋蓬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客聞
為三嘆袒德寧未崇回黃忽變綠人事何匆匆有客傷
無人憐蔡邕遣使白丞相削籍歸舊宗小史三十
餘勿恨相如窮配汝執箕帚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
鸚鵡開金籠銀甲不復整紅牙不復從提甕自汲水絺
綌亦御冬應非事羊侃頗類歸建封琵琶感商婦老大

新舊集卷

三

西東崔徽怨顛賴浪寫丹青密依依章臺柳落絮春
無蹤小妾恨題驛竟與瓊奴同時多困坎珂事或欣遭
逢焉知百尺井歛登羣玉峰借問為者誰內相姚文公

飲酒

六龍驟朝暮百川無西迴所以陶阮輩落魄事酒杯共
盡生者樂勿為死者哀借問東方朔桃花今幾開秦皇
及漢武求仙亦荒哉弱水三萬里何處登蓬萊與君且
一適隨意坐蒼苔

坐看萬古月因思萬古人萬古人不見萬古月長新持
酒勸我影可以成主賓利劍不斷愁大藥胡能神南阮
與北阮一富復一貧白骨俱化土碧草空自春酒盡月

欲落狂歌驚四隣

烏龍井

魯飲烏龍泉爲愛烏龍井不辭登降勞迢迢越南嶺石
散駝馬羣樹結龍蛇屢遂坐泉上亭聊以觀我影歲久
科斗滅朝寒饒轡靜徘徊不忍去勝處心已領有約待
春深携客來煮茗

十月既望鳳凰山晚歸

村黑畏衝虎且復歸柴門風林月未出宿鳥爭且喧浮
雲忽斷續萬丈飛金盆湛湛天宇高光氣相吐吞我行
月還逐是身亦無根試求不死藥飛騰同久存老妻有
斗酒洗盞當前軒酌酒消我憂萬事俱忘言

白水村

朝發白水村風帆健如馬行人互先後去鳥紛上下白
雲生遠岑青天入平野依稀林木外幡幢見精舍河邊
四五家猶是雞豚社我遊亦已屢把酒心莫寫欲訪桃
花源悠悠愧漁者

九日遊鷹窠山

忽忽已九日出門淨無泥地偏寔斗絕有山如會稽賓
客後雜還僕夫各有携天風海上來我馬驕且嘶坡陀
出險徑窳窳遵迴溪前登郊家嶺始覺華蓋低作者四
五人更託千層樓日午扣其戶不愁蒼耳迷欲俯棲鶻
巢上陵萬丈梯豈但畏猛虎彷彿聞天雞共燕脩竹林

落日猶在西相看且一笑四郊多鼓聲

兩河兵興京師乏食民部尚書曹公德基出使
三吳因紀其事

東南寔天府歲漕三百萬龍城積紅腐虎士班白粲焉
知十五年不解戎馬亂來紹以為食屯集成背叛至今
兩河地僵屍作京觀諸侯土貢絕君憂切宵旰尚書出
宣旨跋涉非所憚國無九年蓄志士常切歎空山獨病
臥無書託飛翰中宵望使星迢迢阻河漢

送金子厚歸杭

故人金子厚四十猶落魄扁舟泝江濤訪我黃山脚我
慚老窮經春蠶空自縛羨君神仙姿翩翩九臯鶴不上

清江詩卷一

五

光範書暫賣壺公藥高視萬物表道尊卿相薄山中十
日留窮天慰離索聯詩出險語酌酒成大噓東風碎河
冰歸思中夜作鵝黃催柳條椒紅折梅萼重采未有期
惜別中頗惡俱宜慎出處一瓢寧改樂飛鴻正南來有
書幸相託

贈迓元霖

迓生固長貧賦詩朝忍飢破裘連百結但覺詩愈奇鏘
然擊天球未作秋蛩悲嗚呼識者死舉國無人知鼓柝
洞庭湖遠過三高祠我無一斗酒為生開兩眉宇宙非
不大四顧將安之日落暮山黑百鳥爭寒枝翩翩五色
鳳寂寞雙翅垂聖人坐明光遲汝一來儀

耕樂軒

隱者東海頭安時事耕鑿有田百畝餘相率治堯堉我
稼沒牛腹我書掛牛角三洲雷雨均既耕必有穫吹簫
賽田祖操豚不為薄上給縣官租酣歌見真樂江南風
景異况乃賦斂數連雲桑柘盡池臺總零落尚恐兵未
休遠近無土著全生虎豹羣豈忍厭藜藿

泮池荷花

荷主泮池中雲覆明鏡密清飈激回芳濁水鍾妙質凝
碧洗朝雨嫣紅酣落日折莖或牽絲食蕙時摘實猶疑
南浦泛涼匪東林匹

戲贈李煥章

清江詩卷一

六

善博不成臬善射不中鵠及此感衰謝世道方局促皎
皎明月珠如何混魚目

食糟蟛蜞

江鄉富魚錯有物小而鎗天晴走白沙月暗來滄海空
憐朔客疑尚被南翁採刀斧不足膏瓶罌遂俱逮失身
酒泉流舉族糟立醢對此哀汝生食之豈其罪

乙巳除夕

春風何處來庭草忽已碧不惜流年馳感此千里客管
葛樹功名孔顏豐道德低回違宿願覽鏡雙鬢白高堂
夜張筵新酒行琥珀得失誰與論浩歌永今夕

題尚北海聽雨軒

海門飛雨集高棟有餘清斜侵虛壁過遠逗大江平
花朝亂滴庭葉夜俱鳴涼知蘇道暍潤喜濯園英微茫
空暝色蕭瑟自繁聲飛蓋阻來客獨坐軫深情

携李郭宗夏兄弟五人友愛尤篤後值兵變東
西散處宗夏思之為作五鴈圖賦詩一首

五鴈何翩翩飲啄同清池失路在中道飢寒不相知昔
為八龍聚今作四鳥離驚颺廣漠至十月百草衰天高
羽翮短苦受胡鷹欺上林豈不廣念汝歸何時管蔡興
流言坐使君臣疑京城死大叔寤生手刃之淮南歌尺
布十歲有餘悲東阿苦不容七步詠然箕骨肉成虎狼
所爭毫與釐我觀五鴈圖為繼鵲鴿詩

清江詩卷一

七

次韻張希載雨中書懷

夏雨盈百川高岸復深谷鱗鱗低度雲汨汨駛流瀑口
營歎翔鶴臆訴哀病鵠征夫在中道少妾亂心曲更希
若木光照此車下獨

凌霄花

大椿何亭亭相傳五百載陵谷亦揚芳灼灼藉光彩感
彼徑寸苗附此千尺喬同心無異族假翼在崇朝朱紫
耀白日翠蕤牽清颺纏綿欣有託淖約靜無妖坐愁節
序易顏色易俱凋

丙午七夕

生寡縻祿情不復就羈絃曝衣記蚤秋置酒陶嘉節曲

無二八舞味薦水羞潔輕紈怯迅飈明燭欺初月林鳥
戾且飛玄蟬淒更咽主賓師晤語兒女空感別耿耿候
雙星漏終河漢漫

芳燕樂清夜浩歌悲暮年故國山河迫殊方斥堠連交
于成契闊賓客暫周旋念曠情易洽懷歸思更綿列星
稀未出金波澹始弦落燼秉殘蠟繁吹起終筵後會復
經歲舉爵共無眠

讀書堆

泊舟亭林湖突兀空王宮當時讀書處鳥雀呼秋風前
瞻兩金山扑舞波濤中眷茲一篲力克配千仞崇恐有
文字藏中夜飛白虹荒哉夢中語且復詎兒童我亦有
書癖五經老未通草堂可遂結當作兩希馮

登積慶寺閣

層構何巍哉金碧中突兀俯見百里外山斷平野闊青
天傾東南伯氣忽已滅憶昨皇慶初六合既同轍眷茲
葭莩中鬼工成觀闕我来屬喪亂彷彿大業末奔竄雖
云苦登眺亦頗悅居庸不可見太華纔一髮故鄉今何
如路險復霜雪蒼蒼白日晚目送歸鳥沒

名都篇

趙魏天下樞相從多貴游起家至千石結客傾五侯光
輝喧戚里意氣動神州蹋鞠東城罷張筵西第留倒海
為我飲蕪山為我羞妙舞呈楚豔清歌列齊優共稱齊

三壽惟願樂千秋福盈知所戒寵極懼生尤

蘭

叢蘭何青青羅生滿中澤阿那風葉翻葳蕤露房拆芳
潔終自持光榮諒誰飾勿為時所化歲晚同荆棘

對月懷邵質谷

携酒東園遊望舒已就缺促席尊未空方舟夜發東
西耿相望復對三五月階前皓彩盈牕下朱榮歌同袍
成異縣思逐回風結異縣非千里邈若胡與越吳趨唱
誰和楚調哀自輟感此百年客世故恒羈絀榮華一朝
露采秀亦可悅歸濯清江流冥棲保芳潔

懷夏士文

清江詩卷一

九

樓船昔西邁霜降百草衰日月一何道子行忽經時衆
綠榮枯條谷鳥鳴且悲豺虎塞道路懨懨勞我思我思
晨復夜諒匪渴與飢行人發吳門消息安可知且復慰
其私豈敢言是非惜哉無六翩念子何當歸雲中有黃
鶴會嚙東南飛

郊居

直木惡為輪疲馬思卷旆匡時既非才處約斯寡悔
詩鑒興亡讀易明進退永懷嵇阮放甘與沮溺對

送潘時雍歸錢唐

海縣兵未息公子今何之酌君葡萄酒聽我白苧詞憶
昔來黃鸞始為桐子師諸生老伏勝說客慚張儀連床

風雨久秉燭聽新詩殷殷金石聲眞足解戒頤同告石
壁下十柄條三移脫略勢利交所貴雨不疑久懷地主
恩亦有尊鱸思東書向錢唐磬折從此辭錢唐寔都會
西湖天下奇朱樓起相對上有千蛾眉羽衣何翩翩處
子水雲肌樓前五陵兒並馬金鞭垂酒酣復張樂但惜
白日馳近者屬凋喪不及全盛時空山鳳凰去月黑號
狐狸春風吹行殿碧草生荒基何當從子游觀濤酌鴟
夷辛苦草太玄徒為廬蘭噉子實濟時具飛騰方在茲
匠石既已遇小大隨所施從容宰相前奮舌論安危豈
無一尺筭盜賊不足管天空羽毛急水涸舟楫遲臨歧
更揮淚中年傷別離

清江詩卷二

八十一

題誠道原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江空夜如何急雨千里洒水生黃陵廟雲暗蒼梧野鼓
瑟來湘靈移舟近漁者重華不可見竹上淚如寫

洞庭秋月

軒轅已上天弓劍人間畱唯餘萬古月長照洞庭秋君
山雲氣滅水合天光流勿遣金蝦蟆脫歸千丈湫

漁村夕照

羲和忽西匿阡陌散餘輝澄江度雙翼遙岑明半規孤
煙野店起歸人一何遲遺棠羨父老衰白無所悲

江天暮雪

曾雲起北渚萬象入鴻濛散漫飛輕雪低回逐勁風思
羣無牧馬失侶有征鴻泛泛獨垂釣扁舟黃髮翁

平沙落鴈

羣鴈來衡陽亦如萬里客日暮空徘徊欲去飢無食兼
葭暗汀洲驚颺吹倦翼上林須春歸寧為羅網得

山市晴嵐

山光洗新黛好雨不崇朝日遲蒙薄霧天近靄微霄茅
茨猶隱約金翠鬱巖堯前峰恐無路有客度危橋

遠浦歸帆

楚客發天際揚帆入三湘回首青山遠忽已過溁陽晚
樹何靡靡歸思浩茫茫未愧波上鷗漁父共相忘

清江詩卷

十一

煙寺晚鐘

清鐘象浦空夜觸海底鯨海鯨豈有意浦牢本無聲二
物偶相值坐使百里驚高僧定初起月上空山明

丙午冬十一月辟亂亭林明年春館于揚溪邵
質谷氏四月一日獺兵復大起合境之人鳥驚

麇竄不知所屆余亦去而從之既定而返因寫

懷云

茫茫新戰場白草迷四顧烽火連石門我歸亦無路窮
魚久在轍驚鵲空繞樹故園今何如猶思讀書處近聞
遭殺戮豈復有親故安得附晨風從之西南去

出璜溪

白首事章句不登金馬門空名苦為累遂枉三聘煩一
瓢雖屢空五鼎非所有願偕田父游卜宅溪南村霜寒
收柿栗日暮牧雞豚去矣從本性得與巢許論

歸崇德西曹村

田翁驩我歸假我茅堂居石橋跨流水夏木交四隅風
蟬聒旦暮亦有安巢鳥覽之為欣然息駕歌唐虞寄我
六合內何地非其廬荒哉百年客千金營一區

遷居

我貧無定居一歲三四遷破廬僅蔽席於生已為寬南
隣盛車馬北里矜綺紈高樓出雲雨一一居神仙何異
玉臺秀四時遊且盤念力守窮棲去去非所安

立秋日

清江詩卷

十一

葉落天始秋一氣自回薄鬱蒸變淒厲衰老獨先覺行
雲翳白日向夕風雨作所欣同一漑流水百道落園葵
遂含滋可以供我酌白髮西隣叟相過慰漂泊貽我酒
兩鷓對之中頗忤高歌盡君觴從人誚徐邈

夏夜

憚暑夕屢興飛蟲亦紛拂玉宇曠無隣星河阻靈匹眷
茲朱火中悼彼青陽失舊知傷已逝新歡邈難即蟲蟲
氣如焚惕惕心為休懼先霜雪交易變蒲柳質彷徨不
能寢坐候東方日

丁未重午

世亂無安宅，盡室久在路。山峒始一鳴，海燕時雙去。已
歎朱戶非，不見龍舟渡。采藥詎能壽，酌酒聊自豫。四時
倏相代，百歲同為寓。日長坐風簷，更讀離騷賦。

荅客一首

竊祿非本性，適彼南山阿。藜藿日不充，慷慨獨商歌。有
客向我言，與世同其波。商君震七國，季子傾三河。區區
守章句，白首成蹉跎。念之為三歎，所樂良已多。潛魚駭
鉤餌，飛鳥愁網羅。結駟非不榮，違已當如何。

題綠綺軒

朱絲操白雪，白鶴舞婆娑。猶聞廣陵散，不發懊懷歌。風
來茂苑樹，月落洞庭波。不見古人久，馬知古意多。

清江詞卷一

十三

仲冬秋溼客舍

水涸天始寒，爽氣薄絳絳。空林無榮木，卉鹵草俱白。紛
紛各有營，驅馬不得息。嗟予亦何者，慘慘長路側。寒
恒累之豈不厭，所歷北風來。廣漠徒御皆少色，踟蹰但
四顧。白日忽西匿，山川莽悠悠。沿洄良未極，索羣中野
獸。逐侶南去翼，誰能獨無情。歸哉山中宅。

皂林驛

朝發白水村，夕次皂林驛。水腥無飲馬，林黑有歸翮。昔
時兵交地，白骨如山積。萬竈今已夷，天風亭煥新。居人
尚呈散父老，悲故迹。團團關山月，夜逐南征客。

春日宴滄洲詩一首并引

歲在著癸涖難春三月一日筠谷高士合賈
客序兄弟飲于滄洲一曲平池湧翠高閣延
青圓景中天繁陰四合微颺遠激幽芳襲人
清醪在壺嘉肴既旅徵蟋蟀之刺儉美伐木
之求友終宴忘疲遷坐復酌鳴葭間發協朱
鳳之相和舞袖雙回翩驚鴻之欲舉嗚呼蘭
亭金谷會豈能常滄海流沙兵猶未息懟神
仙之無驗宜曠達以為高用綴新篇以紀雅

集詩曰

天閣無畱雲山明洗新黛過從屬休假置酒滄洲會柔
萋綠堪藉雜英紅尚在累觴既不辭秉燭還相對清彈
促哀響祕舞呈脩態蘭亭今已矣金谷徒增慨大化會
有終四時寧復貸厭厭夜無歸從人譏倒載

遊仙詩三首

巍巍閭風臺層構切青霄一氣存太始三神建高標天
風翼芝蓋仙曲和簫韶左携赤斧游右御山圖朝上帝
頷其頤元君目相招富貴一脫屣於焉恣長謔

寸田何茫茫其廣周九野超然凌崑崙銀河夜西瀉高
厲風塵表日月乃在下神官役鬼工樓觀丹青假勾陳
與玄武衛此神明舍麻姑別千霜豈是得道者不見海
三枯白髮徒盈把

景風扇玄圃漠漠瓊花開手弄天上月夜宴九成臺盤

行五色芝酌以紫霞杯黃屋豈為貴秦政亦荒哉浩然
中獨存萬象方胚胎紛紛夢玄駒生死益堪哀

丁一鶴詩

大道日已蕪游談紛瑣瑣韓非不得死商鞅終梯禍偉
哉高世士結屋青山左年來頗得道已覺初心果朝漱
玉池津夜存金鼎火御氣超六虛萬物真螺贏

采芝生詩三首

功名不可恃利祿恒為愆舉世紛螳集伊人倏鴻鶩十
年不出戶上友綺與園金芝敷九葩煌煌生石間朝陽
晞宿露光輝一何鮮采之脩服食度世希神仙永謝城
市人振衣百尺巔黃虞悵已遠肆志獨超然

清詩卷一

十五

采二復采二相與登高立可以充我虛五鼎何足侔茂
陵豈識道且從方士游徒聞甘泉產更入蓬萊求白日
忽已暮悲風來素秋未若幽居子不懷四海憂清節尚
巢父素心追許由

負版行欲僵飛蠅死猶集赴燭夜蛾焚好酒程猩泣所
以思遠託道路方險澁寧希百金賞豈慕千戶邑求言
從我求鷓鴣惟一粒有材寔為累無欲安所入韓彭苦
不悟羞同匹夫執商山今寂寥高風邈難及

題夏頤貞西疇草堂

九山惟鳳凰突兀尊中白山斷忽平野四水東南流海
潮日夜至新沙成故洲愛此斗絕境遂與長沮游蒺藜

苦澗道相率開西疇俗類桃花源無曆知春秋風寒未
黍熟雨多桑柘稠土芝頗益氣玉延亦可羞過從有耆
老請謁無王侯四時共相保千歲非所憂如何萬里客
日暮行未休騎虎不得下短衣歸飯牛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一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讀史五首

吾憐閔仲叔始辟懷喜懼及其見司徒喜懼亦皆去勞
苦非所堪虛名豈相誤用舍何必言投劾時已暮
周變久不任身屈名四馳玄纁一旦至舉族更勸之安
知脩道者出處亦有時慨然中途返獨守東岡陂
東漢多逸民山棲久懷璧麤真亦逃名詎屑三公職求
蟬在明火求士當務德此道今何如其人安可識
樊英抗高節萬乘不能屈設壇爲見之豈若壺山逸光
祿位已崇匡時竟無術遂興張楷讒尚待黃鵠出

五侯濁四海白日淪光輝處士切憂國空言相是非郭
泰不絕俗申屠能見幾朱鳳翔千仞百世令人希

乙酉歲初度日書懷

余生若小草望成百尺材強因客土植苦被秋風摧徒
慙五十過况經元二次白髮不可變青陽忽已回未忘
藥累好幾見挑花開殘編掩黃石虛室生蒼苔故人且
共棄王孫誰復哀終歸葛洪井詎上鳳皇臺衰榮置勿
論待月酌金巵

初夏郊居二首

強學不知老索居恒鮮歡誓將從余好山河阻且綿淒
淒風雨交四月秋浦寒夕寢不能旦日高猶未寢念之

安所尤通塞固有偏庶無外患及力稼或逢年
仲夏桑扈鳴氣清天愈高新田已當治南風翼良苗田
翁起相戒庶務東作勞豐年諒可必勿爲蔓草交嗟余
失路久竟負伊人招屢空亦宜然何日耕東臯

久客始歸寓井西舊宅述懷一首

在路日思歸已倦風水艱前經石門店喜見西南山憶
我初去鄉忽忽三十年兒童盡成老比隣無復存阡陌
迷東西甲第空毀垣秋風落古木方池滌夏蓮條忽驚
世換豈獨遇神仙蕭蕭井西宅白晝唯高眠所欣無維
執貧賤何足歎

晨興在尺山作

夜雨四簷絕坐待扶桑暎天高無餘滓初景方晏温黃
鸝萃霜木白鴈來寒門所欣居處幽已忘趨走煩時枉
道人過或逢田父言傷哉亂離後衣冠今幾存賦歛日
已亟何地爲桃源結茅向絕境牧豕學公孫

錢彥彬抄詩為賦一首

好古思古人古詩朝暮讀澹泊玄酒味和平綠琴曲古
人今白骨古意不諧俗已歎知者稀古淚空滿掬錢起
亦敦古其人美如玉昨者忽相過大雪山中宿不知破
硯冰抄詩夜燃燭諒非鮑謝才可繼曹劉躅聽之詎能
歡舊業且當束

對酒懷邵文博擬東野一首

今日忽不樂，綠酒徒盈樽。酌酒云解愁，愁生如有根。安
得二三子，促席相與言。尚思滄洲地，十月花更繁。雲隨
鶴，蓋合雪。避貂裘，溫終筵。復秉燭，歌吹高堂喧。盈盈二
八女，白苧鶴翎翻。月落猶未歸，清夜宿西園。到今題詩
處，素壁龍蛇昏。荆揚忽雲擾，海內俱星奔。斷腸臨濠謫，
回首潁上屯。昔如鷹脫韝，竟作駒在轅。淒涼城南路，甲
第今空存。瀟湘窓下流，三神鎖朱門。江險隔秋夢，山寒
啼夜魂。詎忘白壁贈，更戀緜袍恩。索居悵無匹，落葉湍
孤村。

早春

山寒花尚遲，雪霽江已綠。懷新感游子，吟節喧衆族。且
同尊俎樂，幸免章綬束。更擬登前峰，青郊可遊目。

清江詩卷二

三

擬出塞曲

翩翩荆揚士，結束赴幽州。將軍豈樂戰，匈奴為我仇。已
通大月氏，更取烏珠留。驅馬白狼北，洗兵青海頭。歸來
飲高廟，庶雪平城羞。

早從漢捕虜，萬里唯一身。軍中已三年，苦樂安可陳。但
見隴底雪，不識隴頭春。止風利刀劍，肌膚皆盡皺。天王
正開邊，詎恤中國民。

赴召留別諸友

用世非拙迂，白首在山林。詩書况久輟，禮樂非所任。王
事忽相縻，遂令違我心。迢迢適西道，惻惻辭東岑。中田

澤雉雖古木鷓鴣吟所親亦胡越耿耿辰與參愁來一
回首涕下徒霑襟終當返田里灌園希漢陰

送吳濬仲

弱冠知君名五十始逢君南宮託同宿十日披清文及
我脩修纂缺近幽蘭芬茲言歸故鄉告別郝忍聞姓姓
中林鹿猶能念其群况我同心友去住從此分夜度浙
江水朝看天姥雲春禽正喋喋夏木方欣欣安得遂同
載歸鴻沮溺耘

六月十五日夜坐明德堂一首

大火直初昏回飈薦微爽行遵曲池靜坐蔭華構敞天
高積陰散水明圓魄上翩翩去鳥迅唧唧砌蟲響胡為

清江詩卷二

四

京國滯屢乖林壑賞吳中有尊鱸吾當理歸鞅

出都門一首寄張孟兼主事

日落宿都門鷄鳴散淳化城南夜來雨連山色如赭青
松夾高崗烟火通旅舍到家須十日畲田熟秋稼如何
山巨源未知嵇叔夜野鶴終去人疲牛豈勝駕寄書謝
所親吾今老林下

辛亥初度日偶成

吾生本如寄有酒還自酣豈待三宜休已知七不堪陶
弘且當傳孔方安可談觸網笑神龜束身悲老蠶倘能
從茲去卜宅南山南

題盛蒼崖鴈

八月鴻鴈來往彼天南陬前飛倦已息後至飢相求日
落洞庭晚風高彭蠡秋彭蠡多蕪葭遠近彌汀州恒恐
羽毛損稻梁非所謀寒門阻冰雪異鄉安可留徘徊念
其族天外復千儔身今萬里客肉非九鼎羞慎為弋者
獲遠寄征人愁願以海為池上同朱鳳游飲啄全微軀
不愧波上鷗

獨酌

行年已六九髮脫身漸羸不及桃李花遽成蒲柳衰貴
賤必同盡造化寧吾私徒聞王子喬何處求安期區區
營丹砂貪生無乃欺今朝欣無事酒熟當自持

初冬一首

清江詩卷一

五

一氣變昏旦洞房風露淒田禽亦已化秋蘭同疾藜為
客久成老懷人殊未夷慘慘白日暮迢迢歸路迷世衰
不獲騁天遠何由稽未思讀書臺言采山中萑

孤松

青松類貧士落落惟霜皮已羞三春豔幸存千歲姿
蟄穴其根烏鵲巢其枝時蒙過客賞但感愚夫嗤回飈
振空至百卉落無遺蒼然上參天乃見青松竒苟非厄
冰雪貞晚安可知

壬子秋七月一日與郭文伯飲于朱弘道竹所
是日大雨擬蘇州一首

殘暑尚為厲客坐三四遷青山一雨過虛室夜翛然欣

與公子酌語中頗宣雖無絲與竹庶罄膏土懼所貴
相知深豈惟懷一餐尊浮玉糕膩炬拆金葩圓厭厭詠
露斯會面良已艱天明即鴻燕西望獨悵悵

擬東野一首

破屋夜通月霜氣刀稜稜病骨不受寒卒歲仍無續殘
燈吐復翳僵臥如凍蠅事業慚蒸沙文章空鏤冰已失
國士意頗為年少陵長歌獨慷慨坐候東方升

送錢公擇還象山

金陵一杯酒送子歸海隅五月南風正荷花滿鏡湖登
堂酌春酒上奉雙親娛但惜千里別莫贈鮫人珠雖同
天地間一旦具越珠皎皎溼洼子翩翩丹穴雛悵然不
得從遠望白雲孤

清江詩卷二

六

題聽雪齋擬孟郊一首

霆轟急雨瀉石闔衝波盪百族巧鳴春絡緯催秋紡詎
知空山夜聽雪乃真賞病骨僵如蠅殘燈掩虛幌積玉
呈幻質蒼韶泄微響一氣變鴻濛五音歸惚恍神清已
無夢理悟寧有象苦寒不可禁更被王恭斃

夢游澄林

我夢游澄林方舟坐垂釣一水窮縈迴三峰隱奔峭娟
娟碧篠合灼灼朱葩耀殘雨趁回風斷雲通返照林昏
野老炊溪動寒女漂平生愛桃源何年隄員嶠永慚白
髮滿起應

金門詔猶思洗樂劇空歌採菱調一鶴已興譏九龍那
免誚覺來復京華語兒成一笑

楊貞婦王氏詩并引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
瑞伯瑞為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于兵靜安
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斷髮至自剄不殊
余讀其傳而悲之為賦四章以明其始終云
石上有琅玕孤生何倚倚婉彼深閨秀笑語間且儀榮
華諒未晚芳潔當自持玉鏡一朝委相求豈無媒冰泮
時當歸遙峰翠新拂行行別父母遂居君子室君子官
已崇新歡鼓琴瑟如何事前驅中道永相失東家有宋
玉西家有王昌皆知慕明艷詎忍蕪大綱露多焉能汚
江永不可方貞心耀白日峻節厲秋霜泣淚欲成河捐
軀遂如墓寧同陌上花誓比山頭樹織綺獻秋功條桑
事春務向非厄彊暴豈知金石固

送王公勉赴沁水教諭

清商隕一葉白下未知秋倦鳥息高蔭潛魚依弱流君
子方北首山河阻且脩歲久衣盡緇驅車良未休我無
雙明璫何以結綢繆悵焉隔千里白雲空悠悠

題金德俊葵軒

結廬在林屋所欣知者稀南風應蕤賓我圃日芳菲負
杖觀其生草多露滿衣有葵獨傾陽豈願回清輝清輝

雖不照物性諒無違

禮部員外張惟中七月十二日暮歸賦詩八韻
和者自尚書牛公以下凡若干人夫漢謠魏體
互有不同巧於狀物者過麗切於言志者恒直
惟中退食之頃率尔成章且不以私而忘公情
與景俱至已子因續衆作之後瓦器不足以諧
空桑也

秋至星火流病覺中歲劇成均泰多教才非一孤腹日
入欣暫休野老或爭席清談雜虛無以求風月久百年
曾有盡富貴非所適鳴虫亦知候倦鳥思假息脫冠已
童然如何拘百役酒醉不復言道固存目擊

秋懷

清江詩卷二

八

露下百草變淒淒天地秋亦如中年客玉顏安可畱山
鳴迅商激水洄行潦收恩方改團扇意復存弊裘梧桐
葉盡脫孤雛夜啾啾秋光景忽已逝感之雙涕流
黃鶴日千里潛魚必深池蠹茲橘中蠹化蝶俄天飛翩
翩苦不已倏忽膠蠶絲兩翅既摧折何日回枯枝非才
慎所處富貴亦何為且盡一杯酒物我共忘機

題畫竹

太史公紀渭川千畝竹此圖僅盈尺而遠意
不翅千畝觀其毫枝疑葉歷歷可見秋烟
暮雨外筆法視古亦精已寓自久之遂起余

兩山之興徑欲買舟歸以其所云賦詩一首
市朝非素心林壑挾玄賞讀書甘寂寞密竹更蕭爽
人虎豹經閉戶蠪蛸網寒梢朽不蠹野筍苞初長風生
回鶴夢月出聞猿響如何猶戀祿旣馬存病顛相期結
二仲茲焉共來往

送黃仲篋上官檣李

嚴霜戒秋杪百草俱已衰子別何匆匆一尊聊共持今
晨白門道後夜滄海湄長歌獨慷慨健步何逶迤古來
聲利場日出紛火馳進非才不任退亦分所宜吹竽我
豈濫售璞人皆嗤峻節當自厲坦途方在茲從容有新
語千里惻相思

清江詩卷二

九

次韻張師廣助教登雨花臺一首

行行出城南登高望三丘雉堞壯天居宮殿若雲浮星
分斗牛野水合江漢流蒼然淮上山聚米當馬頭氣已
無朔漠人今冠中州慷慨憶當時遠近開朱樓仙人翠
羽帳王母珊珊鈞貂蟬靄七貴車馬從五侯光輝互照
耀意氣何綢繆

皇威復禹跡風氣移荒陬千屯夾虎士萬斛回龍舟將
軍衛霍功相國房杜謀我來覽奇觀發興厲清秋已將
函谷並遂與洛陽侔所悲迫衰謝蒙汜安可留目送挑
葉遠水深鳧洲清談哂諸老匡時志遠猶庶窮八極
曠俯此千里游

題朱孟辯曾巒圖

疊嶂何崔嵬遠近皆可數不學王宰遲棄墨如棄士林
藏風雨黑石戴水雪古初疑造化鍾已覺精靈聚遙思
兩山下流泉細通圃茅屋今何如人去蒼生戶

送盛孔昭赴淄川丞二首

天寒北風利有客赴臨淄臨淄古大國山川何逶迤小
白相夷吾尊周攘四夷田單守即墨一日走燕師二子
不復見名今千載垂為我弔精魄伯功未可卑
魏有徑寸珠守境無檀子照車十二乘何如照千里世
乏房王賢孰知天下士所以飯牛兒商歌中夜起徒求
南海產半觸蛟龍死異才何代無糾紛今可理

清江詩卷二

十

題上虞柳機仲朝暉軒

日車上搏桑曛曛雞子黃遙夜忽復旦仰瞻有啓明征
夫起當發宿鳥號且翔城郭互參差曲戶通天光空照
堂中人豈銷髮上霜竹枝自垂蔭萱草亦揚芳此心諒
已短此恩一何長欲報固無極念之安可忘

雨中漫興

端居少賓宮鳥跡徧堦除夏雨復兼旬衆木青扶踈金
石何必陳此樂當何如永懷漆園吏相去千載餘萬物
雖一體忽若胡越殊人苟不知我我豈能知魚

臨川饒孟持所居西軒有先大父所植杏一株
今百年矣幸不剪於兵火因築亭于旁名杏庭

云宋景濂作此予賦詩一首

結構非壯麗可以樂晨昏仰蔭百年樹深蟠千歲根
粲朱葩敷離離青子繁秀出風烟表潤含雨露痕戎馬
從橫境內悉崩奔桃李惜為薪荆棘翳高門榮華諒
難恃文獻存未擬匡山田田詎論曲江園讀書絃素
琴命客置芳尊永言益封植祖德慎無護

擬古

荆山一何高上與天門通猶聞產玉處吐氣成白虹
縣藜混燕石世已無國工琢之懼不完不如在石中
中和恥再別玉亦悲無窮吾今死抱璞庶以全其躬

晚曉

清江詩卷二

十一

極目登高丘秋高淮泗平淮泗東南流故繞鍾離城
東京昔喪亂英雄紛戰爭殺人及雞犬曠野寂無聲
悠々十載下復見新人耕魏公今何在銅臺春草生
公路冢中骨豈憂王室傾北海固為豪平原安可輕
時哉有屈信漢道再昌明

古意三首

春風天上來蒲城紅與紫如何朝暮間飄落隨流水
堂前兩冬青霜雪猶不死向來三月時誰言及桃李

對酒發長歌歌長苦難續浮雲空自行白日安可逐
黃河走東海千里纔一曲柰何人之心頃刻有翻覆

六國多好士堂上各三千所親苟不慎禍福恒相因
李

園賊黃歇馮驩復田文種地得秋實疾瘵徒刺人

六月二日至臨淮夜宿方丈敏東軒

北斗分四時恒星自昏曉如何百年客貴賤俱擾擾酒
酣虛室臥雨絕四山悄道冥天地廣身在風露表六合
一何大毫芒未為小宅神惟寂寞適意忘纏繞朱絲竟
誰賞白髮今已少永期江湖居相親有魚鳥

送張思廣歸平陽

十月天地閉北風河已漸送子千里道太行極崔嵬日
暮歸鳥疾雪深蒼兕飢酌以一卮酒為浣身上衣伐木
還重賦白駒不可維悠悠南北岐惻惻勞我思

分題送友得忠孝廟

清詩卷二

十二

丈夫死殉國於道詎非宜烈烈下侍中忍顧王室危梟
獍敢為逆我師焉可支躍馬嬰其鋒以肉充虎飢苦戰
既不旋有子亦從之精忠貫日月未慙馬革屍至今石
頭下尚使行人悲鬱鬱冶城山秋風吹古祠送客遠相
過慷慨傷我懷當時諸老臣清談竟何為酌酒醉英魂
忠孝以為規

池河驛

早發紅心驛日暮宿池河百里無人烟孤兔馬前過山
明見野火溪淺通微波却立時躑躅前登益嵯峨北風
何蕭蕭塵埃衣上多下馬留信宿對酒一長歌

大槍嶺

巍巍大槍嶺羊腸盤九曲深林野雉雛短草豺虎伏行人疲不進慘慘對僮僕下得仙居澗始復就平陸一株羅浮花春深粲如玉五年帳不見今日開我目

滁陽驛

群山繞滁州城郭帶林壑豈惟居人稠遂便游子樂苜

蒿青滿野羊馬盛幽朔固知

英雄主四方歸大略回視清流關往事殊可薄新花寒未開細雪春猶落且持一斗酒獨與故人酌

猛虎行

有虎有虎在彼中野高步風生何物敢侮以比直臣獨立無與前稱長孺後載文舉亦有埋輪復聞破柱為時所憚豺狼氣沮柰何今人使我懷古

李氏三節婦行

并序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八歸李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即引刀欲斷髮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蚤卒其妻張氏年二十有八生子慶方亂亦誓不再適從弟希賢妻陳氏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度方孕四月一門三婦以貞白聞而庸既長好學仕元至正間累官至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將軍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隴西郡

伯母封隴西郡夫人再調闕襄宣慰階中奉
大夫而夫人始卒年五十有六

大明革命洪武初辟庸為司農主簿四轉至
嘉興府知府所至嚴而下殘夫人之教為多
至今滄洲父老猶能道之可見家法有素而
關於世教之大如此為賦三婦行以侑太史
氏所采云

赫赫隴西傑奕葉何光輝一門見三子不同鄉里兒三
婦名家姝玉貌長蛾眉大婦居中堂夜織流黃機中婦
具朝食泉出江魚肥小婦二十餘金刀新製衣青松與
女蘿百歲欣相依未及白頭日雙鳳俄分飛入房洗粉

清江詩卷二

十四

儻豈復施珠璣盤龍掩明鏡寡鶴琴中悲生既不同室
死則湏同歸鴻鴈猶有信婦道安可違殘燈冬夜長素
月光徘徊共績還共語白玉當不灰有子官已高少壯
忽復衰丈夫少氣節恒懼白刃威女子乃如此鹽山同
魏魏

四月十日兒子翔翮來鳳陽留一月遣歸因令
早營草堂爰山下為止息之所云

老病不得歸獨處常戚戚二子江南來眼暗初未識生
常戒垂堂肌肉如雪白一月長途間海風吹盡黑買酒
為相勞問荅向中夕迢迢漢陽簿春來斷消息阿壺在
母傍頗知工翰墨艱難且撒棄條使沈憂釋所愧無空

居百歲半為客經營頃及早尚愛龍湫僻况近讀書臺
雲鎖四山碧泉深出丹砂地冷多琥珀既非佳世資庶
遂陶阮逸良辰戒僮僕匆匆又南北五月方鬱蒸日氣
成霞赤出入非所宜川陸慎所歷惜別豈無淚向汝難
再滴秋江有鱸魚當掛吳淞席

述懷

浩蕩三十年如萍寄滄海起為太學師日揚光彩迨

迹赴

中都送客紛雲謁名慚相國知禮感

親王待侏徊未得去忽渡朱顏改

詔許江南歸青山草堂在放浪黃牛村猶瞻金馬門適

十五

性詎非樂捫心空自論田翁四五人共忘卿相尊把酒
酌足基白石今猶存天寒落松影歲久生苔痕試求金
光草超然事幽討依稀願况臺竒登錢王道東門歎黃
犬稅駕胡不早長歌歸去來吾從鹿門老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三

七言古詩

夢遊秦望山歌送客歸越中

秦望何崔嵬削如青蓮開下臨七十二湖之浩蕩上接
三十六洞之縈廻夢中夜度浙江水輕如鶴背乘風來
欲求軒轅上天處白雲尚鎖燒丹臺徒知有弱水安可
覩蓬萊但聞松聲萬壑子夾飛湍之喧逐赤日慘淡而
無色復殷殷之雄雷踰千盤子歷百折香爐玉筍左右
列山中二女問何遲桃花落盡燕支雪金鷄三叫失所
在惟想參差白銀之觀闕龍綃寄別淚三載猶未滅有
美一人子佩珊珊昨遊吳門復東還余願從而上下子
叫安期於雲間回首隔千里可望不可攀

雪蓬小朵歌送奎方舟還靈鷲

蓬婆雪嶺高崔嵬橫絕青天飛鳥回山中小朵更奇峭
石作蓮花千葉開巨靈擘山斷山脈一峯夜向東南擲
千秋乾竺空有名萬里峨眉盡無色橫青疊翠分西湖
洞口白猿猶可呼咸和之年有慧理卓錫尚愛飛來孤
木杯高僧兩眉雪身如濁水青蓮潔縈絳石上不知年
桂子年年落秋月

遊善提山值雨宿存思庵

連山插天危欲崩木客結構當千層
我來看山風雨惡入山喜見靈泉僧
閉門留客共野飯風回雨絕清無蠅



酒酣熟寢喚不起夜深花落籠中燈軒轅已恐即韓愈
許汜未可譏陳登天明重僕催欲去却歎世故來相仍
重尋曲折恐蹉跌安得遠討閑支藤林開川豁見鳥下
山寒石峻愁須騰呼舟獨返草堂路他日重來共罷甞

鳳皇山歌

大城周迴三百雉紫微閣對吳山起天目西來為鳳皇
蒼然不過錢唐水玉輦金輿北去賒行人折盡上陽花
杜鵑夜叫葛洪井燕子春歸蘇小家燕歸不識更新主
王氣淒涼作風雨城南楊柳鬱金黃一束纖腰為誰舞

京口王節婦歌

大江如帶從天來金山焦山碧崔嵬風吹楊花度江去

清江詩三

二

妾心如山不可回憶昔移旂天豈獨甘守節兩草方纏
綿那知中道訣玉琴不奏雙鴛鴦玉簫不吹雙鳳凰紡
績給朝暮蛾眉忽成霜蠅蛸網素壁燕子歸空梁生乖
同室處死期同穴藏鬱鬱山頭樹已見余天長白壁湏
惡玷白絲湏惡染邊聲亂胡笳萬古悲蔡琰

玉山窟儡歌

玉山窟儡天下絕起伏進退皆天機巧如驚猿木杪墜
輕如快鷲峯尖飛流蘇帳下出新劇河梁古別傳依稀
黃龍磧裏胡雛語李陵臺前漢使歸當筵舞劍不辟客
頓足踏地爭牽衣玉簫金管靜如水西夏東山相是非
昔聞漢主出大漠七日始脫平城圍當時論功孰第一

木偶解走箠于妃奇兵百萬竟何事將軍賜級增光輝
龍爭虎戰亦同幻尊中有酒君無違更呼左家雙鳳和
裁曲玉斗碎落千珠璣

題子昂松樹障子歌蓋王成之所藏者紙尾云大

德八年正月廿八夜燈下書

吳興筆法兼鍾王不獨醉草過張旭既無河朔少年之
沓拖又無深山羽人之退縮故人相遇今何夕銀燭吐
光如月白手寫青松障子歌百金一字無所惜何物小
兒憎嫵媚玉環飛燕皆傾國嗟我平生秃千兔夜寫蠅
頭愧無益王孫騎鶴去不還日落太湖雲氣赤君家此
本世希有詞翰風流與之敵紛紛真贋那足辯玳瑁敢
廁連城壁勿同玉枕永和書一閱昭陵丞相失

清江詩三

三

題王立本山水圖

我有愛山癖每欲名山去秦溪一日寄新圖歌枕高堂
靚雲霧何年王宰留真跡青城天彭接太白金堂石室
猶可識大樹小樹參天直千盤百折分秋毫木客時與
行人遭一門通天劍閣險三峽漲雪瞿塘高小舟如鳧
爭入浦嘔啞卧聽雙鶻檣拾遺近在浣花溪却面龍湫
結茅宇豺狼塞路何由通采芝亦有商山翁安得相從
向絕境振衣千仞來天風

甲辰七月十三日書所見

行人漸稀日已沒星墮西南大如月一道餘光夜不收

青天萬丈金蛇掣

題趙仲穆畫馬

吾聞冀北之馬如雲照川谷八尺飛龍在天育灤河遠
幸翠華遲柳林大獵金鞍簇是時四海為一家東踰日
本西流沙拂郎近獻兩驕驥不數郭家獅子花公子前
身豈曹霸一馬真輕百金價黃金臺上倦為客白髮江
南隨意畫駢駟駟駟各不同飲泉斲草落筆工君不見
龍庭首宿與天遠何人更收青海驄

送王好問赴春官

君文空桑協宮徵我文瓦器不悅耳早隨舉子踏槐花
曲江走馬秋風裏院門魚鑰晨未開白袍鵠立三千士

清江詩三

四

風簷落筆諍先成食葉老蚕春乍起樗蒲三叫不作盧
白首讀書猶未已兩河草動持干戈奎星無光作者死
五門下詔蒐遺材四月文場酣戰螳先生有志復先登
朱鳳一鳴瘖衆喙卞和誑楚空遭刑曹劇劫齊方雪耻
軟裘快馬入居庸得意看花麗春市上林賦就氣凌雲
我亦明年獻天子

送浙省都事曹德輔運粮北上

屯田未開歲未熟白粲一金纜一斛將軍初下山東城
使者復轉江南粟颶風五月西南回黃龍朱雀一時開
雷霆夜槌海若死雲霧晝合天妃來黑洋北去五千里
直沽近接金河水內廷傳勅賜宮壺侍臣出報龍顏喜

送文從周入京師

文郎氣如虹，北上何匆匆。重經九折坂，復覽百步洪。日月回地底，山河極雲中。有書一萬言，欲獻明光宮。蚩尤觸山折，天柱百川亂。流赤子，苦龍驤。未見下益州，虎旅猶聞駐。靈武草白風，騷騷跋涉燕。乃勞驂，騶識駿骨。鷲鷲驚非凡，毛臨岐。更酌酒，飛雪落征袍。何以致，繾綣錦帶。昆吾刀。

天冠法師鄧均谷禱雨歌

至正辛丑秋七月，官河無舟，死魚斃錢，唐城中十萬室。鑿井深通海，鑿穴海底九。烏朝並出流，金鏢石氣愈。烈我無快刃，斫旱魃。構孽為妖降，吳越老巫歌舞帝不悅。真宰之罪何當雪，天冠法師與神通。丹書鐵券呼龍公，石壇晝晦羣神降。金支翠旗來半空，舉杯擲地雷。霹靂從澍雨，一日聲如硤。三田白水禾芄芄，兒童滿道歌年豐。百金不顧歸空同，師豈瑣瑣貪天功。笑汝蜥蜴能為龍。

張靜婉採蓮曲

妾長平康里，能舞復能歌。髻斜梳，墮馬眉淺約，彎蛾陌上游。人顧門前，俠客過塗黃。初拜月，拾翠欲凌波。已知一身重，不受千金喚。十五事秋娘，十六歸羊侶。顏妾比雙蓮，為君朝暮鮮。君能重妾，綢繆意別起高樓。大道邊，眷乘油壁香車出。夜入流蘇甲帳，眠高樓下俯平湖。問照妾濃粧，并淡抹。五月平湖水，正深盪舟相逐起雙禽。

莫學藕絲容易絕試將蓮子託同心

出塞曲

七星昱昱大將旗猛士百萬皆熊羆迢迢遠出關門塞
漢虜相見還相持軍中無糧殺牛馬夜得降人知衆寡
天山月黑潛度兵飛箭着人如雨下捷書明日報甘泉
死者白骨歸何年春風草綠秋風白魂魄為君長守邊
五穀為城海為壑天下人當棄弓箭

野中吟

野中古墓何累累子孫已絕傍人悲送車百兩喧鼓吹
却憶出祖京門時墓前青青草沒墓下縱橫狐兔穴
昔年已見野人耕今年復見隣人發千年髑髏出黄土
翁仲無言泣寒雨何時故物總成灰猶有玉釵留半股

田家行

田中八月紅稻熟田頭黃雀飛且啄去年出走不得收
今年父子田舍宿大婦小婦長裁衫夜起剪桑飼五蚕
不言畫眉無寶鏡不恨梳頭無寶簪稻登場蚕在箔新
穀可春絲可絡賽神城南聽神語但祈無兵歲不苦

樞密院掾曹季全剛從帖木公守耽羅一年詔回

京師遇風抵曹涇明年夏復蹈海北上詩以送之

白洋十月行人苦北風簸浪魚龍舞黑洋六月南風回
海客椎牛賽彭祖使者迢迢入帝畿連艘夜發迎如飛
六熬尚戴三山起一鶴初從萬里歸張儀雖困猶存舌

置酒都門歌激烈丈夫得官貴少年腐儒窮經空白髮
白茅歌美華亭丞盛彥忠

山東未息馬山西尚揮戈急起州縣丁北開白茅河海
風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鑿土如鑿山河
邊死者誰收骨白茅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昆城通將
軍不待驅鬼工平地遂作魚龍宮問誰愛民如愛子華
亭盛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復喜非汝身為白茅鬼盛
侯之德河之水千古萬古流無已

送天台吳蟾友奉董宗師命立桐栢觀

天台之山四萬八千丈中有飛仙共來徃東方未白天
雞號扶桑亦日三更上山人曾識玉蟾翁丹砂九返面

清江詩三一七

如童吹笙醉跨千年鶴朝上崆峒暮廬霍葛洪并西松
樹老子晉臺下桃花落日邊人寄董師書別我却入天
台居麻姑相見已白髮蓬萊弱水人何如我亦張帆上
南斗餐霞有訣能相授青天更約借龍騎福地應知今
虎守

題子昂秋林早行圖

北上莫度河龍門如天誰敢過西遊莫趁蜀瞿塘如馬
誰敢觸大星未落月掛樹行人出門向何處日日西東
徃復來青山不斷天涯路天涯路險更無窮破裘羸馬
怯秋風日高茅屋猶未起愧尔山中白髮翁

題趙子昂秋江漁艇圖

朝漁江之南暮漁江之北朝暮清江邊公侯不相識西
塞山前秋日微滄波浩蕩釣船歸老髯何來一相就鐵
笛夜吹彭浪磯

小蓬壺歌

君不見蓬萊方丈三韓東上有飛樓湧閣何穹崇始知
九州更在赤縣外弱水不與人間通赤麟伏可擾白鳳
馴可籠瑤草四時碧桃花千歲紅盧敖一去已無跡燕
齊弟子徒相從鐵厓老人有仙骨七十復向雲間逢高
臺剪斷一曲幽絕境銀河倒掛双玉虹自非夸娥之神
徙其處安得縮地如壺公讀書已去神禹穴獻賦不到
明光宮麻姑相過急洒掃有酒莫使金樽空酒酣更呼

双童為我歌小海鐵笛雷怒來天風

清江詩三

八

醉芙蓉歎

蜀江芙蓉四十里花外樓臺夾江水蜀主龍舟八月來
日照千門錦雲起一朶依稀武都女雪色宮衣輕欲舉
已竊玄珠化水仙不同石鏡埋黃土朝妍夕態還相惱
傅粉塗黃俱草草春風入髓猶未蘇丹砂換骨應長好
凌波殿廢花亦殘江上秋深風雨寒武林城南偶識面
把酒共看頰玉盤十年流落雲間路欲尋舊賞知何處
芳心一點對斜陽脉脉無言歲華暮

題趙處仁竹泉所

三孫寶玦已流落九馬不復歸長安梨園歌舞入殘夢

白屋無人空翠寒，流泉汨汨如流乳。竹應笑歌成律呂，酒酣濯足望洞庭。一片瀟湘隔秋雨，有鳥有鳥來丹山。羽毛五色朱其冠，人間腥腐不足飽。食汝竹實飲汝湍，汝一出三千年。

次韻鐵厓先生醉歌

先生愛酒稱酒仙，清者為聖濁為賢。清江三月百花合，江頭日坐流萍船。左携張好右李娟，紫檀雙鳳鳴雞弦。傾家買酒且為樂，老婦勿憂無酒錢。白日西沒天東旋，秋霜入鏡何當玄。蓬萊有路不可到，祖龍已腐三重泉。何如快飲三萬日，酒樓即起糟丘邊。頭持北斗挹東海，月落枕股樓頭眠。

清江詩三

九

用蘇東坡先生韻賦竹軒

朝飢不飽肉，朝寒忍看竹。愛竹已成癖，尚勝桃李俗。食筍莫生肥，我癖無良醫。籜龍未可斲，頗怪饒奴癡。竹下哦詩空咀嚼，月明夜半來笙鶴。

孫孝子歌

亂兵夜入高郵城，孤兒失母號且行。城邊白刃耀霜雪，負母獨出千人驚。君不見鷓鴣生子食，母肉人間更有鷓鴣族。兒知有母同死生，慕義已廢猶能讀。

白苧詞

江清月高夜未央，芙蓉半白微有霜。天魔小队分兩行，胡姬更勸蒲萄漿。酒酣回身入洞房，金爐火煖蕪都梁。

願君朝出夜飲酒祝君千年萬年壽

行路難

古有行路難其詞非一近見楊伯謙之作則言其易而不言其難也故申其義焉

采玉于閩河問君勃律何時過采珠鮫人室問君百粵何時出珠玉歲久同為塵君胡重利不重身海有波缺我揖山有石摧我輪行路難出門即羊腸何況萬里道管叔危周公匡人仇魯叟尊有酒盤有壺鼓坎坎歌烏烏海不可涉山不可徒路旁之人愛尔玉與珠行路難我以為父安知非虎我以為兄安知非狼仰天悲歌泣下沾裳

清江詩三十一

團扇詞

團扇何皎潔誤方雪與月雪當有時汚月亦有時缺妾恨似天長君恩成雨絕昨夜秋風長信去星河已見西南回妾有新詞詎堪寫夜撲流螢玉階下

題兒雲林畫

雲林先生老更迂酒酣落筆元氣俱滄洲赤縣隨意掃不學徐熙沒骨圖沉犀石帶波濤潤石上烟梢勢千仞叅天古木蛟龍僵赤葉已脫荆門霜北風蕭蕭白日暮相偶應知不相附丹山之羽何時來會待春色陰厓回

折揚柳曲

揚柳何青青春風拂長路朝送行人歸暮送行人去行

人南北無已時折盡可憐無一枝

題王叔明茅山圖

一峯挿天三萬丈衆峯旁聯不相讓我行未盡天下奇
王宰寫山工異狀靄々勾曲雲蒼々溧陽樹天高去鳥
沒日落行人度茅君已千年浪憶燒丹處猶疑風雨夜
騎虎山頭遇平生好山獨未歸山中桃花如雨飛相送
采朮不定何日長向雲間瞻翠微

秋夜長

夜長何漫漫婺婦歎且泣落月當窓懸迴風尋戶入新
愁不可道古恨無時斷吾將叫重華於江之南蒼梧山
高湘水滿耿耿不寐起觀東方溥彼白露降而為霜碧
草無情亦墮其芳安得不老既玄而蒼周公待旦思無
三王傷哉何為攬衣彷徨

遠別離

君不見青天之月三五缺三五滿惟有別離愁千秋萬
古何時斷憶昨郎遠行城南柳飛絮迢迢出居延匹馬
隨都護今年得郎書猶在天山戍黃河入大荒白草迷
歸路夏日青無光胡風起朝暮不若路旁塵隨郎馬蹄
去妾居但守節郎去當封侯昔為白門燕雙棲江上樓
今作隴頭水嗚咽東西流時憑萬里夢夜到西梁州三
十六部猶未滅良人那得朝金闕可憐池上紫鴛鴦白
頭生死不相忘

白雪歌

昆侖火炎玉已灰神為六葉空苑開北風萬里寒門來
一夜吹落金銀臺填坑委谷何螿螿龍蛇僵縮虎豹哀
洪流不作龍門雷崆峒太白危欲摧將軍夜出猶未回
馬前一片大如杯中野老居崔嵬酌酒以飽燒羊魁
安知銀屏翠箔圍白台但歌田有百穀年無災

董逃行

北風破肉胡兵利漢將驅人死胡地丈夫四出婦女號
長安十日城門閉夜入南山恐衝虎尚勝迨迨隨捕虜
城中有地盡蓬蒿城下何人種禾黍夜聞董逃四面歌
却思鄉土淚旁沱

雨中

江南正月如臘月花開未開春尚慳空中白雨急飛瀑
海上黑雲深抱山老夫閉門愁不出十日西窓聽蕭瑟
公卿鞦韆五更朝且獨高眠舒我膝銅雀破瓦不補天
哦詩強學號風蟬荒村無路竹雞喚載酒何人尋鄭虔
白頭為農計亦足棄書耕田買黃犢

正月廿九日揚鳴鶴席上分韻得幾字

兩山昨夜風雨止水漲新痕沒沙尾黃知彭澤柳初芽
紅見武陵桃欲蕊老去逢春更惜春平生酒伴誰知己
白髮楊郎古竒士千金已散歸田里閉門留客為張筵
共喜一時成二美小兒行觴不計籌大兒割肉能操匕

夕殖下筋白於肪秋藕洗泥寒刺齒且湏快意在今朝
况我中年會能幾亂離相見亦偶然海內交游半為鬼
顛狂豈顧傍人毀但恨白日無淹晷賦詩已覺無曹劉
罵官安知有程李坐中一鶴能商歌作連珠盡傾耳
風卷新聲入夜雲豪竹哀絲靜如水若為倒卷玻璃江
百尺高樓眠不起

丁一鶴以疾止酒詩以誚之

一鶴先生老耽酒夜飲一石朝五斗春來連月醉如泥
窺戶欣無太常婦杜康昨者忽為厲鸚鵡不薦談天口
結交昔在王侯間折節應羞兒女後地經樵李却垂淚
日落君山獨回首浪說北游年少時結束正似幽并兒
湖風破肉雪埋脰槐花駿馬如星駝天街下馬意氣盛
胡女起問郎君誰涼州葡萄不論價龜茲感粟當恣吹
安知反覆一秋夢白髮漸滿紅顏衰吳王宮中走麋鹿
真娘墓下號狐狸出門兩足苦無力強與老儒時賦詩
君不見人間萬事隨流水別有乾坤醉鄉裏不如與君
更換兩鴟夷李白陶潛共生死

穆陵行

至元中胡僧楊璉真伽利宋諸陵寶玉因倡妖
言惑主盡發殯宮之在會稽者斲理宗頂骨為
飲器璉敗歸內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
詔宣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所乃命塋金陵聚寶

山立石以表之余感而賦詩一首

六陵草沒迷東西冬青花落陵上泥黑龍斷首作飲器
風雨空山颯夜啼當時直恐金棺腐鑿石通泉下深固
一聲白鴈度江來寶氣竟逐妖僧去金屋猶思宮女侍
玉衣無復祠官護可憐持此月氏王守飼烏鷄及狐兔
真人欲見起江東鐵馬九月踰崆峒百年枯骨却南返
雨花臺下開幽宮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
人間萬事安可知杜宇聲中淚如霰

送定南宗住四明大慈寺

伏龍羅漢無人識萬里如雲條南北南北山川不可窮
雲去雲來自無跡朝辭颯颯聞向東湖身乘一葉秋江蘆
東湖何處更求我白雲去盡青山孤閣樓夜看山頭月
月色湖光射冰雪四明太白相崢嶸天地虛空一毫髮
老夫漂泊悲蓬根相逢已契三生魂人聞火宅不可住
他年聽法來松門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四

青蘿山房歌并引

青蘿山在仙華之東蓋仙華為黃帝少女升天
處其山峭豎千仞而支別為青蘿今翰林學士
宋公景濂讀書其下因名其所曰青蘿山房絕
嶺之雲煙長溪之魚鳥皆接於耳目之間矣公
雖去此而猶眷眷不忘間屬予賦予聞適意山
林者恒抗公侯之富而爭名市朝者恒羨處士
之介是皆得之此而失之彼惟公則不然昔之
歲也非必於山林安其時也今之仕也非必於
市朝行其道也故在青蘿不為損至於視草止
門亦不為加隱顯一機喧寂同趣孰得而窺其
際邪公擅一代之文章所著多行于世而貯於
山房者必有光氣燭天與山之寶玉同不泯矣
遂為之歌曰

仙華之山何嶄絕兮插天萬仞青相磨山勢東來忽平
地蜿蜒不斷為青蘿青蘿隱隱如崩石夸娥負山為
析欲叫軒轅向何處千古萬古空遺蹟至女得道登雲
車凌空直上太清家雲車不復返落盡金莖花風淒淒
兮又下雨行人慘兮子規語山回路盡或逢花知是青
蘿山人結茅宇山人紫府神仙客身今六十頭尚黑胸
蟠五色天女終手煉五色神網石絲可為君成天章石

可為君補天隙一朝寘之白玉堂青蘿寂寂寒無光何
年借我白石床卧看明月來東方與君酌酒歌我曲君
歸早訪初平羊

題火龍烹茶圖并引

右火龍烹茶圖蓋寫古帝王事而斷繡落粉半
為好事者裂去獨有茶具及黃衣中使拱而立
者二人烹茶者一曲江錢惟善定為唐之玄
宗豈嘗見其全歟然所謂玄宗者不知當勵精
圖治與張說一六大臣共樂集仙時邪抑其既
老而昵於妃子時也特人物位置要非院工所
及未暇考譜以實之姑為賦詩一首題其左云

清江詩四

二

松聲忽作秋濤雄銅龍吐火鱗甲紅黃衣中使備玉食
泉出金沙甘露濃春風一旗色尚活建溪山人雨前掇
蓬萊殿裏沃焦餘玉盃分沾侍臣渴名花喚起海棠魂
細葉未數丁香根宮中一日歌舞散世上千秋圖畫存
開元盛事何人省書生亦解誇雙井空山掃葉燒破鐺
閉門讀書秋夜永

己酉清明

白紵衣鮮紫騮馬清明酌酒梨花下馬蹄一去不復來
梨花又見清明開城南城北多新墓日落啼鴉滿高樹
有酒誰澆千歲魂子孫盡散濠州住主人更勸金叵羅
阿蠻起舞玲瓏歌生前不飲君如何

董甕吟

清江老人腹空泐白首談經耻無用酒酣入水問河神
乞我黃齏三百甕平生不羨將軍腹冰壺先生真我族
山妻日晏具朝飧露葉霜根甘勝肉君不見海上巨族
如公侯詔書夜遣官兵收

耕樂吟二首

南村北村宜僕姑一雨已蘇百草枯青稻如雲不見塗
木龍三伏閒在隅樵源之樂人間無阿翁哺雛妻餉夫
生來不作章句儒但擬百斛量明珠東家擊鮮大作社
西家酒熟携滿觚詔書昨日五門下

天子盡賜今年租

清江詩四

三

近天不必城南杜范蠡湖頭一茅宇瓜生隴上已離離
豆長南山少荒土出門豈識卿相尊對客何憂子孫魯
歲祈五風十日雨上無飛蝗下無虎四海從今盡中國
作歌且為歌洪武但存父子與君臣風俗當如結繩古

余避地千金圩屢游及史兩山酒酣興發賦詩一
首惜山中無賞音者空衆亦同於瓦器耳姑錄以
自娛云

神人夜割蓬萊股蒼然尚作青獅舞及基得道此飛騰
煙火千家自成塢前年盜起官軍下存者如星纔四五
我來欲置讀書牀出入未愁穿猛虎山寒月黑無人聲
夾道長松作風雨佩環何日歸公主泉下銅棺闕千古

石仆麒麟罷官守林宿鷓鴣聞鬼語苦耽勝槩惜殘年
共說當時悲老父錦綉池臺已零落田翁八十鋤新土
傷哉土俗尊巫覡伏臘荒祠涕簫鼓祠旁鑿井深不枯
雲氣隨龍有時吐試上崔嵬望沃洲直將培塿齊天姥
忘前野桃渾欲放雪盡黃精亦堪煮興來起挾李長庚
重載琵琶雙玉女

海翁謠

海翁隨白鷗白鷗亦不驚千金散如土身與白鷗輕問
翁甲子翁但笑人間豈識安期生祖龍一別阜鄉晚已
見六鰲脊傷三山傾天空潮落夜如冰月色下照珠宮
明麻姑到家急汛掃桃核酌酒為勸王方平

清江詩四

四

壬子春二月既望亲君子材拈余重游及山遂燕
陸景遠氏來青堂與者下一鶴董祖南景遠父子
及余季子翱一觴一詠不啻蘭亭之會也酒半移
尊公主墓側而董海翁亦至子材遂大醉卧石上
不能起命兩童掖之登舟余與衆客至東山興盡
而返曰賦一首以紀其事云

老夫一月不見山山癖無醫殊未瘳野桃作花已爛熳
故人約我山中游日車出海風雨收千巖萬壑清如秋
帝子何年上天去黃鳥歷歷鳴相求來青堂上坐終日
飲酒况得公榮流金刀割鮮氣頗壯白日下地仍相留
酒酣長歌動左右詩成落筆鏘銀鈎平生決意在一適

放浪豈知公與侯玉臺王母自千劫海屋老人今幾籌
青膏無價須秉燭明朝花落令人愁

題徐復初叅政驄馬圖

青驄萬里來安西五花滿身玉削蹄將軍大雪騎出塞
風鬃未洗龍城泥何人落筆通造化天上虜星降中夜
朱衣老奚驚有神不獨開元數曹霸漠南漠北千帳空
將軍賜爵論邊功此馬豈與凡馬同解鞍落日從遠放
黃金臺高春草豐

吳山人詩

西江吳山人者讀書綴文尤通地理書劉晉道
葬兄之無後者山人乃指范蕭峰地既固且安遂

清江詩四

五

葬之以十金報山人却不顧曰但得天下名士
一詩足矣因持卷求余賦故作古詩一首貴道
今繇起居注出僉浙江按察司云

吳山人讀書不作章句儒西上玉筍觀匡廬尋龍經在
神莫閱金盃玉杯何處無負士哀哀者劉氏兄死無兒
惟有弟山人為卜范蕭峰水抱山回上田美紫荆一祭
復一枯岡頭日落啼老烏百金報吳笑不顧一詩價重
雙明珠君不見孫生瓜熟能供客客指黃花洞前城山
空白鶴今有村白鶴南飛杳無跡

胡虔雪獵圖為徐復初賦

太古天驕宅幽朔平沙四面無城郭生兒豈識種禾黍

走狗呼鷹共為樂，北風颼颼大雪濕。越塹凌岡馬蹄急，
弓開滿月不虛設。赤豹玄熊號且立，日暮兩狼蹄掛鞍。
燕支勸酒左右彈，一時快意良不惡。金刀割鮮行玉盤，
君不見漢家天子獵四海。塞下將軍歸奏凱，青丘雲裏
何足誇猛虎長鯨肉俱醢。

十月三日過梧桐溼時官籍僕彥宅喪龐氏唐氏
自經感而賦之

天寒水清石齒齒，杏葉初黃豆花紫。舞榭歌臺不見人，
頭白烏啼月明東。當時豪俠傾五侯，一榮一枯八十秋。
絳珠亦解死金谷，草露作淚無時流。

奉化李公復祖母沈氏年二十生子七月而寡既

清江詩四

六

長沈為娶兄之女為婦，生二子亦寡。長即心達，次
公復。二母今皆已老，號雙節堂為賦一首。

鳳翥鳶膠難續，絃雙龍鏡破難再圓。阿婆二十已守節，
新婦哭夫方少年。大兒嬌啼母心苦，小兒十月安知父。
破窓風雨來早秋，夜績燈前共相語。山頭松柏摧為薪，
山前翁仲亦成塵。紅顏憔悴垂白髮，生死不慚泉下人。

郭忠恕出峽圖

巫峽何危哉，夾拱如龍門。禹治九州不得到，此峽口水作
雷霆。奔問汝江中人，幾日三巴去。峨眉五月銷古雪，艷
瀨堆深虎須怒。巫峽之險安可攀，胡為吳檣楚地日。日
來徃乎其間，高堂中有如花顏。銀屏翠箔青春閒，涉此

萬里道經年猶未還黃金不買死直欲高南山汝舟非
龍改非虎竈鬻出沒饒蛟舞前者已脫後者號江神無
情天又雨石巉巖兮利刃攢一葉宛轉行千盤觀此魂
魄悸豈待杜宇夜叫猿聲酸安得鑿之盡平土萬古不
識風波浩

送進士霖歸天台

赤城雲氣神仙家千樹萬樹蟠桃花十二樓臺起花外
石門水長通胡麻當時劉郎亦草草出山却憶山中好
莫信丹丘日月長玉人已共挑花老山空水流雲自飛
劉郎看花須早歸

送車定夫赴萊蕪簿

清江詩四

七

空青丹砂世所奇烏喙昌陽亦皆用赤城車子玉峯孫
年過四十猶未貢南宮昨日獻文詞百族紛紛見孤鳳
一官初試萊蕪邑古人今人差伯仲釜中有魚晨不饜
案上無螢夜猶誦尚思論道程朱後玉峯先生取該綜
一編大學正全書子復傳之四方共平生河神蘊百甕
豈望為郎食官俸迢迢北上不可尋十月黃河雪先凍
老夫買酒無一錢作詩直吐琅玕送

徐給事山水歌

給事中徐以文善山水嘗為禮部員外張惟中
作層巒疊嶂圖惟中求予題詩予上予久寘篋
中竟為好事者持去乃賦長歌一首以復之云

吳門故人徐給事一水一山稱絕藝
蒼涼豪氣隨意成
仙已非難在神氣大山積饒青嶺
吮小山起伏蛟龍蟠
道賈薄之飛端宛然坐我明星玉女下
五月六日松聲寒荆關筆法自竒古
未數畫師楊契舟仙家樓臺十二闌
飯煮胡麻湏可食采藥何人入少室
讀書有客居王官我游白下未得去
五更出門雪滿鞍虛空翠黛不復覽
一日剪向高堂看員外張公尚文采
身住南宮志滄海李白已死今無詩
卷示老夫增慷慨近來好事復持去
夢覺烟霞竟安在白鶴夜怨清猿悲
山中春老歸何時寫我平生有聲畫
償君太古無聲詩

精衛憤

清江詩四

八

定海漕戶夏文德元至大四年夏運粟赴京師
其子永慶待行抵河間海津鎮文德墮水永慶
奮身入水中挽父衣出波面柅工提戟鉤其衣
得不死永慶浮沉洪濤力弗支而溺時年二十
一太史危素為傳余讀而悲之為賦精衛憤一首
乍登太行莫涉滄海水天吳九首馬一角白浪崩山颯
風起精衛萬古長銜冤無人為汝箋天門孝子亦何辜
死掛扶桑根顛銜西山石朝飛暮飛折兩翼西山石盡
海不極月黑珠宮闕魂魄不歸思可已乍登太行
莫涉滄海水

秋露軒一首為馬本道賦

清江詩四

九

張繼善寄桃源圖曰賦詩一首

張生寄我桃源圖
桃源有路歸何日
高堂坐見武陵溪
犬吠雞鳴猶髣髴
雲氣挾山山欲行
山窮水闊桃花明
仙家只在流水外
世上無人知姓名
一日花間問漁者
山河百二如崩尾
赤帝西來祖龍死
復見同槽有三馬
太康去秦六百秋
子孫生長不知憂
商顏黃綺亦何事
白髮出侍東宮游
龍爭虎戰俱寂寞
絕境空存已非昨
種桃何必指秦人
春到花開又花落

鳳皇臺懷古

鳳皇臺前山色古
鳳皇已去今平土
雕甍繡柱非昔時
月白連營宿貌虎
登高四顧何壯哉
金陵形勝自天開
酒星不見李太白
何人與傾三百杯
拒霜花紅秋草綠
尚想英雄起相逐
山河萬古一金甌
宮殿中天闢玉燭
元嘉之事安足談
瑯琊法堯終可慚
葱葱佳氣今復見
黃旗紫蓋天東南
當爐小姬字桃葉
咲我重來髮如雪
相逢莫惜千金裘
五夜吹簫醉明月

雲中烈婦行并序

武州守雲中張奉先妻華氏年甫笄有古賢婦
風時舅沒姑老事之盡禮宗族稱之生子亨亨
娶錮均祥女頗涉書史至正戊申秋閏七月蕃
將竹貞為亂寇掠雲中婦姑匿復壁間為遊卒
所得驅迫以前華氏厲聲謂卒曰我張奉先妻

也驅我安之必死於是復謂婦曰汝年少將苦
何婦曰嘗聞忠臣烈女之事已審寧就辱乎姑
曰欲經無索欲烈無刃婦曰賊可激而怒也遂
大罵不絕卒怒殺華氏錙不為勸聲氣益厲又
殺之姑年四十有五婦年二十有一余聞而壯
之作烈婦行

出門何匆匆姑行婦乃從蕭條百里外但見旌旗紅東
家破柱索珠玉西家夫死無人哭鳳皇中道忽相失豺
虎滿城誰敢觸仰天高鳴地無泉白刃如雪馬屯塞
川乍可玉碎寧能尾金翁人還共悲妾死猶生年雲中
之英雪峯並何同嶽然

題兒雲林木石

東海兒迂十年別昨日朱顏今白髮作詩作畫猶未休
酒後揮毫見三絕綠江白屋知幾家叅天古木僵龍蛇
蒼皮半死或垂瘦赤葉未脫都成花我知用心亦獨苦
冰天庸奴焉足數英華已剝餘本根老氣尚存冰雪古

毛女辭二解

葉為衣雙足赤何年入山不火食宮中歌舞猶能憶
猶能憶空併個白日晚阿房灰

鳳皇斂脫烏雲鞞紅藥花鮮還自把朝朝暮暮南山下
南山下千萬年不采藥能神仙

題山水四景

雨前雨後花滿川春光浩蕩殊可憐山人日高眠不起
勸酒提壺落紅裏

青林五月不知暑玉文曬衣中夜雨客至清談酒更添
白楊梅熟薦吳鹽

田家酒熟當早歸天氣漸涼催授衣一夜西風破霜
芳菲不共芙蓉死

天雲漠漠四野低大山小山玉笋齊春還何處尋消息
花發枝南與枝北

洪武八年三月奉

百步教中都生白龍江至臨淮凡十日為賦長謠一

首以紀山川風景云

清江詩四

上三

三月金陵別匆匆催夜發無處不傷春揚花半江雪海
水忽成潮奔流亦西迴行人度江去何日金陵來可愛
焦山孤直對妙高臺天遣神鰲戴拳石青蓮一系龍宮
開雨足南風生五兩楚江吳檣競來往海門鴈陣入雲
飛甍杜鰲帆迎月上信宿過淮陰不見淮陰祠將軍竟
為兒女詐空憶釣魚城下時行行泗州近岸有鏡佛古
水妃泉下伏猶疑作雷雨平生不出戶焉知天下奇前
瞻鳳陽城宮殿起參差兩都未足論天啓萬年基四方
此會同車馬填九達苦酒能寬憂酌酒賦詩遊楚頌
快意白髮羞成絲帳望芳草綠抵合歸樵牧明年上京
富乙身葛洪并西鏡湖曲

桃核杯歌

鍊崖楊先生桃核杯歌序稱元初丘長生醉三日不起世祖候之時方醒曰臣侍西王母燕食臣桃一枚回出手中核裂為二杯一以獻上一留長春宮余切怪之而江南野史紀蜀道士王回嘗進桃核杯於其主云得之陳希夷所或者假之為丘長生事乎而先生未之攷也道家虛誕亦不足論特愛其詩有神珠脫胎日月破鬼斧鑿竅乾坤開之語可謂巧於詠物者矣因賈一首而主於王回為言蓋以傳載有所據云度索之山有桃屈蟠千里兮結子輪囷大如甕天上惟

清江詩四

十三

聞方朔偷人問不許劉郎種何年阿母燕雲臺食桃戲作鴛鴦杯道士王回獻闕下缺月夜墮青天來玉杯未辯新垣詐學士銀杯一時化安知別有蓬萊物百斛蒲萄向君瀉鸞歌鳳舞在君前酌此可以求神仙山中看花試挾雙窈窕一醒一醉三千年

題華山圖

太華五千仞石色青如苔嶄然表西極肇自鴻濛開河流破石雷霆激父老空談巨靈跡山寒五月疑清秋鳥飛不過仙掌側我欲上從羽客雲臺間鍊鎖高懸猶可攀千葉池蓮食之久不死明星王女相徃還相徃還人間萬劫纔一息峯頭大咲驚下方日落咸陽秋草碧

贈乘槎客

六月淮南不知暑，閉門日日風和雨。乘槎仙客何處來，把酒張燈連夜語。酒酣示我搢搢石，曾到天河見河鼓。人間倏忽三千秋，弱水三枯海鰲腐。吳爭越戰空陳迹，山繞錢塘作龍虎。柳外樓臺十萬戶，太平重自南朝數。吳娘玉面勝梨花，解向尊前胡旋舞。樂極哀來泪相續，城郭秋深半禾黍。內前樹老啼寒鴉，山月無情照今古。白首相看亦偶然，忘形何必論賓主。天為酒星地酒仙，麒麟將相皆黄土。約我他年一櫂歸，西湖烟浪從漁父。

李將軍歌

漢家李廣舊無雙，年少提兵飛度江。黃石素書心已授，

清江詩四

十四

龍文赤鼎手能扛，不作諸生自率苦。千金結客輕如土，朝呼野外黃頭鶻。夜殺山中雪毛虎。

天子詔書開四夷，五年出塞事征西。三冬冰雪斂人肉，萬里關山碎馬蹄。今日相看鳳陽道，綉袍換酒情偏好。虎符金印來未遲，錢硯毛錐吾已老。豪俠平生感慨多，尊前擊劍起高歌。定知班固文章在，為勒燕然示不磨。

題董源寒林重汀圖

天下畫師無董源，學者紛紛工水石。雲山萬里出巴陵，白首淮南覓真蹟。亂石平坡淨無土，松根裂石蟠龍虎。偃蓋十年飽雪霜，深林六月藏風雨。江上村墟何處入，浮空遠黛蛾眉濕。漁人日暮各已歸，小舟如鳧落潮急。

我昔西清嘗看畫南唐此本千金價坐移絕境在雲間
月出霜狼啼後夜薄游未掛吳淞帆令我一夕思江南
安得買田築室幽絕境開窓日日分晴嵐

余客雲間卽公筠谷所暇日觀畫西清庵而董源寒
林重汀為第一筠谷出入必寘之左右未嘗舍去累
求余題而未暇也後十年至

中都其子麟携以過成均曰先人嘗言必得先生奇
文章與此圖爭蒼古可也敢重請焉於是賦詩一首
謹書于左惜筠谷既沒而不及見之豈勝今昔之感哉
題趙子昂松石脩篁圖

白髮王孫老薊門逢人只說山中趣酒酣落筆有天機

清江詩四

八十五

寫作陰厓百年樹一株偃蹇龍地影繞屋風聲三伏冷
流脂入地成虎魄死骨經雷縮人瘦森森竹石俱蒼然
一日坐我天姥前王孫跨鶴歸何年山空月明啼杜鵑
太行山謠送新用中歸潞州

太行之山包燕跨晉号拔地千仞誰能踰天何不鏟羊
腸九折坂使人萬古方駕而長驅山寒六月積水雪窮
狼恠鳥左右時相呼故人玉女泉頭居北上豈不愁崎
嶇翔風吹沙不見塗青天茫茫飛鳥孤我歌短歌傾酒
壺勿言太行險人間之險何時無

次韻荅王蘊德紀善雨中見寄

老夫三月不出門懶性有如嵇對夜

聖明遇物先采擇枯槁於時亦沾灑病駒只合中野蕪
寒雀寧思上林下印常不啓信官閒書亦慵耽從客假
淮南六月如早秋未脫吳綾頗相訝白雨三更滄海立
黃河一道青天瀉池翻紅艷落蓮衣石長綠文成藻藉
姑惡時鳴父老憂兎車夜過兒童怕空懷南巷人相遠
豈有東家馬堪借百錢沽酒愧餅空斗米如珠抱衾賣
已慙不作子虛賦尚託端居廣文舍隱几南窓亦自高
驅車九陌知誰暇識字終非楊子博題詩誤許曹劉亞
但覓丹砂苦未成久知白髮那能化兩峯絕境可誅茅
何處良田足甘蔗赤城仙子王符孫雙璧今傾鳳臺價
楚筵設醴未應忘齊門鼓瑟空遭罵時看新學氣如虹

清江詩四

十六

病送殘年肉銷騰技効終當去石門日斜田父茅簷話
日苦短夜何長蟋蟀悲鳴在北堂白露下河漢明叶黃

日苦短辭九章

始織女東西望撫雲和薦清觴同心胡為各一方麟有
趾鳳有章蒼姬感之國乃昌世之微佞為良鉉利一割
投干將悅巧辭隳大防蟾蜍食桂靡斃衆聖去魯軻道
梁道既杳鑿徒佞佞昔以壯今老蒼朝榮暮歇同薜荔
胡不歸阻異鄉孰假以翼令高翔

題海山秋曉便面

巫子門前吹颶風一杯瀛海白浮空周回已吞赤縣小
浩蕩直與天河通方壺員嶠不可見弱水更在三韓東

無人鞭石為梁跨萬里下拾明月龍王宮金雞三叫呼
客夢日由夜衾波濤紅樓居之人起相顧白玉窓戶光
瞳瞳我願羲和停六龍豈不能長懸照下土朝東暮西
使人成老翁至今纍纍野墓悲英雄六龍為我駐光彩
千古萬古游無窮

孤松圖

我眉古松寒不死曾見仙人三洗髓霜摧雨剝雷震餘
千尺老蛟鱗甲紫城南桃花千萬株亂後一株今亦無
長身獨立何偃蹇正直自是神明扶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四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送襲封衍聖公孔希學還闕里在京作

星斗光芒萬丈騰，賜書連舸出金陵。
鴈違青塚天將墜，馬度黃河夜已冰。
博士經存終漢出，上公爵重自唐升。
喜聞手植庭中檜，翠接東蒙幾百層。

送愚上人歸越中并柬奎方舟長老在京作

天界歸來亦已遲，庭松此日定回枝。
山中結社無靈運，海上留衣有退之。
鶴去雲霄隨錫杖，龍收風雨入軍持。
西湖若見方舟老，為說三生夢裡詩。

觀海與鮑仲孚同賦

弱水之外有蓬萊，雲中髣髴金銀臺。
終驅沆瀣群流合，始與鴻濛一氣開。
石壁三更看日上，星槎八月到天回。
麻姑何處窺清淺，近日無書寄鶴來。

送王克讓員外赴陝西

貂裘萬里獨衝寒，舊是含香漢署官。
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
關中相國資王猛，海內蒼生望謝安。
應念東南有遺佚，采芝深谷尚盤桓。

送戶部尚書貢泰甫開司閩中權益易米給京師

昨日除書下五門，地無中外亦殊恩。
三山迥出南荒小，八座元同北斗尊。
悟主已知如內相，封侯終見自公孫。
荆揚樂土今凋瘵，他日從容為一言。

兩隅未靜出師頻，聖主經營伏老臣。
天河轉粟遙通薊，臘月看花近到閩。
道上豺狼應避馬，山中猿鳥不驚人。
公餘定有詩千首，好託邊鴻寄蚤春。

題徐大章白鶴山居

孤烟一曲紫雲村，好客尋常遠到門。
水落已知魚可笱，夜深不畏虎夔藩。
隣人送酒酌花下，稚子讀書當樹根。
白鶴千年時過此，山中還有令威孫。

三月晦日

王師未下姑蘇臺，客子野次獨徘徊。
城南酒徒不復見，院裏桃花空亂開。
兒女新年俱已長，弟兄何日却同回。
故人千里寄書至，相約山中拂紫苔。

寄內弟陸熙之

清江詩五

二

我別禦兒溪上宅，月當二十四迴新。
如何萬國尚戎馬，即恐四隣非昔人。
簫鼓誰家猶作社，樓臺殿苑不成春。
夜寒憶尔無由見，悵望黃姑析木津。

寄潘時雍

潘岳閒居學灌園，一椽茅屋近青門。
野鳥得食頻將子，慈竹團陰定長孫。
賓客過門車盖合，兒童汲井轆轤喧。
春風金谷空流水，且共高歌醉瓦盆。

送翁鎮方歸天台

雲氣空濛是赤城，高歌歸去不勝情。
天傾滄海東南迤，地接丹丘日夜明。
念我好將黃獨寄，知君先向石橋行。

春風一路啼鶯巧定有花間窈窕迎

題雲溪耕隱

屋外青山青似蓮雲溪隱者即神仙桑麻杜曲非無地
雞犬桃源別有天載酒隣翁時叩戶賣魚溪女不論錢
卧龍何事煩三顧祗合隆中老歲年

題丁成之清樾軒

九龍山前處士宅草堂低小盡青苔樹陰滿地日不到
水氣著人秋已回無數黃鸝相對語有時翠碧忽飛來
移床與客竹間坐千里好風何快哉

鄭憲卿省郎織毯松江還詩以送之

鶴城翠織出天機卷付星查使者歸瑞草奇花春欲動

清江詩五

三

彩鸞青雀畫交飛桐人不用誇山蜀朝士何須惜地衣
聞說千秋佳節近吳宮高會更光輝

雲間見李克敏將歸吳陵作詩為別

與子西東二十霜尚思年少醉錢唐人問日月如行客
馬首山川忽異方歷歷早鶯初變語翩翩歸鴈未成行
明朝陌上重分袂更盡吳姬酒一觴

賦小瀛洲

海上瀛洲碧水新地連方丈絕風塵九光霞館邀王母
一曲鸞笙降玉晨若木迴枝長掛日桃花結子不知春
祖龍謾自求方士却恐流傳語未真
仙人長住白銀宮不似淮王禮八公日月自周三島外

山川盡縮一壺中赤麟紫鳳池臺勝姹女河車服食同
清夜步虛相和處琪花如雪又春風

題苧溪漁友宅

徵君白苧溪頭住細雨斜風一短簑山木兩邊啼杜宇
浪花千頃落鷺鷥故人且復辭光武使者何須訪志和
我亦買田來結屋沙棠船小日相過

十月聞雷

天氣初寒春尚賒坎中夜半有鳴蛙百年宇宙腥戎馬
十月雷霆起蟄蛇老柳黃垂霜後樹小桃紅破雨中花
三公燮理非無術愁聽空江度鬼車

靈鷲觀燈

清江詩五

四

天樂風傳應壑雷鷲峰春色似蓬萊一天象緯迎秋轉
千月龍宮徹夜開西國胡僧依樹坐上方玉女散花來
夜深借榻山房宿更欲題詩到二臺

謝買齋臣惠碧盃

萬里堅昆來碧盃青蓮十葉類天成于闐蒼玉本同色
韶州白甕空得名馬湏可能羞北饌駢蹄且復薦南烹
茅齋此日足家具一詩為報故人情

題靜天鏡碧水春軒

綠波如酒不成潮一曲潛通海眼遙祇樹園深青鳥下
桃花浪暖白魚跳踈星夜列開天鏡細雨朝飛落虹橋
杜老賦詩須重過遠公結社肯相邀

送興福寺長老鎮靜庵

西山樓閣涌波濤西國高僧見白毫
長葉有又留藏室
天花無跡上方袍
毒龍在鉢秋雲濕
馴虎當門夜月高
聽法他年陪相國
定因元亮置松醪

六月三日泛舟

六月三日好天氣
清江轉柁雨晴初
樹頭雲歛出紅日
石脚水生跳白魚
何處老翁還獨釣
可憐遊子未安居
野王堆前三女竇
得意唱歌隨所如

七夕

滄江雨歇暑漸微
銀床一葉迎秋飛
牽牛相對織女出
明月不照征夫歸
寸心耿耿只自苦
雙鬢蕭蕭今更稀

清江詩五

五

仙候神光向中夜
秋螢暗度鴛鴦機

十一月廿三日夜集次韻盧廷舉一首

河橋春向柳條歸
買酒從教更典衣
倒海北風三日盛
著人南雪六花飛
銅盤燒燻詩初就
羯鼓催觴令不違
身後空名亦何用
獨憐張翰早知幾

剪韭軒

三韭行厨亦浪誇
傍人猶笑庾郎奢
春宵翠截山中葉
臘月黃分雪後芽
野飯猶能留上客
侯鯖豈復到貧家
盤中一筍青絲細
絕勝蕪菁散作花

題玉士亭看山處

青山何處候神仙
地近沙南尺五天
林屋雪消攢玉筍

上方雲斷出青蓮行人獨去西風裏倦鳥雙翅落照邊
此日騎曹誰記馬閒支手板思悠悠然

元夕次韻鐵崖楊先生

元戎出號初鳴鐸狂客忘歸更賦詩
貔虎千屯防要地魚龍百戲慶清時
月臨粉堞南樓靜天接滄江北斗垂
可得夜遊重秉燭佳人雙唱玉交枝

二月十六日雨中遣興

城頭落日啼乳鴉城中烟火冷千家
斷雲漠漠夜還合急雨紛紛風更斜
世亂不歸空洒淚春深何處獨看花
白龍堆前水二尺明日泛舟携紫霞

清明日陪楊鐵崖飲城東門是日風雨

清江詩五 六

盜舟撾鼓出東門恠雨盲風野色昏
海上一春猶作客樓頭三日共開樽
青山石馬新人塚錦樹黃鸝舊相園
快意百年須痛飲轉頭何處不銷魂

送凌彥冲歸杭

正好聽君蘇武慢傾壺共坐白鷗沙
十年戎馬猶塞路三月歸舟催到家
江燕與人同是客野桃成子亂飛花
使回多寄平安字要看張顛醉墨斜

寄林叔大

湖州別駕三年別文采風流想見之
水晶宮裏無傳箭浮玉山前多賦詩
海蕪空歸舊宅吳蠶未老賣新絲
金閨學士臨池處還與何人話昔時

槐陰亭

雲團車蓋起童童文正三朝相業隆種樹百年蟠厚地
讀書六月坐清風蟬吟露葉初回夢蟲吐秋絲忽墮空
今日洛陽卿相宅牡丹誰看狀元紅

即事

少海旌旗落照中沙陀兵馬鴈門雄朝宗久廢諸侯禮
翊戴方尊節度功今日豈宜求騎劫當年應失倚全忠
丹青鐵券存終始萬古山河帶礪同

經故內

山中玉殿盡蒼苔天子蒙塵豈復迴地脉不從滄海斷
朝聲猶上浙江來百年禁樹知誰惜三月宮花尚自開

清江詩五

七

此日登臨解題賦白頭庾信不勝哀

立夏日

江寒雨急仍北風扣戶喜聞南巷翁錦城鮓送蒲芽白
玉盞酒瀉桃花紅三月忽驚春似客百年那得老還童
一雙黃鸝窈窕無語飛過小月高樓東

題雲深處

朝看雲出暮雲歸翁住雲深已息機海上仙人教種藥
山中玉女未收衣湏知倏忽神龍變已作網罟野馬飛
我亦無心共來往五城宮闕夢竟稀

題夏士文園亭

窓戶青紅竹裏開竹深無地著塵埃山移閬苑千峯出

水接銀河一道迴釀酒每留賓它醉賦詩重許老夫來
暖風遲日春如海隨意何妨坐綠苔

重午

北里共持菖歎酒南翁未解木綿裘白波青嶂三吳地
在雨盲風五月秋揮淚幾時朝鳳闕招魂何處覓龍舟
海榴一點紅如火時序催人共白頭

瑞蓮

雙花相向復相輝白帝西遊擁二妃羽蓋風清朝並載
珠官月冷夜同歸翠房已作鴛鴦結紅粉那成蛺蝶飛
亭上酒醒香不斷滿汀暮雨濕仙衣
秋水嘉蓮瑞一門初花驚見出同根弄珠漢女無留跡

清江詩五

八

鼓瑟相靈有返魂相府昔年曾製曲仙家今日重開樽
合歡何限風流意怨綠愁紅謾自繁

題淵明像

素琴無絃不復鼓清樽有酒還相持老奴遷鼎亦苦早
先生拂衣應已遲子房結客報秦日武侯出師匡漢時
古人今人本同調坐對南山惟賦詩

題松鷓山居圖

仙客盧敖東海頭好山百轉接丹丘開田種玉一千頃
閉戶讀書三十秋雲氣上天如白鶴茯苓入地化青牛
年來浪跡吳松道夢裏猿聲憶舊遊

寄奎方舟俊用章二上人

奎公不種遠公蓮卓錫西湖已十年路入雪山靈草合
泉通滄海毒龍眠聽法每期雙樹下題詩湏到四花前
干戈蒲地傷飄泊目斷千峰紫翠烟

白蓮

大液初花宿露團香濃粉淡不勝寒金莖側瀉仙人掌
玉葉危擎帝子冠水閣天空愁欲墮風清月落好誰看
西湖腸斷西施采一曲菱歌唱未闌

中秋

中秋甲子無風雨吹笛星橋意最關七寶已修天上月
三神不隔海中山故人此夜知何處狂客經年且未還
小隊羽衣新按曲廣寒宮闕夢魂間

清江詩五

九

錢塘秋夕

殘蠟無光小院幽梧桐一樹更蕭颯西陵風雨來清夜
南國山河入素秋雞唱四隣呼客夢鴈回千里帶邊愁
可憐季子貂裘弊遲暮何為賦遠遊

奉寄崔伯恭左丞

武林城下捷書回郡縣遙知次第開一柱危擎南極正
三江遠阻北人來謳歌復見唐虞德匡濟深期管葛才
東閣幾時陪笑語雲間夜々仰中台

無題

樓臺十二近藍橋簾幙重遮半面嬌洛浦有神通子建
天壇無意會文簫仙衣雪皎裁蟬翼寶鬢雲鬆插鳳翹

月落江寒春夢斷相思空寄海門潮
錦瑟鸞笙恨總牽尚思華屋對嬋娟春風豆蔻初含日
五女蘭香未嫁年銷拆鴛鴦裁寶扇酒行琥珀瀉銀船
蓬萊一別三清淺憔悴應知不及前

夜坐

夜寒蟋蟀語秋根獨客無眠憶故園天作穹廬籠四野
月飛明鏡照千門胡笳相應時發戎馬初生處屯
秉燭封書寄兄弟一身猶滯海西村

立春日燕西清高士滄洲一曲歌者李氏善胡琴
者阮仲明引觴奏伎賓主盡歡即席賦詩一首

百花堂深香霧生將軍燕客更多情春光已到篔簹谷
客夢如在芙蓉城蛾眉八字遠山碧鳳尾雙絲流水清
金樽美酒敵秋露今日為君懷抱傾

別呂德常

黃鶴仙人道德尊少年曾記及龍門玉山照座聯兄弟
白髮升堂識子孫衰謝已知英氣盡激昂猶喜賞音存
不堪杜宇催歸客明日扁舟出海村

姑蘇

城潰姑蘇伯業終蕭蕭茂苑自秋風青絲白馬京江表
紫蓋黃旗入洛中宮殿獨留殘月照綺羅應逐曉雲空
如何十萬貔貅士不及吳陵一旅雄

陸景周宅槁梧復榮以瑞梧命之為賦一首

石上孤生百尺標，鳳凰枝老尚蕭蕭。半身秋委龍蛇蛻，一氣春回霹靂焦。影薄未能遮月色，聲和猶待按雲韶。山童日夜勤封植，莫使青苔露葉凋。

錢唐春日

三月皇州望欲迷，湧金門外草初齊。蒲山雲氣不見日，一雨天街都作泥。溫室樹移鸚鵡去，玉津花落杜鵑啼。斷橋何日重携酒，醉和兒童唱大堤。

遺興

我住雲間今四秋，恰如杜甫在秦州。賦詩黃耳塚前去，打鼓白龍潭上游。暮景飛騰如過翼，此身浩蕩一虛舟。黃塵九陌繞車蓋，且伴老翁隨海鷗。

清江詩五

八十一

奉和鐵崖先生水仙八韻

千葉名花閨苑移，濃香百和為熏肌。藻翹半脫春如醉，翠袖輕扶夜更癡。賦就陳王空自怨，珮遺交甫至今疑。承恩不向金塗立，入道初將羽帳離。弦月有時羞素女，行雲無意妬瑤姬。水邊寂寞誰能賞，林下風流總未知。腸斷三生孤舊約，眼明萬槁出新枝。朱絃五十閒瑤瑟，黃九為君重賦詩。

二月五日燕夏士文漪瀾堂與者魯道原馬文璧馮困如賦詩一首歌者張寶童不至故及之

漪瀾堂上又東風，報春春光酒未空。海鳥一雙鷗尾白，山花千朵鶴頭紅。水邊列坐皆詞客，天上清歌少玉童。

不省日斜誰倒載從教拍手笑山公

浙江亭觀潮

山摧岸坼晝冥冥、動地西風帶蜃腥
滄海倒流吞日月、青天中裂走雷霆
欲招白馬今無跡、莫信神魚尚有靈
一氣虛空自升降、乾坤與我亦浮萍

嘉禾道中

秀州城下雪漫漫、一客東歸更覺難
離鴈度空江、寒月黑馬嘶長路曉
風酸吳趨欲賦知誰和、漢節忘回不復看
俯仰乾坤正蕭瑟、雲間身寄一枝安

五月十一日過黃溪訪馬文璧時同門呂德厚具

酒相邀衝雨夜歸明日文璧有詩見寄用韻答之

清江詩五

八十二

因君懷抱未能開、白鶴磯頭一棹來
江黑坐看飛雨至、酒酣催趁落潮回
故人有約須重過、野老無機不用猜
明日山瓶猶未竭、當筵更擲左慈杯

支子

南風院落掃繁英、蒼筍無人也自榮
五月六花開白雪、何年三粒種青城
已將色染天衣重、那惜香分水殿清
胡蝶夢回聞更好、酒醒夜半月微明

綠陰軒夏日書懷

錦水西頭處士家、深林無徑綠陰遮
窓前翠合書帶草、堦下紅開旌節花
本藉居亭蘇老病、屢受宴賞悅清華
一雙海鳥無機事、日飛來傍釣槎

客居

移家處士橋西畔六月蒲蓮暗野塘乳鴨成花能黑白
風蟬隔葉自宮商買田不待法微祿垂釣須教具小航
自比成都浣花叟旁人應是咲清狂

風溼定光寺周回三里皆荷花彷彿有錢塘西湖
之勝與筠谷高士同賦

南風隔浦聞花氣菡萏紅開十里花宮女三更環白帝
洞庭千頃落明霞鑿池不待煩靈運載酒渾疑過若耶
何日與君追勝賞滿船明月唱吳娃

題周伯昂水村圖

愛爾讀書陽羨里喬林古木五湖東山如城郭銅棺並

清江詩五

十三

水落田疇罨畫通野老猶能說周處仙人何許覓張公
園收橡栗霜初重飯煮桃花歲屢豐馬隊豈堪忘祖企
草堂今復見盧鴻已知貢賦隨時給還咲衣冠與俗同
一艇微茫在烟浪采菱歌斷夕陽中

題劉商觀奕圖

日落青山未了棋兩翁渾似海僧癡不辭虎口方爭險
魯取龍牙會出奇春在洞天應不老路經石室到今疑
老樵若悟歸來早物外神仙豈復知

爛柯山頭生白雲爛柯人去世空聞楸枰有路縱橫列
石子如星黑白分寂、中流方對壘迨、出塞未成軍
當時一着安劉氏四老應宜策上勳

初冬口號

朝來言語解離憂，四海銷兵戰伐休。
地闢堯封皆內屬，江通禹鑿已安流。
復見老生談俎豆，遂聞壯士脫兜鍪。
種瓜好覓青門地，栽杏為園學故侯。

荅宇文仲英

五兩夜逐秋鴻徂，十年辟兵無定居。
君今不奏子虛賦，我亦終返班生廬。
踣鴟如斗足野飯，江魚斫玉分玉餘。
更種南山豆一頃，試看兒子帶經鋤。

冬日漫興

天陰十日猶未解，臘月荆揚氣候偏。
雨合樹聲來夜半，風催花信立春前。
酒徒已老今何處，狂客不歸殊可憐。

清江詩五

八十四

山茶一株欲爛熳，百壺畱我醉新年。

已酉立春日

今朝獨酌黃柑酒，海曲逢春且自寬。
老愛陶潛家栗里，貧如杜甫客雲安。
身輕不佩將軍印，髮短猶勝隱士冠。
試筆更題新帖子，風光無處不宜看。

正月二日偕邵箕谷過呂德常宅留飲

東風十日消殘雪，溪上水生三尺高。
同舟為覓故人去，閉閣不放老兵逃。
銀甲彈箏促鴈柱，玉盤縷肉鳴鸞刀。
夜深更盡百杯酒，莫惜淋漓宮錦袍。

聞夏士文南歸喜而有作特先寄之

傳聞正月樓船散，靈鷲先人到竹扉。
突厥殘兵河外徙，

慕容諸客海邊歸，山花雨過紅於酒。江草春深綠染衣，從此高歌太平日。往來林下定無違。

寄陳性天

西岳雲臺陳處士，移家秋浦四無隣。光生虛室渾如雪，夢在清都別是春。搗藥或聞林下鳥，看花長恨世間人。我來更乞胡麻飯，為尔題詩藉綠筠。

汎掃天壇事老君，即從年少悟竒文。青童汲井朝分乳，玉女裁衣夜染雲。水上赤魚還可駕，山頭白鶴自成羣。遙知客去能長嘯，月冷天空半嶺聞。

三月五日飲于性天所有紫牡丹一本三花不意池館丘墟之後復見於此為賦一首

清江詩五

十五

名花新剖麝囊開，與客花時踏雨來。越土一枝分閬苑，春風三朶出瑤臺。朝雲重壓珊瑚樹，宿露低傾瑪瑙盃。重憶當時歌舞處，五侯池館錦千堆。

雨中書懷

漢苑秦宮跡已陳，金沙一簇為誰新。山河有恨空懷古，風雨無情只送春。南國鷓鴣愁北客，東家蝴蝶過西隣。尊前莫唱昇平曲，白髮秋娘也自颯。

過滄洲有感一首

駟馬橋南曲徑賒，不堪重過故侯家。青袍杜甫從漂梗，白髮劉郎怨落花。憔悴已看身似鶴，娉婷不見鬢堆鴉。野芳亭上春猶在，獨坐吟詩到日斜。

讀胡笳曲

百年已到甲辰終，休倚山河百二雄。
八駿何勞巡海內，一龍今見起江東。
專門學士空談道，仗鉞將軍競策功。
忍聽胡笳舊時曲，此身飄泊歎秋蓬。

雨夜獨坐

天陰十日不見星，蟄龍欲起驅雷霆。
大風五月忽動地，急雨三更如建瓴。
剪燭西窗還獨坐，辟兵南國幾時寧。
可憐骨肉永相隔，蒲樹秋聲誰與聽。

秋思

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槐源可避秦。
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荷翻大液非前日，花落蕃禧又暮春。

清江詩五

十六

莫上高樓望西北，遠山猶學捧心顰。

翠柳無枝拂御堤，風來閭闔更凄凄。
玉籠別主鴛鴦拆，金井啼秋絡緯齊。
水上拾紅韓氏女，窗間織素竇家妻。
傷心又送韶華去，直似黃河不向西。
悵望知音阻漢臯，海門秋水欲成濤。
鷓鴣未肯隨胡鴈，燕子長教辟伯勞。
錦繡莫酬青玉案，琵琶空續紫檀槽。
可堪獨閉簾櫳坐，花影鋪堦月正高。

紅菊

日照東籬爛若霞，誤驚春色到山家。
宮人曉帶葡萄酒，道士秋開躑躅花。
莫擅鴉翎欺白雪，未論鶴頂養丹砂。
霜中苦節知誰並，雨裏寒香只自誇。
寂寞也羞彭澤陋。

風流還競洛陽奢，移樽九日來同賞。插帽休譏老孟嘉。

雨夜

寒夜悲吟似夜蛩，銀缸何事結花紅。愁聽風雨二更盡，
夢在波濤一葉中。神女佩環歸楚館，鮫人機杼靜珠宮。
遲陰未解何由旦，翅滅南飛萬里鴻。

至日

獨客無家望轉迷，山空木落氣凄凄。愁催短髮渾如鶴，
病覺長身不稱犀。書斲薊門天萬里，棹經秦樹雪千溪。
何由去學神仙術，一鼎丹砂夜自泥。

日上扶桑曉色紅，閉門慵似杜陵翁。干戈送老甘人下，
江海生春尚客中。雪盡南枝開大庾，天回北斗掛空同。

試傾百斛蕪城酒，未歎飄零兩鬢蓬。

清江詩五

十七

送桑子材歸麋塘

書囊未了復晨雞，歲暮扁舟出大溪。司馬倦從枚乘客，
伯鸞欣對孟光妻。山通石屋風烟合，海接天河日月低。
一路梅花千樹雪，春來約我酒重携。

十二月十六日雨雪至十九日大雪次韻陳仲謀一首

滕六春前試出奇，三吳人賀太平時。空山何處鏡黃獨，
半夜無風雨白皚。梁苑一時賓客盛，藍關千里逐臣悲。
老夫坐看縱橫落，醉擁鸞肩日賦詩。

十二月廿六日蔡叔庸至剪燭聽雨一首

水氣昏々接海邊清江狂客繫吳船天風十日河水碎
夜雨三更瀑布懸寂々春光歸柳上匆々離色在花前
故人著屐能相過剪燭西窓話昔年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五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六

元夕

夜醉城南酒百缸，春來端使客愁降。
障開雲母東西一，燈射琉璃日月雙。
鐵笛仙人傳麗藻，金釵小妾度新腔。
歸來誤作三山夢，月色如冰白蒲江。

郊居

背郭茅堂低入燕，通村小徑曲縈蛇。
碧雞坊裏詩人宅，石鶯崖前刺史家。
流水暗通三徑竹，曉雲濃掩一溪花。
他年著我林間老，垂釣共分鷓鴣沙。

紅棣

時世新粧學內家，漁人錯認武陵霞。
百年良嶽空留樹

清江詩六

一夜春風為染花，月裏嫦娥羞素服。
山中仙客餌丹砂，也知風骨依然在。
雪後黃昏瘦影斜。

蜀山圖

連峰接岫寫秦州，雨洗蛾眉積翠浮。
石出劒門皆北向，水通鹽澤自西流。
松頭一片秋雲濕，鳥背千盤細路幽。
策馬匆匆度關客，何如漁父一扁舟。

庚戌中秋九思主人置酒予泊景困副使子仁理
問同會時風雨驟作抵暮旋止天無餘滓華月東
出相與聯句十餘韻皆大醉就寢遂忘所詠因復
成一律

溪雲通月轉金盤，石上移樽興未闌。
可惜少年今總老



莫辭良夜試同看
玉人不得携
王趙詞客猶能敵
孟韓
細數中秋知又幾
松花新酒更須乾

歸及山一首寄楊德中丁一鶴

及山即與浣花同
犬吠雞鳴處
通卜宅定如唐杜甫
剖符須得漢文翁
荷歌夜雨衰猶綠
棗落秋風熟已紅
一鶴道人今可過
九龍山客試相從

庚戌九日是日聞蟬

今日出門風雨收
東山西山須可遊
那能束帶從三事
且復開樽破客愁
鴈別紫臺初辟雪
蟬鳴紅樹不知秋
槐花細菊應相笑
歲月無情自白頭

木芙蓉

清江詩六

二

萬里名花蜀上分
澄江渾似錦江濱
夜承仙掌三清露
春剪巫山一片雲
未許王家誇少婦
還從卓氏妬文君
所思欲寄知何處
鴈斷天南日色曛

寒夜憶梅擬西崑一首

星河西轉夜初長
夢斷羅浮月在梁
青女五更欺病骨
玉人千里割愁腸
銅龍水蒲聲催漏
絳蠟花銷淚作行
明發南枝應有雪
試從樹底覓春光

次韻陳仲謀

一夜秋霜入鏡中
靜觀諸妄已圓融
離禽自託寒枝小
病馬猶思碧草豐
出海雲霞無旦暮
經天日月自西東
危樓獨倚無窮思
心事何人得與同

次韻楊鳴鶴

玄圃滄州願未酬，倏忽光景豈能留。
江草江花還刺眼，春風春雨又從頭。
已知處處非同調，且擬登臨為寫憂。
君看南山盡松柏，英雄何處葬眠牛。

發春試筆一首

宮花無意插烏巾，暫到

金門遂乞身，不用天官書上第。
已蒙學士喚山人，葛洪井畔應堪老。
范蠡湖邊又見春，重賦遂初慚造化。
狂歌痛飲樂吾真。

遊硤石西山訪達上人坐天開圖畫所為設酒脯
賦詩一首

清江詩六

三

清明無雨試登山，丹井西頭一扣關。
石戴樓臺飛鳥外，天開圖畫白雲間。
杪榭樹合陰初綠，躑躅花殘色尚殷。
却喜遠公能置酒，老夫為汝一開顏。

再用韻畬古道一首

宮殿如波湧兩山，上方不與世相關。
望窮弱水三神外，夢在匡廬五老間。
茶烹土銚旗鎗碧，酒瀉銀瓶琥珀殷。
聞有仙人葛洪井，丹砂乞我駐紅顏。

送王熙易奉使安南

持節遙通五嶺南，酒闌挿劍氣猶酣。
海風不洗春冬瘴，山雨長和旦暮嵐。
玉盞白浮椰子重，金盃紅擘荔枝甘。
紀行定賦詩千首，蠻語時同父老談。

京師雨夜一首呈宋景濂學士王子充待制張孟兼主事

昨夜歸心已到吳，秋風相趣理荒蕪。
蓬蒿一畝揚雄宅，桑柘千家范蠡湖。
但覓丹砂扶老病，那能白髮事馳驅。
題詩為謝京華客，秦住山頭一腐儒。

丁一鶴病愈見寄然且戒酒次韻答之

千年遼海歸來鶴，骨相依然玉雪清。
康樂愛山元是癖，淵明斲酒信非情。
隣人問事時過野，老知名處不迎。
三月閉門纔一出，南風萬頃綠疇平。

送楊鳴鶴還鴻山

慷慨長歌行路難，何鄉堪借一枝安。
鼃鼃吐浪江湖闊，

清江詩六

四

蟋蟀近人天地寒，田父朝携新酒送山妻。
夜補舊衣完只應去逐梁鴻，隱萬壑風烟試獨看。

題材上人遐觀樓

上方臺殿涌波濤，萬里無雲見羽毛。
滄海一杯流地底，雪山千仞小秋毫。
天邊作客登臨倦，夜半驚人笑語高。
猶有秦川公子筆，為君題賦擅風騷。

鶴山親舍詩并引

富春為吳孫權之里，權大父鍾嘗種瓜。瓜美有三客謁之，鍾為設瓜。既而指示鍾葬地，化鶴而去。故名栖鶴村。其地有黃花洞，世傳黃石公所居。洞有石床，尚在。每風雨，輒聞兵甲聲。天霽則

石床隱、有文見可識琅函二字余友李巨川
與毋隱於是遂題其室曰鶴山親舍元至正中
會稽楊鐵崖先生數遊洞中必過巨川飲竟日

忘返余為賦詩一首

我愛郎君似老萊移家歸隱碧山隈赤城舊令尋常過
白髮慈親八十開亂後桃花還自散秋深檜木更須栽
炊烟幾處相連接雲氣無時共往迴泉出龍蛇多枸杞
石躡虎豹盡莓苔賞心最憶黃花洞亦擬他年跨鶴來

龍江道中

長江風浪走高桅白首西遊第一迴五色文章龍虎氣
六朝形勝鳳凰臺草生白下連天碧花近清明滿地開

清江詩六

五

一路好題詩百首金閨使者不須催

送韓伯時歸山陰

中書落筆萬人驚奉檄東歸也自榮十葉相傳忠獻貴
一官初授廣文清春歸故國花都謝雨過空山叢已生
亦欲相從涉江去千巖萬壑杜鵑聲

贈王廷威

江南文物三槐後傾坐郎君有阿戎酌酒初逢李監宅
說詩頻過杜陵翁麒麟驀裏歸天育結綠縣黎待國上
挿架書多須可讀日長山院杏花紅

壬子春二月丙戌天雨新霽卉木向榮遙睇紫微
復動游山之興因述一首奉寄一鶴子材復東良

佐諸友洎古道明遠大用默菴方外交以訂其約
云

東風日夜催花發花滿溪南路不分二月鶯黃成鼓吹
四山金翠埽烟雲題詩尚憶維摩室酌酒重登帝子墳
如此風光君莫負畫船歸載石榴裙

寄廩孝子

幽湖老人七十餘一身如蠹隱圖書朝廷不起常夷甫
鄉黨已知徐仲車海燕定巢來屋裏林烏得食上階除
雨晴有興即相過一葉小舟通竹渠

寓幽湖客舍

我無太古明星宅白首西東寄此身已免崎嶇投劍外
敢辭寂寞老江濱枇杷結子初肥雨芍藥留花不見春
萬古乾坤同逆旅兩山風月屬詩人

送朱顯道赴濠上

將軍五月過盱眙雪浪樓船快馬馳天地重開
新造國山川多紀壯遊詩千屯霧合耕耘處萬里星奔
貢賦時却向秋風候旌旆南還莫負鷹前期

試院中和常景元韻一首

野老何知近上台高堂夜坐曙鐘催采珠滄海不無價
懷璞荆山信有材三月龍門湏快躍五更魚鑰未嘗開
却思年少多英氣也赴槐花此地來

中秋試院和馬新仲一首是夜無月

花落銅盤蠟炬殘，風簾讀卷未能安。地分甌越秋多雨，人在蓬萊夜更寒。敬禮每煩陳俎豆，清談仍喜接衣冠。獨無仙客知微術，天柱峯頭借月看。

九月望日錢塘瑪瑙寺僧照覺原過幽湖讀書所出示詩數篇因其別也走筆賦詩一首為贈且有

紫微山之約云

野老讀書溪水南，渾如杜甫百花潭。安得仙人來七七，且從禪客語三三。山多秋雨都荒菊，樹著新霜未熟柑。更約葛洪丹井上，好詩連夜為君談。

癸丑元日喜雪因携酒過來青堂招諸生共飲
夢覺黃雞唱已三，隔牕聲碎飼吳蠶。驚風夜半愁回北

清江詩六

七

瑞雪春前喜過南，携酒試從田父飲。買花那稱老人簪，豐年有象應堪卜。蒲意來青共笑談

寄材大用言默菴暢明遠

中秋看月醉流霞，月裏杪攏又落花。老去緝經思古寺，春來乞食向誰家。三山弱水元無路，七寶恒河更有沙。他日升堂重論法，莫嗔身坐白牛車。

臨平道中

三月六日好天氣，臨平湖上酒船開。青山如鑿自高下，白雲不收時去來。道上看花多躑躅，林間伐木到楊梅。如何也趁西風燕，遠過錢塘又一迴。

一鶴道人回足山未遂，盍簪先以詩寄之。

三日不見已為疎別來忽復一秋餘
攜李城邊又回鴈
桃花水生初上魚可無薄酒試留客
定有新詩能起子
絳蠟雙葩連夜結即聽鳧舄到堦除

送谷克讓歸湖南侍親并柬李中卿縣丞

五兩風生楚客歸
夢魂先到庭闈九
疑舜冢蒼梧野
三國周郎赤壁磯
天地茫茫人自老
古今歷歷鳥雙飛
若逢李白煩相問
別後平安一字稀

五月三日登閣東望青溪白蓮粲然如雪
尚久之為賦一首

地清無暑即蓬萊
高閣披襟六快哉
楚樹日沉風北起
鍾山雲合雨東來
枇杷子熟三時過
菡萏花高一色開

清江詩六

今夜涼無限
思吹簫人在鳳凰臺

送趙澤民歸越中

天末秋風生白蘋
連環入夢客思親
蛾眉下嫁終傾國
猿臂須封莫問人
禹穴讀書今幾歲
蘭亭載酒約新春
翰林供奉如相問
為說愁添雪滿巾

送江西僉憲趙宗典移守合州

今日梯航萬里通
使星一點向秦中
蠻夷十月無冬雪
山水三巴有閩風
須可賦詩邀杜甫
即看為政似文翁
珠還合浦元非異
但慶三田黍稻豐

送朱伯良赴隴西縣丞

鞏昌風俗今猶古
城郭絃歌定幾家
渭水北來同穴近

隴山西過武功賒天連苜蓿荒秋雨地種葡萄壓紫霞
更喜清官有朱邑明年新政萬人誇

送莫彥英赴賓州上林丞

十月西征天氣寒兩江今日靜波瀾蠻夷萬里皆唐制
齊魯諸生盡漢官榕葉似雲垂蒲戶荔支經雨喜登盤
柳州刺史文章妙公退從容好細看

送醫師張仁齊

縣壺長向市中藏海底龍公夜授方盧阜仙人知董奉
長安女子識韓康藥存九轉芙蓉暖松化千年琥珀香
暫到京華即歸去一毫榮辱總相忘

贈龍虎山鄧子方鍊師

清江詩六

九

鬼谷仙人弱水東身騎一鶴御青童坎離龍虎蟠金鼎
日夜神明守絳宮筆掃琅玕三竺雨琴彈霹靂蒲林風
白頭欲問長生訣笑我京華尚轉蓬

二月一日病中口號

新年尤苦病相侵白髮無持自滿簪五柳先生蓮社約
四明狂客鏡湖心蒲城風雨花時過曲水東西草色深
明日兩峰茅屋下故人持酒一開襟

送馬本道赴潁上

悲歌把酒氣仍驕幕府藏名怕折腰萬古山川豪俠窟
一時文武聖明朝牛羊蒲野秋俱放籠虎連營夜不囂
馬援已衰猶矍鑠少陵多病且逍遙當筵落筆烏絲濕

掛劍看書絳燭銷我愧白頭居太學雲林唯待伴漁樵
送楊允思赴廣西都尉經歷

叩笮康居路盡通西南開鎮兩江雄漢家大將推揚僕
蠻府叅軍見郝隆象跡蒲山雲氣白雞聲千戶日車紅
明珠惹效無人辯行李歸來莫厭窮

新晴

扶桑日上海門東野綠山紅在眼中流水轉龍分別浦
斷雲如鶴趁歸風雪色一時開菡萏秋聲五月到梧桐
白頭病客鄉心折獨愧登樓賦未工

送朱質夫赴寧遠知縣

萬里番禺自漢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烟外

清江詩六

十

山涌璫臺雪浪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
興來好和蘇公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梅泉處士虞長卿挽詩

先生出處任乾坤四十不登金馬門長者已稱如石建
孤臣終惜棄虞翻天寒栢樹無乾淚月落梅花有返魂
季子繡衣霄漢立風流文采喜猶存

送詹同文承旨還鄉

奉天殿下親承

詔老著黃冠出紫薇萬里雲霄雙鶴去時為苑九江風

浪一帆歸春前載酒黃泥坂月下吹簫去雙鶴壁磯文采昭

回看

帝製山中草木盡光輝

贈韓友中

雨花臺下古仙客門俯百尺坡
嚙江青山偃蹇自相伍
白鳥浮沉時一雙天寒錦藥龍
蛇窟夜來讀書風雨
紛、市人不足數與尔笑譚傾百缸

和張思廣九日韻時王景行有約阻雨不赴

秋藕無花寄斷絲拒霜猶學漢宮姿
錦袍江令還家早
白髮秋娘對客悲刺水殘山留勝槩
酸風苦雨失幽期
未慚寂寞陶彭澤更把黃花盡一卮

鳳凰臺

鳳凰一舉周八極金陵猶有鳳皇臺
萬年龍虎自蟠踞

清江詩六

十一

此日鳳皇湏復來隴西太白已無踪
江左夷吾真有才
登高送客多古意長歌慷慨共持杯

秦淮對月

大江流月浩漫、一鶴南飛尚未安
素練秋垂銀漢闊
神珠夜吐貝宮寒胡雛膩粟霜中起
商婦琵琶水上彈
惆悵故人千里隔小樓十二獨凭欄

送呂元振歸四明

千里東歸訪故園春深蒲目野花繁
山橫鳥道如龍轉
水落蛟門尚虎蹲賀老風流誰復繼
舒公氣節更須論
故人為謝崔文學何日聽詩酒一尊

乙卯清明日偕馬新仲李守中劉志遠遊聚寶山

過泐季潭長老三塔院飲于志遠宅賦詩一首

城南看花花正開清明微雨灑塵埃路從周處臺前過
山轉曹彬廟下來墮地游絲輕復起近人嬌燕去仍回
高歌擊節狂歡賞共盡生春酒一杯

次韻夏士文

故人不見十年餘長憶故人看舊書直從渠象山頭至
相過鳳凰城裏居白雪翻匙共野飯銀刀出網分河魚
從來陶令苦迂僻只擬東臯歸荷鋤

題王顯宗巡歷圖

六月霜威見直臣綉衣玉斧大同巡山分駝舂高中土
路折羊腸恐遠人今日邊戎應辟馬從來漢使獨埋輪

清江詩六

十一

白頭校字漸年少為客

京華又一春

分教中都一首

中都學舍今百區聲教遠及萬方初新羅百濟六遣子
期門羽林皆讀書一時復見制作盛四境已安攻戰餘
老夫竊祿愧無補惟解區區校魯魚

苦雨淮水泛溢往來不通緬懷

南京故人劉子憲為賦一首

寒猶挾纊思南國老更看書坐北窓白雨三時如倒海
黃流一夜盡成江榴花支子開無數鷓鴣鷓鴣下作雙
天上故人何日見劒心詩思未能降

次韻方文敏秋興五首

地拱

皇陵松栢深

君王法駕歲時臨
漢宮甘露曾聞昔
周室豐年豈自今
太史已刪金匱錄
詞臣應製鳳臺吟
憶陪僊仗千官入
春日新鶯在柳陰

一日

龍飛濠泗間
素纛胡馬走
賓顏已來肅
慎通滄海更却
呼韓閉玉關
使者旌旗分
道出將軍部
曲凱歌還
白頭野老知何事
紫氣常瞻萬歲山

天限長江雪浪浮
臨江百尺起朱樓
春風秋月歸新恨

清江詩六

十一

楚水吳山憶舊遊
已沃腥臊無朔漠
從來壯麗有西州
萬年大業如磐石
西海諸侯盡綴旒

錦城春色醉芙蓉
中第樓臺有幾重
萬里黃河遙北注
一丸函谷小東封
生常客寄悲工部
老託官聯忝辟雍
始信童謠應千古
浮江一馬化為龍

西湖一雨始知秋
水碧山明散客愁
何日仙人留白石
當時宋祖戰清流
銀河接地西南界
玉氣通天日夜浮
懷古登高無限意
暮雲千里重回頭

丙辰元日時在鳳陽趙穆仲方文敏王繼遠枉騎
相過

今年元日漢鍾離
著處簫鼓太平時
老夫畏酒復多病

好客到門能說詩春前春後雲縷見水北水南花更遲
却憶華堂高會處玉盤纖手送青絲

題洪大隱傳後

黃冠野服共逍遙七十何曾諳帝朝傾國楚妃端不嫁
入山商皓若為招田中雲實收雙玉樹底風聲厭一瓢
化鶴却歸遼海路上林無處問漁樵

賦晚菊黃白二本

引蜂勾蝶過紅墻千葉新花只道粧仙質曉勻胡粉白
御袍秋染鬱金黃東家欲闢西家艷十日元同九日香
可笑當時彭澤令清如楚客在瀟湘

秋日漫興

清江詩六

八十四

青楓葉盡雨新霜倦客孤枕自一方已愧公孫踈學術
浪傳司馬擅文章天寒老驥愁長路日落孤鴻沒大荒
何日兩山陪野叟一談一笑共相忘

次韻楊秉哲錄事見寄二首

堯封址盡薊門寬執戟楊郎喜調官幕下賦詩諸客避
馬前射鷹一軍歡人才今日收孫楚相業從來許謝安
無限江南好山色他年歸約老夫看

一曲西湖暮畫間花時載酒正紅顏鄒枚上客團車蓋
燕趙佳人結珮環甲第樓臺分處處南朝事業尚班班
傷心可得重行樂空愧沙鷗白鷺閒

病中一首寄方文敏

一秋已過春復回，柳條梅萼定相催。
淮南病客惟高臥，雪後故人今不來。
詩卷暮年愁總廢，燭花清夜喜還開。
東軒風月與誰賞，新酒雙行琥珀杯。

早春寄黃仲真

樂全先生七十餘，樂全堂深花事初。
山中酒熟試留客，竹裏日高時讀書。
黃冠野服真自稱，赤車駟馬今何如。
相知還有惠施在，適意共觀濠上魚。

鳳陽晚春

愁聞杜宇還催客，老向鍾離又過春。
洞隔水簾迷絕境，山名雲母憶仙人。
牛羊自放空村晚，燕雀交飛甲第新。
載酒看花同一適，百年胡蝶夢中身。

清江詩六

八十五

送馬伯溫之廣西

樓船椎鼓發江山，昨夜檣烏喜北風。
可惜春歸還送客，何知別後已成翁。
浮天雪浪三湘闊，到海雲山百粵通。
有子漢陽專簿領，一書千里託飛鴻。

送王用中歸金陵以有親迎之期因并及之且戒其進學

王生別我向長干，門地從來盡達官。
水落瓜洲初鴈到，山圍建業尚龍蟠。
秋風客路嘶駟馬，月夜仙壇會彩鸞。
金印虎符來未晚，莫忘重把舊書看。

賦西山爽氣亭

屋外雲山走海濤，商歌扣角氣猶豪。
把琴有客尋陶令

挂笏何人記馬曹生厭市聲從地僻老增詩興敵秋高
九峯三泖何如此金谷池臺半野蒿

朝朝攬翠一凭闌田里從教懶不冠夢破喜聞秋雨霽
神清疑對雪峯寒霓裳琴曲傳三疊石鼎車聲出九盤
南北驅馳亦何事西風塵土沒征鞍

送王以寧歸建德并柬魯道原

睦州城郭風煙外亂後衣冠喜尚存山倒半江雲氣合
灘回七里浪聲喧讀書才子初還舍買酒隘翁盡到門
相見魯公勞問信春秋何日試重論

方丈敏惠二白瓶及新茶土鐵

建溪春茶風露潔去城海錯波濤腥老夫不費百金字

清二詩六

十六

遠道忽來雙玉瓶古井汲泉動夜月高堂酌酒呼張星
江瑤荔枝亦可並既醉高歌誰與聽

聽松樓

忽從何處聞蕭瑟樓外長松一萬栽隔屋嘯歌聲自和
蒲山風雨夢初回華陽真逸元同趣太白仙人信有才
貴客焉能辨天籟哀絲豪竹送蓮杯

留別陳敬夫

天低海上山如黛雪盡淮南柳未黃浩蕩春光還自好
飛騰暮景為誰忙膏車秣馬歸應急把酒論詩樂未央
明發匆匆又南止有書時托塞鴻將

寄燕府錄事楊秉哲兼簡新民蘊德二紀善

西蜀楊雄苦著書相逢長憶武林初
盧前王後名非忝
楚尾吳頭跡更踈
花柳春連朱邨靜
星河夜落大江虛
已知老病慚英俊
且復從容好曳裾

題梅軒

枝南枝北花無數
夢在羅浮海上村
白雪已空天下色
黃昏曾返月中寬
水仙樊子宜相近
瘴雨蠻風定幾番
今日賦詩須我輩
何人東閣與重論

洪武六年五月初一日早朝

奉天殿時西域國師來朝蓋前代所未有也目擊
盛事因賦一首

中天宮闕絢琉璃
五丈高懸日月旗

清江詩六

十七

天子萬年當王座
國師五月拜丹墀
御爐不斷龍涎噴
宮扇初交雉尾移
江海小臣陪百辟
白頭今日覩朝儀
及山隱居夏日

病客從教懶出村
兩山一月雨昏昏
野花作雪都辭樹
溪水如雲忽到門
無復元戎喧鼓吹
試從田父牧雞豚
來青處上時相過
猶是平原舊子孫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七

五言律詩

臨平道中

落日臨平路連山盡向南水聲黃鶴寺雲氣白龍潭
亂今誰在幽竒昔屢探湖邊樓閣廢高柳與天參
西施採蓮處所歷已皆非鴈度輕陰去人衝暝色歸
甲兵隨地蒲煙火隔林微賴有杯中物愁來為尔揮

夜坐

蒼昏畏虎出須使戶常閉鳥雀林間噪漁樵海上還
雲深驃騎廟月照鳳凰山喪亂吾何適飄飄獨厚顏

壬寅夏五月廿四日對雨

出門仍苦雨豈復辨朝暉白日不照地青山都入雲
江漚元自濕杜宇豈堪聞喜有張公子相過共校文

題映雪齋

門前雪一尺苦士未能眠永夜生虛白窮年守太玄
寒暄窓外月夢落洞中天穴乙如相過青藜不用然

魏塘夜泊

風恍如健馬一日過嘉興水鳥時相喚秋蚊尚可憎
照人明月近接地白河澄耿耿渾無寐中宵對玉繩

過竹岡

迢遞竹岡路村墟烟火遲地從滄海盡天入大荒垂
網集知潮落舟行覺岸馳平生貪勝槩隨處一題詩

橫港

南行入橫港茅屋帶林丘落日猶斜照寒潮忽倒流牛
羊平野散鷓鴣小溪淨喜見平生友籬邊一繫舟

靈鷲十景

蓮花峰

亂雲交靄霽孤石竦岿地識金仙隱岩看玉女朝香
爐分秀色太華並高標恐有峨眉雪千秋尚未銷

龍泓洞

遠通羅剎國近接梵王臺海客然犀入山人採乳回林
間無日月地底有風雷聞道蜿蜒去寒潮自往來

葛洪井

清江詩七

二

洗藥源頭路通人有石門水涵青壁靜雲與紫崖奔鼓
翼朝飛鳥連肱夜飲猿仙翁今不見濯足弄潺湲

合澗橋

橫水東西落幽人日夜過宛宛龍赴壑隱隱鵲填河緬
想赤城路潛通滄海波遠公不送客芳草澗邊多

連巖棧

危棧梯空上人行杳靄中險應踰鳥道幽已出龍宮日
月三天近風雲一逕通何時倚飛翠極目送孤鴻

飯猿臺

猿父識猿性身與群猿居應同支遁馬豈賦狙公狙共
息貝多樹時分香積厨黑衣今不至長嘯意何如

夢謝亭

相傳謝康樂魯叢杜明師此客今為土何人更解詩
空黃葉墮歲久綠苔滋日暮高亭坐悠然動我思

理公巖

山僧住上方高處更蒼蒼不雨雲烟濕長春草木香
成看小朶幽絕擬空桑謾識跏趺處白猿今亦亡

題名塔

鷹塔高千尺東南遠建標江山留過客日月記前朝
受天風震梯經劫火燒四賢誰復繼千古意寥寥

呼猿洞

白猿呼不至洞口白雲重澗落經霜果崖留挂月松相

清江詩七

三

傳未萬里獨嘯應二峰碧玉環猶在何人識舊蹤

人日

卜宅隣楊子登樓擬仲宣客星猶海上人日且尊前
谷鳥晴偏樂林花暖欲然浩歌醒復醉何用惜中年

送王宗成歸越

回首蓬萊閣東西兩眺高參天秦望樹動地浙江濤
事往登臨倦時危戰伐勞應無舊隣里夏雨盡蓬蒿
慘淡風塵際崎嶇道路中榮知金馬隔老信木雞同
擬逐桃源客相尋綺里翁不須登廣固撫跡歎英雄

冬夜

月斜窓戶白不寢夜何長避亂多空室偷生且異方
安

巢無燕雀競肉有豺狼
脉脉如葵藿傾心待太陽
歲月悲游子風塵老腐儒
兵交連北冀客隱向東吳
豈白秦皇道天清陸瑁湖
昔時遊樂處撫事一長吁
水闊三江地山空十月時
寒花禁露變獨對受風歌
老將何事漂淪幸託茲
不忘憂國意展轉復成詩

亭林漫興

野王讀書處一曲鎖風煙
客記蕭梁日僧談石晉年
黃金曾布地滄海復成田
遺構丹青落回頭一惘然
繞屋盡流水通人無石橋地
偏冬不雪江濶夜還潮
但喜逢迎蘭室辭跋涉遙
甌篲與古木風雨更蕭蕭
每過高僧話應寬過客情
詩成天藻麗酒瀉雪香清
文

清江詩七

四

度推英俊元方辱弟兄
何知漂泊際懷抱一時傾
又出亭林道樓臺尚自疑
無邊春草色不定野雲姿
未就龐公隱空懷惠遠期
飄飄何所適重擬結茅茨

守歲

守歲西清第幽懷且自寬
極慚公子意須盡老夫歡
明日王春始踈星子夜闌
殷勤一杯酒到手莫辭乾

寓翠岩庵

已荒丹井宅近息翠岩祠
老去時聽法春來且賦詩
花香蜂出戶對密鳥爭枝
絕境風烟外漁人不用疑
彷彿東柯谷雲間雞犬聲
梳頭忘日晏濯足愛江清
草徑須頻掃茅堂苦未營
携壺慙父老亦足慰吾情

蓮社僧相引柴門客屨回日高人語靜風遠佛香來碧
愛琅玕繞紅看躑躅開便應從此老城郭有塵埃
蟪蛄當戶胃科斗蒲池生可惜春光去何時晚計成病
多添越思愁減發秦聲此意無人會芳樽且獨傾

三月晦日

野樹殘花落風荷小葉開夜遊須秉燭春在更持杯屢
關雲霞變空驚日月催江山莫淹滯准擬賦歸來

歸石門

不待秋風起匆匆歸石門宦遊情已薄婚嫁願猶存竹
所須開徑花時獨灌園比鄰共來往適意倒芳樽

晚眺

清江詩七

五

極目三邊靜傷心萬室空斲山明落日飛藿卷回風漢
節無歸使夷歌有野童烟塵幾時息歸釣古城東

過王景脩

不識滄州路還經白石磯林深煙似織江黑雨初飛野
店多先閉漁舟獨未歸幽人宅已近薄暮扣柴扉

答郭宗夏

思君不得見起坐若為情喪亂長南北交遊半死生家
書春未達埃火夜偏驚何日聯床語西牕聽雨聲

題臧子昭畫

石轉交流水山浮欲動雲名園鄭谷迥絕境輞川分老
樹龍初化仙人鶴不群已臨吳道子不數李將軍

觀水

布穀村村急三時農務勤青山十日雨白水一溪雲
即恐崩沙坼遙知小圃分朝來看歛豔鳧鴈動成群

秋淫雨後二首

地蟠吳會盡天與海門通雨洗秦山碧霜侵越樹紅
居人分絕島飛鳥度寒空極目情何限翻如入剡中
石潤冬猶熱江渾晚乍晴樓臺消蜃氣鼓吹入蛙聲
且伴雙鷗逸何須駟馬榮交遊今總絕酌酒任吾生

甲辰元旦

五十今朝過談經滯海濱天陰不見日地冷未知春
染翰題新語開襟待故人宮花遍朝士那上小烏巾

清江詩七

六

二月十三日初度一首

知非吾已晚白首尚他鄉不入廣文館寧要太守章
寬憂應有物却老信無方謾憶兒童歲斑衣父母傍

寒食三首

不知春已過一月雨聲中蒲短初侵水花殘更受風
病疑耽酒過窮覺向詩工失喜聞鶯語飛來草屋東
出門皆白水風雨復通宵忽似三川漲惟憂萬室漂
娟娟輕鳥下潑潑大魚跳嘆息佳人阻空瞻烏鵲橋
為客雲間久深懷父老情江山元壯麗城郭又清明
傳燭初分火吹簫競賣餚重甕一樽酒花下試同傾

五月十六夜獨坐

大野喧豺虎，深林集羽毛。天空雲氣盡，夜久月輪高。上
卒悲秦戍，兒童唱董逃。此時空感慨，漂泊嘆吾曹。

登雲間驛樓次李希顏韻

萬國干戈裏，荒野日曛殘。唐終五季炎，漢六三分戰。
伐求頗牧謳，歌憶舜文傷。時一惆悵倚柱，送孤雲。

青林道中

葭莢連雲暗，菱荷逐水漂。青林千曲轉，黃浦一支遙。賈
客晨衝霧，舟人夜聽潮。何時免行役，黃髮老漁樵。

夜泊

四更風露靜，欹枕獨無眠。野闊天斜倚，江清月倒懸。誰
家橫塞笛，有客盪歸船。可惜雲深處，淒涼不及前。

重過亭林

欲訪曾遊地，樓臺半有無。夕陽明鳥背，秋水落龍鬚。為
客今成老，逢人亦暫娛。夜歸衝暝色，重問顧亭湖。

戊申九日宴邵武叔雙桂軒

晚香迎九日，秋色勝三春。鷺座非無客，傾城况有人。且
聽歌白苧，莫惜岸烏巾。更覺清狂甚，不知誰主賓。

懷語溪舊業

不到溪南宅，桃花又一春。長貧疑造化，已老厭風塵。直
道難容世，虛名只誤人。扁舟即歸去，吾豈戀秋蓴。

十一月九日夜飲南山所用篋谷韻賦詩一首

水國替鱗靜，風林倦翼回。夜深雲掩月，春遠雪封梅。剪

燭清談久藏鋤急令催山僧更多意莫惜盡餘杯

挽溪南處士

天地消兵氣江湖隕客星群英同日起一葉向秋零伏
勝終秦士揚雄老漢庭尚思風雨夜縱酒共忘形
不廢專門學猶存蓋世功時危明出處道在任窮通節
士無元振諸郎有阿戎九山雲氣冷何處葬仙翁

寒夜

月落五天黑長風正怒號靈雞寒失次別鴈暝呼曹擊
柝征人起鳴機織婦勞所思千里隔十二碧峰高

已酉元旦

不改山河舊同瞻日月新百虫未趁蟄一鳥已鳴春白

清江詩七

八

髮羞明鏡烏紗製小巾吾生任貧賤擊壤學堯民
歲旦屠蘇酒還從稚子先宮花元不稱野服更相便出
處寧非道窮通莫問天紅梅亦多意為我發餘妍

次韻邵貧谷千山夜泊

一水疑無路纔通艤子舟連山分秀色絕境散窮愁行
與月相逐臥看天倒流野人應不識林鳥自相求

暮春雜詩

世亂疲奔走空傷萬事非塞鴻還北度戎馬未南歸祭
土居人散豐年野客飢閉門風雨過一徑落紅稀
不見春歸路倦登江上樓五更愁聽雨三月慘如秋寂
寂紫含笑嚶嚶黃栗留無心自扣惱豈識老夫憂

四海尚風馳千門轉寂寥傳聞收土地思見復征徭節
士心肝在將軍髀肉消何時聽野老鼓腹頌唐堯
汎汎江湖上悠悠宇宙中一身常有患萬化本無窮已
覺丹砂妄唯應白髮公滄浪還可濯閑伴釣魚翁

寄翰古清

一葦三江度人皆識道林龍公來聽法狐女試觀心雨
散空花亂風生萬竹深我慚牽世務白髮謾盈簪
為客長如醉聽詩忽已醒共食香積飯更捨劫初鈴掃
榻還堪卧呼舟約再經黑龍休易點破壁起雷霆

遇妓

曾是梨園籍年應未破小春風一枝雪別是漢宮花出

清江詩七

九

繭脩眉淡蟠龍小髻斜琵琶寫幽怨流茗共天涯

舊宅

甲第無人住蕭蕭風雨寒樹陰交繡戶苔色上朱欄舞
鶴猶思主鳴蛙心為官豪華易消歇都作夢中看

寺居

堪憐小兒女相對色淒涼有客哀元亮無人候子桑水
螢飛寶地山鳥入書堂九曲溪頭路何時上小航

溪上

歇馬城邊路茅茨在眼中迢迢一水靜寂寂四山空白
日西南沒青天上下通行人俱已息獨立數飛鳴
楊鳴鶴在顧留宿及山有詩相示用韻答之

轉蓬悲杜甫命駕愧張翰把酒忘年老聽詩坐夜闌不
趨龍尾道休上虎須灘白屋真堪樂青山且共看

題山陰讀書處

蘭亭脩禊處愛尔好林泉閉戶不曾出讀書渾少眠青
山秋氣蚤綠樹午陰圓何日期相過西陵一問船

辛亥春二月十日借桑子材丁一鶴遊爰山

野曠天無際山青雨乍晴路從鷲背上人踏鳳毛行
謾松風細輝輝竹日明浩歌猶未已新曲和流鶯

澄林客居一首寄戴良佐沈復東

借屋暫移家當門六牋槎地蒸雲觸石江漲雨崩沙
盧橘初垂顆冬青未落花老夫無一事日日醉流霞

清江詩七

十

高人戴安道詞客沈休文共喜成三友何勞比五君
園荒葵自種水近竹宜分鍾鼎非吾事山中看白雲

題紫微山巖上人壁

雞聲催客起一枕夢初醒日射千山赤天垂四野青
夫容元自好蒲柳已先零海上兵戈後夷歌不忍聽

排悶

白首尚為客飄飄天一涯耳鳴通夜雨眼暗隔年花
畏酒從今斷題詩浪自誇有村如栗里准擬更移家

雨中漫成寄九龍山人

稚圭蛙兩部日夜成笙歌四月雨聲惡兩山秋氣多
青苔生客舍白水落官河悵望九龍客扁舟難重過

次韻楊德中見寄

五月大江滿白波如白雲看山重約客載酒試從君竹
所宜頻掃桃源或未聞龍蛇今已遠麋鹿任為群

次韻楊鳴鶴遊紫微山一首用章孝標韻

全剝藤蘿外通人一徑微天風鍊鳳語海雨墨龍飛水
落仙翁井雲收玉女衣東樓曾翫月夜挾綵鸞歸

贈醫者徐仲純

我愛南州士風流今尚存讀書通魯史賣藥向吳門擬
乞丹砂覆同傾綠酒樽茯苓應已長夜雨蘄松根

壬子冬至日過來青堂三首示勉中祖南二友

浪跡依劉表忘形耳陸生山中釀酒熟雪後具舟迎好

清江詩七

十一

學來諸子論詩過二更窮愁一披寫杯盡更須傾

衣冠且從俗猶有晉風流我愛陶貞白人緝馬以游蜂

房寒未割雞柵暖宜修不必論三任何如號四休

擾擾知何事人間即夢間試從千佛轉能見幾人閒水

落元通月雲行不礙山長歌和樵者日暮抱薪還

送陳楚賓赴泗州學正

舟行入淮泗初上廣文官地接中州近天連大野寬清
時先俎豆異俗盡衣冠暫別蓬萊闕無慚苜蓿盤

題蘇明遠畫

絕境疑無路平川不起濤天光蕪水闊山勢敵秋高
令惟求藥秦人自種桃雲霞如有意他日待吾曹

病中次韻張思廣助教見寄二首

為客金陵久驚秋素髮乾酒狂山簡放詩苦孟郊寒野
圃荒誰理宮衣病總寬封書寄兒子早晚發長干
有淚如銀燭心灰却始乾空瞻鴻鴈遠不念鶴鴒寒江
海浮吳閩乾坤入楚寬登樓重擬賦落日在闌干

雲卧

謝傳東山下白雲窗戶幽身如蟬蛻解夢挾鳳車游石
澗初收雨衣寒已怯秋無心信舒卷天地日悠悠
次韻管鄭州玄澤

相逢俱一笑官不補遺餘鸞鳳隨新曲龍蛇見草書日
邊來使者濠上只空廬更展胸中學平明對玉除

題葉經歷水北山居

地接天台勝山圍鷹蕩高詩人同謝眺羽客見盧敖樹
色分厓翠江聲應海濤何年此棲託蓮葉好時操

送曹季材赴京師因寄劉子憲助教

跨馬金陵去征衫尚有塵壯心知烈士離色慘羈人草
白方經燒花殷欲借春殷勤一杯酒何日重相親
寂愛劉公幹同為太學師班聯金馬客興在玉臺詩地
闊雙魚斷天空一鷹馳惟看千里月夜、獨相思

詠炭

三日淮南雪烏薪價重銀色疑成鷓鴣形肖刻麒麟夜
照清虛室春扶老病身煮茶留好客未覺孟郊貧

題馬文壁畫二首

龍江今喜對鴈蕩昔曾聞樹黑深藏雨山青半出雲行
人知虎跡仙客問羊群老我來何日林泉定許分
小橋危跨壑破屋幸依山避地人相過朝天客未還麝
眠春草外猿掛古松間寂寞南窗月殘書亦久閒

題王白雲畫

瑤臺人去後麋鹿自成群樹濕纔經雨山昏又出雲仙
家三疊外春水一支分獨坐扁舟客權歌時遠聞

戊午早秋漫興二首

久作東山客山空少四隣汲泉從老圃隔嶺見行人虎
豹應須遠雞豚亦自馴幽棲猶未穩更訪武陵春

爛熳薜花早亂開籬落間秋風機杼動夜雨桔槔閒牧
豕公孫老思鱸記室還有時逢野叟猶自說朝班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七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八

五言

書事二十韻

父老歌迤祐若臣憶至元清光回日月喜氣入乾坤不
意經淪喪相圖事并吞索馳空大漠騏驎死中原浪信
傳三捷深憂病七奔關中防豕突河內且蜂屯流血今
千里傷心遠五門羽衣悲第子寶玦泣王孫管葛真難
致孫吾莫易論如何輕大業俱是竊殊恩近報中台圻
遙瞻北極尊狐狸號白晝噫魅嘯黃昏貢賦時時急征
徭處處繁故園荒草徑何處覓桃源野外朱旗閃城頭
畫角喧飄零從老去局促偶生存醉憶劉琨舞狂興阮
籍言登臨空洒淚去住總銷魂六國秋鴻落霜林夜鶻
翻相知共南北不得問寒溫

李子庚挽詩

晏入元戎幕曾陪御史驄一身辭汶上萬里入閩中東
觀文章妙西平將略雄艱危真自許敢決更誰同斬馬
求蕃劍號狝拓楚弓行師百道靜破賊兩關通擬復充
封大重開漢業隆觸蠻猶苦鬪鷹隼若為籠重霧朝埋
日長星夜隕空柱天徒有志填海竟無功已並田疇義
皆知葛亮忠江風吹獨樹山月照幽宮英氣寧為土神
光或吐虹尚憐諸子在國亡有遺風

黃灣述懷二十二韻寄錢思復

海岱初雲擾荆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僕盡同升
遠適將妻子端居謝友朋草堂森苦竹瓜圃蔓寒藤地盡
山光斷天昏海氣蒸夜深常畏虎秋後更多蠅鶴髮愁
難理烏皮懶自凭娉婷羞不薦齷齪怯先登技劍歌誰
和聞笳寢復興過逢欣已絕疾病恨相仍自擬秦民去
重煩魯使徵吹毛多見謫刺舌尚須懲耆老惟君左文
章對客矜才全懷白璧道重比朱繩虎榜名非忝雞林
價盡增極知童子陋深愧大巫稱竄憶春停騎高談夜
剪燈病駒終棄擲生鶻必飛騰跡已從信屈時多任愛
憎賦詩閒莫廢好事老猶能漢月今頻滿天河本自澄
山陰有孤棹雪下興還乘

清江詩八

題空翠軒

萬竹如雲盛琅玕起石邊分枝巢翡翠解釋化蜿蜒黑
映瀟湘雨青浮鄂杜天含滋團隊露倒影漾清漣不柰
蟬號夜深期鳳至年小寇知隱者虛室候神仙月上南
榮坐風清北牖眠壁魚乾縹帙海鶴操朱絃結友多裘
仲封侯薄渭川忘形日相對秀色更娟娟

丁未除夕

東風來日本北斗辟玄枵坐並華榱蔭班違禁禁朝清
觴陶令節明燭炳通宵曲付蛾眉唱香添鵲尾燒俗傳
儻逐厲事類博成臬舊疾應全減新懼且共要壓城雲
暗度侵幔雨斜飄紅拆叢梅萼青絨弱柳條明朝還獻

歲更頌玉盤椒

擬香奩八詠

黛眉顰色

纔歌愁易歛，欲畫思難任。
雨過峯猶濕，春暝柳未深。
漢宮休競學，秦鏡莫重臨。
不是嫌施粉，翻疑病後心。
曲如天上月，纖似樹頭禽。
盡日窺青瑣，如何別到今。

香頰啼痕

何限相思淚，年年苦別離。
當春羞客見，終日為君垂。
落粉和雙玉，殘紅界一絲。
仙人辭漢日，公主嫁胡時。
鳳蠟流應少，鮫綃拭已滋。
空彈銀甲盡，却恨錦書遲。

花塵春跡

清江詩八

八三

羅襪凌波小，潛行輦路中。
東風吹不散，南陌去誰留。
豔想蓮雙拆，痕留月半弓。
定知爭拾翠，應怕踐殘紅。
喜蝶無情撲，靈犀有意通。
如何珠百琲，小妾妬翔風。

雲窓秋夢

朦朧歌玉枕，蛩語夜何長。
羽化為胡蝶，神遊躡鳳凰。
金屏殘宿火，翠被怯新霜。
不識天涯路，相逢馬上郎。
闌山度遼水，雲雨會巫陽。
不柰風鈴攪，驚回月半床。

繡床凝思

丁香花百結，宛轉若為生。
蛟蝶描初半，鴛鴦刺未成。
重將藕絲續，獨看柳花行。
入戶羞双燕，停針恠一鶯。
那知天女巧，翻為雪兒輕。
困懶春猶劇，無人識此情。

金錢卜歡

字憶開元日清光尚自全不知人遠近猶似汝方圓一
別烏衣後三違白鴈前芳心偷自祝吉語定真傳玉兆
符龜灼銀河待鵲填可能如子毋無術學神仙

月查勺面

新粧自時世寶鏡拂塵埃妬雪重施粉看花莫近臺春
風三樹並秋水白蓮開瘦怯空光照嬌憐顏色回初酣
肥子酒更點壽陽梅有約西園會隣娃不用催

金盆沐髮

髮亂朝新沐蘭湯試手慵
衰空自潔人遠為誰容花
委隨飛鳳水動浴蟠龍到地青絲滑掩月黑雲濃向日

清江詩八

四

晞初薄臨風綰更鬆休疑華山女此地復相逢

對雨

朝雲纔觸石夜月又從星霹靂開三峽滂沱覆四溟寬
憂稱兕爵志喜續麟經即恐蛟龍怒那知蚺蜺靈潤漆
未柔色清挹艾荷馨戰伐今應息謳歌且復聽常希流
麥鳳誠聚讀書瑩倚杖前村望平波綠滿汀

辛亥歲燒燈日張彥臯推酒相過與楊鳴鶴丁一

鶴陳仲謀及諸門生十有二人共飲曰以笙歌歸
院落燈火下樓臺分韻賦詩余得歸字

節過博柑後餘寒襲故衣雪從梅上盡春向柳邊歸且
復從人飲何須密妓圍金吾猶不禁鸚鵡試頻揮上客

推文靖仙翁得令威交游知有道笑語共無機細雨朝
還作高雲夜不飛玉簫停鳳曲銀燭繼蟾輝但覺新懽
洽應知舊事非莫辭同潦倒良會古來稀

壬子夏端居二湖與二三子讀書而苦熱如焚一
坐四遷杜少陵發狂大叫非過言也回思雲間時
往來呂邵二族其地有林藪之美池臺之勝可以
避暑而遊士寓公咸會于此相與窮日夜為樂及
兵變之後所至成墟海內忘形半為異物感哀榮
之無定悼生死之相違遂成三十四韻粗述其事

云

地僻從吾放山深少客過昏昏蒸酷暑鬱鬱抱沉痾斷

清江詩八

五

酒愁為敵拋書睡作魔雲生空望雨水涸不通河唱和

聞蛙吹遨遊記鶴坡輞川移絕境瀑布激懸波數子論

新好諸翁樂太和百篇齊屈賈揚鑿崖夏景河五字逼陰何鄭本初

共哂佯狂徹魯道原馬知好辯軻馬文璧水壺清莫比夏景河

鏡硯老猶磨呂德厚公子時同載夏士文將軍夜不訶邵質谷

結交真有道吳蕭君與物總無他見耕閒每喜方舟坐何煩

信馬馱秋風千戶竹宿露半池荷席賭歲鉤令亭邀竊

藥娥有賓月亭頗黎行凍蟻瑪瑙進寒鬣涼倒衣從濕歎

傾弁或俄胡雛能膚粟漢女善顰婆對舞翻朱袖群謳

歛翠蛾紛紛方大喙浩浩漸微醅壺中恒三馬詩成愧

一螺如何弃俎豆却復老干戈落鴈長淮遠蜚鴻大野

多死生俱異域出處不同科
泱泱荆人玉腸回織女梭
祇憐成翫麟及此歎蹉跎
室已如懸磬門今信設羅
凌霄縈小草平地引危柯
水鳥浮沈戲林蟬斷續歌
分甘畱白屋身免束青縲
晚牧幽湖上春耕曲澗阿
丹砂尋舊井金紉過祇陀
豈復同般樂應知廢切磋
茫然感平昔興發強吟哦

丙辰立春日大雪二十韻在鳳陽作

正月淮南雪空花五葉織
隨風成唾玉平地出形鹽
重拆鴛鴦瓦輕穿翡翠簾
色迷雲外鶴光掩月中蟾
河水水猶合崐岡火復炎
方圓如有道先後亦無嫌
歲旱今方劇春寒更覺添
夜深聲淋瀝天近氣清嚴
鮫女愁停

清江詩一

六

杼雜人誤報籤一時延勝賞
萬里入遐瞻路失羊腸曲
山呈馬耳尖炊煙空近市
急溜斷虛簷林鵲饑爭啄
川魚畏却潛往來聽杖屨
歌舞起閭閻研凍詩重賦
瓶存酒試拈節高貪士卧
時信老農占獨樹危能立
枯茨潤總沾宮粧梅粲粲
野秀麥蘄蘄白首歌誰和
朱門味可兼謾思金帳客
痛飲正厭厭

曉菴山水小幅

高堂見林壑忽似過雷峰
窈窕一門險崢嶸千嶂重
人聲何處蒼虎趾有時逢
怒瀑流清耳曾雲起盪胸
松枯寒落子草碧暖勾茸
勢出丹青假神疑造化鍾
滄洲非世外玄圃亦玉封
絕境須吾賞他年策瘦筇

題畫

水通銀漢遠山對杰城高一曲瑤臺路春來盡碧桃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八

清江貝先生詩集卷之九

七言絕句

寄陳文舉四首

鳳凰臺下猶為客，雪蒲頭顱一病翁。
却憶仙人讀書處，月輪夜照水晶宮。

秀州西去湖州近，幾處樓臺罨畫間。
借我釣魚舟一葉，坐看七十二青山。

金刀火齊元非物，但取乾坤與坎離。
采藥笑渠凌弱水，三山何路覓安期。

當年我欲醫君癖，今日君應笑我狂。
一曲雲林天定許，野猿山鳥未能忘。

雨後偶書

海門雷電夜隨龍，江黑風高雪浪春。
今日看山雙眼碧，挿天金翠萬芙蓉。

陳進善見過

南風綠樹午陰圓，好客聯鑪過海邊。
可惜紅顏成白髮，風流却話十年前。

對菊

高僧已送賊翎白，好客仍分鶴頂紅。
秋日兩株開爛熳，晚花无不嫁東風。

別侯春燕

蓮子有心元自苦，楊花無蒂若為生。
錦機織字難成匹，

玉局彈棋恨不平

勝南洲紅梅

龍門狂僧老萬回
燕支常染玉堂梅
木杯何日過東海
拾得海底珊瑚來

西湖竹枝

六月玉泉來看魚
湖頭雨過盡芙蓉
芙蓉蕩花開郎更遠
玉泉魚少亦無書

贈小南枝

相逢彷彿在西湖
姑射仙人玉雪膚
春淺芳心渾未透
天寒翠袖下勝扶

城南絕句

清江詩九

二

祇樹園荒客不來
金銀猶拍舊樓臺
風林日落鳥爭噪
雪岸春遲花未開

流水縈迴一道斜
隔林雞犬兩三家
雪深藥塢迷行徑
潮落村船閣淺沙

已從春草長開門
風雨連朝不出村
老婦煎茶燒土銚
故人送酒滌山樽

清明日

二月楊溪花亂開
黃鬚紫萼斬新裁
春到清明已如客
看花一日定千回

出門今日向何處
花惱山翁走欲狂
此身忽已過半百
直須爛醉答春光

北里南隣日日過花開不飲竟如何庭前昨夜暫相賞
地上今朝應更多

枯棘雙禽

山禽白頭如老翁一雙相命復相從秋田無禾苦不飽
下上胡為荆棘中

道中見梅

烏龍井上杉銷雪白鶴山中又見昏須可百回來繞樹
莫教一片落隨人

東村漫興

溪上秋風老拒霜居人星散似淮鄉誰家十五琵琶女
就客能彈陌上桑

清江詩九

三

八月雨多新水生村南村北斷車聲老夫不識市朝變
但與野人歌太平

茗溪陸文寶挾筆過雲間持卷求余言而一時縉
紳之作不啻百篇有論筆法自趙松雪用落墨而
始廢者有為筆卦者近世膚學小子率意妄作類
如此可歎也已因賦五絕

近代何人下筆精吳興松雪窟知名欲過大令歸前輩
競學中郎耻後生

吳興松雪真奇士書到通神通二王謾有兒童誇並駕
更無弟子得升堂

退之作傳聊為戲子雲草玄真好奇更有區區工畫卦

強分奇耦學庖犧

石鼓鐫功元自缺秦碑頌德久應訛一時篆籀今誰解
白髮江南玉雪坡

謾禿霜毫臨北海更求雪蘭寫蘭亭也知不改無鹽陋
浪抹青紅鬪尹邢

立春後五日

北風夜吹碧海凍立昔以來仍苦寒城南酒貴更須買
江上花遲誰與看

次韻邵箕谷暮春三首

處士渾同鄭子真水南結屋與山隣已從竹荀生旁舍
不遣梅花誤世人

清江詩九

四

一枕槐根午夢長不知夢裏別春光禽工唱和偏能熟
蜂芒經營也自忙

櫻顚紅击山雨晴荷錢綠卷水風生佳人莫惜頻行學
狂客從教醉絕纓

題紅梅

山杏一株臨大路宮樾千葉倚空牆如何冰雪羅浮女
也學春風半面粧

漫成

今朝無酒只清坐落筆猶有氣凌雲天下黃金賤如土
何人為購相如文

東隣昨日收白骨西隣今日帝青城傷心又過中元節

城下招魂應更多

平生落落苦難合十五讀書今老翁却怕秋來添客思
梧桐昨夜又西風

南金大貝六何物六月胡商死道邊蒲地清陰日亭午
老夫高枕北窓眠

赤城呂微之博聞強識宋亡遂晦不仕一日大雪
中至巨家易穀立堂下久之堂東偏衆客方詠雪
有分韻得蝶字者苦思不就微之不覺失笑咸詰
之曰汝何笑曰吾欲用滕王蛺蝶事耳衆客皆驚
陰知其為微之也延之坐不可欲調以穀辭既去
使人尾之至其居地極幽阻及雪霽候馬荆扉竹

清江詩九

五

屋不蔽風雨見桶中坐一婦人蓋其妻也問微之
所在曰出捕魚矣得於溪上具言所以來之意曰
諸子可以留乃換酒共飲返宿道傍大樓下主人
恠輿馬之盛因言其狀主人不知有微之也明
日求之則已遷居矣微之嘗與陳剛中相遇於道
剛中下驢揖遂問乘驢故事各舉一事至四十事
而剛中止矣微之曰吾尚記某事出某書凡三十
端後不知所終因賦一絕云

空山積雪深一尺車馬何求野老疑溪上捕魚歸換
更無人識呂微之

別徐楚芳

別愁如劒割人腸空洒西風淚萬行楚尾吳頭各千里
相知從此不相忘

兒雲林小景

雲林筆力如王宰剪斷吳淞水半江更須著我扁舟坐
聞看飛來白鳥雙

聞箏

白髮潘郎工錦箏江南江北盡知名雙手重彈白翎雀
猶是黃龍塞下聲

已酉重午

風雨端陽生晦冥汨羅無處弔英靈海榴花發應相咲
無酒淵明也獨醒

歸東郊偶成

清江詩九

六

愛酒狂生老未逢十年蹤跡滯吳淞歸來鄉黨都非舊
不及青山向我濃

海上逃生萬死餘亂兵初定且安居卦侯萬里須弓馬
錯教兒童盡讀書

客及山偶成

春逐啼鶯去不留一川風雨蒲山秋笙歌不到愁人耳
若聽笙歌更淚流

過無錫

水抱新城缺月彎城頭高似九龍山將軍已縛山中虎
道上行人日往還

土橋

數家星散土橋西
苦雨酸風叫竹雞
一夜破窗愁不寐
願回白日照春泥

丹陽得風

出門平地即羊腸
白髮應添鏡裏霜
今日天風心憐我
盡情相送過丹陽

題杏花

日光霞氣曉相參
一路新花似酒酣
記得少年遊賞處
春風信馬過城南

夜發

歸人不寐夜如何
月滿溪船唱越歌
彷彿吳淞江上路

清江詩九

七

別愁一夜上心多

三月廿五日夜口號

破月五更飛上天
北林烏啼驚客眠
勞生擾擾亦何事
溪女溪童相盪船

辛亥重午

去年重午憶嘉興
風雨龍河一病僧
今日山中又重午
故人持酒說金陵

辛亥七夕五首

子晉吹笙學鳳凰
缙山一別已千霜
當時黃屋非無意
豈有神仙到帝王

阿母西來降漢家
剛風萬里送飛車
空留千歲蟠桃核

白髮劉郎不見花

五夜天邊輟鳳梭長生殿裏望星河玉環他日無窮恨
更比牽牛織女多

東家西家爭曝衣我但曝書誇小兒壁中科斗古文字
猶有射天光陸離

性拙如鴻本自偏柳州何必更新天人間機巧知多少
無復三皇五帝前

澄林冬日

連村桑柘猶存葉一樹枇杷已著花十月澄林好風景
恰如秋浦野人家

贈別

清江詩九

一南一北鳥辭母一東一西花送人與君此別似花鳥
對酒那不惜青春

讀書所有白花一株狀類楊州瓊花而花損一葉
俗稱為八仙云為賦一絕且悼隔花之不復見而

獨見此也

一夜東風吹白雪化為胡蝶過西家七香車遠人何處
空認唐昌觀裏花

十月廿九日過永昌寺訪照覺原

幽湖水落夜初冰湖上雲山翠白層一箇小舟輕似葉
西尋瑪瑙寺中僧

春情

新來不畫遠山眉翠被春寒起更遲靈鵲定知人有喜
一雙飛上萬年枝

西湖竹枝

聞郎北過李陵臺湖上荷花今又開那似鄂王墳上樹
枝枝葉葉盡南回

題松下丈人圖二絕

長松百歲走蒼蛟日夜松聲如鳳匏山人有約賦歸去
我亦來借白雲巢
仙人手曳九節杖行看好山應未窮石間三秀食可飽
一曲試和商顏翁

題扇

清江詩九

九

冰絃一尺瀉脩竹瑟清風生夏寒不見江南鐵鈞鎖
總成石上青琅玕

題紅梅二首

紅羅亭下又春風小鳳飛來樹已空後主當時歡宴處
新花如火照唐宮

野橋山店記年時管領春風有一枝却咲羅虬不解事
百篇空賦比紅詩

早秋

白髮新來不滿梳玉簫金管總成疎梧桐院落秋風早
一夜神清喜讀書

題溪山曾曉圖

仙家雞犬白雲中
水複山回路不通
萬樹桃花皆似海
草教重誤打魚翁

山家

鉅豆南山八十翁
相逢相語夕陽中
門前一箇冬青樹
不學桃花似酒紅

題馬文璧畫二首

尺憶秦溪馬文璧能詩能畫
崑風流酒酣落筆皆天趣
剪斷已江萬里秋
日家一簇江南路
草閣柴扉近水開
人背夕陽巫峽去
鴈將秋色洞庭來

題凌波仙

清江詩九

十

姮娥竊藥能奔月
羸女吹簫亦上天
萬古阿甄魂魄苦
江清雪冷夜如年

送成德琦兄北歸

雲中歸鴈總成行
腸斷連枝尚異方
春蒲江南江北路
柳絲不似別愁長

墨梅

雪後尋梅恐未真
花光一日寫花神
廣寒玉兔分秋韻
剪斷羅浮萬樹春

夜宿王繼遠白雲半間

吳歌但少玉童雙
且盡仙家酒百缸
一枕梅花清夢遠
不知夜卧白雲窗

題徐雪州墨菊

先生愛菊似柴桑三徑歸來六未荒
莫道空山秋色淡
新花一朵掛袍黃

題雙陸士女

手轉梟盧為破顏
玉人何意整雲鬢
也應暗卜關山客
歸馬須看一擲間

題虞魯瞻山水

却史新來水石工
數峰依約米南宮
試添茅屋秋林下
著我江南鶴髮翁

題東坡戴笠圖

兩屐新泥鷓鴣笠
歌蒲村風雨獨歸時
玉堂天上神仙客

婦女兒童總未知

朱實送桂花

廣寒宮裏杪羅樹
金粟初分第一枝
蒲室天香吹不斷
老夫清夜酒醒時

題竹間桃花

萬琅玕裏一枝香
向客無言又似顰
彷彿武陵溪上路
放舟何處覓秦人

清江貝先生集卷之十

賦

鶴賦

余竊悲此崑閩之靈禽兮胡為獨處而無隣誠仙人之
騏驥兮閱寒暑兮三千飢不噤乎腐鼠兮渴不飲乎盜
泉生既囚而憔悴兮夜長鳴而徹天月朦朧而將曙兮
風浙瀝而戒寒尚踟躕而欲舞兮終磊落其如人戀青
田之故林兮盱華亭之大澤路中絕而忘歸兮媒甚勞
而寡匹頂的的以補丹兮毛毳毳而儷雪冀徭君之曉
駕兮常結心於紫極欲抗音而復禁兮時顧影而自惜
陶河貪而無厭兮鷁又悍而不德彼優游以飽鯁兮

清江集十

絢練而矯翼內深省而益悼兮豈以才而見賊希有氏
之西來兮忽余眷而踟躕肉不膏於九鼎兮幸託君之
階除諒一息而萬里兮奚孺子之能呼一引步而三却
兮思拔趾於泥塗苟懷恩而報施兮亦豈憚夫隕軀惡
其玩而無禮兮義獨潔而不汙目四顧而冲冲兮白日
奄其西徂訪玄夫以決之兮盍舍舊而改圖覽中區猶
一盍兮魯何足以度世空千起而萬滅兮陋絲之之蠅
蚋寓寮廓之無極兮跨六合而高厲嗟凶羅之雖設兮
已超然而獨肆將西歷於青城子何太白之崢嶸杜宇
號而血吻兮天憎之其無情狐九尾而猖狂兮夔一足
而伶俜望滄海之無垠兮會百川以東入悲精衛之舍

憤兮力既微而何及山孰別其有三兮洲孰窮其有十
扶桑不可以託巢兮蟠桃不可以為粒日晝晦而淪精
兮雨蕭蕭而翅濕指神堯之所都兮九門鬱其嵯峨載
吹笙之王子兮招鼓瑟之女媧棲建章之高棟兮浴太
液之清波夾玉輅以翱翔兮友丹鳳而婆娑尚騁力於
廣遠兮矢厥心而靡佗

悼舊賦并序

余春秋二十有四館于雲間夏景明氏九十閱霜暑尤
陰主賓之禮後去而覓舉武林遂留西湖中罹兵變東
西奔竄邈不相知今年春因訪焉則已物故而其子士
文克承堂構余私喜其餘慶未艾也復觴于漪瀾堂者
累日高談大噓夜繼以燭退追舊好不能不為之慨然
乃操翰為之賦曰

清江集十

二

覽雲間之雄秀拾海月於珠宮訪野王之荒臺俯鰲背
之方蓬命羽人以前導召宓妃而後從翳暎之宿靄
激冷之回風悼處士之永逝闌華棖而興歎或縱飲
而宵吟或玄談而景晏舉渚秀之碧滋擢園英之朱梁
歷十載而一來感凋落之過半登高隴而長思夜漫
其弗旦樂既往而哀襲何遭時之多難已焉哉物忌盈
而必隳運寔闕於否泰豺虎橫而麟斃鴟鴞鳴而鸞斃
對霞氣之徒飡奚神仙之可今閔余行之未已絕洪流
而東邁忍聞笛於山陽寒潛然而獨洒嗚呼千齡一息

兮放曠自娛伊人不可作兮死生異塗聊寄心於翰墨
悵旁眊而踟躕

大韶賦 并序

傳曰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也周禮曰大韶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前乎舜者堯非不繼譽也後乎堯者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言繼者法成乎堯也在譽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于帝在舜之時功為已協禹雖繼之不足為難矣則可繼之善、繼之功唯舜獨也是韶為舜之樂無疑季扎觀樂見舞韶者曰德至矣盛矣如天之無不覆憐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

清江集十

三

矣後孔子學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蓋知樂之盡善盡美莫過於韶宜當時之感召丹朱在位群后德讓祖考來格鳥獸跄、鳳皇來儀也然非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何以臻此哉故述而為賦不徒極其聲音之美而且本之舜之德云賦曰

有東吳公子北走齊魯之疆觀于嶧山而見孔林之主
人焉主人曰公子之遊也亦將有所睹乎曰無也生於
震澤三江之上僻陋寡聞竊慕禮樂之事而六律七均
之制嘗究心久矣願有請於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嘻吳
會東南之天府而天下之善音萃焉然公子猶有所未

足者豈將厭澹泊而說鏗鏘乎必將挾陳娥携趙女壓
鷗絃考鼉鼓若是以為樂乎公子蕙然不悅曰霓裳之
曲唐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晉之所以分裂也固不
足言矣若此者又夷狄之樂無異紂之靡以亡其國
者豈君子之所樂乎願聞其他主人曰七德之歌七德
之舞太宗之肇王業也六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孫
無所法焉曰漢祖蹴羸龍飛沛中置酒層臺悲歌大風
造基四百光啓西東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
也駁而未純然六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抑聞
武之六成乎武之濟河而西也馬散弗乘牛散弗服倒
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其寢兵不用也爰作武以象

功焉鼓以戒衆久然後戰也長歌連延起其慕也發揚
蹈厲時不可失也故一成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自北而
南四成南國是彊五成分左右以居周召六成復始而
為天下王振鐸夾舞秉戈鷹揚若是何如公子曰其容
美矣此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惟舜之
大韶乎當夫六府治三事和叙九功形九歌澤陽之桐
可以琢琴瑟焉雲夢之篠可以竅管籥焉泗濱之石可
以磬而為磬焉荆山之金可以範而為鑄焉八音既具
而大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走者以之為鐘簾焉小
體騫腹聲清而遠聞者以之為磬簾焉其作也控以合
之其終也揭以止之洪者鏗而充清者磬而介淒切而

不流泛濫而可會當夫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
而奏焉升歌在上匏竹在下代作間奏秩秩有序或擊
或戛或拊或搏清亮而高遠象乎天之渾淪廣厚而含
容象乎地之磅礴一變一通乎四時之終始一散一潤
兮風雨之回合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春皞皞乎洪荒
大朴格止尚於洞庭丹朱賔而有恪俯而聆之純如辛
甘之相濟皦如有倫而莫致詘如斷玉之復續繹如驪
珠之碎落飛流合而萬壑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吟
九因之老龍喚九臯之玄鶴既么妙而悠揚六和平而
澹泊無急微噍殺以感其憂無擘諧慢易以感其樂其
動於物也客何為而肅若神何為而來思獸何為而舞

於土階鳳何為而翔於茅茨明協乎大章博凝乎咸池
所以保無窮之治以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
巡歷蒼梧而上九疑阿母之玉琯猶在湘靈之錦瑟空
悲悵遺聲之杳、叫有虞兮遠而然而齊之有韶陳亡
而流於茲也海外之有韶聖人之化播於蠻夷也宜季
扎觀之而知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彼武之六極於陰特
著其武功此韶之九極於陽寔昭其文治也公子以為
何如公子廼避席而謝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主
人曰未也請授以九德之歌其一洪流橫曰玄蕃別風
氣開洪流橫民乃穴五行汨帝為哀禹治之啓始孩決
九川平九坂百穀生田每、其二洪流殺曰洪流俟兮

民穴既除山有鳥獸兮川有魚爰可食兮可居胥樂且
歌兮毋忘厥初其三三苗格曰惟聖亶聰撫有九圍蠢
蠢三苗險阻是依出師于南奮我帝威我師既還苗
采歸其四凶黜曰德與刑十國之經四凶斥焉八元
在庭帝無為四海寧其五正德之歌曰惟天降命物必
有則民之普、胡迺自賊五教不行禽獸夷狄聃人龍
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水既平兮別九州下為
隲兮高為丘徒則軒兮涉則舟以美濟兮百貨流財
孔阜兮樂且無憂其七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兮遭墊
溺寒戎衣兮飢我食我無民違子父母職其八鳳皇來
儀曰堯不德兮舜不辭授以天下萬物治寒暑無易風

雨時簫韶九奏朱鳳儀其九萬世賴曰天覆地載高廣
莫測孰叅贊是俾衣而食帝治天下如埤如垣萬世賴
之安知其力公子曰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聞
主人之宏論乃復為之歌曰雅南已亡兮流盪曷正感
栗雷怒兮空乘無聲綠綺不陳兮薦檀槽與箏箏妖倡
為妍兮嘯鸞鵠而啼燕鶯孰究夫大韶之盡善盡美兮
寔媿夫六英六莖後千載之聖人兮集厥大成安得聞
九奏於清都兮御天風而上正

不凝雲山樓賦并序

杰松溪揚竹西氏築樓一所在居第之南而海中大小
兩金山飛舞而前因取杜少陵詩語顏之曰不凝雲山

鐵崖楊先生為之記夫有雲山之境者恒不得其人有
雲山之趣者恒不得其地而茲樓獨領其要朝嵐夕翠
不起燕坐而盡得之豈非先生所謂境以人高人如境
勝哉竹西嘗命余為賦久未克就歲闕逢執徐之春放
舟溪上始獲登竹西樓遠眺五茸三泖窮目力所至為
限飄飄乎若一羽凌空飛度三素雲中也命酒共酌操
壑雷之琴歌白雪之辭極驩而罷因援筆為賦不惟狀
雲山之勝且寓感今思古之意焉賦曰

巍乎層構之造天兮既內敞而外隅滄海浩浩而左匯
兮銀河淵淵而右紆激回風於四阿兮宿雲氣於薄牖
七星掛於北戶兮送結隣而迎望舒荷倒植而菡萏

兮芝芴生而扶踈寔仙人之所居兮候安期於虛無兩
金峩峩而並峙兮蛾眉巧以迎予斷太華之仙掌兮剪
蓬萊之左股掃新黛之聯娟兮洗海門之秋雨九山址
起而向背兮翩鸞迴而鳳舞秦山拱以旁繞兮列邾宮
於齊魯雲霏霏以晨蒸兮散玉衣而輕舉何卷舒之無
恒兮條為龍而為馬羌不起於燕坐兮挹爽氣於尊俎
招夸娥之二子兮夢高唐之神女聊徙倚而四望兮悼
吾行其孰與日散輝於斷岡兮鳥沒影於平楚美人期
而中訣兮魂瑩瑩而若睹吾令雲以申誠兮山復險而
道阻願從去松以授道兮邈清塵之萬古昔祖龍之帝
六合兮度浙江而東赴王氣颯以燐滅兮嚼草萁而自

春悼三女之中夭兮高塚萃其猶存暗沙窰之風雨兮
猶想夫萬乘之雷奔偉希馮之夙悟兮逮九齡而知名
荒臺圯而荆棘兮餘鳥跡之縱橫金石輟而弗聞兮激
流水之泠泠平原振蕩於東吳兮翔雙鳳於太清胡鹿
苑之一敗兮竟斃翼而就烹黃耳去而不返兮唳鶴寂
而無聲美記室之見幾兮遂南布而孤征念丹轂之易
傾兮鱸秋美而可嘗卒全軀於濁世兮歷千春而尚榮
尋古洞之丹砂兮弔黃鶴之仙人天菅菅而無光兮哭
深林之帝魂白鹽皎以雪積兮八萬竈之飛烟憤仲父
之厲階兮奠海水而桑田博陸忠而覆族兮宋南度而
摩祀漢寔薄而少恩兮獨弗念乎厥始嗟時俗之好怪
兮語荒唐而無紀竦余轡於高丘兮濯余足於清泚訪
吳子之獵場兮平蕪綠而靡靡挾白羽以命中兮感翩
翩之飛雉寵西施以亡國兮猶痛恨於後嗣爰抗音以
高歌兮酌兕觥之芳醴諒高明之可居兮胡汨沒而弗
止陋齊奴之金谷兮歲魯樂而荒蕪雪月空而燕去兮
鳥雀啾以驚呼斥粉黛而弗貯兮列圖史而自娛諄曰
雲動不測氤氳霏靄靄兮山靜不遷欽峯巖業鬱鬱
叢叢兮飛樓蔽虧青延翠攬棟隆隆兮瞻望美人于彼
夕陽思無窮兮弦吾素琴目送飛鴻煙空濛兮

玉笙賦并序

昔余主雲間夏景淵氏九歲時燕賓合族必奏伎為驢

鄭雅並進余甚陋之錢唐陸生携玉笙相過會于呂紫
芝之玄霜臺為作數闕劉亮凄切不啻聞鈞天廣樂于
洞庭之野使忘客居之憂遂出句曲張外史玉笙引求
余和因賦長短句以贈之既而余遊吳門觀濤江返寓
于海昌之黃灣與生不相知者二十年而玉笙之音猶
隱隱于耳也雨窓孤坐壹鬱無聊友人張子雨來謁手
持玉笙詩一卷曰生所得近百篇兵變之後亡佚不存
此特記其尤膾炙人口者今附李氏子求公詩於二百
里外可謂好之篤矣余讀而喜之且知玉笙固無恙操
翰欲書向之所作病其散散無氣譬諸瓦釜則于黃鐘
大呂之間其不斥而罵者鮮矣然俯仰今昔悵然有感
於中可無復於生耶夫笙簫之器古之人精音律工文
辭者已極其形容之盛玉笙之名雖著而其器則未見
也故略而不及余因摹寫其聲著而為賦以補其遺焉
辭曰

海岱之貢嶧陽孤桐可以琢師襄之琴焉三楚之產蒼
梧叢篠可以竅伶倫之管焉皆足以備八音而宣八風
矣猗歟王子易匏以玉肇制摹形節音赴曲方其獸甲
觀樂名山瑤臺九層上通沈寤其處崇矣不若廣成之
宅空同也撞鐘擊鼓長夜之飲其樂極矣不若軒轅之
張洞庭也於是黜蛾眉屏皓齒慕神仙游洛汭接浮丘
上太室肩瓊瑤而食露氣兮彼多欲之侈心吾獨好此

笙竽兮託風雅以禁淫削霜節而束雪莖兮又惡其杜
之弗任惟西極之奇璞兮乃產乎昆侖之岑鍾氣氤之
和氣兮託閒寂之太陰爰命工以采之兮跋峭阻而抵
嶽峯古雪夏積而不化兮竦青壁之萬尋虎豹晝出麗
雌夜吟王孫跳躑前呼怪禽懸黎結綠棄而抵鵲兮曾
莫得廁夫海錯與蠻琛也觀其白如截肪黃比蒸栗氣
成虹蜺光燭日月溫而有文剛而不缺噉魏叟之遽擲
悼荆人之再刖抑顯晦之有時胡珉珉之罔辯全匪琢
而爲環斷匪椎而爲珞爾乃垂効其能媧陳其義揮昆
吾之利刃鏤爲篔簹兮十二紛攢列以參差象鳳翼之相
比勢欲振而孤飛聲若壹而群唳黃鐘作則溫風生而

春葩紛敷清商奏則嚴霜墮而秋葉凋悴何其神也惟
匏也滯惡有五之清越惟竹也濫惡有五之和平此其
又足貴也當夫桃含秀而春媚月揚彩而夜明寒流咽
而交赴浮雲翳而不行惜芳節揔幽情左宓妃右雙成
嘉肴薦旨酒傾申白雪以廣意隔綵霞而飛聲湘靈不
敢鏗其瑟羸女不敢戛其箏厥狀伊何初鬱勃而欲泄
忽嘈啐而交沸鳥鳴春而嚶嚶蟬踰風而嚶嚶或始票
而卒肆疑將絕而復綴彷彿蘇門之嘯翔鸞鳴於崖際
又似梁妻夜哭淚盡而不能爲其氣其悲也語刺刺以
將別其怒也心悁悁而不遂其婉也有賡歌之雍容其
激也有特立之清厲其翕也若達而不驚其和也若反

而相濟其絡繹也貫驪珠之纍纍其縹緲也絮飛空而
無蒂羈臣悅而解顏寡婦哀而掩涕嗚呼鶴駕去而不
還悵市朝之屢改幸不委泥沙而同碎例金石而猶在
望公子於雲間識羽人於東海悲逸響之無傳欲持此
而奚待呼之而虛足以宣其壹鬱吸之而盈足以平其
塊磊瀾間發而更奏誤一聽而增慨乃爲之歌曰故都
墟兮草樹秋鳳凰去兮百鳥喧啾感今思昔兮徒離憂
安得如王喬兮從浮丘又歌曰酌紫霞兮羞玉芝舞回
波兮吹參差天湛湛兮白露滋君不樂兮欲奚爲於是
曲盡再鼓夜飲厭厭擢鳳簧而愈放抽獨壘而尤纖遂
使伯夷去其介仲子失其廉孟賁忘其勇京兆易其嚴
海若爲出天吳爲咲老鶴無聲清猿絕叫蕭賓客於四
座輟野王之三調雖中郎督郵之善音亦莫洞其弘妙
乃知玉之爲物衆德之萃笙之爲樂衆音之要是亘協
九奏而致鳳凰婉六英而薦清廟武夷鑲遂徒爲隱者
之具龜茲甯粟特時俗之所好也

灌園賦并序

錢塘潘時雍治圃于城東門築垣四周引泉成渠以灌
園自號其意以爲無功而食人之食者元氣之賊萬物
之蠹也故勞焉而後食身執其後以給朝夕之費二親
無戚戚之憂萊妻有同志之驩吁羨於貴富者不知澹
泊之爲高醜於寵榮者不知道德之爲大既盈而覆古

全一轍則灌園之利不已多乎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
爲人灌園充其廩也向秀呂安灌園于山陽安其逸也
潘岳去長安令而閑居灌園病其拙也時雍亦若人之
匹與或者疑其居有闡闡固利之習座有俗客鳴聲之
聒又安能效彼之所爲者非知言也乃述賦以廣其意

云賦曰

步青門而長嘯遊余心於古初目藻麗而弗近敦朴素
而爲廬資灌園以自業類潘岳之間居食五鼎爲不及
飲一瓢爲有餘幸免隸於征伐或弦琴而讀書恥桔槔
之尚巧逐末景而區區其地襟江帶湖青紆黛蓄拱以
連山突起伏寔東南之形勝爲帝王之行都周金城

清江集下

十三

兮萬雉列甲第而當衢族茂許史家擬陶朱肆有藍田
之玉斗量南海之珠技博古今之妙音會八方之殊傾
國過乎燕趙躡利屐而曳輕裾若神人之綽約耀冰雪之
肌膚於是命相開藩填我南服象天河而鑿池擬紫微
而建閣集貂蟬之濟濟衛虎豹之蕭蕭單慮乎庶務者
蕭曹之倫鋪張乎太平者枚馬之屬衣襲綺紈食蕪梁
肉塗比車蓋庭奏絲竹巖棲者未覩其盛家食者思發
其所畜也乏匠時之明畧乃退齒乎齊民壑不食之棄
壤託鹿豕以爲群疏濁流而達注闢斜逕而支分筍長
渭川之竹菜生雲夢之葦蒲荒秋兩松茂蚤春甘者如
薺脆者勝芹始芽茁而冒土忽葉布而覆雲茶三名而

可食藹五色而成文候靈雞而畢起庶戒逸而務勤冀
擷秀於寒暑必泱潤於朝暉恒獨往而無求爰四顧而
欣欣乳鳩呼而相應惡草蔓而當芸感生成之攸遂亦
有藉乎人人其或風雨之晨燈火之夕俎豆娛親琴尊
命客揄竿引鮮充庖有辛夏果磊落秋瓜輪困茲田夫
之所羨又焉得獻之吾君嗚呼章綬不優於野服瑤臺
何異於蓬室諒乘軒而取譏雖抱甕而奚恤寧陋彼而
榮此聊逍遙以終歲金谷廢而蛙鳴玉津空而狐穴中
雖侈於五畝後孰惜夫一石乃爲之歌曰朝及於河兮
其流湯湯暮觀我圃兮其葉已黃炎風卷沙兮白日藏
尚昏其事兮毋弃而荒又歌曰登彼陸兮猛虎噬人涉
彼海兮白波滔天我藝而灌兮入以事親誓勿彼適兮
危其身歌既闋幽情暢白露下初月上陶然一適混乎
無象委通塞之有時蹇余行其焉往

鑊硯賦

客有鑄梁州之鑊爲硯者待而售於讀書主人主人用
之以代陶泓焉風雨之夜滅燭就寢夢一猛士被甲戴
胄面純黑而甚偉進而告曰時哉天乎吾之利天下者
多矣胡枉吾之材而置之散地乎主人乃賓而問之曰
若非崇溪之族乎若非太山之英乎若非九牧之所貢
者乎吾聞君子隨時而變化若何爲而對於天乎介者
曰吾蜀之良也初軒轅之破蚩尤也爲戈爲甲爲劍爲

固資器以成能已辱子之我即及其凌天衢出風埃道
遙乎玄圃放浪乎瑤臺校奇字騁逸才聽流鶯於太液
接群龍於蓬萊右毛穎而使御左陳玄而爲陪滴金盤
之秋露步玉堂而躋上台顧不偉歟且鳳唼託眉山之
重龍笔出端溪之先或以聖人之德著或以才士之銘
傳是皆一石之清潤激波濤於百年始皇徒驅而梁海
神媧竟遺於補天宗其人而名世亦宣力乎簡編而子
獨恥於爲研不思與是數者一其高而同其堅乎介者
伏而謝曰先生之言至矣不復有所悔矣逡巡而退余
亦驚寤用誌于齋不易吾素

醉賦

清江集十

十五

余讀柳柳州荅吳武陵書稱其醉賦及荅客問而其文
逸不傳曰賦之以補其遺辭曰

弱水竭三山折少君滅石芝歇吾將築九千仞之麴臺介風
雲而賓日月援青天之比斗釀千秋之古雪膾長鯨於東海
肉校免於三穴縱長夜之樂負一世之豪脫處士之一角
巾解仙人之五色袍右挈吾楹左操吾瓢出上方之醪醪
引西國之葡萄汎白雲於春甕落丹泉於夜槽擊玉環
之鶻絃裂雙成之鳳簫六么作霓裳闋朝五斗暮一石耳
不及於聽音目不及於觀色蟻蝨萬鍾泥沙白壁力過孟
賁者醉能繫其頸辯雄張儀者醉能斷其舌畧兒女之愁
而不爲動心夷王侯之勢而不爲折節太湖三萬六千頃醉

府之一兕杯太華三萬六千丈醉覽之一螿垓擊缶而
歌心馳燕趙拔劍而舞氣吞吳越走桓温之老兵殲周
顛之狂客又焉能蹈規矩而守繩墨也於是曠天地虛
八荒神交曲生封侯醉鄉洩洩焉陶陶焉率十日而爲
常奈何武公老而自尤屈子逐而自絮囚酒星於大獄
斥酒池之覆轍絕纓而幾失其驪吐茵而幸貸於責不
知堯舜樂之不厭孔子溺之不絕也九州幾裂百川無
迴豪傑相噬白骨生苔吾其與犀首之徒相忘於無事
之日乎淳于髡之滑稽於戰國乎與河東之季從時毀
譽乎漢相之和吏而歌呼者乎與徐邈之中聖乎阮籍
之放曠而適其性乎與荷車之伯倫乎抑投轄以留賓
者乎與待詔之王績乎辱高斥揚之李白乎與陶潛其
乾沒於羲熙乎山簡遊於習池乎與甕下之吏部乎韋
曲之杜道遙於率府乎嗚呼與世無忤惟酒可從醒者
爲愚醉者爲智醒者爲介醉者爲通天下之憤非醉不
釋天下之難非醉不蒙命輕一羽氣吐長虹決銀河而
洗宇繫扶桑之六龍復酌吾以大白渺海闊而天空

石經賦 弁序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
爛之餘書禮樂已殘缺十九惟易以下筮存詩以弦歌
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傳會穿鑿使五經
大義不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卽蔡邕

與棠溪揚賜馬曰磔張馴韓說單颺等求定六經文字
詔許之邕乃書丹于石命工刻之立于太學門外時四
方摹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也特以邕之書耳
洎唐文宗時高重爲國子祭酒與鄭覃復刊定九經于
石嗚呼漢唐石經已風摧雨剝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
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莽已因推衍其凡以爲之賦云

賦曰

繫聖作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遑遑兮威
鳳瘖而不鳴吁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
余奚恤兮閱萬世其杲杲羸既暴而不德兮舉六籍而
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尚法律而爲治悲祖龍之鮑腥

清江集十

七

兮阮亦湮而無煙易幸存於卜筮兮詩亦肄於莞絃春
秋闕而不出兮禮樂佚而不全科斗蝨於壁中兮光白
虹之射天羸遂償而劉王兮家六合而寧謐乃偃革而
爲軒兮撥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遘武兮炳大明之當
中黜百家之肴亂兮一道術而異同易科斗而爲肆兮
復家畜而人誦道固不可泯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
時既降而道晦兮經蠹滅而莫收割申勸之或舛兮衆
咸失於校讎屬熹平之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宁正俗儒
之穿鑿兮偉中郎之博古辯魯魚與亥豕兮刻南山之
聖珉巍乎四十有六兮樹翼翼之成均鉤錢畫之屈強
兮妙骨氣之洞達非餓隸之羸形兮非寒岩之枯枿非

醉草之歌斜兮非劍舞之渾脫初崩雲之恍恍兮繁列
宿之離離鸞振翼以天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鷲鳥攫以
乍飛兮群鵠遊而戲海彼鶴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爲
態捷奔泉之渴驥兮縱入草之驚蛇勢或埒於墜石兮
體已悟於畫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連其日至豈
八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陋石鼓之苔剥兮鄙漆
書之土瘞觀奇陽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無感堯湯之
禪放兮求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平兮悲雅變而逮
胡儀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兮
謹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
四十二年之筆削兮善既勸而奸戢正夷夏之內外兮
亦綱常之攸立夫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時式痛賣
官而列肆兮盛後宮之傾國奄豎黨以盛錯兮又孰恤
乎社稷九州裂而鼎峙兮黎庶化而爲豺經雖鑄而何
補兮政與道而相乖逮有唐之文宗兮乃繼漢而有作
礪巨石之嶄嶄兮列廣庭之落落吁回首其幾何兮悉
風摧而雨剥文斷缺而莫辯兮委荆棘之漠漠吾忍爲
沉犀於蜀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慶雲與松風兮
託良岳而効竒又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响嶮之禹碑許
已焉哉石經泐兮剡藤出書連車兮布萬國撫遺墨兮
相得失道之存兮昭白日

春雨賦
并序

孟春之月時雨方降周視草木莫不營懋條達造化之妙如此宜孟軻氏以况君子之教也余少從師讀書而知仁義道德之說求之甚銳晚不加進則氣質昏惰可知其不得如草木之化必矣故作春雨賦以自勗且示子翔使及時而用力焉其辭曰

維著雍涓漢之歲正月初吉土乃脉發融風應律布春令於遐陬回朝光於潛室燒經雪而未蘇蟄俟雷而將出欣違寒而嚮溫冀節勞而從逸于時靈雨斯降生我百穀伊農之慶匪珠匪玉以今揆昔載披厥錄一歲之候三十有六觀其屯雲蓄而成衣隕石騰而傳羽紛埃北以隨風黯冥濛而交霧乍繁空而絲散或綴物而珠

聚方疑有而可聆恍若無而莫覩醞比玉之醴泉法如飴之甘露無町畦之或間沛旁流而布濩絜丹葩以耀林滋綠苔而生路紫鱗嶮而爭躍繡頸呼而猶怒何泆辰而未休逮中夜而樓迅閉簾櫳以護寒覺琴書之含潤田夫悅而昏作羈客聞而釋恤余何思而何營感四時之錯運欲抗音而孰繼耿殘缸之落燼嗟杏壇之諸子各因材而為訓躬四勿而不疑契一言而奚問若時雨之所化何力約而功峻憫奇偏之弱質奚古人之敢希瞻龜蒙其既遠獨偃偃而安歸羌及時而猛晉懼失道而愈非當霖霖之渥洽悲事往而心違願為杞而在山沾一漑於既仆竦百尺以叅天任杖負於崇構願為稼而紛

敷異常膏於朝夕託瑚璉以薦芳曰神明之可假願爲
芝而三秀濯朱柯而又鮮豈幽人之所食表土德於其
泉願爲桐而不夭被玄液之滲漉斷有虞之清琴協宮
商以成曲材苟摧而爲薪恥綺紉之徒襲何余疾之難
遷徒遑遑而汲汲屬萬族之方新期往訓之攸執惟渴
飲而求足信江海之可挹來僦僦之小子庶佔畢之是
習知與行其並進亦何憚夫弗給孰爲高之可仰孰爲
堅之可入眷躍如之在前思卓爾之有立感春雨而成
章庶乎學之恒緝

白鳩賦 并序

成均教樂所大椿一株有二白鳩集其上春來冬去亦

物之異乎類者余愛而賦之其詞曰

夫何雙鳩之皎潔兮孕異質於金方豈仙鼠之變化兮
狎野禽而回翔肖刻玉以爲形兮耻襲錦以爲章性弗
慧而徒勞兮時自珍而久藏幸主人之見存兮託廣庭
之嘉樹旣不爲其所好兮亦不爲其所惡夕同棲而晨
興兮春偕復而冬去振霜翎而益鮮兮與月魄以爭素
美所賦之純美兮雖處污而不緇女恒尤於衆嫵兮士
咸病於見奇羞鳩鶴之上獻兮悼鸚鵡之就羈茲惴惴
而懷懼兮尚飄飄其安之王睢摯而有別兮鶻遇秋而
愈急彼各挾其能兮固非余之所習何意氣之敢矜兮
藉光輝之時及顧微軀以徘徊求故林兮求哉

金鑑錄賦

帝開元廿有四載兮屬千秋之良辰進絲囊與寶鏡兮
眾紛紛其相循臣九齡獨見其微兮述今古以前陳監
美惡於一鏡兮盍監得失之在人鏡狹中而無隱兮洞
萬殊而咸覩亦俯仰而取容兮月或冥而爲土書炳炳
其如星兮與湯盥而爲伍期補衮之萬一兮竊比夫翼
周之山甫惟一心之易蟲兮恒惡直而好諛臣固不能
矯以隨俗兮盍圖終於厥初使銘鼎之辭偶符兮寧取
無逸而爲圖集厥類而成編兮奚翅玄冥之百鍊光夜
吐以屬天兮何益君之聞見堯舉舜而禪之兮詎舍朱
而無恩撫九州之廣大兮匪黃屋之爲尊飢吾餐使之
充兮寒吾裘使之溫曰精一而執中兮本乎堯之一言
心廩廩其履水兮罔一息之不存茲爲鏡之金背兮君
日監而勿昏至暴秦之并周兮與黔首以爲仇阿房岌
以造天兮極虞樂而未休慕神仙之高舉兮求弱水之
三丘徐市去而不返兮嬴已償而歸璧茲爲鏡之心
兮君日監而勿流手三尺而崛興兮壹六合以稱帝文
景嗣而恭儉兮道益昌而弗替後堦內以事外兮徹孰
優夫二世數四七而邁武兮洗日月於方翳痛桓靈之
孱弱兮操遂乘而莫制茲非鏡之可監兮焉用夫渠搜
之火齊彼典午之承魏兮閔螳雀之相攻繇載盛而易
顛兮蕃厥子之弗聰洎渡江而清談兮祖莊老以成風

衍崇佛而舍身兮胡貪地而受降兮破金甌而不顧兮
士重介而談空茲非鏡之可監兮焉用夫赫連之青銅
目或瞽於衆燭兮耳或簧於新聲受嬖嬖而殺墟兮褒
代申而周傾彼小白之創伯兮尸中國而會盟卒託子
以召亂兮肉已蛆而兵爭繼有漢之人彘兮亦累帝之
聰明抑遠監夫申生兮茲吾君之容成我太宗之戲亂
兮差修文而偃革惟至誠以馭下兮韜神明於玄默片
羨麗而朴素兮懼燕安之爲賊故孜孜以求言兮庶日
蹈夫繩墨出宮女之三千兮來獄囚之四百彼刻民猶
敢膚兮悼徇私而亡國知識弓之難精兮譬作室之屢
易立帝範於子孫兮茲吾君之夷則君之大畧誠不可及

兮旣內平而外從焚珠玉固足羨兮復兩坊之樂工相
姚宋爲知人兮奄豎爵而加隆銖后戚以示公兮兆夫
婦之不終禮既輕於樹子兮化天倫爲寇戎太廟壞而
弗戒兮爰汲汲於東封曰祈福於太山兮又曷若爲民
而建中臣卷卷於匡輔兮冀君心之日檢也恒法堯而
非桀兮事必防乎其漸也義或婉於大訓兮實將垂之
琬琰也中獨懷此耿介兮願從懲思之沒黯也面從而
背違兮臣固不敢也君苟不察臣之忠兮何貴乎鏡之
照也使如盤龍之闕於匣兮羞舞鸞之同掩也宜帝
覽而味其言兮特優詔以褒之惜不乂而中弃兮肆匹
夫之所爲卒信讒而爲忠兮斥荊州而無疑內玉環於

宮中兮竟胎禍而速災叶子胡雛而播醜兮君既耄而
弗知闔闔腥於戎馬兮夜倉惶而獨西駐六師於馬嵬
兮猶不忍於蛾眉四海繹騷兮九廟俱夷曠蓬萊之故
宮兮濁太液之秋水徵野鹿之嚙花兮痛羽衣之何在
叶豈非人監之既亡兮徒馳使於千里天眷眷於神堯
兮幸兩京之載清居南內之淒涼兮感風雨之鈴聲信
丹宸之有箴兮伊君道之當明金鑑豈一時之可珎兮
歷萬古而爲程

詩餘

漢宮春

細雨廉纖乍魚翻綠皺鶯哺紅甜那堪歸期總負別恨
還添榴花一點記重重繡戶珠簾人乍起玉釵半脫
山輕拂雙尖不道而今落魄怪朱顏頰改換得霜鬢
無心新聲樂府舊體香奩傷今弔古但時時強擬江淹
渾得似春風燕子飛來也傍茅簷

瑞鷓鴣

風林初夜月輪高鳥飛不盡楚天遙一曲清江恰似瀟
湘路何處人家傍小橋十年空負歸來約已無舊杏
新桃謾思田父前時同在雞豚社日相招酒壓梨花醉

一瓢

應天長

吳仲圭秋江獨釣圖

澄江日落渺一葉歸航渡口初泊垂釣何人不管中流
風惡西山青似削曠千里楚鄉蕭索問甚處更有桃源
看花如昨往事總成錯羨范蠡風流故跡依約微利
虛名何啻蠅頭螭角官袍無意着但消得綠蓑青蒔蘆
堪斫明月當天酒醒還酌

玉蝴蝶

極目江南千里故人何處一段傷心漠漠行雲繞霽又
作輕陰訴西風寒蛩近戶皆落日歸鳥投林正秋深殘
山刺水應怕登臨難禁多情總老流黃不寄尺素空

沉緜帶紅迷豈知零落到而今似丁香離腸暗結點白
雪衰鬢先侵思惜惜一聲羌管幾處隣砧

玲瓏四犯春情

江草江花總付與春風何處池苑露染烟裁依舊翠深
紅淺天氣漸近清明但覺比舊時都倦問此情脉脉誰
念惟有乳鶯巢燕銀箏低按斜飛鴈尚依稀小窻深
院珠簾日午重重下空鎖秋娘怨憔悴一束楚腰也定
怕蕭郎再見想夜深暗卜歸候把燈花剪

鎖窻寒

鴈別衙陽春光已到去年時節河堤弱柳拂水萬條堪
結更無情東風幾番海棠一夜西園發但草深曲徑看
花人少亂飛蝴蝶最是傷心切總過了花朝漢宮傳
蠟方回未老白髮那教成雪憶當時歌扇舞裙小樓十
二空夜月待重尋舊侶高陽喚酒携桃葉

八六子 秋 日 海棠

滿空山亂飄黃葉花仙特地衝寒恨薄命蕭娘嫁晚捧
心西子粧成恍然夢間清明時節曾看院落早鶯猶
困樓臺乳燕初還悵過了韶華一枝偷綻拒霜爭艷斷
霞分彩空贏得人自先驚老去天應不放春閑倚闌干
春風別愁幾番

南浦賦 水光山色舟

一葉小如鳧趁幾番樵風日日來往何處最堪看吳門

外都是白波青嶂斜陽半歛采菱尚有蓮娃唱謾載得
前村月歸來人家三兩何須萬斛黃龍駕滌瀕瞿塘
接天風浪空爲利名牽誰能以鷗夷散髮湖上秋行更
好鏡中新綠東西向雲寒夜靜定多在蕭蕭蘆花深放

漁家傲早春

弱柳緘黃梅傳粉燒燈已過花朝近塞上歸鴻猶有信
飛成陣王孫一去渾無准院落沉沉人又因腰肢頓
覺羅衣褪兩點青山從淡盡君休問青山更有新來恨

西江月元夕

夜月將圓寶鏡春冰已碎青瑤千門燈火近元宵一向
薄寒猶峭海上雙魚不至雲間彩鳳難招小樓十二

清江詩餘

更蕭蕭白髮空思年少

其一

十日催花雨過九衢著柳風輕城中何處不觀燈菡萏
夜開千柄酌酒何辭斂艷吹簫更引娉婷如今海角
嘆飄零落月半窻清影

其二

風入

一鈎初月小如眉又是去年時東風著意催花柳元朝
過休放春暉野老田夫共樂青山白水相宜男兒了
事却成癡七十更何爲也知七十從來少但從容把酒
論詩獨樂園中司馬雲臺觀裏希夷

鳳棲梧

一日思歸歸便許何

忘却歸來路春已無多風

又雨桃花柳絮渾無數 第四橋邊君住否 唯有當時
月照傷心處 水蒲洞庭飛白鷺 吹簫夜過西山去

風入松

路槐猶記伴兒童 今日總成翁 十年不到西湖路 輕孤
負秋月春風回首 桃花水遠傷心 燕子樓空 倡條冶
葉自西東 何處託流紅 繁華夢斷 愁多少 都分付鸚鵡
杯中 莫問今來古往 倚樓閒送飛鴻

水龍吟 春思

楚天歸鴈千行 一書不寄 相思苦 匆匆過了 踏青時節
更愁風雨 燕子黃昏 海棠春曉 幾翻淒楚 問誰能爲寫
重重別恨 算除有江淹賦 尚記銀屏翠箔 抱琵琶 夜
調新譜 芳年易度 沈腰寬盡 白頭如許 弱水三山 武陵
一曲 重尋何處 奈無情 杜宇 年年此日到淮南 路

清江詩餘

四

